

瞿秋白文集

中國之貧民及階級問題著者 瞿秋白 著 在赤潮中

一九二八年

蓋曰德不孤而自存不徒在赤潮中且其目的在於救國之

意也其精力之中學學和階級問題在回中國演進中

既居階級之階級亦尚於現之階級有與階級主義的

階級之階級亦尚於現之階級有與階級主義的

國演進的階級之階級亦尚於現之階級有與階級主義的

俄國演進的階級之階級亦尚於現之階級有與階級主義的

在赤潮中且其目的在於救國之

意也其精力之中學學和階級問題在回中國演進中

既居階級之階級亦尚於現之階級有與階級主義的

階級之階級亦尚於現之階級有與階級主義的

國演進的階級之階級亦尚於現之階級有與階級主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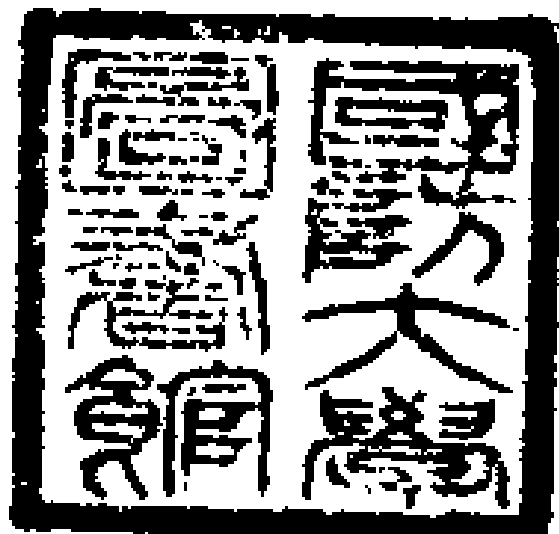
俄國演進的階級之階級亦尚於現之階級有與階級主義的

一九二八年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尹风阁

瞿秋白文集

QUQIUBAI WENJI

政治理论编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321,000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书号3001·2201 定价 5.50元



瞿秋白



一九二三年初回国留影



一九二〇年，作者（左起）与郑振铎、瞿景文、耿式之、耿济之合影



一九二〇年，作者（右）赴俄前夕与李宗武（中）、俞颂华合影

晨報

THE MORNING POST

號七十六百八第
號五十八百八十一第

本報地址北京前門外大街中法大藥房對面

通訊

共產主義之人間化

△第十次全俄共產黨大會
民族問題

蘇聯的共產黨大會，在莫斯科代開，其重要意義，在於共產黨在蘇聯的領導地位，對於各民族的民族問題，大會是極力主張的。大會的決議，是關於各民族的民族問題，大會是極力主張的。大會的決議，是關於各民族的民族問題，大會是極力主張的。

新社會



本報地址北京前門外大街中法大藥房對面

新社會

THE NEW SOCIETY

本報地址北京前門外大街中法大藥房對面

本報地址北京前門外大街中法大藥房對面

《新社会》、《晨报》刊登作者作品的剪影

瞿秋白同志在五十年了。在
世界上，许多人不知道他，或者
只知他，但他是人民工作的勤
苦，他没有停下来。他在革命斗争
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本立
址，宁肯献出生命的精力，也
去不願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之
你的精神，这是临危不惧的
意志，和他在斗争中永不退
的思想，特别是永远活着，不愿死
去。瞿秋白同志是有用脑子想
问题的，他是有着热情的。他的
遗著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
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業，
特别是文化事業方面。

沈泽民
一九五〇年
十一月一日

出版说明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曾作了大量的重要的工作。他的短暂的一生，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瞿秋白在政治理论、文学艺术、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等方面的著作和译文，多达五百余万字，这是他为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的遗产。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或其他种种原因，在这些著译中，难免存在某些缺点以至错误，但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及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对于我们了解中国革命的这一段历史和作者的思想发展，它们都是十分重要和弥足珍贵的。

一九二七年初，瞿秋白曾将自己部分的政治理论文章编为《瞿秋白论文集》，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但因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未能出版；一九三六年，鲁迅曾将他的文学方面的译文编为《海上述林》两卷，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一九三八年，谢澹如曾将瞿秋白自己编就而未出版的杂文集

《乱弹》并补入他的另一部分杂文，题名为《乱弹及其他》，以上海霞社名义出版；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编印出版八卷的《瞿秋白文集》（四册），但所收只限于文学方面的著译。因此迄今为止，瞿秋白的著译还未完整地编印出版过。

现在编印的这部《瞿秋白文集》，分为“政治理论编”八卷和“文学编”六卷，共十四卷，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次瞿秋白遗著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指导下进行的。虽然已尽可能地收集和编入了现有的绝大部分遗著，但可能仍有遗漏，希望知道或收藏有瞿秋白其他遗著的同志能告诉我们，以便今后再版时补入。此外，在分卷编目及校勘、注释等方面，粗疏以至错误之处恐亦难免，这都期待着读者们的指正。

《瞿秋白文集》编辑组

一九八四年七月

“政治理论编”说明

本编所收全部为瞿秋白的政治理论及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著述和部分译文，反映了作者各个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和理论观点。这些著作不仅是研究瞿秋白的革命活动、思想发展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的重要文献，而且是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献。

瞿秋白的一生，是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的一生。在党还十分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经验的幼年时期，他担负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者的重大责任。他为寻求中国革命的真理，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为开创和发展中国革命的大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以至整个生命，作出了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他在政治理论、文化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完成的五百多万字的著作和译述（其中属于政治理论及思想等方面的有三百多万字），是革命先驱为后人留下的极为珍贵的精神遗产，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认真地学习和继承。

瞿秋白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并创办刊物，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探讨社会主义和劳动问题。一九二〇年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最早向中国人民报道了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经过在列宁故乡的实地考察和学习，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志向。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一月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参加创办上海大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国情，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是我们党早期探寻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最优秀的先行者之一。

一九二三年六月，瞿秋白参加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党纲，积极主张同国民党合作，促成党在策略路线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次年一月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赞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参加起草大会宣言，会后又参加国民党的领导工作，为实现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了艰巨的努力。

一九二五年一月，瞿秋白参加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他主持审查的大会政治决议案，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为正在开展的国民革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指针。在五卅运动中，他负责编辑的《热血日报》、《新青年》和《向导》周报，及时地提出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对运动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和党外革命人士一起，努力发动国民革命运动，促进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广东国民政府进行北伐战争，开创了轰轰烈烈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崭新局面。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瞿秋白对种种资产阶级的妥协和反动的言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新右派理论“戴季陶主义”的危险，及时地进行了揭露和斗争。他根据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和五卅运动以来的经验，系统地论述了国民革命中的联合战线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指出在这些问题上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强调发动农民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和革命政权的重要性。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旗帜鲜明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阶级关系和各阶级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领导问题；论述了无产阶级和各被压迫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意义，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等一系列纲领性、策略性的问题，从而捍卫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路线。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瞿秋白明确指出，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实行军事独裁，屠杀革命群众。要继续发展革命，必须大力发展工农运动，特别是要发动广大农民起来斗争，“建立农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这是巩固和发展国民革命的根本途径。

一九二七年八月，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危急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继续战斗。

这次会议开始把革命从惨重的失败中挽救过来，实现了我们党发展进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会后，瞿秋白勇敢地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责任，主持中央工作。在这前后，他参预决定或指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其他地区的起义，并根据各地武装起义的经验，提出和阐明了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他虽然在一个短时期内犯过“左”倾盲动错误，但不久就认识和纠正了这个错误，并同战友们一道，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恢复党的战斗力，开辟革命的新时期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一九二八年六月，瞿秋白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起草政治决议案，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党的新的斗争任务和方针，使大会确定了基本上正确的路线。这次大会后，他留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此后的两年间，他在对待共产国际的某些“左”倾错误政策，处理中山大学风潮，在反对米夫、王明的宗派活动等方面，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他仍然关心国内的革命斗争，研究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村武装斗争，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一九三〇年八月，瞿秋白回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是，在次年一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受到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和王明等人的诬陷和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道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了大量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一九三四年二月，他到达瑞金任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但继续受到“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打击，被排除在中央领导之外。同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要求参加，没有批准，被迫留在已被敌军控制的苏区。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转移中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同年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自然，瞿秋白的思想观点也有不足甚至错误。如他早期提出的中国革命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和“一次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也曾同意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他虽然强调“发展游击战争”和“创造革命地域”，但仍未摆脱来自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他后来写的某些文章，包括曾被当时“左”倾中央领导指责为“右倾”的文章，实际上也有某些“左”的思想的反映。然而在他的大量著作中，这些缺点错误毕竟是次要的。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面临的情况又是那样错综复杂，他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只有二十八岁，产生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况且这些错误主要是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重要的是，他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提高认识，克服缺点和纠正错误而开拓前进。

本编共分八卷，各卷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卷 包括一九一九年七月——一九二三年二月的著作，主要是五四时期在《新社会》发表的文章，在旅俄期间为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写的“旅俄通信”，一九二三年刚回到国内时写的两篇论文，还有介绍共产国际纲领与策略和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文章等。

第二卷 包括一九二三年一月——一九二四年底的著作，主要是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新青年》季刊、《前锋》上发表的论文，和在上海《民国日报》、《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还有为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纲草案，致鲍罗廷和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件，以及在上海大学和上海夏令讲学会的讲稿等。

第三卷 包括一九二五年二月——一九二六年三月的著作，主要是“五卅”运动前的二月罢工至“三一八”惨案期间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向导》、《热血日报》、《新青年》月刊、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上发表的文章，还有批判戴季陶主义的专著，在广州的讲演和在上海大学的讲义等。

第四卷 包括一九二六年四月——一九二七年七月的著作，主要是“三一八”惨案至大革命失败期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新青年》月刊、《我们的生活》、《中央政治通讯》上发表的论文，还有《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两部专著，《北伐战争的意义》、《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两篇手稿，《唯物论宇宙观概说》、《马克思主义之概念》两篇哲学论文。

第五卷 包括一九二七年八月——一九二八年七月的著作，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中央政治通讯》上发表的论文，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写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在“六大”所作的开幕词、长篇政治报告、发言、

结论，和为“六大”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等。

第六卷 包括一九二八年七月——一九三〇年四月的著作，是作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在共产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发言和多次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以及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还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等专著，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手稿、读书笔记等。

第七卷 包括一九三〇年九月回国后到一九三四年在中央根据地期间的著作，主要有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作的结论和为三中全会起草的文件，在中共四中全会的发言、声明书，四中全会后在党刊《红旗周报》、《斗争》、《列宁生活》、《红色中华》及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还有《茂生集》、《战鼓集》的手稿等。

第八卷 主要收入作者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翻译的部分著作，包括倍倍尔的《社会之社会化》，郭烈夫的《唯物史观的哲学》，梅林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之于劳动运动》、《世界劳工运动的现状》等等。

到现在为止，已经收集到的作者有关政治理论及思想文化和哲学的著作，均收入本编。凡已确定为作者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即收入，未能完全确定者暂不收入。《多余的话》现在看到的有一九三七年在《逸经》上发表的文本，还有在国民党档案中发现的一个手抄本，后者多出两段约八百余字，

其他文字也略有不同，至今未见到作者的手稿，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篡改之处，难于断定，故暂不收入。

收入政治理论编的著作，一般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编排，少数篇根据内容作了调整。凡公开发表过的或有手稿的著作，都保持原貌。只做了个别文字订正。一九二七年以前的一部分著述，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作者自编《瞿秋白论文集》稿本（未出版）作了校订。

收入本编的著作，这次出版时做了一些题解和注释，分别放在有关篇目的下端和篇末。作者原注放在当页下端。

原著译名不统一，和现在的译名也不一致，一般都不改动，为便于读者分辨，加了一些注释。

出处和原来的署名均放在篇末。

目 录

不签字后之办法(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1
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5
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10
革新的时机到了!(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20
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一九一九年 十二月一日)	28
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34
知识是赃物(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40
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一九二〇年 一月一日)	47
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一日)	51
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九二〇年 一月二十一日)	56
社会与罪恶(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	63
文化运动——新社会(一九二〇年三月六日)	70
将来的社会与现在的逆势(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72
谁的利器? La grève, Le sabotage, 谁知道呢?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一日)	74

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76
劳动底福音(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82
世界底新劳动节, 中国底新劳动节(一九二〇年 五月一日)	84
哈尔滨四日之闻见(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86
哈埠见闻中之珲春事件——日本设总领事与张使 直接交涉(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93
谢军大败后之东俄情形(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95
俄国远东之统一问题(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七日)	98
赤塔统一会议与右党(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106
哈尔滨之劳工大学(一九二〇年十一月)	113
欧俄最近实况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	115
远东统一之将来(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121
访问俄国工党联合会会长记(一九二〇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	125
远东统一与日俄商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31
哈埠工会联合会会长访问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	136
哈尔滨俄侨之舆论(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五日)	140
北大三青年赴俄之旅况——愿赴俄者注意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	146
欧俄归客谈——中国军事代表张斯麐及华工总会会长 刘绍周之谈话(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149
东俄之近状与华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56
旅俄华侨问题(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	161

访远东交通总长及食粮总长记(一九二一年一月)·····	164
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	
(一九二一年一月)·····	167
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一九二一年二月)·····	176
自赤塔至莫斯科的见闻记(一九二一年二月)·····	178
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四月十五日)·····	184
民族问题·····	185
外交问题·····	193
共产党组织问题·····	203
第三国际会·····	210
小结·····	219
俄罗斯之工人及协作社问题(一九二一年	
四月二十二日)·····	236
莫斯科之中俄外交(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242
莫斯科之耶稣复活节及五一节(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	246
俄都纪闻(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250
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至六月十五日)·····	255
协作社、货币制度、工钱制度、自由商业·····	255
“苏维埃政府之国家的资本主义”——财政改良问题之讨论·····	257
三大会之经济政策决议案·····	264
国民经济苏维埃、职工联合会两大会中之两大问题·····	269
劳农政府之“农民政策”——新经济政策与人民之舆论·····	274
致俞颂华信(一九二一年五月)·····	288

劳农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一九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289
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九二一年)	293
赤俄之第四年(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302
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311
一九二二年之西欧与苏维埃俄罗斯——俄国 经济改造之新气象(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322
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327
莫斯科传来日诺亚会议情形(一九二二年 五月十二、十九日)	331
日诺亚会议后之中俄外交(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	342
苏维埃俄罗斯之立法(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	345
世界劳工之统一战线与莫斯科(一九二二年 六月十五日)	349
反对社会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一九二二年六月 二十六日)	355
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七月三日)	363
海牙会议与俄罗斯(一九二二年七月十日)	371
欧俄新订之劳工保险法(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	376
海牙会议后欧俄经济之前途(一九二二年七月 三十一日)	383
苏俄一九二二年之丰收(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	389
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一九二二年	

八月十三至二十日)	394
一、无产阶级敌党之反动	394
二、无产阶级敌党之反动与共产党之职任	399
(一) 资产阶级之新策略	399
(二) 老招牌与新货物	402
(三) 资产阶级的舆论	403
(四) 知识阶级之分化	405
(五) 共产协作社之小资产阶级性	406
(六) 综观——政治生活之四大区域	406
(七) 共产党之职任	407
(八) 只诺维叶夫之镇压政策观	408
最低问题——狗彘食人之中国(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412
赤俄之归途(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415
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	
之党纲问题(一九二三年一月)	425
一、共产国际诞生以来之世界经济现象	434
二、国际政治与共产国际	438
三、共产国际党纲之学理根据及其大纲	443
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	
(一九二三年二月)	460
一、欧战后劳资势力之消长	462
二、共产主义策略之总原则及其运用	475
三、共产国际最近的革命战术	481
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世界	
共产党与世界总工会(一九二二年六月)	486

一、第三国际(世界共产党).....	486
二、赤色职工国际(世界总工会).....	494
少年共产国际(一九二二年六月).....	504
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一九二三年二月).....	508

不签字后之办法*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今中国专使^①既未签字于德约，则此后，政府所应办者三：

一、对德方面 德既签字于和约，则已承认以山东权利让与日本，已正式表示服从协约国之处置。故山东问题^②已与德无关，而德国对于协约国已绝无战争状态可言。中国亦协约国之一，徒以未签字之故，与德国尚在交战状态中，此于形式上非德不与中国和，而中国未与德和也；故亟宜：（一）对德取消交战状态；（二）同时声明山东之解决，中国另行提出与英、美、法、日讨论时与德国无涉。

二、对协约方面 据专使报告，当不签字时，已向和会声明，请保存中国对于山东问题最后决定之权，今亟宜：（一）切实与各协约国磋商，请各国正式表示认可之意，将来国际联盟开会时多一根据；（二）一面先行筹划提出于国际联盟之案，如

* 在一九一九年一月至六月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英、美、法等国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的地位，无理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作者为此事所写的评论。北京《晨报》刊登本文时，在标题下注明：“瞿秋白投稿”。

二十一条及其他密约、庚子赔款、领事裁判权、修正关税等问题提出时，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此项失败之覆辙，单提一问题，一击不中，全局败衄，并此一线希望而绝之也，至奥约^③签字乃当然之办法。

三、对日本方面 高徐、顺济二路^④仅订草约，国民虽在筹款备赎，而外交紧迫，国际联盟会期在十月十日前，如不能取消，将为日人借口，故亟宜：（一）先行开始交涉，不能坐待款之集也；（二）军事协定^⑤本有期限，宜与日本交涉取消该协定，实为二十一条要求中第五号之变相，有碍中国主权者也；（三）更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

国民所应办者有六：

一、上列三项为政府不可一日或缓之办法，而今日政府万不可靠，亟宜联络各省、各界联合会、团体，一致宣言并派代表入京要求政府实行此三项，及随时明白宣布一切外交情形及各项文电，如不得要领，即可表示国民对于政府最后之决心，一面敦促解决南北问题亦为要图。

二、联络各地、各界联合会、各团体，即可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派代表赴和会；（一）请愿并监视专使；（二）且向和会声明全国国民之意，山东问题必得一公允之解决；（三）一切秘约及二十一条中国国民誓不承认，必须废除，不然是协约国绝中国太甚，中国国民唯有与日人拼命，而决不能负破坏东亚和平之责。

三、各国留学生、华侨、华工亟宜组织通信社，若或外交研究会，各就近投稿于外报，最好创设报馆于各国、各地，而华

侨、华工更可为其他运动，以示中国国民民意真相，并可激起国外之舆论，冀多少取得英法各国之同情，或可挽救于万一。

四、筹款赎路亟宜议定具体办法，着手进行，责成政府随后归还或发铁路股票，如法庭已判决订约当事人之罪，则仍可令其负责。

五、抵制日货，坚持勿懈。

六、另行长期储金，筹办平民工厂，振兴实业，庶能永久抵制。

学生所应办者有三：

一、各地学生联合会多出书报，切实研究外交、政治，以为一般社会之向导。

二、游行演讲，定期演讲宜永远举行。

三、学生储金以为赎路之助，并可为长期储金，与办学生工厂或公共消费社，亦间接提倡国货之办法也。

仆素昧于外交大势，兹就愚见所及，有所陈述，不觉所望于政府者太奢，即所望于国民者亦恐太过，然人患不能自立，苟有决心，何事不就，不甘自轻而召侮，海内明达君子，其进而教之。

原载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七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中国专使，指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陆征祥、顾维钧等人。

② 山东问题始于一八九八年，当时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军舰强占胶州湾。次年胁迫清政府签订条约，承认租胶州湾为军港，和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以及自胶澳经沂州至济南（未动工）的铁路，承认德国在铁路附近三十里内的开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火打劫，出兵山东，实际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在山东的特权。大战结束，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姑息政策，公然在对德和约中承认日本的无理要求。只因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才未得逞。

③ 奥约，指巴黎和会中战胜国与德国的同盟国奥地利签订的和约。

④ 高徐、顺济二路，即计划修建的山东高密至江苏徐州，济南至河北顺德（今邢台）的铁路。北洋军阀政府原答应由德国借款建造。一九一八年九月，应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又与日本密订草约，同意移归日本承办，并由日先垫款二千万日元。在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求履行此密约，遭到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日本攫取路权的要求终未实现。

⑤ 军事协定，指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北京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十二条。这个协定名义上是协调两国参加对德奥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行动，实际上是侵略中国，并干涉俄国十月革命，巩固日本在中国北满的统治，使日本得以派大量军队进入中国长春以北的中东路附近地区，占领中国东北大片地区。该协定以对德奥战争结束为限，但战争结束后日本并未撤兵。

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这一次欧战，死亡几百万，费用几万万，各国文化上实业上建筑上的损失，不计其数。在中国人眼光里看起来，只是不值一笑，甚至于还是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说两句现成话，什么“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摆出最古文化国、最初发明“大同主义”的架子来就算了，仍旧在那里过他的闭关日子。这是怎么说呢？论理中国这一次在和会上所受的教训，不能算不深，应该有几分觉悟。然而中国人的根性，就是懒，就是不肯负责任，遇事推诿，只要不是我的不是，万事多可以过得去的。你看那些评论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的人，不是说克罗曼梭^①怎样专横，就是说威尔逊^②怎样懦弱，克罗曼梭怎样帮助日本，威尔逊怎样不肯为中国出力，不是梁启超的宣而不战的文章、段祺瑞的宣而不战的政策误国，就是说朽腐的旧式官僚巧猾的新式官僚坏事。这种观察究竟正确不正确，姑且不论。但是

*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瞿秋白和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旬刊，抨击旧社会和种种旧思想，宣传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至一九二〇年五月被反动政府查封，共出版十九期。瞿秋白在该刊发表评论文章、散文、随感和翻译小说共二十三篇，分别收入本书政治理论编和文学编。这是第一篇。

能够知道这些，就可以算得觉悟么？能够觉悟这些，就可以算尽了国民的责任么？不然的！应当进一步着想。那么，我们再看一看人家是怎样的。英国劳动党的反对政府干涉俄国布尔希维克^④，美国共和党的反对批准和约，是怎么样。法国的争亚、洛二州，比国的抗拒德国，是怎么样？是否象中国人的笼统给他一个抽象名词，或是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对，坐着说不站起来做的。他们成功，有他们成功的原因，他们失败，也有他们失败的原因。总不象中国人的“听其所之”，一概是人家的不是，不干我事我就不管的办法。我所以说，以上所说的那种觉悟，不是真觉悟。

还有一层，这次欧战，照上面所说的那种观察看起来，固然是不值一笑了。所以因欧战而发生的，什么民治主义、人道主义、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等等，更无注意的价值。在中国人眼光看来，非但不足重轻，并且是欧美人抄袭中国的古书来了。什么“王者之师，无敌于天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等，多可以正说反说的胡乱引用。照这个样子，凡是一种学说或是一个问题到跟前，就给他一个笼统的概念含混过去，是永久不会觉悟的。试看一看，印度的代议政治运动，高丽的革命，安南的请愿，波兰犹太的独立，难道多是一个笼统的抽象名词所能成功么？总要有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打起精神，往前干去，方才有万一成功的希望。这坚毅的志向和明敏的智能，是谁的？不是克罗曼梭，威尔逊，梁启超，段祺瑞，王正廷，顾维钧的，是我们国民自己的！我们国民如其有了坚毅的志向和明敏的智能，克

罗曼梭……要不帮中国，也是不成的；如其没有坚毅的志向和明敏的智能，他们要帮助中国，也是不成的。这一次中国的失败，失败在那里？就是失败在中国人没有坚毅的志向和明敏的智能，不能组织一良好的社会去迎合世界的潮流，建设一巩固的国家，去迎合世界的现势。中国人要是不想生存在世界上，也就罢了。要是想生存在世界上，那就不能不赶快觉悟——真正的觉悟——去改造现在的社会，重建现在的国家。断乎不可再自因循，一味的“听其所之”的了。

过了今天有明天，过了明天还有明天的明天。明天没有完，人生是有限的。这是极普通的道理，谁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总是这样想呢？总是这样因循呢？只要看社会上政治上的情形，从极大的事情到极小的事情，没有一点不带这种因循的样子，就可以知道了。中国人看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紧要的，就象欧洲和会未解决山东问题的时候，全国人对于这个问题多很注意。可是签字不签字闹了半天，报纸上杂志上竟没有看见一篇有具体办法的论文（我所看到报纸杂志虽不多，然而也不少，总是没有，即有，也不能十分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差不多这种问题，也可以当做应酬朋友的闲谈的。至于政府方面更岂有此理，府院的“若不能保留，即相机办理”的电报，竟模棱的可笑极了。自己没有无线电，海底电报往返六七天，再相一相机，已经要八九天了。签字期即在目前，甚至于六月二十七日的请愿团去的时候，起初还是说办法没有一定——还要相机——今天办法没有一定，还有明天。就是现在对俄问题，何尚不是这样。这样明天明天的推过去，中国早已亡了。

朋友约着两点钟，等到三点钟，等到四点钟，等到……这样三点四点延过去，快要进棺材了。难道中国人竟不要存在世界上么？

现在世界是什么情形？中国人要怎么样才能生存在现在世界上？现在世界的新潮流已竟一天一天涌起来了，英、法、美、日的同盟罢工，英美各国的妇女选举权，不是顶好的证据么？中国人怎么样？中国人还在睡梦里。人家大吹大擂的起来了！不能由你睡了！你要睡也睡不成了！快醒罢！你说都是捣乱，不安分。就是捣乱，就是不安分，你叫他安分也不能了。非但他不能，就是你要安分也不成了。空间是无阻的，思想是有渗透性的。与其后悔追不上，不如早一点醒罢！

请大家揉揉眼看看清楚，自己站的是现在的世界，现在世界上是什么情形？以上所说新潮流怎么会起来的？这一次大战的成绩就只这一点儿。大战后发生一个国际联盟——没有用处，一个国际劳动会——没有用处，威尔逊所新发明的方程式 $14 = 0$ ④，早已证明了。世界上的人受了这种教训，所以思想格外变得快，潮流格外涌得厉害。中国人所受的教训是什么？上面已经说过了，和会里面只有中国没有签字了，所受教训总格外比别国人要深切一点，所以中国人尤其应该觉悟得快一点。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赶快想法子去疏导，不等他横决。

中国人如其有这种历史的眼光，对于大战后世界的现势

彻底觉悟，真能有精确的辨别力，实在的责任心，真能有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真能有爱惜光阴的心，慎重办事的心，那么，中国新社会的基础就建筑在这上面。这才能对得住为这次大战所牺牲的几百万生命几万万费用，这才能算得到真正的觉悟，这才能尽国民的责任。

原载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新社会》旬刊第1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克罗曼梭，今译克列孟梭（一八四一——一九二九），当时任法国总理，为巴黎和会主席。

② 威尔逊（一八五六——一九二四），当时任美国总统，代表美国出席巴黎和会。

③ 布尔希维克，今译布尔什维克。

④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发表所谓和平宣言，共十四条。什么民主自由，民族自决，应有尽有，实际上都是空话，一条也未实行。

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

“老七！你在家么。今天到什么地方去逛呢？”

“新世界，好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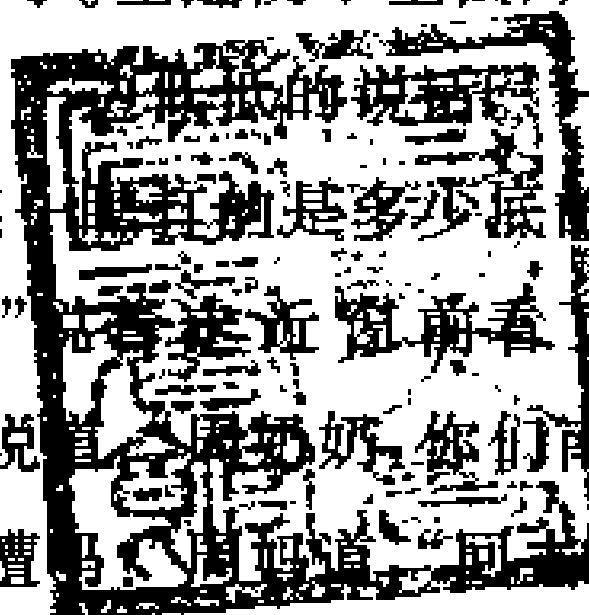
“新世界也没有什么意思，还是到……”

叮当，叮当，两个人坐着马车出去了。只剩着一座冷清清的客厅，客厅里面的挂钟还是滴滴答答的响着，似乎很不耐寂寞的样子。西边一间放着一张小方桌子，烟孟里的纸烟头还是余烟袅袅的。东边一间有一张绿呢桌面的书桌，上面许多乱纸，纸角上露着“月之五日……某某拜订”几个字，桌上的水孟已经干了，里面网着蜘蛛网呢。三间一式的雕花窗帘，夕阳淡淡的照着满屋子的花影。一个小丫头在厅门口探一探头。“呀！老爷也出去了么？”他就蹑手蹑足的掀开帘子走进去，四面张张望望看了一晌，又出来了。

“喂！李贵！老爷回来了。罗老爷易老爷都来了。老爷叫你去请周老爷。我要去料理牌桌子呢。……喂！等一等再走。上一次失掉的筹码找着了没有？”——“找着了。不是上

一次周妈在五少爷袋子里找着的么？我已经把他放在牌盒子里面了。你快去伺候罢。我马上就去。”

老爷同着罗老爷易老爷坐在客厅里谈天。老爷躺在一张沙发上，口里含着一枝吕宋烟说道：“今天真倒运。丽娟这样可恶。老罗，我说到新世界去，你不要，这样的边镶了又有什么意思呢？”老罗道：“老七，你总是这样认真。好了。不用谈了。老周怎么还不来。真的。老周上一次给我说的话很可笑。他说现在是他们新派的世界了。顾维钧多在欧洲出起风头来了。可不是，我们这许多人只好醇酒妇人了。”老易道：“出风头么？哼……这才小技鸣于堂，大技藏于房呢。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①他忽然曼声长吟起来。那沙壳嗓子颤颤搜搜的音韵，陡然把那冷清清的客厅装满了悲惨的意味。——“好了。老周来了。不用……”

那花窗帘上射着暗澹的月光。一钩新月在那青天碧海之中，似乎蹙着眉头听他吟诗。院子里面静悄悄的满阶花影，草虫唧唧的叫着，含着无限感慨似的。那时候屋子里雪亮的电灯，迷阵阵的烟气，大家倒闷着头看牌了。里边院子里面，两个老妈子走出来，一边蹑手蹑足的走着，一个说道：“今天太太不在家，我们去偷瞧瞧，他打抽是多少底的。”那一个说道：“大概同上两次一样罢。”说着走近窗前一回，回过身去走进里院子里去。一个说道：“周奶妈，你们南边人出来了这些年，难道不想回去走一遭吗？”周妈道：“回去么？我家里面倒也用不着我。我已经积了二十几块钱，今天头钱分下来不知道有多少，我再求求太太赏我几块，凑足三十块托

人带回去，叫他们两口子圆了房，我家里也就没有什么大事情了。”那一个问道：“你嫡亲儿子成亲，怎么不回去走一遭呢？”周妈道：“那儿有嫡亲儿子，我那小狗子是我小叔子的儿子，他们说一定承继给我。小孩子心又不向着我，这倒不用管他。我那小叔子还常常要来讹三诈四的。回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在这儿五少爷虽然淘气，太太待我倒还不错，老陈近来又积了好些钱，所以我想料理我那小狗子和金大圆了房，就是一直不回去也不要紧。人家说养媳妇（即童养媳）没一个好的，真不错。我那金大真可恶，当着面‘是，是，是’，背过脸就做傻事，让他们两口子去好了。谁去管他们的呢？……”那一个说道：“老陈么？我听见太太说要打发他走了。”周妈道：“真的么？为什么呢？”

“周妈！周妈！太太回来了。”周妈走出去。接着太太五少爷同着周妈三个人，走进里院子里去，一路说说笑笑。周妈道：“五少爷，公园里好顽不好顽？”五少爷道：“不好顽，那电影里又没有梅兰芳。”太太道：“周妈！今天又是谁在这儿打牌？”周妈道：“罗老爷，易老爷，还有一位我不认识。”太太道：“罗老爷么，讨厌东西！”说着就走进去了。外面车夫走进来在客厅窗外瞧一瞧，又缩出去。——“老陈！周妈叫你呢。”车夫道：“呸！贼骨头！你又欠打了。今天老爷总不出去了。你请我么？”——“请你请你。到什么地方去？”车夫道：“还用说么？自然是那个地方了。”说着对着李贵笑一笑。两个人偷偷摸摸的出去了。

天色慢慢的亮起来了。院子里的高槐顶上已经映着黄澄

澄的太阳光。小鸟钩辘格磔的声音，满含着活泼泼的精神。窗帘上还映着电灯光，牌声越发响得厉害，窗外的曙光也越发亮起来了。停了一回，老爷送客出来，李贵刚刚眯着两只眼出来开门。只听得老陈说：“大少爷，要拉车不要？”老爷回过身来就遇着大少爷。问道：“你这么早就起来，又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给你说这两天不用到学校去乱闯，前天端阳你一天没有在家，忙些什么？又是去看你那姓张的朋友了，我天天给你说不要以为人家多是同你一样的老实，剖肝沥胆与人家去结交，你总有一天上了当，才信我的话呢。”大少爷道：“不是，我到城外贾家胡同二姨娘那儿去。”老爷忽然瞧见他手里拿着一卷油印的纸，突然间问道：“呀！那是什么？”大少爷道：“没有什么，这是讲义。”老爷道：“是讲义么？可是你到了二姨娘那儿去了，不许再到别处去乱闯。知道么？这两天外头风声很不好，知道么？”大少爷应道：“是，是。”老爷上上房去了。大少爷一溜烟走出大门。胡同口一辆洋车停着，车夫在那儿打盹呢。大少爷跑过去就嚷道：“车夫！车夫！马神庙^②！快一点！”跳上车飞也似的去了。

(二)

读者诸君！诸君看完了上面一段，总可以知道，这样一个家庭是东半球的家庭，还是西半球的家庭，是日本的家庭，还是中国的家庭了。

人家说恋爱自由，中国人的恋爱格外自由；人家说家庭教

育，中国人的家庭教育格外好。人家说妇女应当有参政权，中国的妇女参政权格外出奇。人家说社会问题劳动问题，中国人早已解决了。人家说世界眼光，中国人连太阳光都不愿意看。这许多不可名状现象，究竟怎么样会发生的呢？我敢说多是知识阶级造出来的罪恶。

中国的知识阶级是什么？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向来自命为劳心者治人的一班人。只要看一看《儒林外史》，就可以知道从明太祖以制艺取士^③以来，一般读书人，为社会所尊敬的程度了。因为知识阶级向来是被社会上所尊重的，所以一般社会所期望知识阶级的也格外隆重。一切问题，人家要求法律经济上的改革才能做到的，中国人只要盼望着有一个头品顶戴状元及第^④的人出来，大家靠着享点福就好了。于是知识阶级里的人，也只望自己能够做到这样一个人就够了，等到差不多到那地位的时候就可以百事不做，养活一班无耻的同类，愚蠢的乡民就算尽了天大的责任了。一个人等到百事不做，那种颓放不堪的样子，我们只要一听见那句，“我们今天到什么地方去呢？”顿时就要毛骨耸然的受不住了。这样的人还要抱着“天生我才必有用”^⑤的主义，“以为亲戚交游光宠”的希望，假使他们的天才多发展出来，他们希望多达到了，中国的社会，又该是什么样子呢？还有一层，他们既然抱着这种主义，自然是有他们的梦想，日常起居饮食的事，多不愿意关心的。因此受他们经济上压迫的，并不是直接替他们服役的人，乃间接供给他们衣食——真正生产的人，于是养成一种欺诈的习惯。你说，当差的、车夫所受待遇极不平等，车夫和当差的自己一

点多不觉着。老爷说：“混帐东西！滚出去。”他就答应：“是，是。”廉耻，人格，完全不算一回事；你骂你的，我总有我的法子，收回这被骂的代价。至于间接受他们经济上压迫的呢，又太无知识，不但不能自动，就是叫他们被动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所谓上等人呢，他所希望的，就是要这样一个老爷，下等人呢，他所希望的，就是要做这样老爷的当差的。十几年前，南边初办学堂的时候，那许多校长教员，现在多已经升官发财了，现在的呢？还是一批一批的来应文官考试。江以南稍为富饶一点的地方，乡下人聪明才能稍为出众一点的，多想跟着大老爷到任去。只剩着一无知识技能的人在内地做苦力，供给这班阔人浪费。所以形成这样的都市生活，别一方面，就形成那样的乡村生活。这样的万恶之源不塞，社会改革是永久无望的了。

(三)

中国知识阶级与家庭制度的关系，本是很密切的，因为他们所提倡的，往往能够左右社会的信仰。现在攻击旧家庭制度的人，已经渐渐的多了，然而以前所谓旧家庭制度——五代同堂，父为家君等信仰——事实上已经有一部分动摇了。这种制度动摇的现象，是否是一种革新的现象呢？却又不是，欧洲的个人家庭一夫一妻家庭制度，传到中国来，立刻就变成一种势利主义。譬如江浙两广福建出门在外省的人，往往有实行一夫一妻家庭制度的，而且是多数，可是他的意思里面总含

着这是我的能耐的意思，其实人家的能独立再娶妻是真正的独立，他们的所谓能耐——能独立——完全是第二段里面所说的希望和才能里出来的。他们这种心理，也是从那种升官发财的心理反映出来了的。至于下等社会的人，也就模仿这种心理去做。因为这种缘故，从家庭的分裂，推广到社会上去，好好的同一国同一社会的人，无端互相猜忌。父亲教诲儿子，哥哥教导弟弟，几乎家家一样，一定要教纯洁坦白的青年，做一个城府深沉，阴险欺诈的人。那许多要靠他们吃食的人，不教他儿学这些乖，怎么样能够吃得着他们的饭呢？

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国旧式的买卖婚姻，现在还是盛行，所改换的不过一点形式。社会习惯的压力，非常之大，然而既谓之压力，必定是不自然的，于是一遇着罅隙，就要横决。这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许多不正当婚姻。这些婚姻当真是正当的么？他们是恋爱自由，当真是正当的么？他完全是为着肉欲，等到要担负子女的衣食教育，也就视若无足轻重；他本来是为着肉欲，自己的生活是颓放惯的，所以上等人呢，就是“早完婚嫁待君来”的主义，下等人呢，就是童养媳，就是早婚。这还“不是不知道人生在社会的责任”所生出来的结果么？

有了上面所说的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所有父子、婆媳、兄弟的关系，当然是不能好的了。父亲要维持他“家君”的尊严，就造成子弟的欺诳；戕贼子弟，要专心纵欲，就抛弃他对于子女的责任。其余的也可类推了。

人家说一夫一妻家庭制度，是要社会上健全分子增多，寄

生的人减少，他就当他是势利主义；谁的欺诈无耻的手段高妙，谁有福享，父子兄弟不必多管。人家说自由恋爱，是要求精神生活的改善，他就当他是兽欲主义，尽力的发挥。照这样下去，恐怕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好名词，都被中国人用坏了。

(四)

上面所说的，不过要说明旧道德的崩坏和旧制度的动摇，并且证明旧道德的崩坏，并非新学说的影响，是从旧道德原有的缺点上发生出来的，旧制度的动摇是受旧道德崩坏的影响，不过外来的新学说刚刚迎合他的弱点罢了。不过这是从一面的观察，还有一面呢，就是新的发展，因为受了这个影响，进步非常之慢，这是我们不可不注意的。

旧道德的崩坏是五六十年以前的事，为什么新的学说、道德还不能代替他呢？最大的原因，自然是受外国经济上的压迫。其第二原因，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心，受了旧道德——干禄主义、无为主义——的影响，一概变成干禄之具，自娱之品，有用的立刻变成无用的，有益的立刻变成有害的。要说他是固守旧道德，却未必有这样的诚心，如其不然，为什么洪宪帝制^⑤不成，张勋复辟^⑦又不成呢？人人心里都存着“如其项城登极^⑥，弄他一个上大夫中大夫做做也好；如其宣统复位，弄他一个大理卿度支部侍郎^⑧做做也好；如其民国再兴，再做一任某某省长也好。”这拥护旧道德么？你看！现在反对“新”的人有几个，他们没有诚心来拥护，也没有诚心来推翻。所以困

难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主张攻击旧道德并不是现在的急务，创造新道德、新信仰，应当格外注意一点。攻击旧道德的力量应当居十分之四，创造新道德的力量应当居十分之六。创造新道德就是攻击旧道德，有创造再有研究，只有攻击没有创造，就只能引起怀疑，因此每每发生误会。不过这新的界限本来不能十分清楚，我们只要认定这个目的就是了。我很希望中国少出几个名士英雄，多出几个纯粹的学者，可以切实确定我们的新道德、新信仰，第一步先救救现在这样的知识阶级里的人。

我这一篇不过就我平日的感想，拉杂写来，很没有系统，没有研究，还望读者原谅，如其能够见教，更感激不尽了。

原载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新社会》旬刊第二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见杜甫《梦李白二首》。

② 马神庙，原来北京的一个街道（今景山东街），以前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西斋就在附近。

③ 明太祖，即朱元璋（一三二八——一三九八），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于一三六八年建立明王朝。制艺，也称制义。科举考试时规定的文体。在明清两代，指摘取“四书”、“五经”中文句命题、立论的八股文。

④ “头品”，是我国帝制时代官员的最高等级。顶戴，指清代用以区别官员官阶的帽饰。“状元”，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进士及第的第一名。

⑤ “天生我才必有用”，见李白《将过酒》：“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⑥ 一九一六年一月，北洋军阀首领、当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宣布恢复帝制，自称皇帝，改元“洪宪”，称洪宪帝制。由于各方反对，于同年三月被迫宣布取消。

⑦ 张勋（一八五四——一九二三），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原为清朝提督，民国成立后，他和所部官兵仍留着辫子，表示忠于清王朝。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他在北京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同月十二日即告失败。

⑧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过去常用“项城”称呼他。登极，指即皇帝位。

⑨ 大理卿也称大理寺卿，掌管刑狱，为司法官。度支部掌管国家财政收支，由尚书或其属官侍郎兼任，也称度支使。

革新的时机到了!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革新的时机到了! 革新的时机到了! 世界本来是一天新一天, 又何苦要我们来革新呢? 可怜! 中国人! 汉族还完全是在家族制度——家君制度——里面, 满族、回族是和汉族同化了, 蒙古族、藏族受了宗教的影响, 到现在还是半开化的种族。世界诚然是一天新一天, 中国人恐怕是一天旧一天, 一直回复到原人时期去, 做他的“羲皇上人”了。欧战以后, 全世界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组织上的变动, 一天紧似一天, 中国人现在这种状况, 如听其自然, 能够赶得上人家吗? 所以我要大声疾呼的提出来说, “革新的时机到了”! 中国人若是多能够趁着这个时机, 极力奋斗一下, 非但中国自身有无穷的希望, 就是对于世界也要有极大的贡献。

何以说革新的时机已经到了呢? 从表面上看, 从“五四”运动以后, 新思潮骤然膨胀起来, 虽然最初发动的时候, 是受了外交上山东问题的激刺, 其实是一种新文化运动; 现在北至北京, 东至上海, 西至成都, 南至广州, 许多出版物, 许多集会, 前仆后继, 一天盛似一天, 多是为这一种运动所支配的。这一种的现象, 固然是极可乐观的。不过我们应当进一步着想, 想

推广这种运动到极偏僻的地方去，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

大凡一种革新的思想发生，必定在社会极纷乱，人生极困苦的时候。我们中国现在的社会不是纷乱到极点了吗？生活不是困苦到极点了吗？所以这种新思想的发生，是万不能免的事实。不过革新家处于这种时候，应当注意的事情极多，而最要紧的就是：力求普遍这种新思想。杜威^①博士说，必是人类共同生活有了病，才有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要是社会和政治没有病，不会有人去考究补救的方法。出来想补救方法的人，既然知道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有病，就应当想到有这病的人是谁，是不是单单想补救方法的人自身有病，一定不是的，一定是社会全体有病。所以想补救这病，一定要求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觉悟，方才能够补救。若是不求大多数人的觉悟，单在局部着想，就容易生出流弊出来。所以杜威博士又说，从前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派别，大概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对于现代社会政治简直不睬，另有他的超于现代社会政治的理想；一派是，主张求现代制度本身的道理。这两派同犯一病，就是要“根本解决”，所以一则流于无为，一则始终办不到。我的意思，以为这两派的谬误，非但在要“根本解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为时代所限，有一个根本观念——不平等的观念。像罗马的市民和奴隶，中国的君子和小人，印度的四个阶级^②，多是这种的观念。所以，因为这种出来想补救法子的人，多生在较高的阶级里面，他们只想怎么样能够叫使社会的秩序安宁稳固，而不想怎么样能够使社会里的人，人人去求

有秩序，求安宁。所以像第一派所主张的，譬如老子^③，他主张小国寡民，他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然而他始终没有找着，“怎么样能够使人人不贵难得之货”的方法，所以他的小国寡民始终没有实现。苏格腊底^④说：“我已经找着了，正道的人是什么样，正道的社会是什么样，他的正道存在在什么地方。”(Nous avons trouvé ce que c'est qu'un homme juste, une société juste, et ce qui consiste leur justice. — La République.) 这是柏拉图的《共和国》^⑤里面的话，可是他究竟用什么法子，去使人人多知道他所知道的呢！他们的共和国究竟为谁而设？他们的共和国究竟实现了没有？至于第二派所主张的，譬如孔子，他主张古来的礼教，如郊天敬祖，祭名山大川，庠序学校，选举等制度，都有注意，应当保存的，他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⑥然而从孔子以后，三千年中间，并没有绝对反对他的学说，并且附和他的非常之多，为什么终究没有看见他们所理想的郅治之世？汉朝人通经致用的“道”，王通^⑦王道的“道”，韩愈^⑧所原的“道”，程朱陆王^⑨的“道”，是一代一代变迁，制度也是一代一代更改，古代的礼教究竟保存住没有？君子小人，二三千年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

总之，这两派根本上的错误，就是先立一个君子和小人，或是贵族和奴隶的区别，因此，他们以为君子怎么样使小人，小人怎么样处治，天下就太平了。更进一层，他以为我怎么样想出一个法子来，使别的君子照我的法子去自治，去治小人，

天下就可以太平了。这是两派相同的，不过一方是消极，一方是积极而已。所以无论什么法子，都不中用。若是老子当初主张小国寡民的时候，就有一个法子去实行他的主义，一步一步上去，自然觉着行不通，遵行他主义的人，自然就会逐就改良，或者一反他的主义，也未可知，终究有普遍的一天。（所谓普遍并不是求他一人的主义普遍，是求他补救社会政治缺点的心的普遍；可惜他只求君子能治，不求全社会的自治，结果连君子的自治，也做不到。老子的学说——第一派的学说——如此；孔子的学说——第二派的学说——也是如此。他们本来想补救社会政治的缺点的，可是他们认定了他们的二元说，不去求普遍他们的学说，他们所要补救的是全社会，他们所补救的是一部分，他们补救的方法，姑且不论，他们补救的东西不是他们所要补救的，所以他们虽然想补救等于没有补救一样。

不过还有一层，这许多人所以能够想起这许多法子来，是因为当时社会有不安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思想就迎着它走，不论是矫正它或是引导它，这两方面一定是互相影响的。譬如春秋时候所以发生老子和孔子的学说，是由当时和以前社会的现状和传说，反映出来的。如《诗经》上有，“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⑩和“女曰鸡鸣；士曰昧旦”^⑪的一派思想。又有“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⑫。和“女曰‘观乎’；士曰‘既且’。”^⑬的一派思想。即如最小的事，象五代时候，江南一带，社会上有喜欢神奇的风俗，就有罗隐^⑭秀才一派的名

士；明朝时候，社会上盛行才子佳人的小说戏曲，就有唐伯虎、祝枝山一派的才子。至于社会上阶级的观念，也并不是几个哲学家文学家的言论所造出来的，实在是社会进化的原理上免不掉的；所以欧洲的封建制度，一直遗留到很晚的时候才去掉。法国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了这许多年，法国人的姓名前面还常常看见De, Comte, Baron^⑧等字样，表示他们是贵族后裔。不过哲学家文学家的不平等观念，能够保存这种制度格外长久一点就是了。譬如中国人的“君子小人”的观念，从上古时代一直遗留到如今，从《大禹谟》^⑨上说“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起，直到民国八年十月里的高等文官考试卷子里，还有人引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⑩，来解释经济学里面的分期的。照此看来，君子小人的观念，不但我汉族在孔子以前就有的，也许在最古的苗族里已经有了。（上面引的《大禹谟》里的两句是禹征三苗时的誓辞，是声讨三苗罪状的话，虽有人疑心这篇《大禹谟》是假的，是皇甫谧^⑪伪撰的，然而《墨子·兼爱篇》里引禹的征苗誓辞也有这两句话^⑫，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这句话是禹说的，是秦汉以前的确有这种传说的。）这种观念所以会遗留下来四五千年，或者也是孔子、老子学说的力量。所以我说，社会和学说两方面，是互相影响的。

我们既然知道这两方面的互相影响，就可以知道，他们非但想补救等于没有补救，并且因为他们的补救，倒反使我们补救的时候，增加许多的困难；又可以知道，社会的风俗习惯，最容易转移人的性情，使人无形中受他的影响。我们革新的第一步，就是要排除掉这些困难和预防我们所提倡的学说，将来

生出极不好的结果出来。他们当初何尝不想补救社会的弊病，他们又何尝不想普遍他们的学说，他们的谬误在什么地方？我们万万不可以再蹈他们的覆辙了。他们不是不求普遍，他们所谓普遍，是偏重某一阶级，是求普遍于某一阶级，或是某一地域，所以终归失败。我们所谓普遍是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求普遍的是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以求普遍的是什么？是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谟克拉西”主义 Democracy。从前中国的革新运动——戊戌新政，庚子以后的新政，辛亥革命，几次几番的再造共和——都不是真正的革新，因为总带着“君子小人”主义的色彩。现在“德谟克拉西”到了中国了！革新的时机真到了！

我们应当：一、竭力传播德谟克拉西；二、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义；三、竭力谋全人类生活的改善；四、到穷乡僻县——远至于西藏、蒙古、新疆——去，实施平民教育；五、实行“工学主义”，“学工主义”；六、研究科学，传播科学。

第四项是我们亚洲人的责任，如今欧洲人布满全球，他们的文化传播的极远，我们亚洲人如何？亚洲人文化如何？这不是太放弃自己的天责了么？我们如是能够尽我们的责任，把亚洲的民族多开化了，才能免掉将来再生出阶级来的危险，才渐渐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新文化运动是本于“德谟克拉西”的，我

们就应当从今日筹备起。

原载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新社会》旬刊第三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杜威(一八五九——一九五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一九一九年曾来我国讲学。

② 古印度的等级制度分成四“瓦尔纳”(即种姓):一、婆罗门(Brahmana),即僧侣贵族,享有种种特权,是精神生活的统治者;二、刹帝利(Ksatriya),即武士贵族,掌握政治军事权力,是国家的统治者;三、吠舍(Vaisya),社会的基本生产者,包括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商人等;四、首陀罗(Sudra),无任何权利,从事卑微的服役工作,遭压迫歧视,地位最低。

③ 老子(公元前约五八〇年——前五〇〇年),道家学派创始人。所引“小国寡民”,语见《老子·小国寡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语见《老子·不尚贤》。

④ 苏格腊底,今译苏格拉底(前四六九年——前三九九年),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⑤ 柏拉图(前四二七——前三四七),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其著作《共和国》,今译为《理想国》。

⑥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语见《论语·阳货篇上》。

⑦ 王通(五八四——六一七),隋代哲学家,主张以儒家的仁政即“王道”为道统,著有《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货易》等,世称“王氏六经”。

⑧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主张尊儒排佛。

⑨ 程朱陆王,指北宋哲学家程颢(一〇三二——一〇八五)、程

顾（一〇三三——一一〇七）；南宋哲学家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和陆九渊（一一三九——一一九三）；以及明代哲学家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他们也都被称为理学家。

⑩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语见《诗经·相鼠》。

⑪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语见《诗经·女曰鸡鸣》。

⑫ “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语见《诗经·隰有萋楚》。

⑬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语见《诗经·淇消》。

⑭ 罗隐（八三三——九〇九年），唐代文学家。

⑮ De, 贵族姓氏的标志；Comte, 伯爵；Baron, 男爵。

⑯ 《大禹谟》，传说虞舜因夏禹辅政有功而作；原《古文尚书》有此篇目，已佚，今本系后人伪托。

⑰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语见《论语·里仁篇下》。

⑱ 皇甫谧（二一五——二八二年），魏晋间医学家，兼治史学，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等。

⑲ 墨子（公元前四六八——前三七六年），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兼爱篇》为其代表作，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篇》与《尚书·大禹谟》中引禹的誓词涵义相同，文字略异。

中国的劳动问题？ 世界的劳动问题？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中国的劳动问题已经有了研究的价值没有，现在还是一个疑问。为什么呢？现在的人常说，中国一定不会发生资本家和劳动家的冲突，因为：第一，中国没有大地主和大工厂；第二，中国的真正工人——有专门技术的，有固定职业的，人数很少，并且他们没有组合的知识、能力和组合的机会。这句话从表面上看起来，未始不对，所以我们要研究这问题不免有许多困难，即如我现在所提出来的几件琐屑的事，究竟是不是劳动问题，我自己暂且不决定他，请读者诸君想一想，代我下一个最后的断语。

北京的车夫小工，他的生活是什么样，我们每天走出大门就可以看见。他们能赚到几个钱，一家老少都靠着他们过活，物价一天高似一天，能保没有一天，侵扰社会的安宁秩序么？我一个同乡亲戚还替我说起一件事。他到前门外去买一顶帽子，铺子里人就拿一顶库缎帽子给他，说这是七十六个铜子。他觉着便宜得奇怪，就问他的缘故，铺子里的人就说，我们是

初从外州县来，不是这样，万万挤不过本京的铺子，我们的材料一点多不能比他们差。我们的成本，就便宜在人工上；我们帽作里人，每人每月四块钱，管他吃饭，每天从早晨七点做工起，到晚上十一点钟止，可要比人家便宜多了，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市面。这北京帽作里的工人和北京的东洋车夫，一个是一天做十六个钟头的工，一个是一天拉十二三个钟头的车，还要半夜三更露宿在外面（据叶德尊君的调查^①，见《新中国》第一期）。以帽作工人而论，现在还是一种手工业，因为受了经济上的压迫，已经是这样困苦的生活，将来机器的应用多起来，这般手工业者的劳动竞争，又是什么情形，他们还有活路么？以车夫而论，他们的劳动本来不是正当的，又不是生产的，又不是制造的，也不是司用机器的，不过是托庇了大人老爷先生们的福，做一种转运机械，对于社会经济上，积极方面，一点影响多没有，消极方面，倒可以于社会经济上，生极大的恐慌，现在徒然叫他们自己的生活艰难到这步田地。他们的生活既然如此困难，可以算受了极恶的待遇，他们精神上的堕落，又要到什么地步呢？难道这个对于社会一无关系么？

以上所说的，还多不是直接生产的劳动。北方几省农人的生活，我不大知道，如江苏、浙江、湖北等省的所谓乡下人的生活，大概差不多，一年四季，早上到晚上，没有空闲的工夫，他们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的最大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知识，一味的听天由命，一遇着水旱荒歉，就只得卖妻鬻子，当叫化子，所以江南人有“凤阳婆”的俗话（凤阳地方，差不多年年荒歉，那地方上的人就往江南走，做苦力，女人小孩子，沿路讨

饭，孕妇就沿路生孩子。这样的人也不只凤阳地方来的，总称做“逃荒的”，差不多年年秋天有一批到江南)。农家女子除掉帮着做田工以外，养蚕就自己缫丝，种棉花的就自己纺纱。半夜三更点着一盏豆油灯工作。现近来十几年，丝业受到了茧行的垄断，自己养蚕的往往因为桑叶贵，到头来还是得不偿失，白辛苦一场。纺纱的受到了日本纱进口的影响，度纱(手纺的纱)渐渐地跌价渐渐地少了；农家女子到纱厂里领纱回来做的很多，这许多纱大概是为都市里大洋货铺子或者小规模纱厂所消纳的，也渐渐地有技术上的竞争发生出来，生活也就一天一天难了，这不但是农家女子，就是都市里也很多。一方面生活一天难似一天，一方面消费一天增加一天，现在在江浙一带，连穷乡僻县里面，外国货奢侈品的销路多慢慢地扩张了。外货的输入和国内原料的输出，就把中国劳动界的生活弄成这种不可思议的情状。这不能怪他们只爱外货只爱好看，经济上受了外国贸易的影响，生活是难了，物质上增进了许多虚伪的文明，精神上一点补救没有，创造力一点多不能增进，生活上一点多不能改善，这是当然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就是手工业——中国现在的手工业者的生活也应当大大注意。现在各国的工业、商业发展到这种地步，大战以后，他们的眼光更全然注在远东方面，中国有了如此之多的原料，自己不能开发，人家决不让他埋在地下的，恐怕到那时候，立刻要生出民族与民族间的阶级问题来，世界的和平——劳动问题的根本理由在那里。我所以要

说：中国的劳动问题不是单单劳动界本身的问题，是中华民国全民族的问题。现在欧美劳动界对于资本家的要求，可以说他就是对于中国民族的要求。怎么说呢？劳动界的不平，完全是资本家的专横压迫出来的，资本家要行他的经济侵略主义，所以要用劳动者来做他的机械，资本既然拿人当做机械自然越便宜越好。从前经济上的“重商主义”、“保护干涉主义”、“自由主义”多是经济侵略主义的一种手段，多是对外贸易上的问题。如今由“自由主义”的结果，发生现在的劳动问题，所以也可以说劳动问题是间接从对外贸易发生出来的。不过一国内的资本家所会怀抱一种经济侵略主义，必定是别一国有可以被侵略的资格，现在的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如若世界上经济的发展得有一种近似的平衡，资本家也就不再用再竭力的压迫劳动界，去行使他的侵略主义了。现在中国放着白茫茫一片大地，怎么能够叫人家的资本家不眼红，中国要是能够发展，世界上经济的平衡可以好一点，全世界的富力增加一点，供给和需要可以调剂一点，各国劳资的协调可以增进一点。所以我要说：各国劳动界的要求是对于中国要求的。他们对于中国要求什么？他们要问问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开发富源？使我们的生活总是供不应求，使我们的资本家常抱着对于你们的野心，常常压迫我们替他多做这种侵略的利器。你们为什么不替世界上做工——不替自己做工？使我们每天用极长的时间来做制造种种东西供给你们。中国人把什么话回答他们？

唉！他们的极长时间——十点钟，中国北京帽作里的小

工要做十六点钟的工，上海浦东陆家嘴英美香烟厂的女工要做十六点钟的工。中国人多做工还不能自顾，何况要去顾到别人。这个原因虽然甚多，最要紧的就是缺乏科学知识，吃力不讨好，其次就是藏着富源不去开发，尽做费力不生产的事。因为第一个原因，所以会发生北京担粪夫为着警厅叫他们做粪桶盖而罢工的风潮；因为第二个原因，所以有各处洋车夫问题发生，还有像天津裁缝匠罢工风潮的一类事，这才是中国劳动问题呢！

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非进一步着想不可。所以中国现在要振兴实业，使用机械，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叫他们的知识欲增进，去求科学上的知识，就不能不想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使他们有余裕去求精神上的安慰，知识上的增进。第二要叫他们有求学的机会，求学的能力，像山东周村工人青年会的办法很好，果真各处穷乡僻县多有这种有志的青年去帮助他们就好了。不然呢？只有照着政府间接解决劳动问题“惩治盗匪法展期三年”的办法。解决得了么？

我究竟要问一问：读者诸君！这能算是中国的劳动问题么？和世界的劳动问题有关系么？

我对于劳动问题的研究很浅，又没有精密的调查可据，不过就眼前的事情说说，还要请读者诸君指教。还有一种头目制度、包工制度和徒弟制度是中国劳动界普遍的现象，《解放与改造》上已经说过^②，我暂且不说了。

原载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新社会》旬刊第4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叶德尊于一九一九年九月《新中国》第一卷第一号发表《社会生活(人力车)》一文。

②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月,《解放与改造》上曾发表《商店学徒教育》(纵园)、《头目制度与包办制度之打破》(东荪)等文,提出商店学徒教育并非职业教育,以及劳动者受头目虐待的问题。

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唉！林德扬君！你为什么要自杀呢？

五四运动是中国国民性估价的时候，平时看不出的品性一时都暴露出来了。在这时期，许多青年竭力往前奋斗，就发现了社会上种种恶现象，受了几次几番的挫折，真有人要自杀，也真有人彻底觉悟。要自杀的是不能觉悟，觉悟的要不要自杀？既然觉悟了为什么又要自杀？不觉悟的当然不会自杀。我们既然觉悟了，就应当预备着受种种痛苦，经种种困难。若是没有痛苦，没有困难，就可以达到我们改造运动的目的，那是社会本来没有缺陷，用不着改造，我们从前所做的本来没有谬误，也用不着觉悟。我们既然预备着受种种痛苦，经种种困难，又为什么要自杀呢？

大凡一个旧社会用他的无上威权——宗教、制度、习惯、风俗……，造成了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把一切都锢闭住了，当时的人绝不觉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悠自在。

*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因对现实社会不满而于北京三贝子花园(今西郊公园)投水自杀，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本文是作者为此事所作的评论，《晨报》发表时在标题下注明：“瞿秋白投稿”。

一旦这个牢狱破坏了，牢狱的墙上开了一个洞，在里面的人可以看得见外面，他心里就起了一种羡慕的心，顿时觉着自己处的地位没有一处是适意的、合理的。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体是在里面，那真一刻多不能容忍，简直是手足无所措了，没有办法，只有撞杀在牢狱里。不然呢？就站在洞口，望着外面，心上起许多幻想，自己安慰自己。所以社会的旧信条刚动摇的时候，一定发生两种思想：急激的嫉俗思想，虚幻的改革思想。这两种思想之中，我们宁可取前一种，因为急激的嫉俗思想者，必定有一种热烈的感情，抱着一种极大的希望，他的动机，本来是很好的，不过他觉悟的结果，只是自杀，自杀就只表示他的热烈的感情。我们不取后一种，虚幻的改革思想，只是因受戟刺而起的心理变态。所以我想，蒋梦麟先生所说的话固然很是^①，青年自杀，也足以表现中国人心气薄弱，然而这种动机，是万万不可少的。

再进一层，我们觉悟了，知道这万恶的社会造成了无量数的罪恶，我们痛恨他。我们能不能容忍？当然是不能容忍，自杀的动机不过是知道痛恨而不能容忍，因为不能容忍，就想离去这个社会。我们还是以一死而离去这个社会呢？还是另造一个新社会去代替现在的万恶社会呢？一死了事不过自杀。如其要想另造一个新社会又造不成，那么我们始终不能离去这个社会，我们应不应当自杀呢？照罗志希君^②说：“我们班青年，第一应当奋斗……若是奋斗得精尽力竭……而于此世仍无一丝一毫的补助，然后自杀……”似乎是应该自杀的了。我且举一例，象俄国革命思想的先觉Radishtshev^③，他反

对专制，被捕入狱，审判官定他死罪，俄皇茄得陵^④减死罪改为西伯利亚十年的徒刑，到亚力山大一世^⑤又召他编订法律，他的奋斗生涯也可算很长，他竟觉着一点成效没有，就自杀了。可是他死了不到三十年，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⑥就起来了，他以前的奋斗并非一无成效，他最后的自杀可是枉然。他觉悟得很早，奋斗也很竭力，为什么他最后一定要自杀呢？就是因为他预想将来的目的太远，而希望成功的心又太切，所以他虽然一步一步的奋斗，他只觉着着着失败，刻刻苦痛，久后自然而然就再忍不住了，只有自杀。这就是他没有觉着困难中的乐趣。困难越多乐趣也越多，我们预备着受痛苦，历困难，痛苦就是快乐，快乐就在困难中；我们不预备受痛苦，历困难，痛苦也就越大，困难也就越多。所以预备以自杀为奋斗的结局的始终是以奋斗为苦，于改造事业上无形中有影响的。即使我们预备着自杀去奋斗，就是不把这自杀的动机当做觉悟的一步，把他当作最后的手段，也可以不必的。我们既然和万恶的社会宣战，我们所做的那一件事不是犯众怒的，那件事不是“世人皆欲杀”的，虽然不是自杀，却是“自杀之道”，等到奋斗了多少年，奋斗得精疲力尽的时候——况且奋斗未必会有精疲力尽的时候——还没有人把我们杀掉，我们何必又多此一举呢？

自杀的人所以要自杀的原因不过两种：（一）纯粹主观方面的，譬如人贫困到实在不能生活的时候而自杀，或是因为受了社会上旧信条的支配，是非曲直替人家辨不明白而自杀；（二）纯粹客观方面的，譬如悲天悯人的人，他看着社会是不可

救药的了，因此自杀。其余的原因或者是宗教上的特别情形，且作例外。第一种大概是匹夫匹妇沟渎自经^①的人，现在可以不论。第二种人他看着社会是不可救药的了，其实呢，他当初曾也抱着一种希望，他明明看着社会的确有可以改良的方法，有可以改良的理由，他大声疾呼去唤醒社会的人，他自己去实行，终看不出有什么效果，他才灰心，才厌世，才自杀，他虽没有预备着自杀去奋斗，然而他不知道奋斗的效果，无形中已经有了，他只抱着他的希望，不合他的理想的多不好，他就永远不能满意，他竟自杀了。他本来是爱人类爱社会而奋斗的，结果倒是轻蔑人类轻蔑社会而把他们抛弃了。

《圆觉经》^②上说：欲因爱生，命因欲有。Bergson^③说：生命的进化，不外意识的激潮……。生命的巨流本来是“瀑流恒转”，意识和物质的激战息息不已，所以有进化。这生命的持续 *Durée* 实在没有一刻息的，没有一刻不进化，没有一刻没有破坏，也没有一刻没有成功。我们人生的生命，也是这持续中间的一份。我们的意识应当向上发展，也没有一刻不向上发展，竭力往“爱”的一方面去，万万不可以堕落到昏睡一方面去。象预备着自杀去奋斗的办法，实在是“生其嗔心”，象想抱一个固定的理想去解决社会上的具体问题，实在是不知道社会，没有观察明瞭社会的实质。社会所以有病，就是因为他的宗教、习惯等等，把他渐渐弄成固定的形态。我们要在这固定的社会里，警醒他的昏睡状态，我们应当用热烈的感情自己先警醒自己，或者应当有自杀的动机来自己觉悟自己。

我们觉悟之后就去奋斗，先要深信社会的确可以改良，一

一步一步的做去，如其没有显然的成效，只是药不对症，没有不治之病。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存着愤嫉的心，固执的空想，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自杀的动机，只是觉悟的第一步，并非就是觉悟，以后的乐趣还多得很。林德扬君又何必自杀呢？

罗君志希的三个补救方法^⑩，我非常赞成。如其有这样的生活，如其知道要有这样的生活，自杀就不成问题了。

原载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蒋梦麟（一八八六——一九六四），当时是北京大学教务长。他曾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晨报》发表《北大学生林德扬之自杀》一文，指出“自杀是自示其弱”，自杀实际上是杀社会上的有用的人，“是一大罪恶”。

② 罗志希，即罗家伦（一八九七——一九六九），是林德扬的同学。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晨报》发表《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一文，认为是万恶社会逼林德扬自杀的，并提出补救的办法：一、美术的生活，二、男女朋友交际的生活，三、新的人生观。作者所引罗志希的话即出于此文。

③ Radishtshev，拉吉舍夫（一七四九——一八〇二），俄国启蒙运动者、政治活动家。著有《自彼得堡至莫斯科之旅行》，描写农奴制度的残酷，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沙皇统治。

④ 茹得陵，今译叶卡特林娜（一七二九——一七九六）。一七六二年参与宫廷政变，自立为女皇。

⑤ 亚历山大一世(一七七七——一八二五),俄国沙皇。一八〇一年参与宫廷政变,弑父保罗一世后即位。

⑥ 十二月党,俄国贵族革命者的政党,因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发动反对沙皇的武装起义而得名,后遭失败。

⑦ 匹夫匹妇沟渎自经,语见《论语·宪问》:“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⑧ 圆觉经,佛经名。“圆觉”,梵文,直译为圆满的灵觉。

⑨ Bergson,柏格森(一八五九——一九四一),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

⑩ 罗志希的三个补救办法,见本文注②。

知识是赃物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

知识是什么？知识两字的意义本来很广，从最高深的学识到最普通的常识都可以说是知识。平常说“这个人一无知识”，难道这句话的意思当真是表明“这个人没有知识么”？就像说“这个人没有道德”一样，并非说他没有道德，不过说他的道德不好，讲到知识也是如此，并非说他没有知识，不过说他的知识少；若是一个人可以说他没有知识，必定他已经死了，或者是木偶石像。

既然知识有“多”、“少”的区别，有“有”、“没有”的区别，那么知识一定是可量性的。我们现在把“多”“少”、“有”“无”来表示知识的量，本来不精确，不能显明知识的本质，不得已再换一句话说他。就是：识域有“大”、“小”的区别，识域大的他的知识就多，广，高深；识域小的他的知识就少，狭，浅薄。我们在事实上不能不承认这个人知识多，那个人知识少，这件东西有知识，那件东西没有知识，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识域有大小的区别，我们更不能不承认知识是可属性的。知识既然是可

量性的，又是可属性的，我们因此可以分析出来看做：这人知识多，那人知识少，仿佛知识是一种所有物。知识果真是一种所有物么？为什么这个人知识多，那个人知识少？为什么会有这个人知识多，那个人知识少的区别？知识多的人用什么方法得来，知识少的人因为什么失去？这几个问题怎样回答？

蒲鲁东(Proudhon)^①说：财产是赃物。财产的所有主就是盗贼。他这句话是解答下列的问题的：财产是一种所有物么？为什么这个人财产多，那个人财产少？为什么会有这个人财产多，那个人财产少的区别？财产多的人用什么方法得来？财产少的人因为什么失去？我们既不应当把财产当做所有物，更不应当把知识当做所有物。财产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持生命改善生活的工具，应当由使用工具的人来管理，所以凡是要维持生命改善生活的人都有使用这工具的权利。知识也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持精神的生命改善精神的生活的工具，所以凡是要维持精神的生命改善精神的生活的人也都有使用这工具的权利。生命和生活的权利是应当平等的，精神的生命和生活的权利当然也是应当平等的，因为这两件事只是一件。那么，如若把知识当做一种所有物，就是盗贼明抢暗夺的行为，侵犯人家的权利的行为。我们可以暂且设一个假定(Hypothesis)：知识是赃物。

(二)

我们再来研究：知识私有制的制度，知识私有制所以能存

在和继续的原因，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方法。

一、知识私有制。知识私有制这个名词似乎是新鲜的，其实从上古一直到如今，永久继续，可以说一刹那多没有间断。我们只要看一看历来研究知识的方法，授受知识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了。

最初，知识没有限度，即使有限度，也不是人为的，然而这时的知识也不发达，因为他渐渐的发达，所以他的私有制也就渐渐的发达了。

神学时代，知识私有制，在表面上看来，发达到极完备的了。欧洲中古教会教育，垄断知识的态度异常明瞭；中国古代学术出于王宫一说，虽然不甚正确，然而“非仕无所受书，非吏无所得师”，胡适之先生也承认他是事实^②；印度哲学的圣教量^③更是显而易见的了。然而这时代的知识私有制不过是物质上的、形式上的，他只限制人去学或是不去学，他只限制人的知识，叫他不发展，他终究不能叫能发展知识的不去发展。神学时代之后的形而上学时代，那知识私有制就更进一层了。

形而上学时代，知识私有制，就移到精神方面来了。形而上学者研究知识的态度，总是先有一个大前提——不可思议力。所以不论他们讨论的是什么，甚至于就是平常日用的事物，他们说：这么样就善，那么样就恶，这么样就乐，那么样就苦……一概都是玄之又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人家终究是莫名其妙。这简直是叫人家要去求知识而不能求。现在已经渐渐的从形而上学时脱离，到实验哲学时代了。

实验哲学时代，知识私有制是一方面破坏，一方面建设。

破坏的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实验哲学用归纳的解释法来解释一切，使人家对于各种知识多有一条明瞭的途径可循，的确解放了好些。然而在建设的一方面，又因此用许多科学的律令科学的定义，把这知识私有制弄得壁垒深严，譬如从手工业制变成工厂制，使劳动家更苦，就是非经过多年的专攻，不能得到一种知识，不能使他到事实上去。不过这种现象大半就是因为用来破坏私有制的工具不良，不够用，所以反而有建设起来的趋势，可以渐渐的设法救济的。然而因此生出来的不平等现象已经很可惊的了。託尔斯泰^④曾经说过：你们用现在这样的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去讲分工，去做劳动家的劳动的代价，是欺诈的行为。你们说：“劳动家呵！你们劳动着，我们就可以有空闲的工夫，来研究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做你们精神上的慰藉品，我们将要这样报酬你们，你们快快替代我们去劳动。”但是劳动家向你们要这慰藉品的时候，你们究竟给了他们多少？他们永久不会相信你们的。

二、知识私有制：所以能存在和继续的原因，和知识私有制何以能存在和继续呢？大概有两种原因：（1）私有冲动，（2）使用方法不良（这两种原因和财产私有制的原因相同，财产私有制的原因是：（1）利己心，（2）没有公有财产的好方法）。第一种原因，是和财产私有制相比附的，因为人类的财产是私有的，所以私有的观念因生活的环境而非常清晰。“我的，我们的，我家的，我国的，我们人类的……”，没有一件不是公认为合理的。所以有“我的知识多，学问好；这是我的意见；这是我想出来的”等等观念。第二种原因，是没有公有知识的

好方法。我们传达意见，记载知识唯一的工具就是语言文字，这语言文字就自古至今没有能合用，那么，知识怎么会正确呢？我心上所知道的，我口里所说的和我笔下所写的，本来就不相符合，人家听见我的话，看见我的文章，他心上所知道的——所懂得的——当然不是我所知道的了。《大乘起信论》^⑤上说：“言说之极，因言遗言。”我们所用的语言文字，常常互相转注，其实和“实在”永久不能相符，只有“这件东西是那件东西”的解说，永远不会有“这件东西就是那件东西”的事实。这就是我们用来表示事物的符号不够用，所以只好自己知道自己的，知识就成了私有的了。

三、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方法。我们既找出知识私有两个重大的原因，多是很远的远因，就可以觉着废止知识私有制的困难，只能用渐进的方法了。怎么样呢？对付第一种原因，我们应当改变人生观，一切“我”的观念一概抛弃；非但对于有名人的意见不要盲从，并且不要故意立异；非但对于无名人的意见不要轻忽，并且不要故意容纳。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承认经济上的关系——财产私有制——有较大的力量，在主观上，我们不应当不勉励，并且可以去掉为求知识而求知识的观念，去实行泛劳动主义。对付第二种原因，我们应当竭力设法改良记载知识的符号——语言文字；使一件东西有一个名词，——科学上的名词尤其要紧，我们听见这个名词，我们就有对于这件东西极清晰的观念，研求知识的人授受多没有十分困难。在现在中国语言文字极不正确的时候，大家研求知识，语言文字上的争论，愈少愈好。（《星期评论》^⑥第二十七号犬儒君的

《精神团结和韬晦》一篇里所提出来的“不相谅解”和“爱出风头”，也包括在这两个原因内，我这一段话，也可以说是专对现在的革新家说的。）

(三)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知识的私有如此长久，知识的私有如此明显，知识有如此不得不私有的原因，似乎私有知识也是一种不得已的事情。然而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知识本来是普遍的，无限度的。（一）一切宗教哲学科学文学上的知识，是依于全人类意识的潜势力而进步的，不过是成熟的时候偶然借一个人的著作发表出来。一般什么教主、学者就据为己有了，其实某种教义，某种学说，多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很大的空间，随时随地随人所感受的缺乏或需要而发生的。这些知识多是全人类意识的出产物，一定不能认为一种所有物的。（二）因为教主和学者认定这些知识是他的，一般人也承认这些知识是他的，有所谓宗教的信条、学派、家法、秘传，所以说这个人知识多，那个人知识少。（三）更因为信条、学派、家法、秘传养成知识上阶级的遗传性，所以会有这个人知识多，那个人知识少的区别。（四）更因为有了这种阶级，知识少的人就因此更少，知识多的人就因此更多；知识少的人因为知识多的人要增加他私有的知识而专去求知识，所以不得不加倍劳动，抛弃他的精神生活，以致失去他求知识的能力；知识多的人就用掠夺人家时间——象托尔斯泰所说——的办法去求得知识。

我们因此简直可以说：知识就是赃物，财产私有制下所生出来的罪恶。废止知识私有制，就是废止财产私有制的第一步。

原载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六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蒲鲁东(一八〇九——一八六五)，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著有《贫困的哲学》。

②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曾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太平洋》杂志第一卷第七号发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对汉朝刘歆、班固诸子学说都出于王官之说提出异议。

③ 圣教量，佛教用语；即以本派所尊奉的圣书或圣人教导作为正确知识的来源或标准。

④ 托尔斯泰，今译托尔斯泰(一八二八——一九一〇)，俄国著名作家。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和自我道德完善。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⑤ 《大乘起信论》，佛教大乘宗入门书，梵文，南朝陈真谛译本较流行。

⑥ 《星期评论》，一九一九年六月创刊，戴季陶、沈玄庐主编；一九二〇年六月休刊，共出五十二期。

小小一个问题

——妇女解放的问题

(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

有一天我去看一个朋友，他书桌子上放着几本书。偶然翻开一本《吴梅村^①词》，看了几页，我的朋友就指着一首《浣溪沙》说道：“这一首就只这一句好。”我看一看，原来是一首闺情词。他指的那一句就是“惯猜闲事为聪明”。我就回答他道：“好可是好，你看了不害怕么？不难受么？”他不明白。我说道：“这首词，这样的诗词、文章、小说、戏剧，就是牢狱里的摄影片。幸而好，现在从这样牢狱里逃出来的越狱女犯已经有了几个了，可惜还没有人替他们拍个照，描写描写他们的非牢狱的生活状况；也许是因为这样的越狱女犯，还很少很少，或者是简直没有。可见现在关在这样牢狱里的很是不少，可是还用得着这些文学家来替他们写照么？还不快快的把他们放出来么？”

你瞧！这样一张手铐脚镣钉着的女犯的相片，怎么不害怕？怎么不难受？可怜不可怜！

唉！要不是钉着手铐脚镣，又何至于“惯猜闲事”才算得“聪明”呢？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礼教、家庭制

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把他们监禁起来；天下的事情在这般不幸的女子眼光中看来哪一件不是闲事呢？既然有这许多桎梏把他们禁锢起来，他们的聪明才力没有可用之处，侥倖的呢，也不过是“午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薪香坐”；不幸的呢，自然是“不分不晓恹恹默默一段伤春”了。文学家既然有这样细腻的文心，为什么不想一想，天下有许多“惯猜闲事为聪明”的女子，就有许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的人。

女子既然是受着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的影响变成这种样子，似乎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文学家不过是把它描写出来罢了。殊不知文学的作品——诗、词、文章、小说、戏剧——多少有一点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始终要担负这点责任。

“以女子为玩物”，男子说：这是应当的。非但是肉体上就是精神上也跳不出这个范围。这样的牢狱多坚固吓！女子说——他想一想，细想一想。这也是许多事实。他究竟是莫名其妙，他简直是安之若素了，得不着还天天羡慕着呢。这样的牢狱多坚固呵！这不是中国文学家——无题体^②、香奁体^③诗词的女人——描写出来的么？这不是他们确定社会上对于男女的观念的利器么？唉！这可以算做中国的妇女神圣观呵！

你不看见，民国三四年间，枕亚、定夷^④一班人的淫靡小说，影响于社会多大。

你不看见，现在社会上的人大多数满脑子装着贾宝玉、林黛玉、杜十娘、花魁的名字，映着《游园惊梦》、《游龙戏凤》、《荡

湖船》的影子，随时随地无形之中可以造成许多罪恶。他们无论怎么样贫苦，无论怎么样富贵，要求精神的愉快、安慰是一样的。精神上的娱乐品——这类的诗词，这类的小说，这类的戏剧——又无论上等的、下等的都是差不多的东西，无非是构成男女不平等的观念。稍识几个字的人就去看这类的小说，听这类的戏，稍高深一点就去看这类的诗词。男女不平等的观念，轻蔑女子的观念——或者就是尊敬女子的观念，怜爱女子的观念，在他们已经是先入为主，根深蒂固的了。怎么谈得到妇女解放问题呢？

现在文学家应当大大注意这一点——戏剧小说尤其要紧，诗词还比较不普遍一些。中国人并非没有美术的生活，旧式的美术的生活就是这个样，所以一说到妇女解放，中国人就会联想到暧昧的事情上去，就真会遇见那样的事。所以非注意于创造新的美术的生活不可，这是现在文学家的责任呵！

这是我因为看见了那句词，起了一种感想——杂乱的感想——随便乱写几句，似乎也有好几层问题在里面，一个小小的妇女解放问题。

这个问题当真的小么？

原载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新社会》旬刊第七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吴梅村（一六〇九——一六七一），原名伟业，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清初诗人。

② 诗人作诗别有寄托,不愿标明事题,而用“无题”名篇;或以诗的起首二字名篇,均属无题体,亦称无题诗。

③ 唐末韩偓诗作多写艳情,著有《香奁集》,这类作品被称为“香奁体”。

④ 枕亚、定夷,即徐枕亚、李定夷,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文人。

社会运动的牺牲者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一日)

现在“解放”“改造”的呼声一天高似一天，觉悟的人似乎应当一天多似一天了。果真么？对于这一点怀疑的人一定不少，我可以信得过的。

解放是什么？改造又是什么？多不过是改良社会的一种目的或者简直是一种手段。我们想改良社会，最好是要能做到根本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的一步，那末我们应当先研究改革的制度——要改革到如何地步，再研究改革的方法——怎样去改革。可是要问一问：究竟谁去改革？假使没有人改革，以上两问题只能暂且搁起。改革是谁去改革？应当是全社会的人去改革，可是社会是由许多个体集合成的，所以实际上社会的变动总是先起于一小部分——牺牲者。一小部分的变动渐渐波及全体，改革的运动，才能完全达到他的目的。

到那时候，庶几能算是改革运动成熟的时候。从文化运动，直到社会运动，中间一定要经过的就是一种群众运动，看近来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

中国固然是经过了各种情形，现在正到了群众运动与社会运动杂揉的时代。其实所谓社会运动往往仍旧是群众运动

的性质。而改革社会又不能单靠一时的群众运动，所以就不能不注意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可以包括各种事情，制度的改革，习惯的打破，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都应当大大的注意。不然呢，连群众运动的效力都要消失。

何以说不能单靠一时的群众运动呢？因为改革社会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而这件事决非一时的群众运动所能做得到。也决非有群众运动之性质的社会运动所能做到。

所谓群众运动之性质，就是根据于群众心理的一种群众运动之性质。吕邦(Gustave Lebon)^①说：群众心理的构成有四个主要特征：一，各个人意识的个性消失；二，无意识的个性消失；三，暗示及传染的结果构成群众内人人感情思想趋向于同一方向；四，被暗示的思想直现于实行上。他在《革命心理》上又说：群众心理的特征是无限的轻信心，极端的感情，没有先见，不受理论的支配，不为真相实验所动。他的学说，虽不是完全对的，而在一时的群众运动，确有这种心理，而且是普遍的。

假设一种社会运动有这种性质的——根据这样的群众心理的——，要他去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无论怎么样也做不到，就因为以一时的感情思想去感动群众容易，浸染永续的信条入群众心理就难，而永续的信条有一天确立于群众心理之中，要再拔去他也难。中国现在的社会运动多少带一点这样的性质，所以要希望现在这样的社会运动来切切实实改革社会，是一件很难的事；不但如此，现

在所谓社会运动的心理里还包含多多少少的旧信仰、旧人生观，怎样能够去根本的改革制度，打破习惯。这一种社会运动本来不是创造新的人生观、新的信仰，打破旧习惯，改革旧制度的运动，就因为他带着群众运动的性质。

固然，一种社会运动往往跟着一种群众运动发生出来，或者，两种运动同时并发，至为呼应；然而，完全本着群众运动的心理来做社会运动，究竟是不相宜的。而且，在这样的社会运动里，那运动的牺牲者——改革社会的人，因为本着群众运动的心理来做这种运动，因而牺牲，也只是徒然牺牲，毫不能达到他所以肯牺牲的目的。牺牲者既然徒然牺牲，这所谓改革社会的人，简直是并没有去改革；简直可以说，没有改革的人，又何从谈起改革的制度、改革的方法呢？

群众运动需要一种牺牲者，社会运动亦需要一种牺牲者。以群众运动的牺牲者的性质，来做社会运动，他的牺牲就要完全丧失他的效用。假使，这种社会运动带着群众运动的性质，他的牺牲者当然就有群众运动的牺牲者的性质，因此这种运动始终不能显出他的效用出来。而群众运动的牺牲者，本着那样的心理去牺牲，在群众运动是有效用的，而在社会运动就不然了。

群众运动的牺牲者为什么愿意牺牲呢？就是根据着群众心理。本着群众心理“构成”的主要特征，他被暗示而愿意去牺牲。本着群众心理的特征，他抱着极端的感情，随意轻信而竟去牺牲，如何能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呢？他个性消失（无意识的个性优胜），被狂乱虚浮

的暗示，不能确立新的信仰、人生观，他所抱的无限的轻信心，极端的感情，倒是导源于旧的制度、习惯。如此看来，为着创造新的信仰、人生观，改革旧的制度、习惯，不能要群众运动的牺牲者，而另要一种牺牲者——社会运动的牺牲者。

社会运动的牺牲者，要去做社会运动，应当没有无限的轻信心，没有极端的感情，不受无意识暗示，而有积极的怀疑心，有沉静的心，有强固坚决的毅力。他因怀疑而觉悟，研究的结果就能创造新的信仰、人生观；毅力的坚决就能打破旧的习惯、制度。他因此能不受旧社会力的暗示，觉着不得不打破旧的习惯和制度，因而牺牲“旧习惯所生出来”的快乐牺牲，“旧制度所生出来”的利益；觉着不得不创造新的信仰和人生观，因而牺牲精神去研究，牺牲旧社会的虚荣去实行他，甚至于牺牲性命。

况且，愿意牺牲的人必定有他的绝对不肯牺牲的东西，或者他的绝对不能牺牲的东西——群众运动的牺牲者绝对不能牺牲他的狂热的感情，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绝对不能牺牲他的积极的怀疑心，他们绝对不牺牲他们的人格——才能去牺牲。假使没有一件不能牺牲的，又何必要求“解放”和“改造”呢？只看他所不肯牺牲，不能牺牲的是什么，是否可以拿来供改革社会——创造新的信仰，人生观，改革旧的制度，习惯——之用，是否对于改革社会有较大较好的效用，还是狂热的感情呢，还是积极的怀疑心呢？就可以知道他的牺牲对于改革社会有何等样的价值。

真正的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本着他的精神去随时随地的牺

牲，就能一方面自己解放，一方面自己改造。而且从他的牺牲而所做的社会运动，影响于别人时候，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放，真正的改造。不致于仅仅用一种无意识的暗示而用一种诚挚的劝导，不使人盲从而使人怀疑。这样去改造别人，解放别人，只有真正的社会运动的牺牲者。

凡是一种群众运动之后，必定要有继续他的社会运动才能显出他的效用。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社会运动，不带着群众运动之性质的，所以这种真正的社会运动牺牲者，在现在的中国是非常之需要的。

原载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八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吕邦，今译勒蓬（一八四一——一九三一），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著有《群众心理学》、《法国革命与革命心理学》。

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李守常^①先生做了一篇《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登在《星期评论》^②新年号上，我看了就引起好多的感想。守常先生说流入美利坚的社会主义，可以分做两大派别：一、乌托邦派^③；二、历史派。前两三个月报上登载美国的罢工消息非常之多，是非常之利害的阶级竞争；更有美国全国产业会议中康巴士的失败，也是阶级间调和不了的现象，现在听说美国捉捕布尔扎维克^④党非常严厉，这都是历史派的运动，约略看来，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究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然而我们对于乌托邦一派的运动，不容易去知道，现在守常先生把他介绍过来，我们非常之感谢，可惜为篇幅所限，只登了宗教新村一篇，我们还很希望守常先生快把那欧文派^⑤、傅利耶派^⑥、伊加利派^⑦的新村发表出来。我们就可以研究研究这乌托邦派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怎么样。现在只能先把宗教新村的成绩审查一下，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就向没有研究，这也不过是一些杂乱感想引起的疑问罢了。

我们如其要研究新村，自然应当有极精密的调查，所以守常先生所记载的似乎还嫌简略一点，然而根据他的记载所看得出来的共同点不妨先研究研究。

(一)宗教新村之成立。守常先生所记的七个新村他们成立大都是由于一班人受着压迫——宗教上的压迫，因此有一种避苦的意志才去创立新村，或者是些信奉同一教义，有一种改善生活理想来创立新村作为他们的试验品。这种意志，这种理想似乎可以算得新村成立的要素。而且更有依赖新村创始者的人格和才能的地方，譬如始创北塞儿村(Bethel)和奥罗拉村(Arora)的基尔医生和左阿村(Zoar)的首领，因为他们的善于经营，热心公正，所以能这样的成功。那么，这样的才能和人格关系于新村的存在是很大的。我们要有了这种才能和人格才能创立新村，惟其有了新村才能陶融出这种才能和人格，一直到这一个新村可以无须专靠一两个人——首领、创始者的才能和人格，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二)宗教新村之组织。他所记载的七个村，第一个耶芙拉达(Ephada)记载极略。谢克尔村(Shakers)是以家族为单位；并且有三级，村员权利义务不相同的，禁止婚姻。这两层多足以使他们用来试验的成分不大正确。况且他们的共产主义只行于一家族中，这种理想就已经不能够适用于将来的大社会(这是过去的共产制度)。

哈尼曼村(Harmony)的共产制度和谢克尔村的一样，并且也禁止婚姻。到后来又因为人口减少雇用工人，雇用的工人对于分配的权利自然与村员不同，所以慢慢地简直变成一

个资本家团体了。

左阿(Zoar)村的组织设评议员、监督员、仲裁委员会,本来就不是绝对无政府(无强权)主义。起先也禁止婚姻,后来才废止的。

亚马拿村(Amana)的组织比较上完备一点,也用代议制,虽然不禁婚姻,可是对于男女的财产分配不平等。

北塞儿村和奥洛拉村(Bethel and Arora)就比较更完美了,村里的会员随意工作,没有监督。也不禁止婚姻并奖励。一切授受能够不设簿录,没有私有财产制的臭味。

温尼达村(Oneida)的组织很复杂又都合于民主的精神。他们对于财产的态度虽然我们不大知道得清楚,然而他们有两个特点:一、共同恋爱,二、互相批评。即此一端就可以看出他们彻底的主义,可惜受了外界法律的干涉使他们的实验不曾得效果,儿童的公育、婚制废除究竟效果何如,就没有能显得出。

(三)宗教新村之衰落及失败。这七个新村之中,他明白记载他们的衰落及失败有五个,此外,谢克尔村本来是禁止婚姻,村员是一定有消灭的时候(如其单靠新村员的加入就已经不是“新村试验”的宗旨了),所以除亚马拿村外,差不多事实上都是失败的。他们失败的原因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缺点,正为着“非社会主义”,所以会衰落失败。我们且看一看他的原因。这些原因可以分做三种:(1)他们所理想的主义本来不彻底。象耶芙拉达村不过是“隐居人”的团体;谢克尔村和哈尼曼村禁止婚姻更不是正确的试验;左阿村和亚马拿村本来没

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左阿村村员到了财产渐多的时候竟自己运动解散。(2)他们的意志不坚固。北塞儿村及奥洛拉村成绩最好，而他们解散的原因也最奇怪，竟会因为首领基尔医生死了，不满四年就多解散了，难道那有别的原因么？(3)外界的影响。温尼达村照守常先生所记得的他分散的原因完全因为受了外界的影响，再可惜没有了。

(四)宗教新村之供献。这七个村他们本身的成绩不必说，单就他们对于我们供献的而论已经不少了：(1)生活的改进；(2)自由发展；(3)共产制下分配的便利；(4)生产的增加；(5)劳工的自动；(6)道德的增进；(7)共同恋爱；(8)儿童公育。反对废止私有财产制的常说：人类利己心不可以去掉，废止私有财产制就是消灭利己心，人类一个都不爱作工了。这句话现在已完全不成问题了。可是因为种种影响，好象化学物理试验室里，空气温度光线总调度得不适宜，见不出十分精确的试验的成绩。他们的供献因此减了几成。

这七个新村都含有多少的宗教意味，只有温尼达村稍微轻一些。我们由他的成败因果看来，似乎创立新村，组织新村的人，他们的意志，他们的理想和因理想的组织制度，与新村的存在、消灭、兴盛、衰落都很有关系。这样的意志和理想不能够养成，新村是组合不起来的，那么我们一方面要来组织新村试验我们理想，不能不注意选择有意志，有理想的人；一方面要把我们的理想组织一个世界大新村——大同社会，就不能不注意怎么样使世界全人类有这种意志，有这种理想，就是怎么样人类心理才能不发生种种反背意志的意志，怎么样人

类心理才能有步步向上的彻底的理想主义。(因为这种意志到“世界能够无私有制”之后,只要说不应当有反背这种意志的意志,不要说应当有这种意志了。因为这种理想能够用以创造大同世界大新村,就要防止人类遇见一种理想主义的制度所生出来的小弊病因而有一种逆行复古的心理——理想,更彻底的更向上的理想还是要欢迎。)不过人类是能否没有反背这种意志的意志,是能否没有逆行复古的理想?去掉这类的意志,这类的理想——象北塞儿村及奥洛拉村和左阿村解散的原因——去掉全人类的这类的理想,这类的意志是否是新村运动所可以试验得出的?终究是个疑问。其余一切倒还是第二步,这个解决了,自然可以解决的。这一点似乎是乌托邦派的弱点。

况且,新村运动不外两种目的:(1)因为受现在社会的压迫苦痛,要想逃出去另创一个社会;(2)因为不满意现在社会的现状,要想本着一种理想的主义去试验。第一种目的能够避开了就完事了,他本来不是试验,象谢克尔村、耶芙拉达村,他们的制度——不婚,与外界隔离——神经过敏的人看着简直说他们是僧院、高士居罢了,而他们受苦的时候团结起来,苦没有了就要涣散,象左阿村一样,不能有十分的供献。第二种目的本来是假定一种理想去试验,又常常因为外界的关连,外界的影响,外界的压迫,使他们试验用的成分性质分量都不正确,就是他所试验的不是他们理想的,成了不是他理想的功,败了不是他理想的罪。总而言之,我们做新村运动是研究社会主义的试验,是要全世界的无强权的无阶级的社会实

现，那么，那第一目的的新村运动是另一问题，第二目的的新村运动又不是正确的试验，我们只好换一个方法来试验罢。这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尽的。

一方面再换方法去试验，一方面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不可少的。直接运动如其要细讲，步骤多得很多，文化最低的地方也可以有，文化最高的地方也可以有，不必先候那些运动者有极强固的意志，极彻底的理想，不必要那些运动者大多数是医师、律师、僧侣、教授——受过现社会的高等教育的人。此其间一步有一步中的直接、间接对于劳动阶级有利益的，可以是直接、间接的破坏国界运动，又不要从现社会里拿出一万八千英亩来地，只养活了四百个人，象奥洛拉村的办法。所以我想这或者是较普遍的较易的进步的办法，不致于象办新村办不好，仅仅是新式理想的“桃源”。

原载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新社会》旬刊第九号
署名：崔秋白

注 释

① 李守常，即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② 《星期评论》，见本书第46页注⑥。

③ 乌托邦派，乌托邦，拉丁文“Utopia”的音译，意即“乌有之乡”，后成为“空想”的同义语。此处指空想社会主义者。

④ 布尔扎维克，今译布尔什维克。

⑤ 欧文派，以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一七七——一八五

八)为首,认为知识的传播可以消除社会矛盾,主张建立生产资料公有,人人参加劳动的新村。一八二四年,欧文曾往美国试办共产主义的“新协和村”,结果失败了。

⑥ 傅利耶派,今译傅立叶派,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一七七二——一八三七)为首,其理想为建立“和谐社会”,由各个有组织的生产——消费合作社组成,成员相互平等,共同享受劳动成果。曾在法国、美国进行试验,均告失败。傅立叶著有《新的工业世界和协作的世界》。

⑦ 伊加利派,今译伊格列西亚斯派,以西班牙社会工党创始人伊格列西亚斯(一八五〇——一九二五)为代表,幻想通过教育宣传成立一种个人和集体利益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与罪恶

(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

我现在讨论这个题目，一动笔就发见一个很大的困难。“罪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罪恶的反面就是功德。有“罪恶”就有“非罪恶”，有“功德”就有“非功德”。所谓功德，所谓罪恶，究竟以什么为标准而定呢？“功德”的抽象的意义是“善”，“罪恶”的抽象的意义是“恶”。“善”、“恶”的标准是固定的还是非固定的？假使是非固定的，那么，所谓功德，所谓罪恶，他们的标准也一定是非固定的。诚然不错，所谓功德，所谓罪恶，都是以时以地而不同的；时代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然而所谓功德罪恶，果真没有共同的标准么？假使真没共同的标准，怎么又有所谓“不同”呢？其所以能显得出那“不同的差异之点”，毕竟是有了一个共同之点，因比较，因变易而显出来的。那共同之点是固定的，而外部物质的现象是变迁的，因外部物质的现象（社会的组织，政治的关系）变迁了，原来的功罪标准不能与那共同之点相符合，因此那原来的功罪标准不得不变更，这才显出那所谓“不同的差异之点”。我的意见以为这功德、罪恶的“共同的固定的标准”，只是“爱”与“不爱”。“爱”就是“善”，“不

爱”就是“恶”。因“爱”，故有所谓“功德”。因“不爱”，故有所谓“罪恶”。何以故？以功德罪恶不能离对人的关系而说故。

既然功德罪恶的标准以对人的关系而定，就不能不以“爱”与“不爱”做他的目标。就是：爱人是善，不爱人是恶。能爱人是功德，不能爱人是罪恶。爱社会而有利于社会，就是功德。不爱社会而有害于社会，就是罪恶。所以“功德罪恶”是个人对于社会的行为之解释。这是第一层的意义。然而仅仅以有利于社会为功德，以有害于社会为罪恶，以有利于社会为能爱人，以有害于社会为不能爱人，仍旧不能诠释“爱”的真义，也仍旧不能作为功德罪恶根本上的标准。所以我们进一层推论。所谓对“人”的关系，这一个“人”字是广义的，是绝对的，是由理解的“我”所认识的对“人”就是对“社会”。“我”是由“社会”陶铸而成的。“社会”是由“我”扩大而有的。对“社会”就是对“我”。所以对“人”就是对“我”。所以对“人”，对“社会”，对“我”的罪恶是同样的罪恶，无可轩轻。没有对待的关系固然决不能有内外、先后、人我，一切时间、空间的差别，更不能有是非、利害、善恶、爱恶，一切事实上心意上的判别，当然不能有所谓罪恶，有所谓功德。所以不能不以对人的关系定功罪的标准。既以对人的关系定功罪的标准，因此以“爱”与“不爱”为功罪的枢机；而所谓对“人”，既然是包括对“人”（社会）对“我”（理解的我）两层意思；当然不是“个人对于社会”的片面标准，不是以个人“爱”社会，或个人“不爱”社会为功罪的判别；而是以绝对的“爱”与“不爱”为功罪的“普通的双方的标准”。“爱”是绝对的。“不爱”也是绝对的。何以

谓之绝对的“爱”？“爱”——绝对的，是“直觉”，定人生的现象，与人以最大幸福，如此的“直觉”，人人都认识得的。因此，一、这所谓“绝对的爱”既然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为什么又有因违背这个“绝对的爱”而造成“罪恶”的人呢？为什么又有因有“罪恶”而不能不违背这个“绝对的爱”的人呢？二、“绝对的爱”是功罪的标准，这个标准又是普遍的双方的，那么，“个人”不爱“社会”，“社会”不爱“个人”，“人”不爱“我”，“我”不爱“人”，我的行为有害于“社会”，社会的影响有害于“我”，是不是同等的罪恶？由此推论：

- (一) { “我”不爱“社会”
“社会”不爱“我” } 是同等的 { “我”的“罪恶”。
“社会”的“罪恶”。
- (二) { “我”的行为有害于“社会”
而我为不爱“社会”
“社会”的影响有害于“我”
而社会为不爱“我”， } 是同等的 { “我”的“罪恶”。
“社会”的“罪恶”。
- (三) { “我”的行为有害于“社会”
使“社会”失去表显“绝对的爱”的能力，
“社会”的影响有害于“我”
使“我”失去表显“绝对的爱”的能力， } 是同等的 { “我”的“罪恶”。
“社会”的“罪恶”。

(从“罪恶”到“非罪恶”，到“非功德”，直到“功德”，都是如此推嬗出去，不过是程度深浅的差别而已。)

而且所谓我的罪恶与社会的罪恶之间，分明的区别并不是容

易显出来的。社会影响的势力，个人行为的势力，孰大孰小？从表面看来，社会的影响固然有伟大的势力，而个人的意志也有伟大的势力。两者互相抗拒其实就是互相迎合而显出一切现象（社会的组织，生存的关系），于此一切现象之间，有所谓功德，有所谓罪恶。所以“功德罪恶”是个人与这社会相互间的影响之征象，这是第二层的意义。

这是以“爱”——绝对的“爱”，为功德罪恶的标准，并不是以某种社会（或家，或族，或民族，或国家，或人类），对于他的各个分子所定的规律（法律的条文，道德的定义，宗教的戒律都是如此），为功罪的标准而推论出来的。然而所谓某种社会对于他的各个分子所定的规律（法律，道德，宗教），也不免根据于这个“爱”——绝对的爱。其所以不免于有违背这个“爱”的地方，只是因为时代、地域的变迁而呈显出来与这个“共同的固定的标准”——“爱”——不相符合的现象。何以故呢？因为这个“爱”——绝对的爱——是无前际，无后际，人生的对象所以确定，人生幸福，所由流出的。这个爱是伟大的，普通的，万能的心识。凡是组成社会的“人”，合成宇宙的“物”都不能超出他的范围。现在，人的社会里，一切法律、道德、宗教不过是社会的物质的现象，如何能超出他的范围呢？又因为这些物质的现象有时代的固有性，地域的固有性，常常阻碍“爱”的发展，所以世俗的功罪标准就认定了这些物质的表面的现象，因此违背了实际的真实的道理，而有不能相符合之处。

大概一切法律、道德、宗教根据于第一层意义的居多，而根据于第二层意义的也随处可以发见。

(一)法律上的罪恶观。法律，普通指国家的法律而言。国家不是较大的社会么？有害于国家的都算是罪恶。一切杀、伤、奸淫、掠夺、强占、欺诈，都认为危害国家的罪恶。所以法律上的罪恶观大都是根据于第一层意义。然而也有许多法律上所认为罪恶的，由抽象的看来，很合乎第二层意义。至于因时代的地域的不同(相违)而竟失去第一层意义的法律，更可不必论了。

(二)道德上的罪恶观。道德上的罪恶象不爱国、不忠、不孝、不悌，固然完全是根据于第一层意义的。而所谓仁、恕、义、正直、信实，就打破了一切人、我、家、国的范围，凡是违背这些美德的，不论他有利于国家与否，一概都应该认为罪恶。确是能表显那伟大的绝对的爱，确是根据于第二层意义的。至于依习惯和舆论的势力，在事实上苛求，因此压迫个人的意志，那就不免有时竟致于失去他的第一意义。

(三)宗教上的罪恶观。宗教上的罪恶观，大概根据于第二重意义的居多。因为宗教的真实意义没有不根据于“爱”的，而且偏重直觉——信仰——的意义。然而象犹太的宗教①——选民的宗教，罗马的国家教②，中国的祖先教，日本的神道教③——天皇即神的宗教，他们的罪恶观都不免落于第二层意义上。至于单在于仪节、经典、戒律上着想，那就不论那一宗教，他的罪恶观都已失去第一层意义了。

总之，“罪恶”不能离对人的关系而说。所谓对人的关系就是“爱”——伟大的绝对的“爱”。

“爱”，绝对的爱 { 对“人” } 的
 { 对“我” } “爱”
 { 对社会 }

——是罪恶功德共同永久的固定的标准。凡是违反这个“爱”的都是罪恶。凡是能使这个“爱”的表显能力减少的，凡是能使这个“爱”的发展能力受障碍的，凡是能使“不爱”的现象延长的，凡是能使“不爱”的动机发生的——不论是个人的行为（广义的行为，淫杀、欺诈、忌嫉、瞋恚、痴埒），或是社会的影响（社会的组织，家、族、国、民族、人类，以及一切道德、宗教、法律的形式、条文），以致于由此成为风俗、习惯，一概都为罪恶，相互的同等的无所属的罪恶，对于“社会”的也就是对于“我”的，“社会”的也就是“我的罪恶”。个人的行为有害于社会而“不爱”社会的，象军人、政客、英雄、圣贤、匪人的行为，能扩大而渐变成一种社会共同的习惯的固然是罪恶。社会的影响（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制度）有害于个人而“不爱”个人的，象某种社会制度能造国际间阴谋的政客，专横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官吏，淫荡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游民，虚伪的人，欺诈的人，因而发生国际间的侵略，民族间的嫉妒，阶级间的恐怖，友谊间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肉体上的痛苦，种种恶劣的影响也未始不是罪恶。

所以我的结论是：

（一）“爱”与“不爱”是功罪的“共同的永久的固定的标准”。

（二）功德罪恶是个人对于社会的行为之解释。

(三)功德罪恶是个人社会相互间的影响之征象。

(四)凡是违背绝对的“爱”的,不论是个人的行为,还是社会的影响,都是“罪恶”。

(五)凡是能涵有培养绝对的“爱”的意义之社会制度,都是唯一的良好制度——免除罪恶的制度。

(六)凡是能打破社会习惯(有害绝对的爱)的社会制度等的个人行为,都是唯一的积极道德——免除罪恶的道德。

原载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十三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犹太人的宗教,即犹太教,遵奉雅赫维(“耶和华”)为独一真神,称犹太人是他的“特选子民”。

② 罗马的国家教,即天主教,与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信奉天主和耶稣基督,并尊马利亚为天主之母。梵蒂冈罗马教皇是他们的最高首领。

③ 日本的神道教,为日本传统的宗教,自称日本民族是神的子孙,天皇是日本神圣的统治者。

文化运动——新社会

(一九二〇年三月六日)

“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新名词——最时髦的名词；可是，文化是什么？运动是什么？文化运动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好不容易解答。从“五四”、“六三”……以来，种种运动，常常被人叫做文化运动，我们现在真不能知道这些运动是否文化运动，真不能知道这些运动能有什么样的结果。然而从事实上，表面上看去，的的确确是从个人的毕业运动、饭碗运动里解放出来，发展到社会的某种运动——或者是文化运动，或者是非文化运动——一方面去。

我们略略可以看得出来这些运动。这些参加运动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新社会。（也许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并没有一定的意志；也许他们自己知道，可是不能具体的说出来。）

固然，于客观的，一般的观察似乎是如此。然而真实能做改造社会的——创立新社会的——第一步，只有真正有实力的“文化运动”。我们所预期的“新社会”既然不是一篇文章、一部书所能说明的，我们就不能不慎重的思考，讨论研究，试验，实行，传播；直到能直接运动的时候，这第一步才算告终。

那作为第一步底导火线已经燃着，就要看燃着后有没有什么发动。火线燃了又燃终是发不出来——那第一步的第一步做了又做，尽是不肯再往前进——如何能到第二步，更如何能到最后一步呢？

难道所谓“新社会”，仅只是比较“旧社会”里多了许多在街上演讲爱国的学生，多了许多次游街大会么？难道这些运动是真正有实力的么？从文化运动——新社会，中间须经历的过程有多少！大家务必要注意才好。

一九二〇，三，六。

原载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十五号

署名：瞿秋白

将来的社会与现在的逆势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德国伯伯尔 (A.Bebel) ① 说：“革命的改造根本上变更一切生活状况和妇女底特殊地位，现在已经有动机了，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苟能促进或越过社会改革底历程，就能使社会取得那一种改造，改造以后，必定能使人人(无所不包)都有能力去参与享受那无量无数的利益。”

呵！无量无数的利益。是人类应当享受的么？是人类所能享受的么？……将来的社会。……

德国复辟党革命，攻陷柏林；日本解散众议院，扩充军事协定；协约国瓜分德军舰；美国保留扩张军备的自由；中国政府以“别黑白而定一尊”②底名义解散教职员和学生底联合会；禁止报纸登他们的文电(那些红绿战争，强盗分赃，奸淫杀掠，大家都看得见不必说他)；全世界社会底危机，逆流而上的趋势。这逆流而上的趋势，种下许多恶因，造下许多恶业，那一件事是向着光明——将来的社会——走的？所以不得不名之为“现在的逆势”。这现在的逆势就是以造成无量无数的痛苦。

唉！无量无数的痛苦，是人类应当受的么？是人类必定

不免于受的么？……现在的逆势。……

世界的社会运动者！不要轻忽了那时间两字。在从“现在的社会到将来的社会”之间底时间里，我们应当怎样去应付那些现在的逆势？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原载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十六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伯伯尔，今译倍倍尔（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者之一。在第二国际期间，曾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② “别黑白而定一尊”，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李斯列传》。

谁的利器？ La grève, Le sabotage, 谁知道呢？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一日）

各国工人，劳动，贩卖者遇着资本家压迫得厉害，就有他们的利器——罢工Grève，怠工sabotage——可以拿来抵制。

可怜！农业国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有什么利器——抵制底方法呢？

他们工人造的是什么呢？也许有一大半造着地狱里底刀枪剑戟，油锅铁锯——炮、枪、炸弹、潜艇、军舰，造着人膏、人血、人皮、人骨——花露水、生发油、雪花膏、绮罗锦绣、象牙玉箸。我们农人造的是什么呢？不都是滴滴汗血，粒粒辛苦，人人少不得的东西——米、麦、豆、棉花么？

他们工人受着的痛苦：妻儿男女分离隔别，日光空气也不能完全享受；固然是如此，可是所在地大概是都会，一有事变，即是使资本家企业家不得不维持，境遇改善毕竟多少得着些。我们农人三年水四年旱，一天够两天短，寅年吃着卯年粮，小地主贷块钱却隶出五担米；山迢水远，东村三家，西村四舍，联合呢，还没这些闲功夫，罢工怠工呢，自己先挨着饿；哑子吃黄

连，受着苦，又有谁知道呢？

他们工人执行罢工怠工的手段，有什么I.W.W.O.U.B.C.T.G.大大的组织、三角同盟、斯巴达团种种结合，可以凭借，做阶级斗争底利器。我们农人看着外国字母还以为鬼画符呢，村里面底二先生，镇里面底大先生放一两个屁都是香的。

谁的利器？我们农人反正用不着，也不能用，更不可用，快另想别法罢！

原载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十七号

署名：瞿秋白

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托尔斯泰^①底《科学与艺术之意义》(De la signification de science et d'art)里,曾经论及劳动,他的大意是:“为人工作”和“为己工作”本来没有分别。人生在世,自己吃饱了肚子,就应当养活别人。假使“不劳而食”,那就是最褻神的、最反自然性的危险的景象。“工作”永久是快乐的,满足精神上肉体上底要求的,除非不知道那层意思。所以他又说,人类底活动,应当分做四部分:

一、筋肉的活动——即手足脊背底激烈劳动,这种劳动都要出汗的;

二、手指和手腕的活动——即手艺底活动;

三、知和思想底活动;

四、社交底活动。

人生享用的东西,也分做四份:(一)激烈劳动底生产品:面包、家畜、建筑品、井池等;(二)技艺劳动底生产品:衣靴、器皿等(注一);(三)精神活动底生产品:科学、艺术;(四)人类中社交协会等底组织。这就是所谓泛劳动主义。

德国伯伯尔^②(Ferdinand Auguste Bebel, 1840—1913),

德国社会党首领，他的对于劳动的观念基本上与托尔斯泰底有些不同，他主张艺术化的劳动，所以他论托尔斯泰底泛劳动主义道：

“托尔斯泰在他的《科学与艺术之意义》里指出现代科学和艺术中繁猥的不自然的性质，他很激烈的攻击现代社会中对于物质劳动底轻蔑而推崇自然的状况，说每人愿意过适于天性而快乐的生活，应当每天度日以那四种工作……(如上述)。托尔斯泰自己实行，而且以为只有那样的工作者，才觉着自己是一个‘人’；可是他并没有注意：他那样自由自在的人能这样做去，而在现代社会状况之下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的。那些人每天迫逼着要做十小时至十二小时的激烈劳动，或者还要更多，都是为着维持他们可怜的生活，因此陷于惨酷的地位，他们却不能过托尔斯泰式的生活呀。被压迫于生存竞争底困乏之下的人决不能做那样的工作，只有那不觉着生活缺乏的人才能做呢。这是托尔斯泰底谬误，他想以模范以宣教改革社会。托尔斯泰底试验是他生活形式底理性的试验，然而，要普及这样的生活形式于人人，必须有另一种的社会情形，必须有新社会。

在将来的社会之中这些状况都可以有，而且还可以有无数的各种各式学问家和艺术家，可是他们人人都得每天做一部分的物

(注一) 《晨报》上曾经发过一篇晟曦君底《托尔斯泰之泛劳动主义》，引托尔斯泰四分劳动，中间于艺术劳动底生产品下，写的是：“服装长靴金银首饰等类是。”我看托尔斯泰俄文原本是“衣服靴子器皿等”，所以改译今文。“器皿”俄文作“Utware”，即法文之“Ustensile”或“Outile”，没“金银首饰”底意思，托尔斯泰很反对奢侈，尤其反对妇女底奢侈品，《旅客夜谈》(小说名，托尔斯泰所著，耿匡君已经译出登在《新中国》杂志上，原名《Kreitoerovaya Sonata》)里曾屡次论及。

质劳动，余剩时间里各人可以随自己的性情研究科学艺术或者谈话娱乐。(Bebel, «La societe future», p.32—33.)

由上面所引的看起来，伯伯尔和托尔斯泰对于劳动的意见有两个不同之点：

第一，托尔斯泰虽然不绝对的否认自然科学(注二)，然而他确是轻视精神劳动，因反对现代社会的文明，而遂反对精神劳动底谬误，反对分工。他有两篇论文：(1)《手的劳动与精神的劳动》，(2)《爱劳心抑农人之胜利》，里面论精神劳动甚详。他说现在为科学艺术工作固然好，最好能使科学都有益于人生，所以最要的是“理性之认识”，而不是科学。人类理性发展之后，庶几能以科学所发明的来做有益人生的事，不然呢，就都是有害的。所以他反对精神劳动而仍旧列“知和思想底活动”为四分劳动之一。他读左腊(E.Zola)③和仲马(A.Dumas)④底两封信因做了一篇《无为》(Le non agir)，里面引老子“为无为则无不治”⑤底话，并且说老子底学说是说：“人生之所以不幸，不单是因为‘不做所当做’，而亦因为‘做所不当做’。”所以现代科学艺术——现代人精神劳动底出产品——在托尔斯泰眼中看来，当然都是些“不当做”的事。即使不是绝对的“不当做”，也决不是最要的，至多不过次要罢了。而他对于劳动的意见纯粹是主张“理性之认识”，而不注重以科学艺术技术的方法来

(注二) 托尔斯泰底《论教育》书里论及教课问题，他以为机械学自然科学都可以教育儿童，独有法学是无益的，甚至于还是极有害的，应当废弃。(见于《读书一周记》Krug tcheteniva)

改善劳动，减轻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

伯伯尔呢，他说一切人类罪恶：杀掠奸淫欺诈，因为生活困难，而生活困难一方面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掠夺，一方面也是因为科学技术底不足，以致需要多供给少。所以做主张努力于科学，使生产方法改善，他说：“社会中预备一切必需的产品只要每天三点钟工夫就够了(注三)。只要生产方法能改善，以科学技术的方法增进人类幸福。”所以他很注重科学。

托尔斯泰是用宗教的方法，而伯伯尔是用科学的方法。

第二，托尔斯泰主张泛劳动主义，又主张无抵抗主义。他所以达到他的劳动生活只在于“无抵抗”，他有一篇小说《呆伊凡故事》，极力描写无抵抗的纯粹肉体劳动的生活，极力的贬抑精神劳动。况且他否认精神劳动的口吻常常说：“你问问良心，掠夺他人的劳动，心上过得去吗？”“研究些微生物，学积分微分，说些什么‘万物成于原子’，说些什么人生意义是‘存在’，是‘自由’，说些什么热力光电是一种‘能力’和别种‘能力’间底现象，能够解释人生底真意义吗？”“由于自己的良心认识自己的责任才知道劳动——肉体劳动——是第一等最要紧的事，是养活人的。”宗教的意味非常浓厚，猜他的意思，很象想“以身作则”，劝人听他的话立刻抛弃不健全的精神劳动，而实行他泛劳动托尔斯泰式的生活。

这一点是伯伯尔最不表同意的地方。伯伯尔主张创造新

(注三) 有最高深的技术，大家都工作，三小时已是很长的了。渥温(Owen)④是十九世纪初期最大的工厂管理者，他尚且知道只要有二小时的工作时间就够了；他那时科学艺术还没象现在这样有希望。

社会——将来的社会，主张极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如此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底垄断“尊荣”和“精神的财产”。所以伯伯尔毕竟是实际的改革者。

托尔斯泰是宗教家，是哲学家，伯伯尔是科学家，是社会运动家。他们不能相合，也无足怪。况且劳动是生产底要素，从现代社会到新社会之间最大的关键就在于生产和分配底方法，所以劳动是最要的问题。他们对于劳动根本上的观念既然不同，他们各人理想上的新社会也就不同。

托尔斯泰和伯伯尔两人对于劳动的意见似乎很不相合，立于反对的地位；然而实在是相反相成的。他们有一个共同观念：劳动力和劳动底出产品不是可以拿来“买”“卖”的“货物”，而是供给人生“需要”的“东西”，“大家享用的东西”；不应当有资产阶级来掠夺劳动者底劳动力和劳动底出产品。这是错的么？这还有什么错误？至于方法呢，我们自己的事。

喂！托尔斯泰式泛劳动的生活，我们自问良心，应当不应当？伯伯尔式将来的社会，我们不作违心之论，欣羨不欣羨？人为什么劳动？劳动力应当如何使用？劳动底出产品应当如何分配？托尔斯泰式的生活是我们安心的生活，伯伯尔式的方法是达到目的的方法。我们因于时代地域环境更应当有精密的研究，强毅的自省。我们难道不承认他们的话是对的么？……也许是资本家化的青年。

原载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十八号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 ① 托尔斯泰，参见本书第46页注③。
- ② 伯伯尔，参见本书第73页注①。
- ③ 左腊，今译左拉（一八四〇——一九〇二），法国作家。著有由《娜娜》、《萌芽》等二十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卢贞—马卡尔家族》。
- ④ 仲马，指大仲马（一八〇二——一八七〇），法国作家。著有《基督山伯爵》等小说。
- ⑤ “为无为则无不治”，语见《老子·三章》。
- ⑥ 渥温，今译欧文（一七七—一八五八），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参见本书第61页注⑤。

劳动底福音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血!……大地茫茫一片荒草,血肉模糊,是夕阳光映着,是太平洋水浇着,雪白的人骨。炸弹,枪炮,轰轰!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烟雾障天,硝烟,硫磺气味;一粒粒米——一颗颗子弹……怕!

汽车前的老虎眼射着洋车夫担粪夫发颤,吼声一响,吓死人呀?麻雀①扑克骰子胡乱来一回——百万军饷还不够么?太太姨太太小姐锦缎纱绸裹着,胭脂雪花香油光润着,一个个美人儿似的——一层层人皮,一滴滴人血人骨……丑!

幸福?人类的幸福?做梦呢!救救我们罢!

俄国人有个俗说:“国王病了,下令全国,谁治好国王的病,国王就分半个国给他。许多医生商量,也商量不出来。后来一个医生说道:只要找着一个最有幸福的人底短衫给国王穿了,国王病就能好。可是那最有幸福的人必得没有丝毫缺憾才行。满国去找,找不着。一天晚上王子到乡下闲逛,走过一所茅屋,听得有人说道:‘好了,工也做完了,饭也吃饱了,什么事都停当了。我还要什么?安心睡觉!’王子立刻派人去问这最有幸福的人要短衫。可是他——有幸福确是有幸福,却

穷得连短衫都没有……”

最有幸福的，只是勤苦的劳动之后。

劳动能给人以完全的幸福，幸福——劳动。

救我们的只有劳动！血呢？赤色化呢？

劳动！你是人类的福音。劳动底福音。

原载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十八号

署名：崔秋白

注 释

- ① 麻雀，这里指玩麻将牌。

世界底新劳动节， 中国底新劳动节

(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

共和不成——罢工。

泼粪不成——罢工。

复辟派占领柏林，共和政府下令罢工——罢工却由政府下令！结果是共产党主张继续罢工，他的势力更求扩张。

张国淦垄断福州车辆联合公司，车夫数十成群商议抵制之法，——商议抵制之法，只是数十成群而已！——议欲挑粪泼涂张家门，——抵制之法，原来不过如此！——泼粪不成，才不得已而罢工，——原只是因为泼粪不成！——结果是还不知怎样，恐怕没有组织，没有基金的罢工，毕竟是自己吃亏。

德国底罢工日期，没有能知道。（还有无数国无数地方呢。）

福州底罢工日期，却是一九二〇，三，二十。

不论他，日期准不准，知道不知道，毕竟都是大大的纪念。五月一日！五月一日！也不过是一个纪念罢了，又何必一定论日期呢？且看：

德国底罢工——是世界上一最大，或将是最厉害的，非生计问题，非境遇改善问题底罢工；是最大组织的社会化的罢工；是希望最大结果的，彻底实行共产主义的罢工。可惊！

福州底罢工——是中国刚刚第一次最明显的受资本家企业压迫而生的罢工；是最无组织的，最无方法的罢工；是希望最小结果的，只求最低程度的境遇改善的罢工。可怜可惊！又有可怜！便怎么样呢？……

原载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十九号

署名：瞿秋白

哈尔滨四日之闻见*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们从北京起程到哈尔滨，路程虽不算远，途中仿佛已经经过三国。起程之前，就有许多麻烦。因为从天津到奉天走的是京奉路，我们带的天津中国银行钞票还可以用。从奉天到长春，走的是南满，必得预先换好金票（日本钞票）。从长春到哈尔滨，却是中东路，必须用现洋或哈尔滨银行钞票。我们幸而事前都打听明白，不致于临时发生困难。然而即此一端，就可见中国财政的紊乱，并且日本货币在中国国境以内如此通行，日本人的经济上的侵略也可见一斑了。这是大概的路程，现在可以稍稍写些南满、中东两路上的情形。

我们十八日晚上上京奉车，十九日傍晚到奉天南满站。未到站的时候，想找一个客栈暂时落脚，再买票到长春，谁知道一到南满站，上车接客的旅馆侍役都是日本人，招呼搬运行李

*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六日，瞿秋白和俞颂华、李宗武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前往苏俄采访。瞿秋白出国前在哈尔滨逗留期间，在路过满洲里、赤塔前往莫斯科途中，以及旅居苏俄的两年时间内撰写了大量通讯，除邮寄丢失的以外，共计在《晨报》和《时事新报》发表的有四十一篇（包括联合署名的四篇），其中有的是连载的长篇通讯，第一次向我国人民报道了十月革命后新俄的真实情况。这是他从哈尔滨寄出的第一篇通讯。

的亦是日本人，满眼只见日本人来往，竟看不见一个中国人。幸而俞君颂华能说日本话，叫着一个日本侍役，才把行李搬到车站寄放，大家到大和旅馆去吃饭。

当夜十点多钟上南满车，车上收拾得很齐整清洁，侍役及小贩，一应都是日本人，在车上倒很舒服，只是眼前只见日本人，心上起了种种感想，很不畅快，一面想着日本民族发展的能力如此之大，真可佩服。一面又想中国国境以内日本人的势力如此，中国人直接所受着的生活压迫，可想而知了。中国人有饭自己不会吃，倒去请人家来吃。将来东亚的饭碗问题看是如何解决呵。

二十日清早七点钟到长春，长春南满铁道的车站和中东路的车站在一处地方，两两相比，显得中东路车站糟不可言，行李上下乱七八糟。本来八点半钟有车到哈尔滨去，因为站上的脚夫自己来替我们买票，想用我们的现洋换羌帖^①，从中取利，交涉了好半天，才把我们的钱退回，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们到长春大和旅馆去吃饭，等一点半钟的车。吃完饭上车，车上污秽到极点，破烂不堪，并且一个侍役都没有，茶水亦不预备。这时正是中国初收回中东路的时候，车务管理还大半在俄人之手，竟绝无秩序至于如此。

现在买票收票，结行李票的还都是俄国人，我看这些俄国人（还有些俄国路警）都是下流社会穷无聊赖的人，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的。有人亲见一个俄国人，（查票员）在车上查票，看见一个乡下人随身带一个大包，他就怪他没结行李票，硬罚他五块钱，其实同车的人，随身带行李的多着呢。我们三人有九

件行李，结行李票要九块多钱，过磅的人另外要每件一毛钱，脚夫搬运两次每件要一毛钱，到哈尔滨车站取行李的时候又要每件三毛钱，都说是大洋，我们给脚夫却是金票，他们亦没说什么，可见本不要这许多，中间弊窦孔多。（金票即日本朝鲜银行钞票，每元值中国洋元七毛余。）这是买票的情形。我们上车之后，经过几个车站，都是破败不堪。路警一半是俄国人，很不尽责。我们亲见三个俄国路警，在停车的时候，有两个乡下人扛着一袋米要穿过铁道，却因为车停在路上，不容易走过去，于是那三位路警就教他们从车子底下钻过去，还看着他们嬉笑拍手，好象很有趣味似的。这种事在中国国有铁路上是要禁止的，那中东路的俄国警察反而教人去做，真奇怪的了。就是那些脚夫的敲诈扰乱，路警也置之不顾，管理上太无秩序了。沿路看见铁道的建筑也极潦草。铁轨有朽坏的，枕木都是用的树干，未经斲削过的，铁轨下只有沙土并无石子。照这样年久不修，中国收回之后，如不加意整顿，恐怕这条路上往后要出危险呢。这都是表面的观察，琐碎极了，读者诸君不嫌讨厌吗？

二十当晚就到哈尔滨，住的客栈非常之糟，价钱却同北京的头等客栈差不多。现在已经在哈尔滨住了三四天，各种情形还不能做深切的研究，所观察的都是表面；我们的目的本不是考察哈尔滨，还有别的事情纠缠，一时不能离哈，也不能详细调查，只能就见闻所及略略写一点。

哈尔滨有滨江道道尹署，附设交涉署，以下就是县知事署。以前哈尔滨，是俄国的码头，另有俄国租界，现在领事署

取消，俄界收回中国警察厅自己管理。目前的市政很糟，街道污秽不堪，年久不修，石块纵横，车马来往很不方便。地方行政也很坏，晚上八九点钟以后，稍僻静的街道就不能独行。前两天大街上的商铺里居然出抢案。附近一带盗匪甚多，警察办得又不得法，自然地方上的秩序不会好了。俄国领事裁判权已实行收回，中俄人诉讼都归审判厅裁判。

哈尔滨以前的商业很盛，欧战以来，俄国内乱，金融一紧，就大不如前了。然而始终以商界为中心，商会在本地很有势力。以前市面上以俄国卢布做单位（中东路买票也用卢布），直到今年三四月间改用中国大洋。哈尔滨中交两行所发钞票都能通用，并且发行辅币纸票从一毛至五毛，毛钱以下还用一种有孔的铜元作大洋一分。日本银行的老头票（即金票），也可以通用，价格比大洋稍低。大概中国人使用大洋，外国人使用老头票。所有银钱来往，完全以大洋计算，没有别的货币混淆，日本钞票的价格也不十分混乱。以前俄国人都用卢布，现在卢布低落到极点，并无行市可言，市面上也不能通用了。听说满洲里卢布价格更低——愈往北愈低。俄国人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完全打破了。

哈尔滨中国自己办的教育很不发达。俄国自己有学校。有一个霍尔瓦特中学，最老的是商业学校，中国人进去的很少。新近又有一个工业学校兼收中国学生。此地的文化很低，书铺里除《七侠五义》、《水浒》等旧小说外，竟没有别的书，商务印书馆也只有几本教科书罢了。外埠的报纸来得少，只有人家单定的，街上要想买一份上海报北京报都没有。各种

新杂志是更少了。

本地中文报纸有四种(达东、东陞、日讯商报、国际协报),就中以远东报为最老,他是以前中东铁路一派的俄国人的机关报,开办很早,是东三省第一家报馆,内容却甚不高明。日文报只有三种。(1)哈尔滨新闻,(2)西伯利亚新闻,(3)北美洲。俄文报有五种。(1)民声(KusshiyGolos)是旧派的报,(2)新生活(NovostyGizni)是俄国商人的报,可以算是中立派,(3)前进报(Vpered)是新党报,(4)霞报(晚报)(Zaria)是偏于新派的,(5)世界新闻(Sviet)是旧派的。中文报的销路都不很广,仅仅限于本地。日文报及俄文报却能销到外埠。而且中文报的内容都不大高明。

哈尔滨生活程度之高,异乎平常。有人说可算是中国各地之冠,房饭都贵。哈尔滨地皮本来价高,所以一间极小极坏的市房现金每月至十四元。我有一个同学住在一所极糟的栈方赁一间小屋,每月二十四元。平常小馆子里吃饭极坏极齷齪的,都要两毛一碟。我曾经问一个擦鞋匠,他所住的棚子每月一元五毛房金,吃饭一天要三毛大洋。出房坐车车钱起码一毛。简直可以说此地是以毛钱为单位,生活程度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却发生一种较好的现象:游手好闲的流氓很少。因为无事业的人不容易在此过活。

哈尔滨中国人约十余万,听说只有一万多女人,其中却有七千多人以卖淫为生,这句话不知道确不确。^②然而有一种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到此四天,每天上街看不满十个中国女人。并且哈埠澡堂里的盆汤,有一个特别用语,叫做“男女两

便”——男女可以相约同去洗澡，风俗的坏可见一斑。

日本人在哈埠有五千余人，却也很有势力。满街插着日本旗的汽车、红十字会车、兵车，触目皆是。有日本的银行（朝鲜银行，龙口银行等），有日本的剧院三处，其余饭馆、旅馆、理发馆、大商铺，触目皆是。现在俄国人的势力衰微，日本人的势力一天盛似一天了。俄国人非常之多，满街都是。俄国人的商业，虽不发达，然而俄国内乱之后，逃到中国来的人很多，很阔的人也有，很穷的人也有。极穷困的俄人，各处都可以遇见，马车夫、汽车夫也有俄国人。满街只看见穿着褴褛不堪的俄国人，也有穿中国下等人的破衣服的。极污秽极坏的中国小饭馆，也有俄人去吃饭。我们坐着一辆马车，马夫是俄国人，穿着一件无而子的油污的皮统子。付车钱的时候，他还说：“这是小买卖，多赏些。”所以此地的中国人看着俄人不当什么一回事。贩夫走卒都会说几句俄国话。以前俄人有势力的时候，很欺侮中国人，感情稍坏。现在俄人气焰已衰，彼此亦相安些。俄国人在此，报纸亦有五种，新旧党都有，人数又很多，所以各种组织都有。剧院、旅馆、饭馆、大公司、商铺、小店家。马车夫、汽车夫俄国人亦不少。中俄交际很繁，两国人民的交接亦很密切，现在哈尔滨差不多变成旧俄党的遁逃藪，将来是否没有危机，殊不敢断言。

我还有一种感想，中国人与欧洲人交接，如上海、天津、广州等处，英、法、美、德的人大半是上流社会的，彼此交际总有虚伪的礼节掩饰隔阂，至于北边中国人与俄人的交际真是赤裸裸的，容易了解俄国民情的真相，不至于“敬之如神明，恶之

如蛇蝎，欺之如鹿豕”。而他们下流社会的实在情况也完全暴露了。我们应当研究彼此互受的影响是怎样。可以由两国有知识的人组织团体，做些公益事业，一方面养成中国人的组织能力，一方面防止他们下流社会中相互的恶影响。

这是我们到哈尔滨四天以内的见闻琐事，不能做有系统的调查记载，对于读者是很抱歉的。

一九二〇、十、二十二。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三十一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羌帖，当地对旧俄卢布的俗称。十月革命后一段时间仍流通于中东路沿线。

② 这种说法是不确的。

哈埠见闻中之琿春事件

——日本设总领事与张使直接交涉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琿春交涉据记者在此所得确报，则此消息大有关系。前数日尚闻外部二次拒绝共同出兵，而今晚（廿八）吉林省公署所派琿春事件①之调查员瞿钺（字绍伊）已到哈尔滨，明日即将启程赴琿，并闻张使②已允日本共同出兵矣。照理此种重要交涉，当由中央政府之外交部办理。何以张使不待中央指令即遽自允许，此中大有疑点。实则张自任巡阅使后，东三省一切外交事件，均极力引为已责。故日人亦设东三省总领事于奉天，现任即为赤冢，乃专为与张使交涉者。彼知中央政府为万目所注，不易取巧，既有张使之自告奋勇，渠何乐不舍难就易乎！日人之所以要求共同出兵，其目的不外借此延长军事协定，以扩张其在蒙之军事势力，与日军前次之扰乱中东路政策相似。琿春事件之发生其远因亦在此。最初日人在大连勾结胡匪三四千人，欲图扰乱中东路，因我国防备严密无所施其技，此等胡匪即由中东沿路经东沟至琿春。且胡匪之一切军械均由日本人供给。其供给军械之方法亦甚巧妙：每故意运枪械军火经过一地，与胡匪相约，至时开枪，日人闻枪声

即遗械而走。及胡匪得其枪械，再向当局提出抗议。可谓刁恶极矣。日本人既如此处心积虑扰害东三省，借端扩张其军事上之效力，中国当局长此因循苟且漫不经心，事权既不统一，交涉处处失败，满蒙前途更不堪问矣。珲春事件即为铁证，愿国民留意焉。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四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日本帝国主义无视中国主权，出兵向我延边及珲春地区进犯，并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出兵配合它镇压当地人民反日运动。当时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表示要尽力并开始协助日本镇压延边人民。消息传出后，东三省以及北京、山东的青年学生纷纷集会游行，掀起激烈的反日运动。此事称为珲春事件。

② 张使，即当时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

谢军大败后之东俄情形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西伯利亚^① 俄乱经年。近顷新党与谢美诺夫^② 之战争日亟。二十一日新党“伯尔启扎军”^③ 占领赤塔以后，日益东进，谢军形势日蹙，濒于败灭。日来在哈埠所得消息，约略如下：

△赤塔方面 十月二十四日远东统一代表团自上乌金斯克及阿穆尔等省来抵赤塔，备受欢迎，并召集非常国民大会。据哈尔滨《前进报》云，“赤塔二十四日之国民大会，除会员外，尚有中央执行会职工联合会，及各政党之代表，以及阿穆尔省上乌金斯克之代表团出席。代表团团长克拉史诺思赤夸夫氏^④ 演说，以赤塔脱离谢氏之压迫相庆。并谓此时正为远东俄国统一之时机，会众均鼓掌欢呼。是日赤塔各商铺亦休假庆祝云云。”赤塔国民大会连日开会，已选出议长俾掌执行之权。

△“伯尔启扎军”进行 新党军队号称“伯尔启扎军”，其计划不仅占据赤塔即已，并欲同时占领全路。此项计划之进行并无十分困难，今自赤塔至白尔加 (Borjig) ^⑤ 之铁道已完全入伯军之手。据二十五日消息，道里及白尔加之间已有伯军之踪迹，二十五日早五时伯军击毁道里稍西之桥梁，沿道里以

西已驻有伯军；二十六、七两日道里方面战争剧烈，谢美诺夫军及“加伯里”军抵拒甚力，该处形势险恶。是日，伯军开往道里者甚多；二十七日晨有伯军三百人进攻马齐夫（Macieff）站，谢军正欲即行驱逐，突有援军至，遂发生剧烈之战争。满洲里至赤塔间之火车已数日未通。

△谢美诺夫方面 二十五日谢氏尚在道里。又一消息云，谢氏拟乘飞机遁往满洲里。然谢氏之下级军官联席会议议决不任谢氏远遁，四面拥看跬步不离。在哈尔滨之谢氏军官奉命召赴道里，亦有逗留不行者，甚且自道里遁回哈埠隐匿。另一消息并云，谢氏自伯军占领伯尔加后即乘飞机遁至道里，至道里时正在二十五日半夜。以上所得消息，均为协约国技术代表部、后贝加尔湖铁道管理处及日本人方面传来，盖因交通中绝，电报及无线电均已不通，无从直接探得也。即就以上所得消息而论，俄之新旧党报纸所载略同，中国技术代表部中人员所述亦无大异，可证其确实无疑。则今之谢美诺夫已一蹶不振，多数党之势力日益东渐，远东统一之说或能实现，日人所盛倡之缓冲国说已不击自破矣。谢氏部下业已瓦解，所余残军，能力有限，从此后贝加尔一带将完全赤化。上乌金斯克政府、赤塔政府及海参崴政府联合统一之期当已不远，此间日人舆论亦均以此为忧。日本政府之援谢政策完全失败，此后对俄外交政策，将有不得不变更之势。然其变更之方向如何，则殊不敢逆料。窃恐其借口瑛春事件要求与中国共同出兵，而延长军事协定，以为对北京政府及海参崴政府一箭双雕之策也。近顷日本自后贝加尔撤回之兵即驻在中东

路各站，琿春方面日本已自由进兵，此中危机正一发千钧也。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西比利亚，今译西伯利亚。

② 谢美诺夫，今译谢苗诺夫（一八九〇——一九四六）。十月革命后远东白卫军首领。一九二二年所部溃败后逃往满洲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工具。一九四五年被苏军俘获，后被处决。

③ 伯尔启扎是俄文 партизан（游击队员）的音译。伯尔启扎军指阿穆尔游击集团军和东外贝加尔游击方面军合组成的游击军团。一九二〇年十月，此军团协助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解放了赤塔。

④ 克拉史诺思赤夸夫，今译克拉斯诺晓科夫（一八八〇——一九三七）。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委员，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和外交部长。

⑤ 白尔加，今译博尔集亚，赤塔东南的一个小车站。

俄国远东之统一问题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七日)

谢美诺夫之摧败——日本人与谢美诺夫——远东各政府
统一会议之进行——远东俄国统一宣言之提案——俄国各政
党对于统一之意见——俄国远东各政府之统一与中国——远
东共和国临时政府之成立

远东俄国之紊乱，迄今已三四年。近顷赤军“伯尔启柴”^①战胜谢军及“加伯里”军^②占据赤塔后，远东各政府咸倾向于统一，已召集各政府会议于赤塔。然谢军虽窜败，尚未完全扑灭。据最近消息，自沃洛芒至满洲里一带时有小战，谢军集中于道里作最后之抗拒。中国当局虽已允谢军解除武装过境，然谢军之能否就范，尚是一疑问。并闻援助谢美诺夫^③之“加伯里”军，被新党拦截，不能向满洲里方面退走，以与谢军通声气。故满洲里以西、沃洛芒以东一带地方，一时尚不能肃清。该处铁道桥梁亦多毁坏，交通隔绝。谢军及“加伯里”军兵士之家眷，连日间道旋满洲里者甚多，地方秩序异常紊乱。今日又得新党军队大胜之消息，然亦只闻进至沃洛芒，有抄袭满洲里及道里之谢军及“加伯里”军之计划而已。即此以观，

则谢军犹有困守一隅之势。

今谢军狂窘之际，日本有一军事代表从道里至满洲里，(十一月二日)与谢军军官有所接洽，内容非常秘密，闻系谢美诺夫要求日本自哈尔滨派军队西去，以作后援。结果如何，虽不得其详，然日人之阴谋援助谢军，则已显然。并闻谢美诺夫允其部下发给自十月至年底之薪饷。夫谢氏以摧败之余，安得如是余裕，竟已确有把握，预诺将士以巨额薪饷。此中消息，大有可疑。且日本之暗助谢军，尚有一旁证，即窜往蒙古之谢军(谢氏帮办翁格尔所率)在库伦左近与中国兵队激战，其死伤及捕获之兵士中竟有日人也。谢氏余势之所以不能遽杀，或有种种阴秘之原因在，国人幸注意及之。

虽然，赤军占领赤塔之后，自上乌金斯克至海参崴已能呵成一气，故谢氏虽未败灭，已无力阻碍统一之进行。各政府代表，除海参崴政府代表尚未抵赤塔外，其余均已出席会议，咸主张从速组织远东统一之中央政府，再由该政府廓清内乱，扑灭谢氏。今各政府之远东统一会议，已于十月二十八日在赤塔开第一次会议。

该会之职务，为解决下列之重要问题：(一)远东共和国独立宣言。(二)选举远东临时政府。(三)制定宪法议案。当日选出议长彼德洛夫(共产党)，副议长郭理赤夫(无党籍)，及农民代表部之亚尼西莫夫(社会民主党)，秘书波次茄连夫。据海参崴代表尼吉福洛夫^④之意见，统一会议之职务最重要者，即全国军事之统一，交通之恢复，民食之经营及财政之整顿云。苏维埃共和国(莫斯科)代理外交总长克腊亨^⑤亦已有贺

电到赤塔，并闻克氏不日当负莫斯科政府代表之职东来。

十月三十日，海参崴《红帜》报已公布赤塔统一会议独立宣言之提案。后经海参崴政府提出修正案，现尚待海参崴代表尼吉福洛夫到赤塔后，再行提出表决签字。今节录其条件如下，亦足资考察俄国远东之现势也。

“远东各省人民及各政府之全权代表，本人民之希望，确实保证人民之自由及国民之和平，特宣言如下：

一、俄罗斯帝国旧疆域，自色楞河^⑥及贝加尔湖以东至太平洋，包含西后贝加尔，东后贝加尔，阿穆尔，沿海滨省，库页岛，堪察加半岛各地，今宣言独立。

二、以色楞河自蒙古出口至贝加尔湖，再北至贝加尔湖之中心，及旧雅库次克省界直至北冰洋，为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及远东共和国之界线。

三、旧俄帝国所有之中东铁路路权移转于远东共和国。

四、在远东共和国之领土内，由全国人民代表，本全体国民之意志建设共和的德谟克拉西的政府。

五、全国军队当服从中央政府之统一的司令部。

六、为消弭内乱起见，保证‘哥察克’^⑦、‘加伯里’及谢美诺夫之军官及兵士得自由从事和平的工作或归原籍。

七、按本会议所定之法规，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的原则，无种族、宗教、两性的区别之比例代表制，在极短期内召集远东正式国民大会，以制定‘根本法’。

八、本会议为行使本会议之职务，当即组织远东共和国政府，即日以内政全权交付该政府，该政府在远东正式国民大会召集及成立之前，保持此项政权，须完全根据于真正德谟克拉西的原理，

保护社会和平发展之自由。

私有财产仍受保护，但为保护劳动人民之利益起见，遇必要时得由国家设立协作社。

九、经本会议举行中央政府之选举以后，现在远东之各政府均转移其政权于该中央政府。”

十月三十日之第二次会议议决选举临时代表大会：克腊史诺思赤夸夫（上乌金斯克远东共和国代表），尼吉福洛夫（海参崴政府代表），马德维业夫（阿穆尔代表），伊凡诺夫、德留莎夫（无党籍之农民），史留白尔（Enes党），亚尼西莫夫（少数党——国际社会党），苦支纳赤夫（Eser党）。

会议中主张选举临时中央政府者甚多，且均认为不可缓，故有即日成立之说。兹得赤塔十一月一日电云：独立宣言之修正案已全体通过，复有无党籍之农民及工人代表在会中极力主张即日建立统一政府，谓是农民及工人大多数之意见。当时反对者仅亚尼西诺夫及史留白尔二人。于是此案遂为通过，即以代表会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从此俄国远东或将有一新局势也。

今临时政府虽已成立，然谢氏潜伏一隅，间以日人之阴谋，俄国各政党各地方政府间复不十分融洽，其基础之巩固与否，尚未能逆测。就政府之组织言之，则本为各党之混合政府，又因海参崴新代表团朴理莫梨等未到赤塔之故，孟塞维克党之亚尼西莫夫，颇持异议。则此临时政府是否能不再改组，殊未敢断言。各政党对于统一之意见，则更不一致。独赤党固极希望远东之统一，为共产主义实行于远东之第一步；而一

般普通社会党之意见，虽承认统一之必要，且舍多数党之外，更无何人能舒民困，然总以多数党缺乏政治上的能力，及多数主义不得农民之欢迎为虑；至于赤党则竟以赤塔之占领，不但不能促成统一，且将更增各地之纷争。故海参崴左党报《远东评论》宣言统一不足恃，所可恃者唯适于国情者耳。所谓适于国情者，即无主政治而已，而决非多数主义也云云。海参崴右党复挑拨赤塔及上乌金斯克两政府，声言上乌金斯克政府代表克腊史诺思赤夸夫将不利于赤塔，复设种种方法为谢美诺夫保全势力，如勾通日本之类。闻哈尔滨俄国侨民职业联合会得此消息后，已赶派代表于二日绕道哈拔洛夫思克^⑧赴赤塔矣。故此中危机，正复不少，远东统一之问题，未必即能解决耳。

至于远东统一与中国之关系，则据哈尔滨职业联合会赴北京代表团返哈后之报告，云中国政府虽闻远东各政府承认优林为全权代表，然以各政府实际上尚未统一之故，仍不能与为正式之交涉。夫中国政府之为此言，或出于一时搪塞之计。然按之实际，俄国极望中俄通商，输入货物，其情甚殷。哈尔滨俄国社会党人曾与记者谈及此事。中东铁路路权亦经统一会议宣言移转于远东共和国之手，则中国之希望远东俄国即日成立一统一政府，固理所当然。何者远东之不统一，实足使中国边地常受骚扰，商业上之损失不可计数。加以日本一面阻止中国政府与优林接洽，一面私自连结俄旧党扰乱东三省——或竟引诱新党，亦未可知——及一旦酿事，再借口增兵攫取路权，发展其军事上经济上之势力于满蒙。且中东路

交涉，如远东永无统一政府，则永无交付清楚之一日，管理上财政上日就紊乱，复任日本蹈隙而进矣。若远东统一政府能够确立，则不但边疆平静，得有发展商业之机会，且有一正式之相手方，一切中俄间待决之件，均得向之接洽，故中国与远东统一之关系，决非浅鲜也。

一九二〇、十一、六，晚六时草于哈尔滨

据记者与此间日本《极东公论》记者野尻弥一氏谈话所得之结果，得悉日本侨民大都欢迎俄国远东之统一，以发展其经济上之势力。至于将来俄国远东共和国之是否赤化，日本侨民对之反不甚重视云。准此以论，将来俄国远东果能统一，中日间对俄通商必有竞争，故吾人对于中俄通商问题，在今日大有注意研究之必要，否则不但中俄商业上将大受打击，远东俄人或将对于中国失其好感，惹起未来外交上之纠纷也。

颂华附志

记者此稿缮就待发之时，又得重要消息云，临时政府确于十一月一日宣告成立，并重行声明承认十月二十九日提议三十日通过之独立宣言。其通告大意如下：（一）根据二十九日宣言，自贝加湖至太平洋之远东各省，宣言独立。（二）自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起至正式政府成立之日止，一切军民各政府之全权完全归之于远东临时政府。（三）自十一月一日起，远东共和国临时执政政府开始承受国家之全权，一切远东共

和国境内现存各政府，均自此日起失其政府之资格，改为各地方之地方政府，隶属于赤塔临时政府之下。（四）全国军队均归远东共和国政府之最高统一司令部管辖。（五）凡在远东共和国境内之各军队哥萨克、谢美诺夫军、加伯里军应即日归最高司令部改编管辖或自行解除武装。此通告有远东共和国临时执政政府各员签字，总理克腊史诺思赤夸夫，国务员伊凡诺夫、马德维叶夫、白单莎夫、尼吉福洛夫、亚尼西莫夫、苦支纳赤夫。十一月三日临时政府国务会议席上决定：临时政府总理克腊史诺思赤夸夫兼任外交总长，设立国家善后事宜检查局，局长派定伊凡诺维次，交通部改称运输部。据此则赤塔临时政府已完全成立，且据四日之路透电，上乌金斯克政府自接到临时总理之通告，已不称“远东共和国政府”，而改为“西后贝加尔国民革命委员会之地方分会”矣。

十一、七、秋白又志。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十四日《晨报》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伯尔启柴，又译作伯尔启扎，见本书第97页注③。

② 加伯里，今译卡普别里（Каппел），白卫军头目，“加伯里”军，即卡普别里军团。

③ 谢美诺夫，见本书第97页注②。

④ 尼吉福诺夫，今译尼基佛罗夫（一八八二——一九七四）。十月革命后任海参崴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任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

⑤ 克腊亨，今译加拉罕（一八八九——一九三七）。苏俄外交官。一九一八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一九一九年七月代表苏俄政府发布致中国南、北两政府宣言。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以代理外交人民委员身份再次发布对华宣言。

⑥ 色楞河，今译色楞格河。源于蒙古杭爱山北坡，流经蒙古北部，注入贝加尔湖。

⑦ 哥察克，今译高尔察克（一八七三——一九二〇）。原为沙皇俄国海军上将，十月革命后成为自卫军头目，在美、英、法帝国主义支持下自封为俄国最高执政，一九二〇年为红军俘获后处决。

⑧ 哈拔洛夫思克，今译哈巴罗夫斯克，原称伯力。

赤塔统一会议与右党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赤塔之近状——临时政府成立后之设施——赤塔国民议会之提案——海参崴右党之反对——海参崴代表到赤塔后之消息——日本对俄政策变更之先声

关于赤塔的远东统一会议及临时政府的情形，记者前一次通信已经述其大概。可惜在哈尔滨所得消息都是间接从俄人或日人方面得来，稍觉得迟缓一点，这是记者对于读者很抱歉的。

远东共和国临时统一政府成立之时，海参崴政府的代表还没有到。因此海参崴方面颇有不承认之说——其内幕原因纯是右党作梗，再加以日本人的挑拨，所以致此。然而在赤塔方面已经完全是极左派——共产党得势的局面。就是海参崴第一次派往赤塔的代表尼吉福洛夫^①，也是态度极明了的共产党。所以一切设施，并不十分停顿。于是远东共和国中对于统一问题有两个趋势：（一）共产党（左派），（二）非共产党（右派）。这是两个极端的，其余社会革命党及孟塞维克等与共产党尚未十分妥协；这一层留在后面说。现在先说赤塔最

近的状况。

赤塔统一政府成立后设立全国军事总司令部，就下令节制全国军队，除伯尔启柴军^②本是多数党军队外，其余颇有蠢动。现时听说已经平静，未知确否。自白尔加^③以东伯尔启柴军与谢美诺夫军战争正烈，这是近日军事上的情形。据日人方面消息：赤塔方面近情之可注意者，约有几端：（一）赤塔及纳尔琛已经归并为一行政区域。该区域中右派势力已完全摧毁。即使尚有余焰，也很有限。现在已完全由共产党取而代之了。（二）已开始由赤塔方面输出货物及出产品于上乌金斯克。赤塔城内通行的完全是纸币，足够流通。然而纸币价格不能固定，低落不堪。现货完全没有，市面上既然如此情形，商人都不肯拿出货物来，农民也不肯运出产品进城，市面上萧条得很。（三）新政府竭力想恢复秩序，以副人民之期望而免外人干涉。各地方长官都任命左党的代表。（四）新政府承认私有财产及私人商业，然而不许资本的专利买卖。并且设种种之办法，禁止各种投机事业，这是赤塔政府最近的设施。

由以上的消息看来，赤塔政府虽未完全赤化，而共产党执政已经确实证明，无可疑义。所以远东左党的势力，可以拿赤塔做代表。现时临时政府既在赤塔，其中坚人物又都是共产党。再加以上乌金斯克及阿穆尔的承认，更加一重保障。而海参崴的右党各派仍托庇于日人之下，竭力想法破坏；他所依赖的有日本军阀，所以还有少许势力。近日海参崴右党报纸更极力攻击临时政府。海参崴政府至今尚未完全表示承认临时统一政府。其中原因很复杂。所以远东右党的势力，可以

拿海参崴做代表。现在再略略解说如下：

赤塔方面。赤塔临时政府本由统一会议举出，而统一会议乃是集各政府、各地方国民议会代表而成。所以赤塔本地国民议会也有代表出席于统一会议。前天哈埠接到一个消息，赤塔国民议会提出议案并训令出席代表，其大意如下：（一）远东共和国的统一，应当无条件的联合各独立政府。然而应当注意远东与欧俄历史上、经济上、文化上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远东人民本不以为自己与欧俄可以脱离关系——必须竭力维系与欧俄的亲密友谊或联合。（二）远东共和国应当组织一完全合于真正德谟克拉西原理的政府。所有国民各种职业各种阶级的人民，必须完全享有民法上的自由权。（三）正式国民议会，应当适用四员比例代表制。政府应是国民代表所组织的机关。正式国民议会须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以前召集。现在的临时政府，在正式国民议会召集成立之后，即以政权移交该会。（四）经济政治上的政策——必须以远东独立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人民为基础。应奖励集产生活及消费联合的协作机关。保护他们的独立自主。为保护劳动者利益起见，亦应当注意收受本国人外国人的投资，以保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机关为其基础，须知西欧各先进国都是如此（按此条可为远东与劳农两国经济组织不同之证）。（五）本议会以为统一会议中不应当有国家主义的代表。（六）本议会出席统一会议的代表，在海参崴代表未到之先，暂不参与实行诸案的议决案。由这一个提案看来，赤塔方面赤化的色彩，虽未十分鲜明，而接近劳农政府的倾向甚明了。不过当时海参崴

态度尚未表明，所以有第六条的提议。

海参崴方面。前三日哈埠已得海参崴代表到赤塔的消息，然而同时又得一消息，说海参崴右党各派，为工商公会——民主进步党、伯里^④工商会、自由党海参崴支部以及私家银行联合会、房主联合会、俄民救济会、渔业联合会等小团体开一联合会议，议决认赤塔临时政府为违法。联合会及共产党组织委员会发布宣言，痛诋临时执政政府的僭窃。并且声明如政府(海参崴)能公然声讨现时僭窃的临时执政政府，则本会同当竭力与以援助，这是右党反对的情形。而海参崴国民议会中的共产党，仍旧大声疾呼和他们奋斗。左党报纸攻击得很厉害。哈尔滨《新生活报》，还是中立派的报纸，尚且讥消海参崴的资产阶级，说他们现在的居心不可问，只有两条路可走：“还是逃到国外去呢，还是请日本人来？”海参崴右党有多大的实力足以破坏统一，固然不能知其详，然而日本人的暗中鼓动是必然有的。还有昨天得到一个消息，说此地(哈尔滨)有些右党也开会议，议决继续用种种方法维持谢美诺夫，或加伯里军以与共产党对抗。总之他们是想拥护一个能做远东国首领的人，左党右党对峙的大势约略如此。就大势而观，右党多半是失败的。

至于海参崴代表到赤塔之后，据最近消息，赤塔及海参崴两方面意见，还不能十分融洽。海参崴代表未到赤塔之前，赤塔方面已经与海参崴政府有过一次接洽——其时海参崴代表正在途中。赤塔方面说：“你们不承认不服从赤塔临时政府，我们实在不懂你们的意思。”海参崴方面答说：“我们并没有不

服从你们的意思，不过我们以为你们在我们代表未到之前，选举临时政府，我们认为太早了。而且你们须知道海参崴现在的情形，实在不能不谨慎。”此中确有难言之隐。右党的势力一时不能完全扑灭，可想而知。海参崴代表十一月八日到赤塔，嗣后两次统一会议均出席预会讨论，每次都有报告到海参崴政府。海参崴政府也有通知给自己的代表。由他们来往的公电中看来，统一会议近日大致的情形，约略如下：十一月十日会中提出两个议案：（一）克腊史诺思赤夸夫^⑤提出主张：“选举政府，由七个全权执行委员组织内阁（国务苏维埃）。（二）亚尼西莫夫提出主张：“建立中央政府及内阁，暂时先设立合法的临时政府。在合法的临时政府未组织以前，暂由相当的代理内阁执行政务。结果以十八对六之大多数通过第一个议案。此案未通过之前一日，对于正式国民议会未成立前的代表机关等问题，曾由各党——如孟塞维克、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左派、西伯利亚社会革命党及国民社会党等——开一联席会议。各党均赞成建设代表机关，只有共产党及农民党表示反对。当时争论很剧烈，共产党倒欲象下哀的美敦书^⑥似的，谈判遂大决裂；于是孟塞维克及社会革命党就声言不加入现政府，并不加入选举政府，然而他们却一面声言拥护现政府，使他能实行德谟克拉西的党纲。至于各党相同的意见，就是新政府被承认后，海参崴政府及国民议会应当取消。然而海参崴代表因未得政府训令，并未发表意见。海参崴政府方面的通知仍旧警告赤塔说：“现在海参崴国民议会中的共产党及国民党对于建设赤塔政府及维持统一政府等问题虽有

各种预备，然而进行上颇感困难，而且十分危险，恐怕结果不见得好。”而海参崴方面外交界上对于统一问题，亦异常注意。就上述各消息看来，赤塔方面共产党势力之张盛及海参崴方面右党之作梗都很明显。远东统一之前途，未必就可以乐观。

远东统一问题正热闹的时候最可注意的就是日本的态度。日本人一方面帮助谢美诺夫，暗中煽动海参崴右党。然而左党势力之不可侮，他亦很知道。记者早就料他必定要想一后步。果然不错，日本人竟将又一方面与新党暗通情款，为今天留地步。这一个消息，说是从俄国人方面得来的。据说十一月十二日那天突然有一个日本国会代表中野正刚及《大阪每日新闻》通信记者某君往访哈尔滨职工联合总会会长郭察尔郭夫思奇，要想探听俄国的民治主义及于国际政策的关系——他所更关心的，当然是对于日本的政策。末后国会代表发表意见，说日本国民很希望俄国左党代表到日本去，使日本人明了俄国的新组织，并且说如其左党代表能到日本去，他一定尽力招待。据此看来，日人对于新党的态度很可注意。现在新党对于中国的感情很好，而深恨日本。等到右党势力日就衰落的时候，日本知道不妙，对俄政策不得不变更了。他又暗通诚款于新党，以为将来在满蒙确立他的势力之张本；我们中国人不可不注意呵！

十一月十三日

〔附记〕 据哈尔滨日本报纸云：“中野氏于十一月十一日在北满饭店欢迎会席上演说大意，痛诋日本外交家之无能力，并言日本舆论薄弱，内外国民均不能尽监督政府之责。对美国及西伯利亚

之外交政策，国民当完全了解真相，实行国民外交。日本青年当彻底推翻老人政阀。当时并声言将与俄新党交换意见。十二日下午再赴奉天访老张去。”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二十一日《晨报》

署名：秋白

注 释

- ① 尼吉福洛夫，今译尼基佛罗夫，见本书第104页注③。
- ② 伯尔启柴军，又作伯尔启扎军，见本书第97页注③。
- ③ 白加尔，即博尔集亚。
- ④ 伯里，即伯力。
- ⑤ 克腊史诺思赤夸夫，见本书第97页注④。
- ⑥ 哀的美教书，是英文ultimatum的音译，意即最后通牒。

哈尔滨之劳工大学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

十一月七日俄国革命纪念日，记者往参观哈尔滨俄侨庆祝会。会中出席演说者均为哈尔滨俄国职工联合会中央执行部各职员，慷慨陈词，会众咸激昂欢呼。凡歌国际劳动会歌^①三次。少数党代表演说，谓少数党庆祝革命纪念日以今日为第一次。今后少数党当与多数党(共产党)取一致行动。对于彼党曩昔之行动颇陈悔意云。闭会后，乃详询哈尔滨共产党之情形于在会某职员。据云哈埠共产党虽仅二百人，而自哈埠至满洲里中东路沿线，工人有十二万，对于共产党颇有信仰。即哈埠各业工人均有联合会为之组织。各联合会合成一总联合会，设有中央执行部，内复分为数司。凡关于工人各种事业，均由该部各司分任。现该部教育文化司，新设一国民大学。称为“劳工大学”。且联合会会员均可自由听讲，不需纳费。非会员亦可听讲，唯须购票，约每人一角六分。联合会对于劳工大学之设立，计划已久，十一月三日始行开学礼，至八日开始讲演。每日晚六时至八时讲演二小时，盖取公开演讲之形式，所谓国民大学也。其讲演科目如下：

社会主义史	海哈教授
工人运动史	杜宁教授
俄国文学	洛德律师
国家形式发展史	克洛里律师
经验派之心理学	杜白其教授
生物学	寿托夫教授
卫生学	维黑德尔教授
星学与宇宙学	白留夫教授
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	乌思德略洛夫教授
十九世纪普通史	联纹忠教授
文化史	美哈伊李陈夸教授

十日晚七时，记者亦往该大学听讲。正值乌思德略洛夫讲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听讲者甚多，约有八九百人。除工人外，资产阶级亦甚多，拥挤不堪，竟未觅得座位。会中秩序虽不甚整齐，然气象颇佳，沉静严肃；与七日之庆祝会相比以观，颇足见俄国国民伟大之气概也。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时事新报》

署名：秋白

注 释

- ① 国际劳动会歌，即《国际歌》。

欧俄最近实况谈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

改造经济生活之计划——推广教育之情形——军备问题——社会状况

我们三人今天由一个新闻记者的介绍，访问一个新由莫斯科到哈尔滨的旅客；问他欧俄的实况和劳农政府最近之施設。现在把我们问答的话，记在下面。

他说：“现在西欧的战事已经停止了，将来即使小有冲突，然而与大局并没有关系。现时劳农政府所最注意的事，就是国内经济之改造。一个月前，政府召集经济学者和技师等，开了一个会议。关于经济生活上之改造，决定了三项办法：一、交通机关之整顿。俄国自从革命以后，交通机关到了现在还没有恢复原状；所以运输也不便利，物资也不流通。现在要想恢复原状，不能不首先整顿交通机关。二、确立物质供给之基础。俄国是以农立国的，所以一切物资，都全靠各地农民去供给。现在一般农民的生活状态，比较革命以前，总算好得多了。不过他们知识缺乏，不能了解革命的真义，所以仍不信仰共产主义。现在俄国有六十万共产党员，常常派许多人，分赴

各处乡村，努力去宣传；要使农民了解他们供给物质的责任，使他们努力生产。三、工业之电气化。工业电气化，是列宁理想政策之一。现在打算先在莫斯科附近的沙都尔和尼芝尼诺夫高劳特(Nizhni novgorod)省^①着手进行。并且打算在萨姆拉(Samara)^②利用沃尔加(Volga)^③河的水力，建造大规模的发电机。不过俄国向来所有的发电机，多半来自德国，也有来自英美的。现在要自己造一个大规模的发电机，恐怕一时不能造成。

关于教育上的情形，他说：“政府现在已经实行强迫教育，全国男女儿童，一律都要入学。现在新设了三十六万所单一制的劳动学校。这种学校，分为二级。第一级八岁至十三岁，第二级十三岁至十八岁。现在政府所能做到的强迫教育，仅限于八岁至十三岁，将来教育状况进步后，十三岁至十八岁的，也要强迫入学。在这种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入大学。现在俄国共有大学六十五所(十五所是新设的)，没有进过劳动学校而想入大学的，在补习学校补习二年，毕业后也可直入大学。

我们问他政府对于儿童怎样？学校中考试制度是否已经废止？他说：“政府对于儿童，异常优待。平时可以免除体力的工作，又可以得团体的补助费。不过现在人工缺乏，经济状况又正当变态的时候，在学校里恐怕有不堪造就的混杂其间，所以暂时不能不恢复严格的考试制，不过将来总要废止的。”

我们问他全国知识阶级对于政府是甚么态度，他说：“从前他们反对共产主义的很多，不过政府对于一般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和哲学家等，都非常爱护。只要他们不持

反对之态度，政府对于他们，都是一律的优待。现在他们都很表同情于政府，并且还有为政府服务的。”

我们又问他若是少数知识阶级对于政府抱反对态度的人，政府虐杀他们吗？他说：“政府非常重视知识阶级的人，决不虐杀有学问的人。虽有被Mob^④枪毙的，也不是政府之错。政府对于他们，至多不过施一种流刑。现在哈尔滨劳工大学的教授邬芝栗洛夫(Usrialoff)就是被政府处过流刑的一人。他流亡在西伯利亚的时候，曾经帮助过高尔却克^⑤，不过现在他已经觉悟，不再反对政府了。现在知识阶级中，象邬芝栗洛夫这样的人是很多的。”(秋白按：前天我到劳工大学听讲，这位邬芝栗洛夫先生，正在那里讲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呢！)

后来我们问他欧俄的军备问题和社会的状况。他说：“欧俄的军力是很强的，以前和波兰打仗，一直打到了华沙。后来所以失败的缘故，全然因为运输不便，援军一时不能调到。而同时波兰方面，又得着法国生力军帮助，这是旧话，暂且不提。讲到目前的军备，他们现在正在组织地方军，使各地的工人都武装起来；平时各人做工，一旦有事，下了动员令，便立刻可以召赴战地。将来那种地方军组织完备之后，差不多可算实行全国皆兵之制了。

讲到社会的状况。自从革命以来，阶级制总算是已经打破了。目前凡在五十岁以下的，都要一律做工。不过现在政府因有特别困难的情形，工钱制还没有废止。现在工钱的高下共分二十四级，最高级的工钱，每人每月可得七千五百卢布左右，最低级的工钱，每人每月约得一千五百卢布。但是政府

现在竭力设法使他有渐渐趋于平均的倾向。换一句话说，就是设法使低级的工钱增高，同时使高级的工钱减低。但是有专门知识的技师和工人，大都还没有完全共产主义化，总想他们的工钱应该比一般普通劳工高些。政府现时很重视这种有专门知识的技师和熟练的工人，所以绝对的把工钱均一，一时总不能办到；不过将来无论如何，总要使工钱消灭的。凡是生产品归政府专卖的，价格都很贱的。每个工人，每星期有一天的休息。共产党党员对于工作，也异常的热心，他们大都在规定的时间外，再做几点钟自动而不受报酬的工作。到了休息的一天，还到乡村里去帮农人的忙的。非共产党员受了这种感化，也有自愿延长工作时间，或到乡村里去帮助农民。凡无家室的人，有公共食堂和公共宿舍供给他们食宿。现在日间的儿童公育机关，早已成立了。这种机关，是一种不收费幼稚园。日间当母亲的把儿童送到那里，晚上把他领回，这样做母亲的，就不致有儿女之累，日间不能工作了。公益机关有好些是不收费的了，如彼得堡^⑥的电车，现在已经不收费的了；莫斯科的电车，目前虽还要收费，但是取费甚廉。凡是公事乘坐电车火车的，一律免费。并且若是有执照的到了站上，还可以免费得餐。富人的花园别墅，多已充公改为公园，任人游览。私家的藏书楼和私人所藏的古画及艺术品，也都已充公，归为公有了。现在人人都要工作，人人都可以得着生活费。所以卖淫的娼妓生涯，无形之中也就消灭了。”

我们问他：“听说都市上都发生面包缺乏的问题，你们政府怎样对付呢？”他说：“共产党员拿衣料、钉、煤油和农事上应

用的东西到乡村里供给农民，叫他们也把食料、牛羊等供给都市。或者用共产党的名义，向农民告借，说日后奉还。”

我们问他：“听说你们农民大都不了解什么叫共产主义？你们政府对他们压迫吗？”他说：“俄国人民百分之八十五是农民。以前克伦次基^①和高尔却克政府的所以失败，就因不得农民的欢心的缘故。农民的潜势力向来很大，政府怎能压迫他们呢！”

我们又问他：“然则你们政府对于农民采取放任主义吗？”他说：“这又不然，政府极力的把共产主义宣传到农村里，常常用宣传车或用宣传船满载小册子分送给农民；共产党党员又分赴各地演讲，全用教化的方法使他们了解现行的主义。并且规定工事的礼拜和农事的礼拜，使农工的关系渐归密切。在工事的一个礼拜之中，一部分农民须帮助工人；在农事的一个礼拜之中，一部分工人须帮助农民。农民和工人常有接触的机会，彼此的感情都很好。现在中央执行委员长加里宁(Kalinen)^②就是农民出身，他常到农村去演讲，所以农民和行政者的感情也很好。欧俄中部的农民对于政府很信任，他们已共产主义化了。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晨报》

署名：仲武、秋白

注 释

① 尼芝尼诺夫高劳特省，今译下诺夫戈罗德州。现称高尔基州。位伏尔加河中游和奥卡河下游。

② 萨姆拉,即萨马拉,苏联伏尔加河中游城市,一九三五年改为古比雪夫市。

③ 沃尔加,今译伏尔加。欧洲第一大河,苏联内河航运干道。

④ Mob,英文,暴徒的意思。

⑤ 高尔却克,今译高尔察克,见本书第105页注⑦。

⑥ 彼得堡,列宁格勒的旧称。

⑦ 克伦次基,今译克伦斯基(一八八一——一九七〇),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司法部长、陆海军部长,后任总理兼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⑧ 加里宁(一八七五——一九四六),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一九一七年参加领导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后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远东统一之将来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赤塔统一会议之结果——海参崴与赤塔——日本警告海参崴政府——各政党之愤激——俄新旧党对于统一之意见——缓冲国之意义

俄国远东各政府之赤塔统一会议，现已结束。据海参崴代表之报告，统一会议议决各案如下：(一)选举七人组织临时政府。(二)议定正式国民议会选举法——各政党一致通过。(三)组织正式国民议会选举委员会。(四)克腊思诺史赤夸夫^①所公布之政纲已经三读，通过。统一会议中多数党最占势力，克腊思诺史赤夸夫取得首领之地位，因此其余各党颇不满意。会议中曾经过许多争议，然而赤塔方面各政党均了解统一之必要，不欲故意破坏，故已日趋妥协。孟塞维克宣言临时政府如能实行德谟克拉西的政治，必当加以拥护。社会革命党则宣言临时政府之成立情形，实是悲观，然政府苟能实行召集正式国民议会之议案，使国民议会能为远东之真主人，而不致于再有一党专制(指多数党而言)之事发生，则或可挽回一二云。即此以观，则赤塔之大势已定，临时政府虽受各党攻击，然尚足维持现状而有余也。

虽然赤塔方面各党固渐趋妥协，而海参崴国民议会中各政党因承认赤塔政府为临时中央政府之问题，争论甚剧，至今未得结果；故海参崴方面尚未能正式表示承认，在赤塔会议将闭会之时，赤塔方面尚有电讯抵海参崴竭力辩解。兹节录海埠代表致海参崴农民党电如下，亦足觐海、赤两方面之大势也。电文略云：“统一会议正式宣言并未修改，正式国民议会选举法亦已完全通过，至于内政外交财政各问题，各政府均已妥协表决，并无误会之处。关于组织政府问题，虽因少数党提议在正式国民议会未成立之前，另设临时国会，少有争执，今此案已打消。赤塔农民党对于各议决案表示赞成，故我等（海参崴农民党代表）亦未持异议。”可见两方面时时发生误会。尚有一电足证海、赤两方面频起误解之原因，是即赤塔政府致海参崴政府一电也，约云：海埠传言多数党握赤塔政权，将实行苏维埃制。夫此时建设缓冲国于远东，其用意人所共知，安能遽采共产制度，想此节必邀谅解。赤塔方面，前亦传闻日本军队又由崴埠开向伯里^②，助海参崴政府扑灭激党。我等深悉崴埠详情，决不至此，故绝对不信是等谣言，务望海参崴政府本希望统一之诚意，彼此了解，勿生误会云云。由此以观，赤塔临时统一政府虽已成立，内部虽亦已融洽，然海参崴方面若不表示承认，则统一之前途，尚未可乐观。今崴埠代表已由赤塔返崴，到时或能以真象告崴埠各党，使均了解此中误会。若无外来之干涉，成功亦可立待。然外来之干涉竟突然发现，于是形势又渐变。

以上不过单就赤塔、海参崴内部情形而论，且为日本未表

示态度以前之经过，及十二日日本驻崑军事代表大井忽宴请各政党首领发表宣言，大意谓：凡日本军队驻在地，决不容多数党政权之侵入，如有暴乱发生，日本军队为自卫计，当即自由行动，或决不放弃保护地方秩序之责任也。于是崑埠各党均开会议，讨论此事，群众愤激，虽经日本某将军一再解释，谓日本并无侵略土地或占领东海滨省之意，然左党均亟亟讨论承认赤塔政府之问题，以借此确立统一之基，以避外力之干涉。海参崑社会党各派均甚恐慌，而右党则思利用此时机有所活动，形势遂更趋险恶矣。

嗣来得崑埠消息云，多数党及农民党均已发布宣言，承认赤塔会议议决案为有效，主张即时解散海参崑国民议会，以表示承认赤塔临时中央政府之意。社会革命党及少数党则主张待崑埠代表返崑之后，得其完全报告，再行决定。并主张国民议会暂不解散，或由该会改选地方议会。右党则受日本之嗾使，主张东海滨省另划自治区域，迄今各党尚未有正式之决议。据此间俄社会党人之推测，则海参崑承认赤塔政府之期已不远，并谓海参崑国民议会有人主张选举地方议会及中央国会议员。至地方行政仍归海参崑地方政府管理，而军事外交及中央财政，则归中央政府管理。又有人主张赤塔现政府改组。如此两案中有一案能通过，则远东统一即可告成功。

记者曾以此事询哈埠右党《光明报》主笔某君并孟塞维克^③（少数党）优亭氏，盖欲知俄国新旧党对于统一之意见也。《光明报》主笔痛诋共产党，并谓现今赤塔政府全在共产党（即多数党）之手，宜乎日本提出抗议。右党之意见，则欲在远东

建立一民主国，至于共产主义之国家，则不独非俄人所欲，且足危害中国及日本。如中国能助谢美诺夫^①，则右党必能驱逐现在赤塔之共产党，而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于远东。谢美诺夫乃纯粹民主党也。惜今日不但中国不能帮助谢氏，即日本亦徒托空言，所可恨耳。孟塞维克优亭则曰赤塔政府现虽在多数党之手，然远东国既名缓冲国，原以免各国之猜疑，故暂时决不实行共产主义。日本虽一时误会，日后必能了解。且远东方面日美经济利益相冲突，日本受美国之牵掣，现已渐变其对俄政策。此次抗议未必遽含恶意，远东统一之进行颇可乐观云。

优亭氏又云：吾等虽极愿实行苏维埃制度于远东，然因外交上之关系，不欲引起各国之猜忌，并渴望远东方面能得与各国通商，输入物资，故自色楞河以东至太平洋建立缓冲国，完全采取民主共和国的制度，仍为代议政治。国内私人的工商业以及私有土地，一律保护，唯一面奖励集产的组织而已。

十一月十九日下哈尔滨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晨报》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克腊思诺史赤夸夫，今译克拉斯诺晓科夫，见本书第97页注④。

② 伯里，即伯力。

③ 孟塞维克，今译孟什维克。

④ 谢美诺夫，见本书第97页注②。

访问俄国工党联合会会长记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们前天由孟塞维克党员优亭君介绍，和友人廖连雅同去见中东铁路沿线俄国工党联合会会长。这位会长叫国耳恰阔夫斯克(Gorchakovsky)^①，就是上次到北京代表中东路侨民去请愿的。他没有党派，年纪很轻。我们看他精神饱满、年富力强，有很有作为的样子。我们去见过他两次。现在把两天谈话大概，略记于次。

(一)第一天的谈话

我们问他：“会有怎样的分子？会员共有多少？会里的事业怎样？”他道：“中东铁路的铁路工人会和沿路一带俄国侨民的合作社、工会、各同业会、各教员会、学生会、新闻记者团体以及各政党、各公共机关等，都是本会的分子。本会的分子包含五十个团体，全体会员计有一万五千余人。本会的事业有好几种，如扶助失业工人、防疫，及赤十字会等卫生上的设备。已设立劳工大学、建筑公共会场(名劳动者公会)。一切文化上的事业，也是本会的职务。将来再要设法创立工人的廉价食堂，不收学费的幼稚院等。总之，本会的职务，就是办理中东沿路俄国劳动者的种种事业。”

我们问：“贵会的目的，是否纯粹的在增进有职业者的福利，没有旁的政治意味？”他答道：“本联合会是有政治的意味的。本会会员为反抗霍尔瓦特、谢美诺夫等旧党的势力，维持公安，所以组织起来的。包含在本会内的各政党，都是社会党。以前海参崴政府和本会接洽，举行过一次政治意味的同盟罢工，反抗霍氏，霍氏果然倒了。现在我们本自卫的精神，抵制谢美诺夫，谢氏的势力也渐渐失坠了。本会组织的目的，是在反对旧势力。将来旧势力（俄国守旧党）完全消灭之后，本会或将自行解散或改组，因为本会原是临时性质的。我们虽不是政党，而在海参崴政府的眼光看来，却当我们是一个政治团体。我们是一个真正民意结合的机关，所以此次赤塔会议我们本会也派代表去，现在海参崴也有我们的代表。中国官场表面上对于我们新旧两派虽说是中立，而实际上常常援助旧党。并且以为本会是无足重轻的机关。我们要和他们交接，申说我们的民意。他们又往往不开诚布公的和我们接洽，这是我们颇引以为憾的了。”（他说完这一节之后，又举种种中国官场援助他们旧党的实例。）

我们问：“贵会办许多文化上、经济上、卫生上的事业，经费是从哪里筹来的呢？再则贵会既然在那里办许多事业，何以又是临时性质，将来旧势力消灭之后，就要自行解散呢？”他说：“我们经费大半是靠着会费来的。会费是按各会员收入的多寡而定的，所以很公平，所取亦很少的。此外还有表同情于我们的资产阶级自愿捐输，这也是我们经费一小部分的来源。将来远东共和国政府成立之后，会内所办的事业。当然由国家

经营。到了那时，本联合会的各分子可以照常各事其事，本联合会就不妨自行解散了。但事实上将来是否解散或改组，目前尚难预定。”

我们问：“照你的眼光看来，远东统一几时能成功？你们海参崴政府处于日本势力的压迫之下，不能自由，这也是你们统一的障碍吧？”他说：“不然。远东的统一，差不多可以说是已成事实了。海参崴政府已经对于赤塔政府表示承认的意思。故我们在远东方面建设完全民主政治的国家，日本未必能干涉。况且日本现在也了解远东的民意。他们希望在远东方面发展他们的经济势力，又何苦来妨害我们的统一呢。”说时，我们看见他翻开一本书，书里夹着许多信封，上面都写着“日本……中野正刚殿”。并且信封上已经贴好日本帝国的邮票。我们便问他：“你认识中野正刚君吗？”他说：“他不久曾来和我谈过话，这是他写了留下的信封，叫我们时常和他通消息。”谈到此时，刚又有别人来了，我们就不得不告辞。他说：“你们明后天得暇可来再谈。你们有什么问题，我都喜欢回答你们的。”

（二）第二天的谈话

我们今天和友人廖连雅君再访中东路俄工党联合会会长，和他作第二次谈话。我们首先问他：“中野正刚氏和你谈话的结果，你愿意同我们谈谈吗？因为我们愿意听听中野君对于你们的意见。”他回答说：“中野正刚君是很忠厚的人。他尝对我说：‘日本政府对俄的外交政策完全错了。日本国民很愿意知道俄国的真相，对于俄国国民表示好意。现在双方应得

努力于增进互相了解的程度，并且应得讲究两国亲善的方法。’我相信他是诚实的人，所以很感激他的意思。”我们又问他：“中野君曾否提出增进俄日两国睦谊具体的办法来和你们商榷吗？”他说：“中野正刚君和他的同派人目前尚没有掌握政权，所以他现在只得在野尽力帮助我们。他写好许多信面，留在这里，叫我们常常和他通信。关于这一层我们预备和他通信讨论。”

后来我们又问到中东铁路的管理问题，他的意思以为中东铁路当然要归还中国的。不过中国应当切实保证沿路中俄人民的利益。他说：“以前俄罗斯远东共和国外交总长早已宣言归还中东路于中国。本来这路的主权应归中国，我们已预备由远东全权代表用条约的形式把他归还。只须附以保证两国人民利益的条件。中国政府现在和道胜银行接洽此事，殊不知道胜银行已成私家的银行，没有干涉路事的权力了。”

我们又问他对于中国审判庭受理俄国人的事件有何意见。他说：“中国收回领事裁判权是合理的，我们毫不反对。可是中俄的文化不同，习惯互异，总希望中国尊重俄国的习俗，斟酌办理。还有一层，中国取消俄国的旧公使和旧领事，这也我们认为当然的事。但是没有新领事代替，各地侨民多感不便。往往令人怀疑到中国对于俄国，不能如对各国的平等待遇。”我们接着又问：“然则照你的意见，怎样能使中俄早早恢复圆满的外交关系呢？”他说：“这不过是我的希望。本来我们的代表优林^②氏是确能完全代表远东各州，中国政府最好早早同他接洽此事。因为现在中国各地还有些旧俄领事没有撤

退，他们暗地里设法扩张他们的旧势力。这是很不好的。”我们说：“我们很感谢你和我们很恳挚的谈话。我们由你的谈话，发见现在中俄邦交上有两个最大的缺憾：第一，两国的国民外交还没有成熟。这固然是因为在中国国民大都没有知道你们的实况，无从同你们讲究亲善的方法。但是你们对于这点，你们也要负一半责任。因为你们尚没有对于中国的国民充分发表你们的好意，使他们完全了解。第二，你们的代表我国政府尚没有正式承认，以致不能恢复圆满的外交关系。在中国政府方面，或者对于承认你们的代表失之迟疑未决。但是你们远东统一政府尚未完全统一，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希望以上的两大缺憾，总要双方努力，使他早早弥补。那么，两国间可以没有什么感情上隔阂的弊了。现在我们谈话很久，恐怕妨害你的公事，预备告辞了。如其余还有什么意见愿意对我们发表，就请你告诉我们，我们很欢喜领教。”

他于是说道：“诸君，有一件事须得大大的注意，就是中东铁路护路军。以前俄国旧军队卸除武装，本是当然的办法，这些军队本来不能尽责。然而现在中国的护路军骚扰不堪，铁路上的职员因此也受许多痛苦。中国兵士军官常常不买票乘车，甚至于闯入头二等车占据客车以及种种不法的事情，外国旅客啧有烦言，都说中国军队不能保护铁路。中国当局应当早早注意，不要让第三国借口增兵，或者竟致于用国际军队共同护路。那是于中国主权很有妨碍的（记者按：前日曾经看见一封铁路公司致督办的公函，内中也说护路军过量搬运柴木等等不法情事）。所以我的意见，中国当局非切实注意整饬军

纪不可。况且护路军队既然如此之无纪律，胡匪劫掠等事时常发现，他们也不能抵御。虽然胡匪所劫大半是中国人——胡匪对于俄国人向来不大劫掠——然而为中国方面着想，终不是好事。而且胡匪之中还有受俄国旧党军官（如谢军等类）及日本人的帮助的，尤其不可以不当心。总之最好挑选有纪律的军队护路，人数不必多，总要能切切实实维持沿路地方秩序才好。”（记者按：前此本报所登知白君信，说张作霖等因为自己的军队不能战胜胡匪，所以同日本订会剿的条约。现在据国民所说的护路军不能抵御胡匪等情，更得一确证。）他再次叮嘱中国国民务必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亦表示感谢他关心的厚意。

十一月二十三日于哈尔滨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二日《晨报》

署名：澹、秋白

注 释

① 国耳恰阔夫斯克，今译戈尔恰科夫斯基。

② 优林，苏俄外交官。一九二〇年来中国，与北洋政府谈判承认远东共和国事，未获成功。翌年八月回西伯利亚就任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

远东统一与日俄商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俄国旧党与日本军阀派——俄国新党与日本文治派——
日本与俄国商务上之关系——所谓日本在远东及西伯利亚之
特殊利益——日本军事代表与远东统一问题——日本对俄外
交政策变更之推测

最近后贝加尔之战事，新党已有完全胜利之势，于是远东统一问题日益形紧急，日本对之异常注意，而远东俄国各政党对于日本之态度亦不敢不详加考虑，因此日本遂成为远东统一问题中之重要角色。旧党固欲利用日本之势力以巩固自己之地位，新党亦不能不敷衍日本，往往委曲求全以免召日本之干涉。然日本所以不恤人言径行干涉赤塔会议、干涉海参崴政府者，其意亦仅为树立远东方面之经济势力而已。故其对俄外交方针一视俄国执政权者之为谁而转移，初不论其为新党与旧党也。曩者日本之出兵西伯利亚，力助谢美诺夫^①也以此。近今日本军事代表之调停赤军与谢军之战事，劝谢军解除武装，与赤塔政府接洽也亦如此。故日本对于远东俄国之政策在在都有商务上之关系为其背景，此证之于以往的事

实可知也。今旧党既完全失败，日本之政策遂有不得不变更之势。最初军阀派主张以武力援助俄旧党之政策，既不能贯彻，于是在野者如国会代表中野正刚之流所主张与新党接洽之说，遂大得日本人民之信用，此更足以证明日俄商务上之关系为日本对俄政策之标准。何者？日本人民之想望唯在日俄恢复通商而已，日本军阀遂亦不得不俯顺民意，改急进政策为缓进政策。至于俄国方面，其希冀与日通商之情更殷。前者旧党妄作威福，托庇日人，绝无体恤民困之意，频年战祸物资因以益少。今新党出而组织缓冲国，即所以缓和日本之感情，而在商务上则更为注意，故不惜变其政府组织——不采苏维埃制度而采代议制度——以求谅于日本及各国，统一之后必首先与日本通商。于此可见日俄商务上关系之重大。欲明乎此当更述日俄商务之大概。

欧战初起时日本输往欧俄之丝绢等，约值一百九十六万七千日金，输往亚俄之盐米菜蔬等类约值一千四十一万三千日金。欧俄输往日本者一九一四年时尚不过三万九千日金，亚俄输往者亦仅一百零二万五千。其时日本商业在西伯利亚及远东尚不十分重要，至一九一四、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三年间日俄商务遂大发展，俄国市场上日物充斥，因战时无他国与之竞争，而日本工业又日益发达之故。一九一五及一九一六两年，日俄出入口货之统计约略如下：

一九一五年 日本输入亚俄——七八，二二九，〇〇〇日金，输入欧俄——一一，二三九，〇〇〇日金；亚俄输入日本——三，五六四，〇〇〇日金，欧俄输入日本——六，〇七

一,〇〇〇日金。

一九一六年 日本输入亚俄——一七,六九三,〇〇〇日金,输入欧俄——三三,四二一,〇〇〇日金;亚俄输入日本——一,七七四,〇〇〇日金,欧俄输入日本——一,一〇四,〇〇〇日金。

及一九一七年革命,日本商业大受打击,克伦次基^②政府曾发限制外货之命令,然其时日本商业尚有一部分苟延残喘。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在欧俄之商业,因新政府禁止银行中之自由提款,遂完全消灭。而日本预计一九一七年可输入欧俄者计值一,三〇九,四三八日金,可输入亚俄者三,七五五,二九一日金。及一九一八年日本预计可输入欧俄者一六二,二六八日金,可输入亚俄者六八五,五八三日金,此巨额之商货遂全停滞于国内。于是日本工业大受恐慌,数万工人因此失业,罢工风潮亦因而起。一九一九年哥察克政府^③宣言欲与日本恢复通商,日本商人继续运往乌拉尔之货,值五五,四五五,一四〇日金之多,大可以调剂前此之损失。不幸哥察克政府遽倒,日商又只能运货返国,所受亏累更大。由此以观,日本之对俄商务因欧战而激增,因革命而骤落,而俄国因欧战及革命内乱等故,其需要日货之数量日增无已。由上述欧战时日本对俄输出量察之,则日本在亚俄方面之商业确已占极重要之地位,于是遂有所谓日本在西伯利亚及远东有特殊利益之说。此说也,虽劳农政府亦不得不承认之。夫日本一方而因国内工商业之过饱的发达,不得不求出口于远东及西伯利亚。远东一方面因战事之影响,不得不求国外之供给,而就近之有

供给能力者，又以日本为最。则此两方面需求相应，其想望通商之恢复，不日即相合。所以不能遽成者，唯因政治上关系之太繁杂耳。今远东统一之时机既至，两国人民之想望于以更殷，则至相当机会或竟有实现之希望。然商务之关系之恢复必待远东统一成功之后，地方平静，无战乱之声浪，方能成为事实。于是两方面注意于通商之恢复者，今乃一转其眼光于远东统一问题，诚以远东一日不统一，则一日不免于战祸也。

虽然俄国非他国比也，远东之不统一实因新旧党争之故。新党则皆社会党也。日本虽因商务之关系不得不希望远东之统一，而社会主义之危险，又所不得不防。于是最初则助旧党攻新党，冀旧党之能统一远东，则既得树其经济上之势力又免社会主义之危险，一举而两得，于日本最有利者也。不幸俄旧党之势力日弱不能为日本作屏藩，遂不得不另筹他策。此可以最近之事实证之。赤塔临时政府初成立时，海参崴右党群起反对。日本利用之，军事代表大井将军宴海参崴各政党，于席间以口头宣言恐吓政党，令其不敢承认赤塔政府。及谢败退至满洲里，日本见旧党已无能为力，必不敢忘怀于过激主义之东渐，遂一面由井染（驻满洲里军事代表）调停于谢美诺夫及赤塔政府之间，令谢军解除武装，以日本军队保谢氏送至东海滨省；一面由大井部下之某将军，与赤塔政府接洽，解释日本并无侵占土地之野心，并不援助谢氏，必责问赤塔政府是否采取共产主义及政府所发纸币是否有信用。及赤塔政府答复，政府所采制度确为民主主义的制度——政府中共党只占三员，其余各党皆得参与。政府所发纸币确有信用，不致使日本

商人生意受亏累，日本方表示融洽之意。于是既可不受显然破坏统一之嫌疑，且亦足见其甚注意远东之商务，……以博新党之欢心。而对于共产主义仍不肯放松，庇护谢氏远逃，安放之于东海滨，随时监视赤塔政府，如有赤化之倾向，仍可利用谢氏为屏藩——以示终不忘情于旧党也。如此，则统一之局成既不失新党之感情可即出其缓进政策，以树立经济上之势力。如统一之后而远东渐有赤化之虞，即仍出其急进政策以武力援助旧党，使社会主义之危险不及于日本。总之，日本以商务上之关系亦颇冀远东统一，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则又所不敢放松，故其政策之变更，遂有此骑墙之倾向。然其深谋远虑不可谓不至矣。夫亦以保持其在远东及西伯利亚之特别利益而然软。

一九二〇，十一，二十九日于哈尔滨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晨报》

署名：秋白

注 释

- ① 谢美诺夫，见本书第97页注②。
- ② 克伦次基，见本书第120页注⑦。
- ③ 哥察克政府，参见本书第105页注⑦。

哈埠工会联合会会长访问记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

我们三人由友人廖连雅的介绍，去见哈尔滨工会联合会会长洛拔诺夫(Lobanoff)。洛氏到中国已经十年，他自己说，他对于中国有特别好感。他以前是一个银行职员，到哈尔滨后在哈埠俄侨中信用很好，所以被举为会长。我们因为要知道在中东路一带的俄国工人的情形，所以特地去访问他。

我们首先问他：“这工会联合会的宗旨是什么？会中的组织怎样？”他说：“本会的宗旨就是争自由，改进工人的生活状况。本会的分子分作两大部分：（一）铁路工人，（二）城市工人。铁路工人本有十个团体，现在这十个团体快要联合为一了。城市工人约有五六十个团体共有七百余名会员。城市中的月薪阶级（雇员）本有一千五六百人，加入本会的，目前还不多，将来一定增加。这些小团体总联合起来组成本联合会。铁路工人借本会的势力可以和铁路上的管理人对抗。城市工人也可以借本会的帮助抵御资本主义的压迫。”

我们问他现时工人的生活状况怎样？他说：“我现在分两起讲：先讲铁路工人，铁路工人又分两种：（一）长工，（二）短工。长工是长期雇用的，生活状况比短工好得多。长工每月

的工资从六十到七十元日金。此外食宿燃料灯烛均由公家供给。因公受伤或致疾工人经医生验明可以少做些工作即仍旧领原薪。一年之中可以告一个月的例假，假使三年工作不间断可以享四个月例假的权利。短工每月工资只有五十至六十元日金，食宿都归自理。其余各种权利也不能享，所以生活比长工苦。”

我们就问他：“为什么铁路工人不能受一律的待遇，要分长工短工呢？”他说道：“长工都是由团体去和管理处订的共同契约，所以条件要优待些。短工就只有个人的雇用契约，因此不比长工的待遇好。现在我们要设法改善短工的生活状况，也只有用同样的方法，——由团体去接洽。现时工人中的种种组合渐渐地多起来了，他们也知道有团体的好处了。”（记者按：凡有共同的精神、组织的能力，大家能互相帮助，无论办什么事都有力量。现在中国工人如其有这种精神，这种团结力，渐渐地组织消费组合、生产组合等团体起来，那么，改善生活状况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

他接下去说城市工人的生活状况。城市工人每月的工资多的一百到一百二十五日金，少的三十到五十元日金，也有种种组合。

我们又问该会对于工人中的文化事业办法怎样？他说：“在哈尔滨有一个劳工大学，职工会会员去听讲不收费。八岁到十四岁的儿童有童子军的组织；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儿童有青年联合会。其中有图书馆及读书室。”他又说：“这不过是一个大概，如其你们要知道详细，可以去见一见劳工大学的教

员。”

我们问他：“贵会既然是工会的总联合会，对于各业工人的失业问题有什么办法没有？”他道：“这问题很不容易解决，因为此地企业不发达，交通又不便利。失业的人员虽不多，想把他们送到后贝加尔方面去很困难。不但如此，即使送到海参崴、伯力等处去也不容易。所以现在这一问题，还没有妥当的办法，然而欧俄方面正缺少人工，将来交通恢复原状后可以往西送去。”我们就问失业者既不能送往别处，会中有没有介绍职业的机关呢？他说：“没有特设的机关。就只由本会量力介绍。无论会员非会员只要有人证明他确是失业者，本会都与以帮助。不过以前在谢美诺夫^①及霍尔瓦特一方面的人常因感情的不融洽，本会方面不能十分为他们出力。”

我们接下去就问该会对于哈尔滨市政的意见。他说：“哈尔滨本有市议会，办得非常腐败，我们不愿意过问。况且市议会只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不必参与。”我们说贵会虽然不愿意参与市议会，然而对于市政的改良必定抱有一种希望。市政改良否，对于一般侨民的生活是大有关系的。他答道：“这是当然。我们希望市政改良，并且有真能代表我们的人和中国当局接洽。这是远东代表优林^②氏的责任了。”

最后问他工会方面对于远东统一的意见。他们还是愿意在远东建设劳农国家呢？还是赞成民主国家呢？他道：“大多数的意见，自然愿意实行苏维埃制度。不过因鉴于远东外交上政治上的关系太复杂，不能不原谅当局的苦心。所以赞成远东方面暂时建设一民主的国家。这是我们对于政治上的大

概的意思。”他关于文化事业所谈甚少，我们还预备到劳工大学去见一见那位教员，等见过之后再报告读者吧！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八、九日《晨报》

署名：澹、秋白

注 释

- ① 谢美诺夫，见本书第97页注②。
- ② 优林，见本书第130页注②。

哈尔滨俄侨之舆论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五日)

我们因为要知道哈尔滨俄国侨民对于中国对俄政策的舆论，连访各团体的人物，并且两次专谒中东路工党联合会会长，和他们谈中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对俄政策很有关系，是中国政府及国民所亟宜注意的。我们现在把所谈的结果记在下面。

一，取消使领问题。哈尔滨俄侨对于中国政府停止旧使领的待遇都认为正当的办法。然而名义上虽然取消，而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于这般俄国旧官僚完全取放任主义，使他们仍旧能在各方面活动，这是他们所很不满意的。他们以为这般俄国旧官僚，不但不能代表俄国侨民的民意，而且都是亲日派，对于中国很有敌视的意思。放任他们自由活动，对于中国有很大的危险。何以呢？他们曾举几例说，他们旧党要想恢复他们自己在中国的正当势力，竟要请日人来干涉中国政府，收回停止待遇的命令。最近，——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外交团致中国外交部的通牒主张保存俄旧审判厅并且要求保障俄帝国的旧势力于中国。这通牒的内容——由他们新党看来——完全是根据俄旧官僚的私见。他们说，这是俄旧官僚

鼓动出来的。他们——多数侨民——绝对不能承认，希望中国政府了解俄侨的真正民意，维持原来的办法。他们对于中国政府这种放任政策非常之骇异。不仅这件事，即如聘请霍尔瓦特做中东路顾问，对于谢美诺夫残军没有相当的处置办法，一味放任，禁止俄侨的自由集会，听任俄旧官僚自由侵吞俄国国家的公款，这些事他们都很不满意。一部分用恶意猜度中国的，说是中国有意庇护旧党摧残多数俄侨的利益。一部分用善意猜度中国的，亦说中国当局对于俄国侨民的意思太不了解。这虽是俄国新党一方面的说话，但是我们用公平的眼光看起来，中国既然取消旧俄使领，而仍放任这般亲日的旧俄官僚自由活动，养痍遗患，已经觉得矛盾。而一方面又失却远东多数俄侨的好感，外交上未免太失策了。

二，中东路管理问题。关于中东路问题，据他们的意思，以为中东路的主权应是中国，所以很愿意照加拉亨^①的宣言，把旧俄帝国侵略中国的权利完全交还中国。中东路权亦不是俄国所应当久占的，不过必须经过合法手续而已。他们很尊重中国的主权，恐怕第三国乘机攫取，于两国人民却大不利。他们更以为即使照旧条约而论，中东路的路权是中国及俄国两政府所有的。当初因为道胜银行^②是受俄国政府委托办理该路，所以他能与闻。现在道胜银行只能算法国的银行了，其中的旧派俄人也都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可以预闻路事。所以中国政府万万不应当和道胜银行去接洽。还有许多旧帝国，谢米诺夫^③、霍尔瓦特及哥尔萨克^④政府所派在中东路上的职员，他们所代表的旧政府，旧势力已经完全消灭，他们当然失

却自己的资格。这般人亦应当及早撤换，另换真代表中东路侨民利益的人物。——这是照旧条约而论。而他们所最希望的就是中国政府能和远东俄国的全权代表优林^⑤接洽重新审订条约，依合法的手续，交还中东路与中国，不要使第三者乘机攫取。总之，他们的意思，虽说要求中国撤换旧派的人而代以新派，而并非是和中國争路权，不过要保障中东路一带两国人民的利益，不愿意亲日的旧党把持路政，从中暗施伎俩，断送路权于第三国之手。况且他们还极愿意中国人能自己收回好好的办理。这是俄侨对中东路一般的意见，以记者等所考察而得的，中东路关系满蒙利益很大，假使一旦断送于第三国之手，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均有极大的危险，恐怕东三省，那时已经不是中国的领土了。现在南满路的运输权全在日本人之手，已经弄得哈尔滨市面上的商货三分之二是日本的（哈尔滨人所吃的米完全是日本来的），何况中东路再落在手里呢。现在中东路所驻日军不肯退，据哈尔滨人的调查，日本沿路军队只要五六小时就可以召集，军事上的危险可想而知，如若中东路真正的入了日本人之手，那真不堪设想了。俄侨一般的意见，虽是专为俄人一方面设想，而中国人对于这问题亦务必要切实注意才好。

三，哈尔滨市政问题。哈尔滨的市政，因一八九六年条约的关系，从一九〇八年起就成立一个市议会，隶属于中东路俄国长官之下。这市议会是采取自治制的，俄国侨民可以选举代表参与市政。听说近两年来市政会的内容，非常之腐败。我们在此又常常听见俄国人不满意哈尔滨市政的言论。所以特

意把市政改良问题去讯问各方面的意见。据他们的意见大致都以为市议会的旧选举法，以财产为选举权的标准，而且使中国人民举俄国人，俄国人民举中国人，很不合理。以财产为标准所选代表已经是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很不合民治的原则了。何况使中俄人民互选，大家平时互相不甚接近，所选代表，如何能代表两方面的利益，真所谓隔靴搔痒的办法。他们所希望的市议会，必须按普遍选举制，而且由中俄各团体自己选举自己的代表。——总之要合于自治的原则。现中国收回哈尔滨，市议会隶属于中国长官之下。中国长官要是能了解俄国大多数侨民的意思，必须切实改良才好。他们希望中国当局遵从俄侨的真正民意，指令市议会议决改正选举法，并且和俄国外交代表（指优林而言）接洽办理。再者，俄侨对于哈尔滨的警察行政亦非常之不满意。因为旧党的种种暗杀行为，中国警察不能尽力去办，直到如今一件都没有破获。而且对于俄侨的集会自由，随意限制。所以一般俄侨都很抱怨中国地方当局。俄侨对于市政的意见关于上述几点，差不多大致相同——他们的职业阶级，哈尔滨城市工人及中东铁路工人等都是如此说。据记者的调查，这确是大多数的意见，似乎很有注意的价值。他们对于市政自治权的要求，或者于中国主权上有些关系，由中国人一方面看来，不能完全赞同。而他们希望中国地方当局及警察尽力于维持地方上安宁秩序，对于旧党的犯罪行为加以惩罚，对于一般侨民的自由须得尊重。这是合理的。本来哈尔滨俄国侨民甚多，地方安宁应当切实维持。俄国侨民的集会出版自由在法律范围以内，也

是应当尊重的。过分的干涉，恐怕容易惹起误会，有碍两国的邦交，激起一般侨民的反感，是很不合宜的。这是中国政府应当指令此地地方长官留神的。

再者中东路一带俄侨现在要选举代表赴赤塔政府的国民议会，明年一月二十五日就是国民议会的召集期，时间很迫切，而屡次开会讨论这事，都被哈尔滨警察局解散。他们很希望中国不妨碍这种集会自由。还有中东路线谢美诺夫的残卒，他们要遣送他们回后贝加尔，希望中国帮助他们。这两层是他们希望最切的。我们上次的信已经将这两层理由——工党联合会会长所说的——说明了。现在不再详记。不过我们以为两层关系于远东方面的很大。第一层，于他们促成远东的统一很有帮助。他们如能统一，中国因为同他有接壤的关系，是有利益的。所以他们会开会选举代表赴赤塔国民议会，中国方面似乎可以通融办理。不妨碍他们这种自由。第二层，遣送残卒回后贝加尔，很足以减削扰乱远东和平者的势力，而清中东沿路的乱源。中国似乎应当帮助他们。况且这件事既足以增进中俄两国的好感，又可以免掉远东未来的战祸。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究竟我们这种意见对不对，还请大家研究一下。并且希望外交当局慎重考量，对他们表示明确的态度

我们快要离哈尔滨了，这是关于俄人方面调查的一个总结的报告。

十二月五日于哈尔滨

原载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十一日《晨报》

署名：秋白、济

注 释

- ① 加拉亨,今译加拉罕,见本书第105页注⑤。
- ② 道胜银行,即华俄道胜银行,沙俄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
- ③ 谢米诺夫,见本书97页注②。
- ④ 哥尔萨克,今译高尔察克,见本书第105页注⑦。
- ⑤ 优林,见本书第130页注②。

北大三青年赴俄之旅况

——愿赴俄者注意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

北京大学三个学生到俄国去，先经过哈尔滨，本想从满洲里到赤塔，再由赤塔西去。因为当时满洲里方面有战事不能走，他们旅费又不充足，不能在哈久住；因此他们决意同两位俄国商人结伴，绕道伯力而行。这三位青年是抱着求学的目的赴俄的，在哈的时候和记者等同住一个旅馆。所以他们走的时候，记者等送他们上车，并且请他们沿途发信报告途中的情形；一则可以借此决定我们自己的行程，二则可以借此知道一些伯力、海参崴一带的事情。现在已经接到他们两封信，其中有许多可以做旅行该地的参考。听说国内很有些人愿意去，所以我们把他信中的意思发表出来。同时使国内的人知道一些那边的情形。

他们从哈尔滨搭火车到绥芬河（中俄交界的地方）。到绥芬河的时候，有日本兵上来查看，对俄国人很注意。等到由绥芬河到双城子之后——据他们信上说——，那里一带地方全是日本军队及谢美诺夫^①军队的势力，时常有他们的军官兵

士上车骚扰。车上只许每人带一件行李，小窃非常之多。因此他们三位留下五件行李交给同行的一个俄国人暂且在双城子等着。他们每人身边勉强带了几件行李先往伯力去。及至到了伯力，又发见丢失两件行李。在伯力住了一家优等旅馆，旅馆房价很贵，而每天仅仅供给茶水与面包，此外什么都没有。他们来信说或者蔬菜鱼肉也有得买，然而料想一定很贵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吃着。

从伯力到黑河更困难了，火车由伯力开行二点多钟之后，到一条桥边忽然停住了。原来这条大桥被日本军队拆毁中间一段，旅客到此只能下车，自己搬运行李走冰上爬过对岸。他们三位也只得下车，三个人拚命推着行李在桥上滚，滚到断处，再爬下河面。在冰上拉着行李走半里地，方才到对岸的断处，再由冰上爬到桥上，走到对岸。据说：从下午四时爬起，直到晚上三时五十分，才找着一家人家借宿，也可以说困苦极了。在借宿附近等火车，上火车后又过了一天，晚上才到寨维泰站(Zavitaya)。从寨维泰站到黑河必须另换火车，而于是只得在寨维泰站上露宿一晚。天亮后又等到下午二点钟方有车往黑河。现在他们还在黑河，等那留在双城子的五件行李到了方能往赤塔去。这是他们三位沿途困苦的情形。他们来信劝我们万不可由这条路走。我们思他们三位的困苦，很惦念他们。然我们自己也就更不敢往那条路上走了。幸而由满洲里到赤塔的铁路现在已经修好，交通也就快恢复原状了，我们或者可以不要受同样的困苦。

还希望大家注意他们三位所受困苦，都是日本人所赐呵！

自哈尔滨寄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晨报》

署名：秋白等

注 释

- ① 谢美诺夫，见本书第97页注②。

欧俄归客谈

——中国军事代表张斯磨及华工总会会长

刘绍周之谈话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旅俄华侨之实况——中俄外交之趋势——欧俄现状之大概

我们因后贝加尔有战事，道路不通，不能前进，直到十二月十日才能离哈尔滨，十三日到满洲里。到满洲里的时候，恰巧中国军事代表张斯磨，前伊尔库次克领事朱绍阳及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长刘绍周也在，那晚刚从莫斯科来到满洲里站。我们在车站相见之后，就先请刘君绍周谈话。十四一早张代表又派人请我们谈话。藉此我们在将出国之时，得以知道些那方面大概的情形。现在把他们两位的谈话综合起来，报告给读者诸君：

一，旅俄华侨之实况 据刘君绍周说，在欧俄的华工都很苦，大家极愿意回国，可惜一时办不到。此次刘君的回国，固然是因为想为祖国服务，而同时还负着为华工请愿的职务。——他虽已辞去会长，而一般华侨对他非常信服倚重，所以委托他向政府来请愿。华工所要求的有两项：（一）请政府从速和劳农政府交涉，设法遣送华工华侨归国；（二）请政府

速派正式代表赴俄，以便保障旅俄华人的利益。这两件事之中，以第一件为更迫切，因为欧俄物资缺乏，生活非常困苦。刘君不日就要进京，届时必有所发表。很希望国内同胞，能做他的后盾，庶几可以救旅俄华人于水火之中。我们当时因此又问刘君，现在在俄国的华人究竟实际生活状况怎样。他说现在俄国的华工都是以前欧战时募去的，有一部分原系在俄的商人，革命之后，因新政府禁止私人营业，所以也都改做工人了。劳农政府待遇华工，可以说非常之好，一切权利都和俄国工人一样。苏维埃中华工也派有代表。然而虽则是十分优待，而物资缺乏，每人每日只有十二两的黑面包（俄国工人也是如此），实际上生活仍旧是很苦的。所以有许多人愿意回国。现在莫斯科的华人有八九百，在彼得城^①的一千多，沃木司克^②有三千，塞马腊^③有一千，乌拉尔一带有五百，凯以夫^④最少，只有二三百人。在伊尔库次克的最多有八九千人。而在伊尔库次克的华人也最苦。据张代表说，他曾经以此责问劳农政府，劳农政府回答说，因为别处的华人一大半是工人，和俄国工人一律待遇，所以稍好些。在伊尔库次克的商人居多，和俄国商人一律待遇，所以比较的差些。在上列各地，据刘君的报告，华人中都有些组织，最主要的就是华工联合会，以前称谓华俄协会。然而旅俄的华人大都是很无知识的，所以因人才缺乏，办事极不顺手。各地分会，除会长外竟没有一个人能办事。彼得城及莫斯科的总会里也不过只有四五个人能负责任。然而这个总会居然能代行领事的职权，替旅俄华人办了不少事。刘君在会里也很出了些力。最近莫斯科有

所谓中华共产党出现。其中的分子都不甚善良，并非能真信共产主义，——不过象以前中国人吃教的一样，想藉此倚势妄为罢了。他们时常和华工联合总会为难。刘君对于这一层也是很灰心的。最后刘君还告诉我们，希望国人顾念旅俄同胞的苦况，必得赶快替他们设法才好。

二，中俄外交之趋势 现在中俄本无外交可言，此次张代表到俄之后，外交上只能说开两国接触之始，而在两国邦交反有些不大佳妙的趋势。我想现在先把张代表斯摩自己说的话录在下面，再参以刘会长绍周的谈话，就可以证明此中的因果。据张代表说，最初边防处派他赴俄视察华侨的状况并和莫斯科政府稍事接洽。他由哈尔滨启程时，刚有哈尔滨商会代表及鲍督军所派陶某用红十字会运米面往伊尔库次克平泉于华侨，稍当补助。于是张代表的专车就和陶某所运面车同行。因此中途经过满洲里、赤塔（当时还在谢美诺夫^⑤势力之下）、上乌金斯克（远东共和政府）等处，处处有留难——谢氏说他是多数党间谍。远东政府说他运面做投机事业。如此节节停顿。好不容易交涉办妥，哄过日本人，放他西去。据张代表自己说，因种种留难，陶某及商会代表当即退回哈尔滨，所运米面全数由他带往俄国，沿途赈济侨民，也不曾敢用平泉的法子。到莫斯科后，劳农政府责问他有无全权。他当即据实直说，劳农政府居然接待他。所以他虽没全权而仍受优待。此次回国，也是劳农政府特派专车送回的。我们问他俄国所办交涉结果怎样。他说俄国政府极意要和中国联络，早已宣言废弃旧约交还一切权利，他到之后，又接受他们这样的通牒，内容

共八条，比以前的宣言更切实。关于遣送侨民回国的问题，他亦曾和劳农政府商议办法，可惜中国政府拍电不回，所以未得结果。种种交涉，都随时拍电致中国陆军部及参陆办公处或外交部，而中国方面一字不复，俄政府很引以为奇。不但如此，中国政府还由伦敦无线电转致俄国，声明张某不是政府所派。因此俄政府大加猜疑，幸而一再解释，方得无事放回。以上是张代表的话。据刘君绍周说，旅俄侨民很有些抱怨张代表的意思。他们盼望着中国代表两三年，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又没有全权，一件事没有办好。况且既没有全权，就不必来，来了之后，劳农政府冒冒失失接待，协约国都笑俄国当局糊涂。因此以后中国外交界再有人去，反为困难。——俄当局不得不郑重根究了。这件事在中俄外交上大有关系。因为，俄国当局的对华外交方针，十分的热诚希望联络。如此次去的代表实在是俄当局大失望，或者引起他们的反感也未可知。即如张代表要求劳农政府承认伊尔库次克领事，劳农政府说：“极表欢迎，不过中国既派领事来，我们也要派领事去。”而事实上中国能否接待劳农国的领事，是大家都推想得出来的。这事不是很难办的了么？最后劳农政府接到中国将派领事到莫斯科去的消息，又来通知张代表说：“我们已派定三人当北京、上海、汉口、天津的领事，请他们政府承认，如其办得到，我们一定承认你们派来的莫斯科总领事，如其不能办到，那么，我们……。”照理讲来，领事的职权是由条约规定的。中国既不愿和劳农政府订条约又要派领事去，事实上又决不接待劳农政府的领事。即使劳农政府不计较，接待我们的领事，请问：两

国没有条约领事根据什么办事呢？何况劳农政府决不肯放松这一着。将来的纠葛还多着呢！中国这种外交政策实荒谬极了，矛盾极了。

而在俄国一方面，因为西欧各国已经绝无联络的希望，以为中国受英、法、日本的侵略，和俄国所处地位一样，可以引为同盟国，全力抵抗他们的帝国主义，所以并不计较中国是否共产主义的国家，——对中国的宣传，只要使中国人民了解俄国的真相，明白俄国的好意，——确有诚意要和中国联盟。（他们还想联络美国，结成中俄美三国同盟，此次允许美国以堪察加半岛的矿业渔业各种权利也是这个意思。）以上是刘君的话。如此看来，俄国对华政策如此之热诚希望，而中国对俄政策如此之茫漠不定，荒谬矛盾，两方面愈趋愈远。将来中国对俄外交，一定又要发见极大的失策。政府及国民务必及早注意才好呵！

三，欧俄现状之大概 刘君绍周与张代表同车。张代表在满洲里只住得一天，匆匆相别，所以我们不能同他们细谈。关于俄国现状，只问得一个大概。据刘君说，现在俄国虽已和波兰媾和，蓝格尔^⑤失败，国内平静，然而外交上还是绝无希望。法国是反对劳农政府最厉害的，现在还想暗助波兰及蓝格尔。德国是孟塞维克的政府，反对布尔塞维克，比资本主义的国家更激烈，所以德俄两国政府也绝无接近的机会。英国虽和劳农政府开始商议通商事件，然英国外交家非常狡狴，所说的话朝三暮四，绝对的靠不住。至于内政方面，因为各方面均已停战，人民的能力可以用到生产的事业上去。加以赤军占领克莱姆半岛^⑥，附近煤矿可以供给全国，所以经济状态渐渐的好

起来。今年冬天比去年好得多。去年刘君在彼得城吃了两个月的马食料(如中国的豆饼)。然而现在只能说比较好些。茶叶、糖、盐,种种日用必需品都很缺乏,人民的生活都很困苦。大概俄国国内可以分三种人,第一种是工人和兵,生活总不至于十分缺乏,而兵的生活尤其好。第二种是农民,是全国中比较最富有的。因为每人耕种所得,可以各人自己留下充分的食料。并且有时可以私自以米而换取城市中人的日用品。然而他们很没有知识,还是抱怨政府。第三种是知识阶级也很受优待。象克鲁泡特金受政府的恤金,专门从事于著述。其中尤以技师为最舒服。工厂中的技术师,除应得薪俸及日粮以外,还可以得分红。(按这一点很可研究。初革命的时候政府要取消资本家的利息,同时实行薪给平等的制度,后来行不通,才改的。)其余各种情形的报告和罗素所说及国内所已知的,如儿童教育,学校免费等等均相符合。我们在满洲里再住数天就可以西去。等我们到时再作详细的报告罢。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三日于满洲里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九至二十一日《晨报》

署名:秋白

注 释

- ① 彼得城,今译彼得格勒。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后改称列宁格勒。
- ② 沃木司克,今译鄂木斯克。
- ③ 塞马腊,今译萨马拉。见本书第120页注②。
- ④ 凯以夫,今译基辅。乌克兰共和国首府。

⑤ 谢美诺夫，见本书第97页注②。

⑥ 蓝格尔，今译弗兰格尔（一八七八—一九二八）。原为沙皇将军，十月革命后成为白卫军头目之一。一九二〇年四月至十一月充当白卫军分子的“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被红军击溃后逃亡国外。

⑦ 克莱姆，今译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半岛，在苏联欧洲部分南部，临黑海、亚速海。

东俄之近状与华侨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记者在满洲里遇见军事代表张斯摩及刘绍周君，曾经发一封通信，当时听说从满洲里到赤塔间客车没有通，所以我们的车也几乎不能前进，幸而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①到满洲里，为交涉恢复交通问题来的，沙君忽因病不能继续办事，要回赤塔，于是我们的车就挂在他专车后面，于十二月十六日晚启行，沿路一片雪色，满目荒芜，几乎除车站以外不见房屋村落。十七日晨到沃洛汶站^②，算是一个大镇。离道站不远，有一座大铁桥被谢军拆毁，我们就在冰上所搭临时铁道上通过，非常危险。中途铁道拆毁而临时搭筑铁轨之处很多，一路车行很不平稳，听说从赤军谢军战争停止之后，由满洲里往赤塔的车，要算我们这次车是第一次。我们于十八日晨到赤塔，又因和远东政府及莫斯科政府交涉未妥，一时不能前进，即使能再往西去，中途有无危险阻难，还是一个疑问。所以记者暂且把到赤塔后所得片断的新闻及感想报告于读者。这封通信，因中俄邮政还未完全恢复，递寄十分困难，所以托此间交通部递信局（远东电信通信社）克拉西摩瓦女士设法转递的。以后如再有价值的材料，当再设法转递。

一 远东政府最近的设施

远东共和国的建设本来含着缓冲国的意义，所以第一次统一会议的宣言，就郑重声明远东共和国是纯粹民主主义的国家。我们这次到赤塔后，见着外交部顾问白伍君及远东电信通信社中诸位都如此说。然而我们看他近日的政策——而且政府中重要人物都是共产党党员，——似乎所谓纯粹民主主义的政体这句话，不过对外人的话。最近（十二月十六日）远东政府命令全境中小学校幼稚园等均归教育部管理，各学校的基金及不动产作为国家的产业，各处药材矿产收归国有。而且同日发命令使赤塔全城商人将货物数目（所有食粮等十八种货物）完全呈报政府。二十日我们在此地中国领事馆听说俄商的货物已经有被政府征收公用的了。中国商人的货物，本来照他们的命令，也应当呈报。后来中国赤塔领事管君声言，如远东政府没收中国商人的货物，领事就要带同中国商人退出远东国境。同行的莫斯科副领事刘君守清也对交通部长及此地国家机关报《远东共和国》记者说，如远东政府要没收或征用中国商人的货物，将来的中俄通商恐怕没有希望了。因此呈报货物的办法，对于中国商人有特别取消之议。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刚到赤塔，在领事馆里就遇见此地华侨会会长洪君。据洪君说，中国商人接到此地政府的通告，大家恐被没收，或者以廉价征用，少不得要受亏折，所以都很恐慌。我们前这两天，以此责问外部顾问白伍君——因为外交总长

克拉史诺思赤夸夫^③有病不能到部，而代理部长德里史德正列席国务会议，所以我们竟没有能和他们说话。单据白君说，远东国是仍旧保存私有商业的，虽要商人呈报货物数目，却并非要没收他们的货物，不过政府要想收买罢了。后来我们见着远东通信社社员史留伯克君，又同他谈起这件事。他起先也象白君一样竭力辩解远东国政体和苏维埃俄国的不同。我们因问他苏维埃俄国和远东共和国是否要联合起来。他竟公然说，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当然希望远东国采取苏维埃俄国的政体。不但如此，而且还希望全世界各国都变成苏维埃制，大家都联合起来。不过现在的远东国确还不是多数主义的国家，仅仅是民主主义的，即采取国家社会主义罢了。我们留在赤塔的久暂，现在还没一定。假使有功夫，就可以去见一见他们外交总长（现兼国务总理）及食粮部总长，一定有较有价值的材料可能报告。

二 中国在赤塔之侨商

在赤塔的中国侨商，据管领事说，直到现在侨商并没受什么损失。屡次战事中都因事前预备得好，侨商的财产货物侥幸没有受着危险。不过新近因为此地政府令商人呈报货物，中国商人稍稍有些恐慌，现正交涉，尚有希望。此地有一个华侨旅俄西比利亚^④联合总会。在后贝加尔省共有分会十二处，侨商共七万多。在赤塔的四千多人。据该会会长说，现在此地侨商所有货物都是旧存的。交通断绝已经多时，不能进

货。假使从满洲里到赤塔之间的交通再有半年不能恢复，此地各华人商店就要倒闭。虽然如此，赤塔方面极其萧条，还专靠中国商人的供给。而且俄国本国商人都很穷乏，又恐怕政府没收，虽有货物，也不敢营业，往往有托庇中国人，假充中国商号营业的。中国商人在此还算很有势力呢。

三 赤塔之生活状况

赤塔的生活程度比满洲里还要高。我们以前在哈尔滨，以为哈尔滨的生活程度要算高的了。那知满洲里更甚，等到到赤塔尤甚。二三里路的马车要四元俄币（中币二元半），苹果每枚中币一元。其余也可推想而知的了。而且货物非常缺乏。一切日用必需品，如糖盐等类都很缺乏。食粮还够供给，然而也很贵，——一个小面包要二角俄币。赤塔大多数居民的生活都很困苦，即如在交通部办事的克拉西摩瓦女士，身上所着大衣也破烂不堪。满街来往的人很难找出一位衣服整洁的。赤塔城中有一个市场，那市场里，只有摆小摊子出卖破旧衣服鞋袜等。中国商人也很多，比俄国人的摊子要象样些。也有一个人拿一两只鞋子随便兜卖的。这个市场简直象中国乡下人赶集的光景。也可见赤塔市民生活穷困，各种事业的不发达了。赤塔天气很冷，屋中温度有时到温度零度下十二三度。满街上雪铺得满满的。四围都是山，风景却还不恶。以上不过是很粗浅的观察，等有机会再作较详的报告罢。

十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六、十八日《晨报》

署名：秋白

注 释

- ① 沙都夫，今译沙托夫。
- ② 沃洛汶站，今译奥洛维扬站。
- ③ 克拉斯诺史赤夸夫，见本书第97页注④。
- ④ 西伯利亚，今译西伯利亚。

旅俄华侨问题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

远东华商之实况——欧俄华侨将归国

记者到赤塔的时候，就听说赤塔政府有令华商呈报存货的消息。赤塔领事管君和远东政府交涉，已经有暂时取消之说。前此通信已经报告过了。不料这些天来远东政府一直没有正式发表。我们问管领事及华侨会会长洪君，都说他们已经口头允诺中国人的货物可以不必呈报。而此地中国小贩及商人的货物，也有已经被赤塔政府发官价征买去的。听说有些人至今没有领到官价，这些事现正在交涉中。

最近又发生一件事。原来中国商人、商会、领事馆都备有手枪及军械，本为自卫起见，而且都有俄旧政府发给的执照。远东政府成立之后，中国人所有手枪执照，都呈缴内务部。谁知道正在这时有二个中国人，一叫连柯，一叫赵永禄，从莫斯科来，他们已入共产党，来到赤塔要和此地华侨联合会联络。华侨联合会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匪类，从中国逃出来的，所以不答应他们。他们于是另招一班在此的小偷、胡匪等人组织一个中国工人联合会，来和华侨联合会为难。远东内务部却偏

信他们，从此对待华侨联合会的态度大不如前。此次所呈缴上去的枪照，不但不补发，还要搜查枪械，一概没收。这一个命令已经公布，日内就要实行。

这两件事都是最近发生的交涉。在远东共和国境的中国侨民，以大概而论，还不算十分困苦。因为现在远东既以缓冲国自称，想要和各国通商，而中国商人在此地还占重要地位，他们正有求于中国，所以虽有这些纠葛，只要中国外交官能认真提出抗议，和他们交涉，他们不敢十分强硬的。所怕是中国没有确定外交方针，敷衍了事，那就不怪远东政府得步进步的来欺中国人了。总之，中俄通商问题本很复杂，现在已和优林^①磋商订约，政府及国民，务必切实注意才好。欧俄实行共产主义，私人商业在禁止之列，将来即使和中国通商，也必有特别办法，或者竟由政府与政府交易。远东共和国既宣言保存私人商业，将来中俄商务关系，就全在远东方面，现在刚有端倪，切不可不慎之于始。

至于欧俄华侨，异常困苦，现赤塔尚如天堂。这次欧战，华侨总会会长刘君绍周从莫斯科归国，想必已经有所报告。十二月二十六日远东政府交通总长沙都夫有一件公文知照和我们同行的莫斯科领事说：“劳农政府允华侨联合会之请，将免费送回在欧俄的华侨，已经照会远东政府备车，远东政府打算每礼拜运送一次，约九百人，请中国在满洲里站预备车辆，接运入境。”当时接到公文之后，刘副领事守清就去和沙都夫接洽。刘君和沙都夫是同学，以前在俄国很得华侨的信仰，并且和俄国人交际得很多，颇有声望，俄国人很看重他，曾经对

他表示希望他当总领事的意思。所以当日交涉的结果很好。决定由暂留赤塔的莫斯科领事(沙都夫都没有通知赤塔领事)打电报给中东路督办,哈满总司令部,并电达外交部。这些电已经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拍发。欧俄数万困苦颠连的华侨从此可有生还之望了。关于这件事,记者已有专电致本报,现在再把详细情形记在此处,希望政府认真办理。

此次交涉的成功完全是副领事刘君守清一人之力。刘君留学俄多年,毕业之后在圣彼得堡^②当过旅俄华侨总会会长(在刘绍周君之前)。此去与俄国当局接洽,不但详悉彼处情形,而且和华侨声气相通,他俄文俄语很好,又有才干。政府能派他去可称得人。可惜他现在还不是独当一面,不能尽量发展他的能力。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

原载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四日《晨报》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仇林,见本书第130页注②。

②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的旧称。

访远东交通总长及食粮总长记

(一九二一年一月)

我们初到赤塔就访远东电信通信社，和他们谈过一次话。这两天因为留意远东政府令华商呈报货物这件事，到这通信社去过几次。在那里遇见一个波兰人维塞格腊德。他在此地当营长，稍懂得些英文。我们和他谈过几次，因此大家相熟。这一天我们到通信社去，又遇见他。我们和他说要见交通总长，他愿意介绍同去。于是我们同到交通总长沙都夫^①的办公室。那波兰人不脱髻，不脱帽子走进来坐下，拿起桌上的烟就吸。我们也坐下。这间办公室很大，疏疏的排着几张椅，中间一张写字桌。沙都夫坐在前面，很魁梧的身体，摆着十足的总长架子。我们申明来意之后，他就用英语向颂华道：“请你发问罢！”说话的时候带着极傲慢的态度。我们也便用英语问他，远东政府是否希望中俄通商？他说：远东国现在各种日用必需的货物，如米、麦等类确很缺乏，愿意和中国通商。大约一两礼拜内赤塔至满洲里间的交通就可以恢复，那时就有希望了。我们因说，中国也并非不愿意和你们通商。不幸我们一到赤塔，就听说远东政府要叫华商呈报货物的数量，有没收或征用他们货物的意思。恐怕中国商人因此受了亏累，我们

国内注意中俄通商的人要大失望了。他连忙说，“决没有这事，全是谣言！”他说这话的时候气焰已经低得多了。——他又道：“中国商人，只要不是投机者，在我们国内都可以自由营业。你们看，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中国商人受着损失的。”我们说，即使现在商人没受损失，将来怎样，你敢保证么？他说：“我可以完全保证。”总之，他极力辩解远东国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末后又谈到中东路。他的意见以为俄旧党都做日本人的傀儡和中国为难，假使中东路一旦落到日本人之手，满洲三省就不是中国所有了。他以为中国应当切实预防，扫除旧党势力。我们因问他：“你们对于中东路怎么样呢？中东路落在日人之手，不但于中国不利，于远东国亦有害罢？”他说：“是的。我们亦只有竭力扫除旧党的一法。”我们因即告诉他，关于这层意思，我们在哈尔滨早已和中东路工党联合会会长国民氏谈过，并且已经在报上发表了。

过了一天，我们又同波兰人去见食粮部总长葛洛史孟^②。波兰人仍旧象上次的样子坐在葛氏的桌旁，还请葛氏抽烟。当时，我们开始谈话。葛氏却很率直，有诚意的和我们谈。他的意见：“俄国认中国为全世界最亲密的友邦，愿意和中国做联盟国，竭诚希望和中国通商。不过俄国因为久受封锁，货物甚少，容易发生投机商业，所以不得不将食粮等类的营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所以凡有商人都必须将所存货物的数量呈报政府，并受政府的监督。中国商人如其能遵守这两个条件，尽可以自由营业。或者径将货物卖给政府。或者在政府监督之下经营市面上的买卖。”我们问他：远东是否能和日本通商？他

说，除非日本完全撤回西比利亚^③的军队，抛弃侵略主义。后来他又说，我们所以要监督私人商业，并没有别的意思，只要禁止投机商业。投机的人私藏货物，等市面上缺乏的时候，高价出售。贫民买不起，就要受饿。现在我们低价分配食粮给劳动人民，总还可以使他们不致十分困苦。当时葛氏一面和我们谈话，一面办事很忙碌。我们也不便谈得太久，就此告辞。我们同着波兰人出来，他对我们说：“我们远东国真正是德漠克拉西的国家。你瞧我一个当兵的随便可以和总长见面，没有什么繁文缛节。这不是很平等的吗？”说完了得意洋洋的回家了。

总观上述两位的谈话，远东政府的政策是如此。虽然他们采取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而中俄通商对于中国很有关系。现在他们既然渴望通商，而且为缓和协约国意见而建设这个缓冲国，他们虽有社会主义的倾向而不敢明确表示的；只要中国自己有确定的外交方针，和他们交涉磋商，他们一定能让步。而中俄通商就可以有圆满的结果了。

原载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

署名：秋白

注 释

- ① 沙都夫，今译沙托夫。
- ② 葛洛史孟，今译格洛兹曼。
- ③ 西比利亚，今译西伯利亚。

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 对俄国的期望*

(一九二一年一月①)

最近九年来,发生了三件大事:一、一九一二年在中国推翻了清王朝②;二、一九一四年的欧洲大战;三、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这些事件,虽然规模不同,但是,毫无疑问,其结果全都是破旧立新。中国革命的结果,宣告成立了共和国,虽然这并不是真正的“共和国”。

中国真实的状况是:我们的人民由野蛮的军阀和卑鄙的官僚统治着,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福利,而只是考虑自己的私利。在中国由于军阀官僚的压迫,不仅无产阶级,甚至知识分子也蒙受难以描述的苦难。

欧洲战争也影响到中国,使其遭到意外的不幸。凡尔赛

* 本文译自一九七〇年五月号苏联《亚非人民》杂志。这家杂志为发表此文写的按语称:瞿秋白的这篇文章曾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一期“远东来信”栏刊出,署名“秋白(广州)”;另一份俄文打字稿,内容与此相同,署名瞿秋白,未写明城市,现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的党中央档案库内。

和会上，我们的国家被置于和印度、朝鲜同等的地位。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心里明白，威尔逊鼓吹的国际联盟，对落后黑暗的中国是毫无帮助的。我国无产阶级只寄希望于你们这些勇敢的俄国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建立了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原则，克服种种困难，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历尽千辛万苦，而始终没有灰心丧气。中国无产阶级极为钦佩你们，衷心地祝愿你们获得成功和胜利。

我们尤为赞赏的是，你们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主义性质，而且具有国际主义性质；不仅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幸福，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幸福。你们说过：“世界应当属于劳动者”。我们将竭尽全力去取得彻底的胜利。希望由于你们的努力，全世界人民将觉醒起来。

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希望享受人类的幸福，难道不应该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吗？但是，他们在能够进入战士的行列之前，需要你们的帮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中国人老早就听到了，可是直到现在还未能起来响应。要知道，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尽管处于恶劣的环境，但是还没有觉醒。为什么？因为没有知识，没有组织。他们需要别人来帮助。谁能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呢？只有已经觉醒的中国青年，或者是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但是目前在中国，社会主义者还很少。可以说，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还没有开始。我们完全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因此，我们来到了俄国。我们当中，大多数是学生，

都真诚地希望为人类服务，他们来俄国学习，为的是使自己回国后能够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帮助。我和俞颂华、李宗武同志由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派来，目的是要向中国正确报道俄国的情况。我们切盼能认认真真地完成自己肩负的任务。但愿我们会获得良好的成绩，希望这次旅行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

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但是，我们将竭尽全力做到不虚此行。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中国的无产阶级苦难深重，还没有组织起来。遗憾得很，他们认不清你们的意图，不能参加你们的运动来帮助你们。你们对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状况也许不够了解，那末我愿意把他们的情況介绍一下。可惜在中国没有关于农民问题和工人问题的精确调查，因此我只能概括地谈谈中国无产阶级的状况，请原谅。

你们知道，去年的工人代表会议^③把中国定为特殊国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工业不够发达。的确，在这一方面，中国无论同欧洲还是同美国，都不能相比。中国的工厂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所以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是由农民组成的，工人的数目则很少。在中国，只有大城市以及为外国商业开放的港口有工厂。即使在这些工厂里，工人人数也不多。大多数工人是手工业者。仅仅在前些年，受西方文明和欧美及日本工商业的影响，工厂的数目才日益增多，工人人数也逐步增加。中国工人遭受与欧美工人同样的压迫，或者甚至更厉害，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不仅来自本国资本家，而且来自外国资本家。中国各大城市的工人，比起居住在乡镇中的工人农民来，觉悟程度

高得多。可以预期，在未来的社会改革中，他们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首领。我们对城市工人是非常关注的。至于中国的手工业者的境遇，则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会越来越坏。对他们将来的生存问题，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首先，我将谈一谈工厂工人的状况。在中国的直隶(河北)、江苏、浙江、湖北、福建和广东等省份，都有工厂。在工厂集中地点，如唐山、上海、长辛店、无锡和南京，工人数目比较大。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我们举上海和唐山这两个大的地点为例。

这些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很少差别。一般说来，内地省份一个工人的最低生活费 and 工资大大低于大城市的工人。根据《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期发表的有关中国工人问题的材料，在上海工厂中约有工人二十三万四千。他们的工作日和工资如下：织布工人(男工和女工)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最低日工资为两角二分，最高为五角五分。织布工厂里男女工人的报酬没有任何区别，童工的工资每天从八分到一角。印刷工人的工作日是九小时。在有些印刷厂里，除此之外夜间还要工作三小时。因而，印刷工人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他们的月工资是十到十五元，学徒工一个月只能得到一块钱。缫丝和织袜女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她们的工资一天三角多。

至于招工的方法，中国至今存在着一种残酷的包工制。包工头同企业主谈妥以后，就包下一项工作。从后者那里得到一笔钱。他为此去挑选那些最贫穷的工人。企业主不管包工头雇多少工人，付给工人多少报酬，因此包工头剥削起工人来

是毫不手软的。直到今天，包工制在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城市还依然存在。

除此之外，中国的工厂中还实行着计件工资制。工厂给工人以原材料，对每件成品付一定报酬，而不管他们干多少时间的活。这就造成了工人之间的自由竞争。为了增加收入，工人不得不每日工作十五——十六小时。这种制度主要在缫丝和织袜女工中以及在生产光学仪器的企业中采用。中国因为是“特殊国家”，同国际工人代表会议通过的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是不相干的。不但如此，在中国没有任何调整劳资关系的法令，因此，中国的资本家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而不必担心政府的干涉。

各工厂对工人的待遇并不都一样。有些工厂对工人比较好，例如，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这是中国最大的图书出版社。那里的女工，在分娩前后有两个月的假，而且还可领十块钱作为医疗费。工人生病了，馆方就送他进医院。这个企业还为工人的孩子办了免费学校，不过入学人数是有限制的。而其他企业，对工人的待遇则十分恶劣。上海工人没有真正的工人组织，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行会，其作用是无足轻重的。不久前，上海组织了一个电业工会，该工会将会逐渐成为强大的工人组织，因为电工的知识水平比其他工人高。以上就是上海劳动人民的一般情况。

唐山有三个企业，总共约有一万工人。现在我们来谈谈开滦煤矿公司矿工的状况。他们一天分作三班，每班工作八小时。可是由于工资低，他们不得不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唐山

煤矿工人每天的最低工资是一角六，最高工资是一元一角。在这些企业中也都实行包工制，包工者分作几等。即第一等是包工头，第二等是监工，这两者掌管分配给工人的原材料，其余两等负责招工和监视工人。矿山中不熟练的工人度日艰难，因为他们得来的工资，很快就花光，又不能靠借债来解决困难，而且他们只有付出极高的利息，才能向包工头借到钱。

矿山管理部门如何对待工人呢？工人生病期间得不到生活费，一旦生病就死路一条。工人死了，管理部门并不发给家属以抚恤金。如果死亡原因是工作时间的事故，那末家属可得到四十元。在唐山曾经组织过工人党，但后来由于党员中意见分歧，有一部分分离出来，自称为中国工人党。“二次革命”期间，这两个党都不复存在。唐山工人党改组成河北省唐山工人互济会。该会活动的成果是：为工人夜校建立了图书室，出版了月刊，组织了讲演团。但是，不久，工人互济会也解散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学生运动期间，唐山组织了几个工会：京奉铁路的工场有机械工人工会，矿山有矿山工会。

唐山的矿工和其它工人的生活条件，比上海的坏得多。上海工人所得的工资足够维持生活。唐山工人没有文化，完全没有精神需求。一天工作十一、二小时以后，他们已经筋疲力尽，由于找不到正当的娱乐，就把休息时间用来满足他们的低级趣味。大城市里，工人在业余时间玩牌、赌博或者进妓院。一旦失业，就去偷盗、行乞和抢劫。

这一切都是由于愚昧。他们不懂得如何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和政府进行斗争。

中国工人有两个缺点：一、老工人为了讨好包工头，千方百计剥削工人，欺侮工人，因此出现了工人压迫并剥夺自己工人弟兄的现象；二、同乡会制度造成了某一地域的同乡工人垄断一定的行业。在同一行业而籍贯不同的工人中经常发生斗殴，特别是当行业之间竞争的时候。中国资本家尽量利用工人的这些弱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至于中国手工业工人的状况，那末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没有限度的。一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手工业工人的工资取决于当地人口密度和生活水平。在有些地方他们勉强地过着苦日子。雇主们对待手工业工人并不残酷，但也不好。手工业工人生病或者死亡，他的家属从雇主那里得不到任何照顾。在南京的各纺丝工厂里，有一类为小资本家干活的工人职员，吃东家的饭，还领取工资，但一旦厂主由于没有订货而停产，他们也就一无所有了。这些工人组成帮会。他们由于知识水平极低，不仅不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大事，也完全不知道在俄国发生了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他们甚至不知道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这些工人的生活是暗无天日的。他们从早到晚做工，仅仅勉强维持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农民的状况就更加可怜。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有文化，由于工业和农业不发达，而无法组织起来。在这样悲惨环境里的中国无产阶级确实看不到光明。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动的中国学生运动，多少唤起了中国的精神力量。现代中国青年知道，新思潮已经波及到中国，未来的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青年将尽一切力量

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中国的学生当中，建立了许多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小组。

例如，在北京组织了“仁社”、“互助社”和“改造社”，在天津有“觉悟社”。现代中国的报纸杂志都在从事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这种报刊的数目正日益增加。其中最受欢迎的有《晨报》、《时事新报》、《青年》报^①以及《解放与改造》和《人道》等杂志。这些报刊很注意工人问题，很同情中国工人农民的处境。上述出版物向俄共（布）党表示衷心的敬意。俄国已经家喻户晓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我相信在中国也将很快开始，因为，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无产阶级能够加入世界运动，我们就应该接近他们，把知识传授给他们，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诚恳地希望承担起这一责任。

不久以前，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党^②，虽然成员人数不多，但这个党的组成毕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

一九一二年的革命运动并没有为我们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我们希望，现在这个运动将不会重蹈复辙，我们竭尽全力学习你们的榜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致共产主义敬礼！

秋白（广州）

注 释

① 瞿秋白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到达苏俄远东共和国首都赤塔，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离赤塔去莫斯科。本文很可能是在赤塔写

留期间所写。

② 按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一九一二年一月元旦正式宣告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

③ 可能指一九一九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联所属国际劳工局代表会第一次会议。

④ 这里的《青年》报，当系指《新青年》杂志。《新青年》封面写有法文La Jeunesse，意即《青年》；该刊创刊时亦称《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

⑤ 此处指一九二〇年八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致俄国工人和新闻 工作者呼吁书*

(一九二一年二月)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访问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的首都——莫斯科。

我们知道，全世界伟大的社会主义导师卡尔·马克思在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天才学说里给我们指出了创造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文明的道路。你们正是按照他的学说在建设自己的社会。

我们也知道，你们——俄国的无产阶级是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思想的第一批继承者和传播者，你们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正在首先实现这光辉的思想。按其性质和意义来说，你们社会制度的全部内容，你们的经济和政治的总方向是国际主义的。

你们的无产阶级政府对别国人民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它愿为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而斗争，它正在进行这样的斗

* 本文是瞿秋白和俞颂华、李宗武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到达莫斯科后所写，发表于《消息报》。

争。

中国人民按其心理状态来说是酷爱和平的，他时刻准备和那些愿为共同利益而改善国际局势的人民友好相处，而同那些怀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意图的人们进行斗争。我们愿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中国人民几乎完全不了解你们新的社会建设的进程。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研究这一建设并把它广泛地介绍给我国人民。

在途经自远东至莫斯科的俄国领土时，我们了解了俄国人民的真实情况。我们确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传播的反对你们的敌对性谣传和“报道”都是虚伪的和毫无根据的。

我们希望，中国人民不再受那些有关俄国情况的虚伪报道的欺骗。

我们将向中国人民如实报道俄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以便日益加深和巩固两国友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俞颂华（上海《时事新报》记者）

瞿秋白（北京《晨报》记者）

李宗武（北京《晨报》记者）

原载一九二一年二月六日苏联《消息报》

自赤塔至莫斯科的见闻记*

(一九二一年二月)

我们从赤塔见远东国务总理克腊思诺史赤夸夫^①氏谈话之后,于一月四日就动身,沿途邮便不通,所以没有只字报告。一月四日下午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派了一个火车头送领事与我们出境。五日晚过上乌金斯克,听见该地华侨会会长被警厅拘捕。我们的车停了一点多钟就开,下文如何,却不得而知。所希望国内人注意的,就是旅俄华侨的苦况,很有隐微的原因在内。前在赤塔通信已经提及,现在且不多说。

自赤塔而西,沿途风景颇佳。白雪弥漫,林木很盛,远远望去,只见一片白银似的平地。车行几十里难得看见几所小木房子。古木槎桠,沿着土坡两旁,宛然一幅玉石谷^②的《江干七树图》。到一月六日早七时,到远东共和国及苏维埃共和国交界地点,有人上来搜查,很麻烦了半天。十时抵美索瓦(Mezovaya)小站,上来三个中国人,求见总领事,具言苦状。

* 本文原作为俞颂华(澹庐)所写《俄国旅程琐记》的第一、二部分(全文共七部分),刊载于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十五日北京《钱报》。澹庐在本文末了曾说明,这两部分是“秋白所记入俄的情况”,“是今年正月里的事情”。故作为撰秋白的著作选收,写作时间约为一九二一年二月。

美索瓦共有中国人二百余，多做苦工，每月得一铺特（合中国三十斤）^③面，只够半月吃。大半都想回国。特来问领事，并且要召集全数中国人来欢迎。总领事后来抚慰几句，方才退去，没有全数来。车行到此地，远东所派火车头要回去。司机夫上来要烟，我们送他几支。其时我们正在吃饭，就有许多俄国兵在窗外瞧。我们想现在恐怕偌大俄国里面有我们这样的好东西吃的人，只有有限的几个。白米白面在这些兵眼里看来真是宝贵的东西。

一月七日晨到贝加尔湖边行。车经四十余个山洞，湖面冰冻的地方，白浪如山，屹然不动，好象崢岩奇石。有的稍平的地方，又象水晶砖砌的地板。不冻的地方，水色深蓝，一片寒意。看看对岸，山云不辨。其时天气正阴，细微有些雾，景物真很有趣，未到西伯利亚的人，再也看不见的。

七日下午抵伊尔库次克，有二位检查员上来，说是接着边界来电，这辆车应当扣留检验，当时刘副领事立刻打电话给东方交涉员方才了事。八日我们进城去看东方特派交涉员葛朋（Gapon），没有遇见。葛朋家里有一个女郎，穿着很华丽的衣服，拿一大块木材，自己不会劈，出来请他同院住的一个中国人替他代劈。我们初进劳农国，这是第一次看见劳农政治下的生活。我们因问那中国工人“此间生活怎样”，他只含糊说苦。他又同我们去找中国代理领事薛伯陶及黄弭凌君，两位都是秋白、仲武的同学，他们已经到我们车上来过一次，这天刚巧遇见这工人，所以就同他去。薛、黄二君是以前随着朱邵阳领事由莫斯科回国时经过此地，暂时留下的。因

为还未经劳农政府正式承认，所以暂住在一位中国医生赵希古家里，我们进去看时，屋子里陈设得很讲究，问起来，一切家具电灯房屋都是向公家租的，通共不满五万卢布。可是听他们谈起来，伊尔库次克现时经济状况很坏，私人商业已经完全禁绝，什么都没有买。然而有人认识乡下人的，仍旧可以偷着买些蔬菜、鸡子等。至于工人的口粮，约分三等，第一等每月二十五斤面，第二等二十斤，第三等十五斤。位置较高的官吏得“战场口粮”每月四十五斤，或“前敌口粮”每月三十斤至四十斤。此外要有补充票可以得牛油、糖等等。当时我和薛黄二君谈了几句就回车上。伊尔库次克城里的景象非常之凄凉，路上行人稀少，店铺的门没有一家开的，只见一片白雪而已。进城时要过一条河，中间有渡船，亦是政府办的，故不收费。

到九日上午方才交涉办妥，葛朋派一人护送我们，我们的车就挂在邮便车上走。十一日过乌克（Uk），十二日傍晚过克拉史诺野尔斯克（Krasnoyarsk）^④，十四日晚八时过诺沃尼各拉叶夫司克（Novonicolayevsk）^⑤，十五日下午抵白拉屏司克（Barabinsk）^⑥，十六日才抵沃莫斯克（Omsk）^⑦。

到沃莫斯克站，我们下去一走，天气异常之冷。一出车站就看见一所苏维埃初等小学，离站不远有一个市场，是俄国人私营买卖的所在。那地方就一片空场上许多人站着，有的手里拿着一二包糖，二三盒俄国烟，有的手里捧着几块黑面包，包着几块肉骨头。人人身上都褴褛不堪，见着中国人争先来问要买什么不要。我想知道他们的市价，因此买了一包俄国烟

(二十支),花了一千七百五十卢布,合中国钱一毛七分五厘。市场上又遇一个中国人说,“此地华人有二千多,诺沃尼各拉叶夫司克有四五百人,此地去年尚可做小买卖,后来全行没收强迫工作,每日给面包斤半,平时往往将市场上的人赶去做工,近时工人稍多,所以没有来赶。”他又说自己不愿去做工,现在只是偷着做小买卖,勉强能图一饱。这夜车停着没有走,领事所带的粮食车,晚上被人扭开锁偷去十铺特面。十七日夜半,车门又开,幸早觉察,未曾丢失,真要小心。先是伊尔库次克的东方交涉员葛朋既派人护送,并且答应致电沃莫斯克的西伯利亚长官史美尔诺夫(Smirnoff),^⑨说到沃莫斯克可以领食粮鱼肉等,及至到了沃莫斯克,却因食粮十分缺乏,领不到。直至十七日晚间,才送来牛肉一盘,面包几块,洋烛一大包,鸡子若干,总共付官价二千数百卢布。十八日晚离沃莫斯克。

由沃莫斯克往西本有两条道,一经陕略屏司克(Cheliabinsk)^⑩、塞玛拉(Samara)^⑪到莫斯科,一经埃克德菱蒲尔克(Ekaterinburg)^⑫、复洛葛特(Vologda)^⑬,经莫斯科到彼得城。——这条叫北线,我们走的是北线。

十九日一早到伊塞姆(Ishim),二十日抵邱明(Tiumen)^⑭,入欧俄境。晚一时四十分抵埃克德菱蒲尔克,此地矿产甚多,又是乌拉岭西麓。从此车行逆坡直上,在山顶经过整整一天,才过完乌拉岭^⑮。二十一晨过郭尔同站,站长忽命补票,我们车上总共十一人,共花了七千三百八十卢布。这一站已在乌拉岭顶上,一望长林稠密,四山松杉如屏,峰峦低昂,白雪辉映其

间，风景绝佳。晌午又过一小站，有一个老人在铁轨旁掘雪，二个小孩约七八岁模样也帮着搬雪块。他们这种农村生活，真颇简单。

一路行来，虽然沿途风景很好，不怕寂寞。而劳农政治下的生活还不曾一瞥，已经觉得他们有些窘象。居民人人似乎有些不舒的神态，想是物质生活太苦的缘故。而精神方面也似有缺少训练，迥乎不象西欧各国的文明气象；并且我们遇见的一大半是无知识的，对于自己政府的施設，虽问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从赤塔到此一路沿站，没见一个买东西的。然面西伯利亚西，过乌拉岭，入欧境以来，景象渐渐好起来，沿站的村落房屋也较整齐，往来的人，身上穿的衣服也较完整了。

二十二晚又过一小站，有一个村妇拿了一百枚鸡子来要换盐，不愿意得钱，可惜我们带的盐太少，就给他三万卢布买下来了。

二十三日过维亚脱加(Viatka)^③，此后每站都有些东西买。二十日^④抵复洛葛特，从此折而向南，六百余俄里到莫斯科(若一直往西四百七十俄里就可到彼得城)。

到二十五日晚十时五十分到莫斯科，雅洛史拉夫司基站(Yaroslowsky)^⑤，这是一段长途旅行的杂记。

原载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十五日《晨报》

注 释

① 克腊思诺史赤夸夫，见本书第97页注④。

② 王石谷(一六三二——一七一七)，名翬，清初画家。江苏常熟人。康熙帝曾命他主绘《南巡图》，颇负盛名。

③ 铺特，今译普特。俄国的量称，一普特等下一六·三八公斤。

④ 克拉史诺野尔斯克，今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苏联东西伯利亚最大城市，工业和文化中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首府。

⑤ 诺沃尼各拉叶夫司克，今译新尼古拉耶夫斯克。

⑥ 白拉屏斯克，今译白拉宾斯克。

⑦ 沃莫斯科，今译鄂木斯克。

⑧ 史美尔诺夫，今译斯米尔诺夫。

⑨ 陕略屏司克，今译车里雅宾斯克。苏联乌拉尔最大的重工业城市，东车里雅宾斯克州首府。

⑩ 塞玛拉，今译萨马拉，见本书第120页注②。

⑪ 埃克德菱蒲尔克，今译叶卡特琳堡，今改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苏联乌拉尔最大城市和工业、交通、文化中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

⑫ 复沃葛特，今译沃洛格达。苏联欧洲部分北部城市，俄罗斯联邦沃洛格达州首府。

⑬ 邱明，今译秋明。苏联西西伯利亚城市，秋明州首府。

⑭ 乌拉岭，今译乌拉尔山。

⑮ 维亚脱加，今译维亚特卡。一九三四年改称基洛夫市，苏联俄罗斯联邦基洛夫州首府。

⑯ 二十日应是二十四日。

⑰ 雅洛史拉夫司基，今译雅罗斯拉夫斯克。

共产主义之人间化*

——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四月十五日)

民族问题

俄罗斯的民族非常复杂，帝政时代所谓“大俄罗斯人”占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对于其余各民族，大概是用殖民地政策统制的。我们一翻波兰亡国史就可以知道了。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党采民族平等的原则，加以波兰、芬兰等民族都分立独自建国，在俄罗斯联邦以内的各民族，也重新改组，局面大变。然共产党一面要维持民族的平等权，一面又要实行马克思社会革命学说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则：“于由资本主义至共产主义之间，当有一‘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过渡时代。”而这些民族文明程度不一，有的绝对没有现代工业，因此也没有所谓“无产阶级”。于是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共产党对于这问题的解决

*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就政治工作、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党的统一、工会问题等做了报告，斯大林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就民族、外交、第三国际等问题作了报告，会议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瞿秋白根据会议的文件及其他材料写了这篇通讯在《晨报》连载。

方法，唯一的原則就是：“提携各幼稚民族越过资本主义时代，而直达于共产主义的建设。”要实行这一政策，必须先使各幼稚民族觉悟，以独立的精神建立自治的国家。然后直接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发展大企业制度的农工业，这四年之中，第一步已经做到了，到第十次大会，就讨论这第二步的着手办法。

民族委员长史达林(Stalin)^①在第十次大会上有所提议之一，即共产党人在民族问题上应尽之职务。今先述其提案之理由：

史达林说，民族问题在历史上占最主要的位置，他的性质亦因时代而异。大致可分三期：第一期资本主义开始之期，第二期帝国主义开始之期，第三期苏维埃时期。第一时期时，封建制度推倒，资本主义刚刚起程，西欧如英、法、意各民族脱离封建制度以建立“纯民族的国家”。而东欧如俄、奥、匈诸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发达，各民族的内力不充足，于是较发达文明的民族，居高临下取得政治上的特权，其余弱小民族受他的统治处于政治的压迫之下，渐渐地经济上也受控制，因此形成“杂民族的国家”。

第二时期，民族发展的方向刚刚和第一期相反。西欧英、法、意各国渐用帝国主义的政策，吞并弱小民族，于是发生所谓“殖民地政策”的压迫，而渐形成“杂民族的国家”。东欧各小民族却渐渐觉悟，起而要求自治或独立，又因帝国主义战争之结果，旧时的杂民族的国家四分五裂，小民族分建许多小国，然而因势力不敌，仍旧大半以属国的形式隶属于各大国之下。

第三时期，俄罗斯社会革命成功，取消资本主义同时亦取

消民族的压迫。从此“殖民地”、“宗主权”等等都要变成历史上的古董。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RSFSR)之中,就有许多小民族崛起,得享平等的权利。所不平等的,就只历史上的遗迹,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关系决不能立刻达到平等的地位。俄国因为历史上的关系,“大俄罗斯民族”在工业上政治上均占优势。现在应当从文化上经济上辅助弱小民族,极力的提携他们,这不是一两年的事情。——应当努力去办才好。

第一期民族问题的性质不过是各大民族的独立或合并小民族而已。第二期从国内问题进于国际问题。加之最近帝国主义战争(欧洲大战)激起民族自决的怒潮,于是各战胜国(有殖民地的国家如英、法、意等)之中,及各杂民族的国家(奥、匈、俄)之中,民族问题更趋于复杂。——新建许多民族独立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独立,如波兰、捷克斯拉夫②、南斯拉夫、芬兰、乔治亚(Georgia)③、亚美尼亚(Armenia)]。然而各小民族都求独立,相互之间就不得不起冲突。这些新国家既不能实行共产主义,仍旧保存私有财产为阶级的不平等,于是不得不连类而及于民族的不平等(因为绝对的纯粹的民族国家,事实上不可能)。这些所谓“民族独立的”新国家里:(a)不得不仍留国内少数别种民族受压迫的现象[波兰国内压迫少数白俄罗斯人(Belo Rusi-ni),犹太人,利德维人(Litovain)④,及乌克兰人(Ukraina)⑤。乔治亚国内压迫沃新德人(Oectins)⑥,亚索哈人(Abhazain)⑦,亚美尼亚人等;南斯拉夫压迫霍尔瓦人(Horwat)⑧,白史纳人(Bosnian)⑨等类];(b)因扩充自己

疆域而扰及邻国，因此引起冲突或战争，[波兰反对利德维、乌克兰及俄罗斯；南斯拉夫反对布加利亚(Bulgaria)⑩，乔治亚反对亚美尼亚、土耳其等类]；(c)仍旧受帝国主义的“大国”之控制，财政上，军事上，经济上不能自由。于是欧洲大战后民族问题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各“大国”仍旧用殖民地政策，压迫各小民族或名义上所谓“独立国”；各大国之间因少专利而起冲突(于是发生所谓共同殖民地以调和之，英法控制土耳其不任他独立建国等等现象)；一方面独立的小民族反抗大国的侵略；各小民族之间互相倾轧；各小民族独立国里少数受压迫的民族起而反抗统治的民族，各大国的殖民地亦起而反抗他的宗主国。史达林根据这现时欧洲民族问题的现象说，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本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极力帮助东方的小民族，促起他们的觉悟，将“自爱尔兰以至印度建筑一被压迫民族战线”，以反抗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这是对于国外的。

不但如此，由这种现象，更足以证明不彻底的民族自决，始终不能解决民族问题，资本主义存在而民族的压迫能消灭，这句话简直没有意义。换一方面说，社会主义存在而不能消灭民族的压迫，其无意义正相同。何以小资产阶级(农民)对于“民族性”的误解一日不去，则狭义爱国主义和民族间的嫉视乃是自然的现象；——因为私有财产的观念足以使人连类而及于民族的狭义观念。农民因此只随着资产阶级去，而做他们的后盾。若是农民能向着无产阶级一方面，保证无产阶级独裁制，那才可以保证民族间的和平，民族的真自由；——

集产制度和劳动的观念，足以使人人互相亲密，消灭民族的压迫，打破民族间的界限。所以唯有苏维埃的胜利，确立无产阶级独裁制，才足以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建立民族的平等，消灭民族的压迫。

我们既推翻帝国主义，使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民族，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同时又必须推倒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独裁制。——这是我们捶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铁椎。资本主义的国家因此极全力以封锁苏维埃共和国。我们的奋斗，因此不得不更进一步，各国苏维埃共和国决不能单独分立，不相联络。大家应当认明共同的利益，（一）共同恢复战后残废的生产力，（二）食粮原料之互助，（三）组织一苏维埃共和国之大同盟。——以此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民族的压迫。各弱小民族脱离各国国内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之后，唯有联合而成一国家形式的同盟，才可以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苏维埃共和国的联邦一定根据下列三个原则而组织：（A）保证各共和国及联邦总体经济上的完全发展；（B）基于各种民族不同的文化状况，经济发达的程度而保证他各国的发展；（C）各民族共同经营和平的事业，亲密的协作，各联邦的福利即全体的福利。唯有军事上，又经济计划上取统一的办法。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就是这种原则的试验。联邦的形式，有“苏维埃自治体”，自此渐进于“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中间暂立一“过渡制的联邦”，后两种是以条约的形式结合的。

吉尔及兹亚 Kirgiz ^①	}	自治体的联邦
布史利亚 Bachekir ^②		
鞑靼 Tatar		
哥尔奏民族 Gortzy ^③		
达亥斯坦民族 Dagestan ^④		
乌克兰 Ukraina	}	订约国的联邦
亚裁白裳 Ajerbidge sn ^⑤		
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⑥	}	过渡制的联邦
白俄罗斯 Belorussia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之中，无所谓统治的民族与受治的民族，所以是世界上唯一的各种民族集合而营共同生活，协作劳动，最亲睦最和平的地方。这是对于国内的。

既已说明苏维埃政府及共产党对于民族问题政策之根本两项原则。——国外政策乃外交上，及共产党国际会宣传上的事情，现在暂且不表。——当进一层讨论国内政策实际施行上的方法。第十次大会上史达林提议就注重这一点。原来俄皇时代压迫弱小民族非常厉害，昂格斯^⑦所谓“俄帝国之历史，一部惨不忍睹之掠夺史也”。所以大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彼此积怨甚深。[例如土耳其斯坦，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各民族独立建设国家的命令公布之后，一方面土耳其斯坦中分出郭空共和国(Cocand)^⑧——此所谓土裁摩民族(Tuzems中央亚细亚的民族)的自决；一方面土耳其斯坦地方，城乡之间常有冲突，因为都市都是大俄罗斯人的殖民地，以前是俄警官驻扎

的地方，有一句俗话可以证明：“你有俄罗斯父亲，打死了他，拿他的钱。”]共产党既要本民族平等的原则，并想提携弱小民族和他们协力同心与帝国主义奋斗，那么这种相互间不良的关系，不得不想法改正。然而事实上因历史的遗传，俄罗斯人的共产党在边境常有不肯帮助弱小民族的意思。在他一方面，又有所谓“土裁摩民族主义”、“大都尔克^㉑主义”(Tiurkt 北欧半开化民族之总名)。这种狭义的民族主义非设法打破不可。这是共产党于实施他们的民族政策时所最注意的。加之，这些弱小民族，文化非常之低，工业发达程度，几等于零，于实行共产主义的步骤上，尤其不可不有一种迂回曲折的过渡办法。

如今且看史达林提案中对于各种民族情形的说明，及对付的办法：

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国民总数约一万四千万人。其中倒有六千五百万“非大俄罗斯民族”：

乌克兰民族·····	Ukrainians
白俄罗斯民族·····	Belorussians (White Russia)
吉尔及兹民族·····	Kirghiz
乌兹白克 ^㉒ 民族·····	Uzbeks
土尔克孟 ^㉓ 民族·····	Tussos
塔齐克 ^㉔ 民族·····	Tadjiks
亚裁白裳民族·····	Azeerbaidjanis
伯沃慈鞑鞑民族 ^㉕ ·····	Tatars on Volga
克莱摩鞑鞑民族 ^㉖ ·····	Tatars of Crimean
蒲哈尔 ^㉗ 民族·····	Buchars
黑汶 ^㉘ 民族·····	Chivins

布史吉利民族·····	Bashkirs	} 哥尔奏民族 Gorzy
亚美尼亚民族·····	Amenians	
采臻 ^⑩ 民族·····	Chehens	
嘉布尔亭 ^⑪ 民族·····	Kabardins	
沃新德民族·····	Osetnis	
采尔凯史 ^⑫ 民族·····	Cherkes	
印古斯 ^⑬ 民族·····	Inyushi	
嘉腊察 ^⑭ 民族·····	Karachaens	
布耳嘉尔 ^⑮ 民族·····	Balkans	
嘉耳美克 ^⑯ 民族·····	Kalmiks	
嘉莱尔 ^⑰ 民族·····	Karells	} 达亥斯坦民族 Dagestane
亚瓦尔 ^⑱ 民族·····	Avarinas	
达尔肯 ^⑲ 民族·····	Daryjaians	
嘉裁苦摩 ^⑳ 民族·····	Kazikvmuchzian	
口陵 ^㉑ 民族·····	Kiurinz	
苦美 ^㉒ 民族·····	Kumikians	
马丽 ^㉓ 民族·····	Marians	
处瓦斯 ^㉔ 民族·····	Chuvash	
沃恰克 ^㉕ 民族·····	Uotiskian	
伯沃慈德意志民族 ^㉖ ·····	Germans on Uolga	
蒲略德 ^㉗ 民族·····	Buliaty	
雅共德 ^㉘ 民族·····	Takuts	

以及其他。

前俄帝国对这些民族的政策，无非使他们丧失独立的国民性，毁灭他们的文化，禁绝他们的语言文字，而渐渐地使他们俄罗斯化，——其结果这些民族在政治上竟成落后的民族。

现在苏维埃当局民族政策的方针约有三点，(A)于各民族，——用适合于其国民性的形式，建设并发展他们自己的“苏维埃国家”；(B)设立各种政治经济机关，都用他本地的语言文字，使本地熟悉地方情形及那地方上人的心理的人管理事务，行使政权；(C)以他本地的语言文字发展文化上的事业，报纸、学校、剧院等类。

这六千五百万人之中，除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亚裁白裳、亚美尼亚之一小部分，已经在工业的资本主义上多少有些发展之外，其余三千万人，因他们都尔克民族(Tuirkis 北欧各小民族之总称)的特性，还简直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过程，亦无所工业无产阶级。

都尔克民族包含土耳其斯坦、亚裁白裳之一大部分，达兹斯坦、哥尔奏、鞑靼、布史吉利、吉尔及兹等。其中大半如吉尔及兹、友史吉利、北高加索等民族还在游牧时代及宗族社会时代，或者如亚裁白裳、克莱姆等民族，还在半宗族半封建时代的原始状态之中。共产党对于上述这些民族的职务，应当帮助他们扫清宗族制封建制的遗迹，根据“劳动苏维埃”制度，在他们之中设立强有力的共产党组织，利用俄罗斯农民工人在农业上的经验，另图新建设，将他们自己事业中之具体的经济建设计划，阶级间的结构，文化及政治状况中之特点都调查出来，以便按步就班帮助他们的发展。

在这三千万人之中，除去亚裁白裳民族、土耳其斯坦之大部分，鞑靼、蒲哈尔、达亥斯坦、哥尔奏中之一部分(嘉友尔亭、采尔凯史、布尔嘉尔)，黑汶等民族，已有固定的疆土之外，其

余还大约有一千万人，吉尔及兹、布史吉利、采臻、沃新德、印古斯，他们的土地都被俄罗斯人占据，当作殖民地，而他们自己反避到贫瘠的沙漠地上去了。共产党对于上述这些民族的职务：应当使他们自己联合起来，并连络当地的俄罗斯劳动人民，和当地一般小地主奋斗，而对于奸诈的“大俄罗斯”的小地主，尤其要着力排斥，以求解放，帮助他们取得必需的土地以便耕种；其余职务和上两节所述同。

除上面所已指名说出的各民族以外，还有散居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疆域以内零星的小民族团体，（如列笃民族 Lettviun、埃史笃民族 Estonia^④、波兰民族、犹太民族等）。他们没有一定的疆土，一定的阶级组织。共产党对于他们，依苏维埃组织的原理，凡这些民族中的劳动群众，都与以平等的权利，保证他们的自由发展。

苏维埃共和国边境上各共产党组织，当负特别的责任。现在事实上很有一种危险的现象，各边境共产党的运动，一方面“大俄罗斯”人有一种“大俄罗斯化”、“殖民地政策化”、“大俄罗斯狭义的民族主义”之倾向；一方面小民族有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倾向。这是与共产主义原理大相违背的。还有一层，蓝格尔^⑤初败的时候，共产党刚到蓝氏占据的地方开始运动，一时急于扩充该地的党员人数，入党的分子未免不纯正，很有许多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因要假借党中的势力而入党的。——其地本没有工业的无产阶级。——这种人当然不能了解共产主义，未免有许多流弊。所以第十次大会应当决议，一面督促各共产党员尽上述的责任，一面洗濯民

族主义的污点，扫除共产党中不良的分子，在边境的党员务必招收真正的贫民、农人、无产阶级。

这一提案已在共产党大会中通过。

从共产党民族政策上看来，确为世界历史上开一新纪元，理想的实现，本必须经几度的人间化。实施这种政策，各方面应付不同，固然是自然的趋势。然即此看来，可见不但俄罗斯民族中工业无产阶级本来很少，竟还有差不多二分之一的异族，其中半开化民族占全数四分之一有余。共产主义，大企业制度的计划，其实现的困难也可想而知。这个很长的过渡时代，真是不能见他的端末。现在他们刚刚着手，详细的办法，还不能知道。加以共产党现在已非在野不得势的政党，已经处执政者的地位，党员的是否确信并了解共产主义，有决心有觉悟，然后加入的，那就非一言所能尽了。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的”。他们所以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现象，如单就“提携小民族，使越过资本主义的过程而并达于共产主义”的大政方针，及他们首领的深自警惕，抱定宗旨，不折不扣的去实行，这种态度看起来，虽不能断定他们最后的成功，然而必是见他们实行自己的理想而并且能深切研究实际生活中之状况及对付他们的相当办法。——这是中国人所应当注意的。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莫斯科

外交问题

俄国实行社会主义之后，世界各国都当他一个怪物，他的国际关系非常之奇特、复杂而且困难。各国资本家都害怕，想着种种方法，行经济的封锁绝他的粮，施政治的阴谋，暗助旧党。

最初在泊邻赤夫岛协约国召集俄各党代表开会议，要调和他们，全组织混合内阁与资本主义国妥协。其时离俄十月革命不远，共产党立脚地还没稳固，然而决不能妥协，这件事就没有结果。至后来，协约代表蒲利德^①氏(Bullit)来到俄国提议，俄国如其能承认哥察克^②及台尼金^③政府，英美就可以和俄国订约。这事虽没下文，而因此外交关系一变。自此以前，俄国与协约各国，差不多完全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后来单独和英国商订条约，派代表去，虽有许多周折，然而渐渐地也有些进步。波兰战争^④开始，又把这种希望完全打破。第二次代表到英国不久，蓝格尔的内乱又起，法国承认他，因此这种外交关系，又复断绝。现在波兰战争既完，蓝格尔早已败亡。最近波兰和约已在黎嘉^⑤签字(三月十六日)。英俄通商协约亦已订成(三月十六日)。美新总统哈丁^⑥就任后有允俄派代表赴美的消息，于是外交关系局面大变。封锁似乎快可以停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不相容是俄国外交关系困难的唯一原因。现在何以忽然资本主义国家肯和俄国结新关系，

而不怕共产主义的危险呢？何以俄国亦愿意和资本主义结合，并议决要采取租借地办法，不怕资本主义的危险呢？第十次大会讨论这问题时，对于这个疑问很有许多说明。

嘉美纳夫(Kameneff)④，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总务处职员，曾任赴英代表之职，在第十次大会上报告外交问题并有所提议。据他的观察，以为现在的世界大势，大有利于俄国。他说：此次欧洲大战，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预测，而且断定他要牵动全世界，现在虽则形式上已订和约，而实际上，这次大战并没有完，凡尔塞条约签字之后，差不多已经两年，而这两年之中兵连祸结，这能叫作和平么？我们就世界经济现状上看来，可以断定战争必定要重现，而且比前一次还要可怕，还要厉害。

欧战之后，世界的大势：（一）战胜国英、美、法、日，分割地球，（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战后形式上独立的），仍受压迫，（三）战败国德奥，亦不能算独立，经济上受协约的剥削，外交上简直不能自由。最近（三月十七日柏林电到莫斯科）听说西欧工业最发达的区域“上西利西亚”(Verchn'silesia)⑤又被法比联军占据（这次伦敦会议的好结果！），德国是否能极力保存这个大煤产区，那就很难说了。（记者按：西利西亚是波兰和普鲁士省交界地方，煤产极富。）德国难道不能困兽犹斗么？现在英国兵强，美国钱多——法国受战争的困苦太甚，一时振作不起——就是他们俩支配全世界。美国新近军舰泊近日本海岸，太平洋是日美所必争的。第二次大战的预兆，随处可以看见。我们希望世界劳动者起而救此危机。

俄国当初若不加入战争，或者和协约国同败，现在早已变成某国的殖民地了。就说战胜也是难免的——这是所谓“帝国主义的战争”之性质使然。他们本来是因争市场而战，这亦是世界经济的现象，然而现在俄国一方面不参与他们的分赃，一方面经三年的奋斗，独立于经济倾轧范围之外。保全自己的独立性，虽实行利用外资，而终不至于作人家的殖民地，这是苏维埃政府的功绩。世界大势既然如此，苏维埃政府应当趁时机，作一番预备，对外现在已经可以维新的关系，我们现时的外交形势，又是一个新时代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和各国开始订条约，我们要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好好的作一番预备工夫，努力奋斗。我们本来的志愿，是想得西欧劳动者的帮助，然而不能立刻实现。假使西欧有一两国的劳动者亦能崛起推翻资本家，那么现在的订约，利用外资，租借地等问题可以不用讨论了。可惜我们现在处于资本主义的范围之中，我们要实行共产主义，实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后目的，而我们不能独行共产主义；在这种隔离的状态之中，以前我们和协约国是在战争状态之中，现在既因世界经济的恐慌于我们外交上得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如何能不利用他，我们和协约国订通商条约，并不是妥协，而是“新式的奋斗”。固然，这一问题，真象一个“经院哲学的问题”（Seclatie-Guevrion）。在现状之下，如何才能维持苏维埃政府，如何才能维持他到别国无产阶级起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必得自己发展实业，做共产主义建设的预备工夫。我们的政策于外交上却也必须在这期间有一个相当办法，我们愿意订通商

条约，协约国却也愿意承受，我们难道不知道协约的通商政策，亦是想推翻劳农政治的一种新方法，他们苟能不用和平方法，他们立刻就想和我们交战呢，哥萨克、台尼金、谢美诺夫、^⑧蓝格尔都是好例，都是协约国用的鹰犬，可惜都不中用。最近克拉沁^⑨在伦敦要签约时，“巴黎的”俄国社会革命党忽然出头反对，克龙史泰乱事^⑩又起，此中大有黑幕。协约是想借此再迫进一步，他们实在是肯一刻放松的。何以又愿意订约呢？其中原因约有两方面，一方面他们用军事政策既不能战胜苏维埃政府，就本想换一种经济上的政策，一方面世界经济恐慌，协约各国都想得俄国的原料，去救他们的失业恐慌，得俄国的市场去救生产过剩恐慌，……所谓第二次大战争的危机，根本原因，就只是这一个现时经济现象而已。所以俄国居然有人来要求通商，这并不是他们对俄国表好感，亦不是单想以经济政策推翻劳农政府，却还有第二个原因，世界经济恐慌，——五强分赃，而赃不够，因此想到俄国来插一只脚，——或者就是经济的侵略，——其实是不得不求救于俄国。

世界现时的经济恐慌，原因固然在于大战的破坏，而还有一个潜伏的原因。战前的世界经济之中，俄国亦是很重要的分子。俄国人口约一万四千万，物产丰富，销路又广，绝好的市场。——又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世界工力的分配，在历史上俄国向占重要位置。向来供给英德以很多的农产品原料。总之，战前俄国既能供给原料，又能供给工作力，而且能消纳入口的工业品。在世界经济上占何等重要的位置！战后七年，一直没有正式的商业关系。革命后的最近三年，协

约还拼命想挤倒劳农政府，一面利用军事行动，一面封锁，他们想除出俄国，而经营世界经济生活呢。谁知道事实上究竟办不到呵。况且资本家贪利，鲁意乔治^④及哈丁就在赌个胜负：谁先得俄国的原料？法前总统班嘉侯 (Poincaré)^⑤在法国《晨报》(Lernatir)上发表一篇文章说：“战胜国得着了什么呢？……战败国怎能不赔偿我们？”不但这股民主派想俄国救他们的危机，“我（班氏自言）在英国的时候，遇英工会 Boacle Vation 之非革命派昂德林及托马史 (Anberson D'thomas)^⑥向我说，‘你不必献出你许多全权代表的字据，你只要拿张图表出来，上面注明‘俄国能供给英国的是什么……什么……多少……多少……’。”总之，战后俄国退出世界经济范围，而各国失业恐慌，生产过剩恐慌，凡资本家、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社会党没有不想俄国出来救济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是其势不得不和俄国订和约通商的了。

而在俄国一方面说来，现在要实行共产主义，必须发展大企业的农工业，此非利用外资不可。国内目前非常缺乏，农民不得工业品，也不愿意以食粮白给政府，此非通商暂仰外面供给不可。前三年是军事时代——以军事维持政权；——此后是经济时代——以政权发展生产力。已到了经济的奋斗时代了。社会革命党说我们和资本家妥协，供给他做市场及生产地，“这不是救济资本家的危机么”？诚然不错，我们救济世界战争的危机，而并不是救济资本家的危机。资本主义已经破产。除非有几国能以俄国为殖民地，压倒劳农政府。——才能巩固资本主义。然以各国的内情看来，没有一个能做得到的。

现在时代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发达相矛盾了。我们既有共产主义的国家，生产力增长，就是共产主义国家的福利，而于资本家不利。何以呢？例如意大利没有煤，非靠英国不成，假使俄国工业发达，可以代替英国供给他，而经营他国内的革命。我们要极力发展工业，其目的原在于实行大企业的共产制。要实行振兴工业，照俄国现在情形说来，不借外资来发展，始终太慢。大企业的工业制度早行一日，共产主义早实现一日。俄国农民工人以自己的力量办理，未始做不到。然而我们的大政方针，是在于增加工业发达的速度。何况新发明，新技术，械器，材料都要希望外国供给。所以俄国一方面，亦是不得不暂和资本主义国家订条约通商。

或者有人说，“把自己资本家赶走，却请人家的资本家来。”这句话错了，我们如宽容俄国的资本家，须得让给他政权，现在请别人家的资本家，是借他维持政权。俄国现在半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半面是东方革命的民族。英国最怕我们在东方印度、埃及、土耳其宣传，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认定在这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因世界经济的恐慌不得不亦利用我们的原料”。我们做一番好好的预备，一方面和资本主义国家订通商期约（最注重租借地）利用外资外力以发达目的工业，增加生产力，以待别国无产阶级的帮助，一方面可以得到外国的工业品，拿来和农民交换农产品，就是维持无产阶级的政权，这是一种新式的奋斗。

嘉美纳夫的提议在第十次大会的结果如下：“（一）第十次大会赞成政府和各国正式订约通商。（二）承认租借地办

法。——租借地，凡俄国自力所不能经营的，如林业、矿业、石油业、电气化、业裁衣裳的航业等，都可以利用外资来办，租借者得受该租借地收获中几分之几的报酬。（三）政府当注意于所订条约中之关于经济独立及保护劳动权者。”至于他们对付所逆料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还有诺琴氏^⑧的提议，发一宣言通告令世界劳动者防止战争，不可再蹈第一次战争时覆辙。他的提议就是说真正的社会党（共产党）在各国内不应当赞成爱国主义而参预帝国主义的战争。

总之俄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以前对英、法、美、意等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不肯妥协的，现在方法稍变，其中原因，虽嘉美纳夫如此说，而事实上是因为双方力尽，不得不走这条路罢了。俄国一方面虽知协约网借通商而施行其经济上的克服劳农政府之政策，然而仗着各该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还要救济目前的缺乏并实行他们借外资以发达工业的大计划，所以决计放下了军事的奋斗，而从事于经济的奋斗。现在美国房德列浦^⑨的租借地已经订成了，英国通商条约也签字了。如果能照他们计划做得去，他们本预备十年之中以一千七百万万金卢布，巨额创办全国电气化事业，这一千七百万万卢布，就想借国外资本家的力量，租借地等类的方法发展工业弄出来。他们以为若是十年之中电气化事业成功，全俄有一统一的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农工业上的工作者，都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全国而有一统一的组织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基础巩固，精神上物质上的能力都已十分充足，资本家的经济侵略政策又何足怕呢。

别一方面另有方法极力宣传共产主义于德、法、英无产阶级之中促起他们的革命，以百数十年之中总可以有一国见效。一旦别国无产阶级革命，所订租借地或租借地上的建设还不是自己的么。资本主义国家亦知道共产党的意思，究竟他们抱着什么政策来和俄国订约通商，记者在各地无从得知。然而凡共产党所逆料的“世界革命”，及“农工业大制度的组织”之实行，协约国的资本家是不信的，双方都怀鬼胎，在此地决一个胜负，我们且等着看罢，这是由俄国一方面而论。

若由协约国一方面而论，失业恐慌，生产过剩恐慌，诚然是有的。今后的协约国对俄政策也是不得不变的一个时期。然而英国外交家向来狡猾，我们且看这次英俄条约（全文中国当已译出）是很空泛的。美国新近致电俄政府，说俄国现在已有经济上的信用，俄美通商问题很难着手——这一打击俄国亦很受影响，所以这一次俄国的新外交政策“租借地政策”是否能得胜利是很难谈的。世界经济现象，固然足以凭借而定外交方针，而世界的政治现象是变化无穷的，美国总统宣言要和俄国通商也许是一种政治作用罢了。美国的眼光，现在完全注于远东，除俄国以外，能救世界经济的还有中国呢。总而言之，俄国外交的困难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相容。以后的变化如何，很难说定呵。

俄国对于东方弱国的外交政策，记者上次上三节民族问题中已经明明提及，关于对近东的外交政策，记者现在只要据最近俄国和各国互派代表的调查，记在下面就可以知道一个大概了。最重要的是土耳其，现在有人使驻在莫斯科，并有代

代表团，是专为土俄会议而来的。波斯、阿富汗亦有大使在此。有外交代表在莫斯科的，亚美尼亚、蒲哈尔、乔治亚、拉德维^④、利德维、芬兰、乌克兰、贺兰美(Horegmia)、埃史笃尼亚^⑤、捷克斯拉夫，此外德奥亦有军事虏俘事务委员会在莫斯科。俄国方面派出去的，有瑞典、瑞士、捷克、拉德维、利德维、埃史笃尼亚、亚美尼亚、乔治亚、芬兰、土耳其、阿富汗，并另设一专使，管中亚东方外交。他们对于近东远东弱小民族或国家都是很联络的——即使是东方的小民族中的爱国运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他们也肯帮助的。只在于减杀那些帝国主义的国家的势力。

至于俄国政府和党人对于中国的政策，颂华君先已有一篇通信专论^⑥，此地可以不必多赘。

一九二一年四月四日 莫斯科

共产党组织问题

俄罗斯现在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是共产党的宗旨。所谓无产阶级者——工人，他们本身无知识无觉悟的居大多数，于施行独裁的最初期，不得不由主张这独裁制的共产党负指导的责任。所以实际上最初施行独裁制的，不但不是无产阶级全体，而且亦不是“已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职工联合会，乃是共产党，所谓“有觉悟有知识的无产阶级”。况且共产党的党纲，本有指导苏维埃机关(干预国务)的规定，而且说：“共

产党遇必要时不能勉强服从苏维埃”。因此共产党实为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上的主干。共产党本身组织问题，其重要不下于苏维埃机关的组织问题。以上几节对于共产党处置内政外交的最近办法已经略叙，现在应当叙一叙共产党本身组织最近的变更。

第十次大会所讨论职工联合会职务的实行，废食粮均配法而代以物产课税法，民族问题的新审议，外交方针的更改等等，他们变更的总原因，是“已由军事时代转移而至于和平时代”，以前军事状态之下的办法当然应当改变，共产党组织的应当改变，其理由亦是一样的，如今且看他们的议决案。议决案的大意如下：

以前从革命之后，共产党既握政权，接着就是内乱战争，完全处于军事状态之下，于是共产党自身的组织法，也取绝对的中央集权制。这是所谓“共产党的武装”。现在时势已非，办法非改不可。在军事状态之下不得已而取中央集权主义，在当时是很合宜而且是必要的。现在既已有和平的机会，却要赶紧取消这种临时办法，使党务趋入正轨。况且在军事时代又不得不发生许多弊病，这是自然的现象，并非办法的不妥当，不过现在既要取正轨的办法，就同时可以改正这些弊病。例如军事时代急于扩充党员的人数，于是人数骤然增加，其中有许多知识阶级、孟塞维克，因慕势利，或惧失信用而搀入党中，对于共产主义完全不了解。再则呢，中央集权之下，群众与高级人员不容易接近。照共产主义的宗旨本要接近真正的无产阶级，贫困的农民。应当使党员人人都参与党务，

应当使党内的高级人员与下级人员，新党员与旧党员，军事职员和民事职员，年老的党员和年少的党员，互相接近。再进一步应当使党员接近无党农民及工人。而现在的旧组织——集权制组织，不足以实行这些原则，而且反有抵触的地方，“共产党与人民不十分融洽”，所以非改组不可。

现在改组的标准就是要实行“工人的组织民主主义”，党中的职员自下至上都用选举法选任，一切问题都要公开的演说讨论，全体投票公决；党员人数求其增加，而只求其资格知识的提高，励行共产主义的教育，养成积极的自动的党员，发展各个人的本能，而且增进党员的团结力。

着手办法，已经议决：（一）稽查党员，暂时再延长农民工人入党的时期一年。——并且认现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用职员，人才和职务的不相称，党员的不纯正都是执政党所不能不谨慎的。（二）严戒党员利用自己的地位作威作福，物质上的享用当加限制。——无党人民常常说共产党享特权，这是党员和人民不相融洽的大原因，不得不避嫌疑。（三）凡党员的物质供给一律平等。——下级党员减少参与党务的兴味也是因此而起的。（四）高级党员都应当营无产阶级式的生活，与群众接近。——必须时常到下级党员及无党贫民中间访问，做种种组织及宣传的运动。所以议决案公布之后，就要从速派定有相当才能的职员到下级党员中去宣传，久在高级党务机关或国务机关中办事的人员派到乡村镇市的小机关去办事；并令各项职务的人员互调，以防止专职而发生的种种弊病。

实行“工人的民主主义”的方法当慎重。第一，党务报告，政务报告，应当及于全党，或者专设一委员会审议报告；第二，凡公共会议，都应当早日宣布议事日程；第三，凡一重要问题的议决，共产党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州委员会、乡委员会，都要普及。下级人员对于党中办事方法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讨论，而在未解决之前，仍旧应当服从高级机关的命令。再则呢，必须增多共产党的机关，而同时亦必须使共产党的事业充分的社会化。工厂中工人党员可以就他们的职业做宣传运动。组织上的官吏则议决如下：（一）现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乡村部取消，只要职员之中应有详悉乡村情形的人就够了，因为委员会组织既已完备，多此一部反使管理上不能十分统一。（二）少数民族部。改做宣传部。——于宣传的时候，应当格外谨慎。（三）“赤色的星期六”——执行生产事业，运输食粮，改良交通，增进文化等计划。——每一月至少必须实行一次，这是共产主义的劳动学校。党员都应当参预。

（记者案）“赤色的星期六”乃是一种加工的制度。共产党的工人愿意无报酬在星期六做半天或几小时的工作。抛弃应有的休息时间，替劳农国家增加生产力。最初发起的是莫斯科铁路工人，在一九一九年八月间。后来应用在各项事业上去。

议决案最后一节委托中央委员会另订详细章程规定共产党和职工联合会的关系。这一层是很明了的，就是说“我们共产党应当怎样才能尽指导无产阶级的责任而运用政权”。

共产党的运用政权，全仗着党内组织的精密，办事的敏捷。以前在军事时代，不但不惜推倒所谓“全体人民之自由，全体人民之权利”的偶像，并且亦并不盲目的标榜“无产阶级全体的权利”，更进一层，并暂且不顾“党内的平等权利”，而竟行绝对的中央集权制。于此可见共产党之精神是在于使最有觉悟最有知识最有才能的人运用政权，指导群众。所以在军事状态之下紧急的时候不妨用集权制，以全力注于军事，军事教育，军需，军械军装等都是最紧急的急务，非如此以精神上学术上物质上经济上的能力全用在此不可。——在理论方面既不迷信“全体平等”，在事实方面亦是势所必至。然而军事状态既解除之后，事势又不同了。在理论方面，——上述三层：“全体人民之权利”、“无产阶级全体之权利”，“共产党员全体之权利”，第一层是马克思主义所不承认的；至于第二第三层是应当普及的，虽事实上不能使他们立刻享着真正的平等权利，而是应当提携他们，辅助他们，使他们自己有能力取得平等的权利。在事实方面，既到和平时代，那军事时代所发生流弊，愈觉显著，所谓“共产党的特权”，“共产党的盲从”，“下级人员的不热心”，都是不好的现象。加以军事时代所有才力的人，都到军队里去，而其余各机关，未免人才缺乏，因而间接发生的流弊不少。所以军事状态既解除，党务上的集权制，非改变不可，取消临时办法而易以正轨的组织法，——所谓“工人的民主主义”，既谓之民主主义，那么，所谓“最有觉悟有运用政权”的原则，难道就此废除了么？我们看一看他们的议决案就知道不然了。高级人员应当接近下级人员，无党农民工人应

当受感化等等，仍旧是说明“在上本有觉悟者向下去接近在下者、未觉悟者”。而且使党员人人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并不是因为“权利应当平等”，而是因为提起下级人员参与党务的兴味。——照议决案原文说，“要使党员中没有一个不是积极的自动的党员”。所以实行民主主义乃是一种增进党员知识觉悟程度的方法。民主主义的意义，在此地竟当做一种政策的名词用，而不是一种政治的制度。所以他们的原则并没有变更。

共产党组织问题已经叙完，还有几个零碎问题，现在再略叙一叙。

一，宣传问题。共产党最大的职务，成绩最好的工作，就是宣传。以前党中的宣传却不十分统一，随便军士水手退伍回籍的就行宣传，又有一面是宣传者，一面是国家某机关的人。各人民委员会，军事机关各有自己设的宣传机关。现在要算政治教育委员会为最出力亦最得力。然而这一机关的职权一直没有规定，究竟是国务机关还是党务机关呢？究竟能否统一全国宣传机关呢？第十次大会稍有讨论就议决一个办法，政治教育委员会是党务里的独立机关，应当和职工联合会的宣传文化部相联络。全俄职工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及各省宣传部和政治教育委员会联络，利用他的材料，采取他的意见。少年共产党独立宣传，政治教育委员会亦当和他联络，不过未入党未入职工联合会的少年由职工联合会担任。政治教育委员会当与教育人民委员会（国务部之一）有相当之关系，使渐从党务机关变成国务机关。政治教育委员会的职务不在于多

于党员，亦不在于代表国家的某一机关说话，而只在根据科学的共产主义，剖切解明宣传。这是他们宣传的新方针。

(记者案)所谓政治教育，乃是说教育的含有政治作用的。教育人民委员会(即教育部)本亦有政治教育一司，掌成人的教育。

二，第十次大会议决设一监察委员会，受理党员及非党员的申诉，可以指斥中央委员会的错误以此防止党务里的官僚主义。

三，第十次大会郑重宣告“共产党的统一”，以前所分各派，列宁派、生产的民主主义派、劳工对抗派等等，一概正式宣告消灭。

四，第十次大会宣告改正共产党之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倾向。这最后两个问题都是因职工联合会问题而起的，列宁对于这第四问题的提案中，有一段驳劳工对抗派(列宁所谓有工团主义倾向一派)的话很有趣味。现在把他引在下面，作为附录，亦可以见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

“史略浦尼夸夫^①(劳工对抗派)引昂格思的话，说，‘生产者’，他竟不知道，这是说将来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是‘生产者’，——现在并谈不到，——马克思及昂格思本是极不赞成人家忘掉现时社会里阶级的分别，而笼统的说‘生产者’，‘国民’，或‘劳动者’的。没有所谓笼统的‘劳动者’，或‘工作者’，而现社会里，却有(一)‘小经济单位的主人’(小商、小农、小工)，他们自己有生产工具，他们的心理习惯完全‘资本主义的’——他们自

然是如此，经济生活不变，心理是不会变的。——（二）雇佣的工人。……现社会的所谓劳动者有这两种人。……我们应当认定那一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史略浦尼夸夫的话见本篇第二节）

现在固然形式上宣告统一，而这些争论也已经完结了。然而虽说是“取消”、“消灭”各支派，而事实上是列宁派完全战胜，——我们只看职工联合会问题的结果，共产党组织问题的议决案都是标榜“由上而下”，“向下”的倾向，就可以明白了。（原来列宁派主张上级人员当向下，杜洛斯基^⑤、史略浦尼夸夫主张下级人员“向上”去参预事务。）所以实际上究竟能否大家毫无芥蒂，那就不得而知。现在经大多数议决的改组问题案，始终是实行的，记者且拭目以观后效，或是他们到底能和衷共济罢。

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 莫斯科

第三国际会

俄罗斯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的围困之中，既因本国工业发达程度的浅，又受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窘急的状况已到极点，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障碍，非常之多，所以唯一的“出路”只有世界革命，——何况俄罗斯十月革命本含有世界的国际之性质呢？因此在俄苏维埃共和国之内有政府的外交及共产党的外交之分别。共产党的外交机关就是第三国际会，——以联络各国左派的社会党运动、全世界的

社会革命为职志。

所谓“国际会”(International)本是全世界各国社会党的统一的组织。第二国际会于一九一四年欧战起后，已处于破产状态之中。俄革命起后共产党执政，即着手联络各国社会党以达世界革命的目的，而同时排斥各国机会主义的社会党(第二国际会)，要绍续马克思手创的第一国际会的急激的彻底的政策——世界革命。以此自别于温和的妥协的第二国际会，所以自称曰“第三国际会”(Third International)，或名“共产党国际会”(Communist International)，表明纯粹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第三国际会本要建立成一全世界统一的政党，发踪指使支配全世界，——一方面和第二国际会竞立，一方面和国际联盟对抗，——并非专属于俄国共产党。然俄革命后各国及俄国右派社会党不但不援助而且反对，俄共产党要取得国际之地位，起而组织第三国际会，不得不以自身为中心，所以实际上国际会中委执行委员会的实权在俄共产党手里，因此记者因称呼便利起见，暂时名之为俄共产党的外交机关，以便和苏维埃政府之外交政策对比定论。

第三国际会于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一次大会正式成立，其时各国代表还只能代表小小的共产主义团体而非正式的政党。经一年的宣传，到第二次第三国际大会，组织已大致完备。他的详细历史及宗旨，组织方法等等，记者当另撰一专篇记载。此地因上节既述俄共产党内部的组织及政策(在第十次大会上所表决的)之后，应当再略叙一叙第十次大会所决议“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即俄共产党代表此后在国际会议

席上所当取的态度。

第三国际会会长就是俄代表只诺维叶夫(Zinovieff)^⑨，在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报告并提议以后的政策。我们当先叙一叙第三国际会第二次大会(一九二〇年七月)以后各国社会党的情形，再述只诺维叶夫的意见。

一，德意志 第二次共产党国际会大会时，正是俄国进攻波兰的时候，各国代表天天在会议席上看着赤军进行的地图，以为全世界革命将因此而增加其速度。后来赤军退后，要求提议媾和，世界革命的速度不免锐减，然而第二次大会之后世界大势大有变动，而尤其受影响的就是德共产党，第二次共产党国际会大会之后，就有高禄(Gaulloia)^⑩会议。高禄会议时，德共产党已经因受国际会的影响，骤然增加四十五万人，几夺德独立党右翼的一大半，高禄会议之前德共产党只有五万人。德独立党右翼并非狭义的少数主义，而且从此以后更加扫清机会主义学理上的根据——这固然是俄共产党的大胜利。然当俄共产党“共产党国际会的代表”参与高禄会议之后，德共产党人数增多，而几个重要人物，如克拉斯女士(Keara)^⑪、留维(Lewg)^⑫等五人退出共产党。克拉斯女士本是很热心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曾受共产党国际会委派到法国都尔(Twre)^⑬会议列席，这次退出共产党很有影响。至于留维本来是倾向于右党的，当在第二次大会上和俄国代表就有争执。德共产党这种变化，很有危险，——然而据只诺维叶夫的意见，以为不过是党中高级人员的动摇，很容易校正的，在第三次共产党国际大会(已定今年七月一日召集)上，俄共产党代表应

提出一详细办法。

二, 法兰西 法国共产党本有十六万党员, 然而其中中央派及机会主义派不少。自从都尔会议之后, 逐出四万人, 现在法国共产党的色彩已经很鲜明了。

三, 意大利 意国共产党的情形最复杂。在形式上, 共产党运动在意是失利的。意社会党首领最著名的是塞腊蒂 (Serrati)^④及都腊蒂 (Turatti)^⑤。都腊蒂是一个很明了的改良主义者, 表同情于马尔托夫^⑥ (Martoff, 俄少数党首领)。塞腊蒂最初亦属少数派, 赞成马尔托夫, 欧战后态度一变, 他的机关报《前进》(Avanti), 是欧洲数一数二的社会主义报, 然而西欧各社会党, 大半都象俄国少数党的左派, 始终带些机会主义的色彩。意大利社会革命的机会——据俄共产党的推测——已经成熟了, 塞腊蒂亦有这个预备, 然而他都以为革命之后, 须组织更大的经济制度, 那时所有现在各党的首领都是有用的人才。因此他主张留机会主义派在党内, 不然呢, 恐怕人数太少了。而且意大利情势还和德国有关系。据意社会党员李复诺 (Livorno) 大会统计, 塞腊蒂的统一党党员九万七千, 亦称共产党的都腊蒂机会主义派党员一万一千人, 纯粹共产党六万人。现时德国社会党留维联络塞腊蒂, 塞腊蒂联络都腊蒂, 都腊蒂联络资产阶级。这是很明了的向右的倾向。而且第二次共产党国际会大会时意代表团对各问题都不能全体署名, 意见非常不一致, 然而据只诺维叶夫的意见, 以为意劳动界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 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不过不能不严紧些第三国际会的门户, 避去“向右的危险”, 严格的定加入国

际会的资格，——现在暂承认意共产党（塞腊蒂在内）。

四，捷克斯拉夫 捷克斯拉夫共产党，党员有四万八千人，那地方有种种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用民族间的恶感，挑拨其间，因此共产党统一的组织很觉困难。现在俄共产党由国际会派代表去，下文还不知道怎样。

五，奥地利 奥国独立党左翼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不过人数不多。

六，巴尔干半岛 （1）布加利亚^㉑及南斯拉夫，其地共产党人数极多，不过少数派各社会党破裂之后，许多党员，都转入共产党，亦有一种向右的倾向。（2）罗马尼亚，第二次大会时，罗马尼亚来代表之中，有些是前内阁的国务员，有一位符留腊斯（Flueræbe）竟想提议议和入会条件，——国际会第二次大会所决议的二十一条，——机会主义的色彩未免不明了了。（西班牙所派代表两人：一为工人，都真心信共产主义；一为大学教授，曾说，“我不信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人要派我当代表，我因此就来了。”和罗马尼亚的情形正相同。）现在巴尔干半岛共产党都渐渐联合起来了。

七，史刚狄纳维^㉒半岛 （1）那威共产党运动甚盛，（2）瑞典，由党发动革命运动之后，旧时的社会民主党都分散而重组成共产党了。

八，英吉利 英国无产阶级另有特别的一种心理，所以马克思学说不大流行。共产主义的组织不过八九个小团体。第二次大会之后，英工人着手组织共产党，现在党员有一万人以上。然而另外有一种半国会主义、半职工联合会主义的运动，

俄国的共产党很希望他能作组织共产党的基础。

九，美利坚 美国和英国情形差不多。共产党只能秘密结社，私立印刷机关。党员的精神却比英国的强些。有数千人因宣传而被政府逮捕的。

只诺维叶夫根据这种环境，在第十次大会上报告，并说“……总而言之，现在德意志共产党的危机，捷克斯拉夫共产党组织的不稳固，不明了。却是共产党国际会的紧要关头。各国社会党高级人员都动摇，很要小心才好，‘我们’——俄罗斯共产党——是第三国际会的基础。我们代表应当在国际会里竭力维持，要把定船舵不叫他为机会主义者所利用。……

……原来共产党国际会，最初大家看他象一种宗教似的——这是第一期。后来各国社会党批评他，指摘他的错误——这是第二期。最后大家又觉着自称共产党很容易，中央党，都想冒名顶替的来加入。——这是第三期。现在呢，我们都要使他们知道加入共产党国际会不是轻易做得的了。——我们的入会条件已经议决。……然而和我们同时又有一种国际运动，就是最近维也纳会议。维也纳会议上都是些零星断片的社会党，一只脚伸在第二国际会，一只脚踏在第二国际会外，可以称之为‘第二又二分之一的国际会’，他的首领就是俄少数党马尔托夫。……最有趣味的就是这第二又二分之一的国际会，分子复杂得可笑。例如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党葛丽摩(Grinuna)^⑩，他笑法国社会党龙葛(Longe)^⑪、莱柏德尔(Rebodel)^⑫是极右的旧社会民主党，向来帮助资产阶级的，何以又要去维也纳，讨论共产党国际会的入会二十一条呢？然

而葛丽摩自己却仍旧到维也纳赴会去了。到会的总共四五十人，都还负些盛名，他们因为我们所定二十一条太严，不容他们加入，所以联合起来在维也纳开会。他们想着我们或者因此改变态度，缓和起来，我们难道真怕他们吗？……虽然如此，他们固然是不能有什么结果，然而于共产党国际会不免有些影响，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应当努力维持，无论如何不能使第三国际会有向右的倾向。……

对于右派社会党的态度，俄共产党是早已决定绝不妥协的，这次全俄第十次大会上所讨论的，不过是对付现状的方针。——已如上述。至于他们对于更左的无政府党及工团主义派的态度怎样呢？一九一七年，共产党反对克伦次基^②政府，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少数派（孟塞维克）的时候，无政府及工团主义派很出力帮忙。后来他们有一部分加入共产党或在苏维埃政府里办事，到如今还很多。而其余一部分无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派仇视现政府，所以共产党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现在对于国外的无政府主义及工团主义派——据只诺维叶夫说——要取在俄国一九一七年对于俄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的态度，就是说，应当暂时联络。例如“德意志共产主义工党”，人数较少，一月革命后从斯巴达团^③分出来的，很有工团主义的倾向，而只诺维叶夫主张仍旧联络他。意大利反对国会主义最急激的工团主义派波尔狄（Borfig）一党，只诺维叶夫亦承认他是组织共产党的好基础。

以上是第三国际会对各国社会主义的政党的方策。再进一层，第三国际会对于各国职工联合会的运动，也很出力宣传。

共产党主义，以拨之向左。德国职工联合会以前大半是属于右派的，现在已经倾向于共产党了。法国亦是如此，意大利方在开始这种运动。只诺维叶夫主张七月一日开共产党国际会的时候，还要开一国际职工联合会讨论这个问题呢。

最后只诺维叶夫报告的结论说：“第三国际会成立的经过可以暂分做三个时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以前直到第一次大会形式上宣告成立，是预备时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以后是宣传时期。⁴最近是组织时期。凡入会的社会党从此都要服从中央委员会的议决案，不能借口各党保持独立，而暗中帮助资产阶级。我们的目的是在组织成一全世界统一的社会主义的政党，各社会党不但要承认共产主义而且还要事实上和我们组织联合，呼应起来，才能算共产党国际会的分子。组织时期完全告终——组织完成之后，就到第四时期‘直接行动时期’了。各时期是互相衔接不能强分片段的，然而第三国际会组织完成之后，就要实行世界的革命，职务非常重大。现在有几国还在预备时期，有几国已到直接行动时期，有几国已经革命时期而入无产独裁时期。彼此参差不一，乃历史的自然现象。我们应当明察时机，相机而动。……

“……总之，第三国际会应当竭力维持左翼，严紧些门户。努力于妇女及青年的共产主义运动。（记者按，第三国际会中另有妇女部及青年共产党国际会。）再假手于国际的职工联合会运动。可以希望各国因其历史上关系的先后得达吾党最终的目的，而以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围困苏维埃政府者，还报之于资本主义国家之身。……

“我们——第三国际会的职务是增加世界革命的速度。”

于是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根据只诺维叶夫的提议议决：(一)信任本党代表。(二)设法使意大利无产阶级联合成一统一的共产党，不杂右派机会主义的色彩。(三)设法救济“德意志共产统一党”中高级人员的动摇。(四)提议于共产党国际会中央委员会，严重反对德国右党之欲暗助意大利中央党者。(五)委托本党委员会，严重校正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倾向，而一方面在第三次共产党国际会大会上提出议案，要求“德共产主义工党”和“德共产统一党”联合。(六)共产党国际会当固守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勿得“向右”。

这一议决案和第五节劳农政府外交政策相比面观，就可以知道：俄共产党一方面为振兴俄国的工业，救济目前的经济恐慌——立共产主义建设的基础起见，使苏维埃政府和各资本主义政府接洽妥协，行租借地政策；一方面以第三国际会为利器，联络各国的社会党，抱定左派的宗旨，促起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社会革命。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莫斯科

小 结

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于三月八日开会到十六日闭会。这是俄苏维埃共和国历史上的一重要时期。上述各问题已大致可以从侧面看出现时俄国政治经济外交上的现状。他们大

政方针的方面和手段的变更,都有实际生活做他们的背景,请读者留意,现在记者再把上述各问题统叙一叙作一个结束。

一,职工联合会问题 职工联合会问题交委员会后,即从多数议决,列宁派完全胜利。议决案中最主要的一句就是:“第十次大会议决案只规定实行职工联合会职务方法,而绝对不变更职工联合会职务的意义,仍以前的原案;第九次大会及第五次职工联合会大会之陈案。”大意见第二节列宁派意见。全俄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各机关和职工联合会并行工作,双方全体参议经济计划以及其他会议。——以实行职工联合会参预经济管理之条文。然而仍旧不使职工联合会立刻变成国家机关,第十次大会认为有碍“职工联合会为共产主义”之职务。党与会之关系须谨慎联络,放任无党工人开会演说,而借此用缓和的手段拨入共产主义,职工联合会另组织机关监督国家经济机关。

这议决案公布了几天之后,三月十五日就举行所谓“职工联合会星期”,宣传解释这种意义于无党工人。共产党的办事,凡遇有吃紧的事情,就举行一种“星期制”,论星期做工作,——太平宣传,统计,或调查等事,征发党员于指定的几星期中赶办。例如“农业星期”,“种植星期”等。职工联合会议案既经委员会完全议决而且已交付“星期会”正式实行。四月二日人民委员苏维埃又出令称劳动部的劳动分配管理权于职工联合会,工资制定权及劳动职务之规定权亦完全移归职工联合会,这一问题在形式上已完全解决,并且已经由政府机关重承共产党大会议决案公布法令。这制度的实行,本是早有预

备的——据共产党议决案——不过以前因在军事状态之中，不免偏重集权，现在却可以实行了。

二，课税法问题 内乱及波兰战争的时候，军事吃紧，四围封锁，不得不尽取农民的余粮，禁止私自卖买。因此农民不满意，城市居民也很困苦。课税法的急于公布，明明是一大让步，而共产党则声言，这一政策亦与职工联合会职务之实行案相同，同是军事状态解除之后的发展生产——向社会主义进行的政策。就实际政治上说，这些辩论都可以不管，实际上确是救济经济状态的唯一办法。三月二十八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公布一个命令，指定某某几省的粮食、葛草，纳税所余准许自由买卖，交易工业品。农民并得享用水陆交通道路运输粮食入城市。又一命令，将原定全国（除乌克兰及土耳其斯坦）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度所当征收之四万二千三百万辅德^⑥粮食改为二万四千万辅德的税。这是照平均收获年成暂时预计的。在最近期间人民委员苏维埃还要公布一表，各省区土地的肥瘠规定课税量。然而农民现在还不大相信，生怕仍旧要尽没收，共产党正在努力宣传呢。

这几个法令公布之后，莫斯科市面上顿显一种活气，面包、果品、鸡子等各种货物市场上都可以买卖。城市居民稍有货币或各种什物的已经可以换得到食物——比以前容易得多了。全国经济状况稍为发展些。这确是列宁的远见。然而农民所要的工业品，一时还不能从外国运来，如得也有限。没有钱的，没有什物的人依旧是苦。最近又出三个命令，准工人加工工作，所制物品，以定量分配各工人，使他们可以换取不足

的食粮。——这是一方面，关于这三命令，记者因其关于工人运动及消费协社的地方很有研究的价值，当另做一篇通信。第二方面呢，共产党实行课税法，原是希望农民多种田地增加农业的出产，而现时农民对于这一办法的感想究竟如何，还不可知。且看今年秋季的收获调查如何，才能知道这一政策的成败。——亦即是改造小经济制度第一步的成败关头。

三，民族问题 民族的复杂是俄国历史上的事实，而于实行共产主义上障碍非常之大，据他们的计划，原于各民族经济改造上及宣传共产主义上，有预定的办法的。亦是因为军事状态之中无暇及此，反生出许多弊病。这次大政方针的改变，当有相当的成效。记者曾遇见一嘉耳美克(Ealnik)小共和国的代表，据他说，那里文化程度很低，大半是游牧人民，共产党去后，仅仅均分牲口而已——那里本没有土地的私产。而学校教育上，却已可以完全用本地的言语文字，比俄皇时代自由得多。

四，外交问题 租借地办法已经完全决定，共产党希望是暂由政府 and 资本主义各国妥协，利用外资，发展工业。然面世界大势能否如共产党之愿，还是一个大疑问。现在有两方面的消息，一方面波兰条约签字，英俄通商条约订定。波罗的海封锁已经解除。意大利亦和俄国开始订约，甚至于日本都有和苏维埃俄国通商的消息。一方面，美国对俄政策突然变更，德国不但不肯通商，还极力反对别国和俄国订约。战争虽已停止，和约虽渐渐成功，而由军事状态过渡至订约关系，中间的经过还非常复杂，请看下回分解吧！

五,党务问题 共产党在俄国既握政治上的实权,一切国
务上政治经济生产事业的责任,完全一肩担负。而且同时工
作比非共产党加多,反对党现在俄国固然是绝无立足的余地的。
然而一切“赤色星期六”、“星期制”等,共产党参预工作的
非常努力。此外星期日共产党人又有自愿工作的制度,比如
外交委员会东方司司长杨松(Yason),记者也曾听见他星期日
去扫雪。他们这样的努力热心,当然足以使人佩服,反对党虽
然恨他们的残酷(不准反对党自由行动),却也不能动他们的
分毫。然而呢,中央集权制度的弊害,军事状态解除之后,完
全暴露。非党员不必说,就是党员中十分之八九不能十分明
了政府的政策,“为什么要如此吃苦出力?”“为什么自由商业
应当暂时禁止?”“为什么农民应当暂时以所余食粮完全交纳
于政府?”

这些疑问一时不能了解,人民就一时不能安心。共产主义,
不能完全实现于现在的俄国,人民便不容易明白政府的政
策。共产党的组织太狭,人民大多数心上不明白,因而不表同
情。共产党的组织太宽,就不能个个党员是良好分子。这是
自然的现象。所以现时最切要的,是在于振兴工业达到大企业
制度,庶几可以证明共产主义,共产制度的可能,并且表明这
一制度的利益。既要努力增加生产力,就要使全体人民都心
服情愿的去做事。要使人民心服情愿的做事,就非得使他们
明白了解政府的过渡办法之不得已。俄国人民程度本来低,
以前共产主义的运动实在并未十分成熟。因此,物质上的救
济,课税法之实行,职工联合会的职务之规则,暂和资本主义

国家妥协通商,订租借地,种种办法之外,共产党的组织、政策、宣传运动等亦有改变方针之必要——这是精神上的救济。所以第十次大会的议决案说“工人的民主主义”,务使党员人人受共产主义的教育,练习管理,……等等,无非是要使大家明白了解,以增加实行共产主义之能力,于这最困难的“场合”(Case)之中,第十次大会闭会时就有一通告,通告全体党员,大意说,第十次大会,当由军事时代过渡于和平时代之际,其新政策的意义最主要的就在于往“群众间去”。第十次大会闭会后共产党到各处去组织“无党农工大会”。莫斯科城内已开过好几次——这是俄国共产党的一新时代,和以前俄国知识阶级“往民间去”的呼声前后相辉映呵。

六,第三国际会 第三国际会的组织到第二次大会之后已经渐渐的紧密,各国的社会党,凡表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也都渐渐加入。现在他们不愁加入的党会少,而反防止滥充会员,破坏他们的信条。原来他们的宗旨是绝不妥协的。社会运动本有三种:(一)政党,(二)职工联合会,(三)合作社。现在他们在政党方面,差不多欧美各国实在的左派社会党都已联合。他们的目光又移到世界的职工联合会了。(上节记者已经叙过)所以第十次大会闭会数日,第三国际会召集第三次大会的通告就公布出来了。所预定最主要的议案就是“赤色的国际职工联合会的组织”,和“排斥亚摩史脱坦(Amsterdam[®],荷兰旧都)的黄色的国际职工联合会”(右派的)。其余还有世界革命问题,东方问题等等。合作社运动的国际组织,还没有正式提及,然而现在此地报纸上已有许多提议,提倡赤色的合作社国

际运动。这种趋势，单就俄国一方面看来，可见他们希望世界革命的心非常之切，亦足见各国左党运动虽然日盛，而右党及中央党的搅扰，阻滞全世界俄国式革命的速度，很有影响于俄共产党。——俄现在不能和资本主义国家处于战事之中，唯一的希望在于世界革命。所以他们一转而向职工联合会运动。

这第十次大会中最重要的六个问题，都有结论了。而总的结论，是所谓“由军事时代过渡于和平时代”。这是过渡之中，政策上当然的变化。军事问题，因大会中讨论时禁止旁听，严守秘密，不能知道他们的详情。据公布的议决案上，大意说：现在虽然已经没有战事，所有军队当改成“民军制”（Militation），平时解除武装，紧急时召集，然而军事行动是以国际关系及农民工人关系而定的。兹议决暂时只在无产阶级的巩固的地方（莫斯科、彼得城、乌拉尔）实行，其余暂时且仍旧。工人在法定年龄宜教令其退伍。共产党员仍须多多加入军队，政治教育（共产主义教育）及军事训练加倍努力。这样看来，本非弃甲归田与民休息的政策，乃是暂时持兵不动罢了。虽然要注全力于生产，也还是为时势所不许。

* * *

记者这篇《共产主义之人间化》所根据之材料虽有限，而于俄国现政治可以得一个大概的概念。可惜记者俄文程度太浅，到此不过两个多月，见闻不能十分广，所集材料却是纸上的居多，自己觉得很不满意，还求读者原谅。

俄罗斯东方式而西方的国民性和马克思急激的彻底的预言式的学说混合起来而形成现时的政治状态。有两句俄国俗

话足以证明俄国的国民性；说是俄国是“一切可能”的地方；你不用思索你只相信罢了。原来俄罗斯民族本较西欧各民族多含些东方性。比如沿街小便，戏院里吸烟室里的烟灰火柴满地，约人常常失信，这还都是小节。下级官吏的作弊受贿，尤其是俄皇时代遗传下的成绩中最著的一点。而且俄国人富于宗教性，信仰非常之坚，要做一件事，非达到目的不可。他们总说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前三年谁亦不相信劳农政府能支持到如今，军饷军力不足，居然能和波兰开战，克复台尼金、蓝格爾”。所以他们只顾达到目的，不管手段的善恶好坏。这是普通说的。共产党的政策，也有时利用这些优点或弱点。而他们现在所大声疾呼要辟除的官僚主义，亦未始不由于国民性里的病根。

至政治上的困难，还有历史上经济上的远因。而政治上利用之处却亦在此。原本俄国居民百分之八十余是农人，农民更有一种特别的心理，最初私有财产的观念很薄，父亲死后，儿子平均分耕遗田，没有长子袭产的制度，后来十八世纪末年，才以法律公布，所以非用法律不可的原故，就是因为他们守旧性非常之深，不知道夺遗产，宁可让田地荒芜的原故。等这法律效力实现之后，他们仍本他们的守旧性。只知道既分给我我就守着，我要吃多少就种多少，为什么要为国家多种，种着仍旧是政府拿去的呢。所以劳农政府的政策始终不能满他们的意。这是一层。再则呢，俄国农民是最会附和的。村庄里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办”，大家哄然一声就跟着走，群众运动是非常之容易起的。农民的心理很有趋于无政府的倾向，他们

并不要俄皇，亦不要现政府，另要一个东西，总之不惹他们的就是好的。而一方面很有合群的组织力，每一乡村里自由开会，日夜不虚，听说在打仗的时候，他们还是歌唱跳舞。知识有限的很。对于文明的都市生活领略的很少。这种奇特的国民性不是很有力量而且很可用的么？

农民人数多，工人就少，知识浅，农业并不十分发达，再加军事状态中更受摧残，工业的发达程度很幼稚的。欧战前俄国工业就很有限。据莫斯科一铁路工人说，他们同伙在革命之前都没有知道莫斯科有什么铁路工人联合会。工人的程度也是很浅的。前商业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列若乏(Legeua)④和我们说：“革命后连年战争把一点很可怜的实业差不多全毁了。用到军事上去，现在急于振兴工业，不但械器技师要请教外国，连工厂里用的电灯都到国外去买。而无工业即无社会主义，所以不得不和资本国商量……。”

这样看来：农民多，工人少，真正的无产阶级少；农业都是小经济单位，工业发达非常之困难；农民工人知识及觉悟的程度浅而又浅，真正离共产主义的前途，远而又远。然而共产党既执政权，非实行共产主义不可。于是俄国的现政治就到“如此”的地步，记者且总说几句，以当结束：

马克思学说，社会改造的程序是：(一)世界的社会革命，(二)无产阶级独裁制，(三)建设全世界统一的大经济单位，然后全世界统行大生产的制度，化全世界人类为无产阶级，再组织一无国界无阶级自由平等共产的社会。俄国革命后，别国革命还迟迟未到，军事状态之中无产阶级独裁制更加必要。然

而俄国真正的无产阶级很少很少，程度又浅，再加以许多复杂不同的民族，变化程度经济发展的程度参差不齐，实行共产主义不是非常之困难么？于是不得已，事实上只能由“主张无产阶级独裁制者”来执行独裁制。俄罗斯现在的事实上以政治制度有三种机关，（一）苏维埃——包括农民在内。（二）共产党——党员。（三）职工联合会——都市工人。共产党居中，上以指导苏维埃政府的一切行政和政策，下以率领指挥工人的职工联合会，参预管理经济，使受共产主义的训练，而一方面谨慎小心，到农民间去宣传。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尽行揽入共产党的手里。共产党人的办事热心努力，其中有能力有觉悟的领袖，那种忠于所事的态度，真可佩服，甚至于因避“共产党的特权”的嫌疑，而“减餐加工”。即下级人员，滥竽充数或且营私舞弊的却也不少。如真能一直象现在这样，政权保持在最有知识有觉悟而热心的领袖手里，还不失为一种贤人政治。

第十次大会的新政策：（一）一方面对农民让步，改食粮均配法为物产课税法，开放自由商业以安慰农民，增加他们从事生产的兴味，一方面极力求与外国通商，想以外资来发展工业，制成大企业的生产制度。——这是物质方面的。（二）缓和上下的感情，减少集权的程度，实行民主主义于工人之间，作为一种教授共产主义，宣传理论，提起他们参预管理政务的兴味之政策。——这是精神方面的。

对内政既抱定这两方面并进的政策，不过只能算暂时过渡的办法，最好还要得各国无产阶级的援助，才能充分的取正

轨的办法，所以又一方面由第三国际会联络各国左翼社会党，联络各国职工联合会鼓吹“赤色的运动”——以促起世界的革命。

至于组织方面，国内共产党组织，因鉴于党员的不纯正，宁可尽努力于增进党员的知识觉悟，而不敢再滥收党员。国际的第三国际会严定入会资格以防“向右的危险”。缓进，急进，妥协，彻底，面面俱要做到。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里要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呵！全国经济计划，要会统计；农业及农村制度，要用宛转曲折的过渡办法去改造；工业及工人组织要有相当的预定规程，要利用国外的资本家；现时的经济组织，一半要加控制，一半要暂时保存。食粮的分配，需要品的供给，一面允农工自相交换，自由小贸易，一面仍保存中央集权；支配工人的合作社，严重监督，而同时又要与农民以相当的自由。民族问题，要有研究，分出等第，拟对付的办法。对外政策，政府和党务机关要双方并进。组织问题及党纲问题还要格外谨慎，对内对外努力的宣传。

凡此种都是实际生活上所受的教训。——人间化的程度愈深，愈见得共产主义实行之可施，而亦愈见得实行时的难有把握。共产党及共产主义的成败就只两个标准：（一）人才的多寡及才能学识的是否够用，——这一层呢，俄国近代文化上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激战多时，现在共产党是尊重科学而代表西欧派的，既是得胜，只看他们应用科学的本领如何。照现状而论大体的计划政策确实不差，而一般的文化程度还差得太远，何况他们确是一种贤人政治，所谓“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指

导群众”，所以这一层更加要紧。

(二)世界经济现状(俄国亦包括在内)能否提起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层呢，关系俄共产党政府非常之重要，因为即使执政权及办事的人员都十分有觉悟，热心，有知识，如其不得世界革命的帮助，现政府即使能维持，而于共产主义上，意义有限得很。工业因此进步得一定很慢，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实现亦随之而慢；何况单靠利用国外资本家及国内农工人民的努力很困难而且靠不住呢，所以只有世界革命有些较大的帮助，而世界革命究竟什么时候能实现，只有世界经济现状做他的背景，这是要细细的研究的。

据嘉美纳夫的意见，差不多世界经济状况逼得各国不得和俄国通商(据最近消息竟有说法国商人都要求和俄国通商的)，俄国既得国外的资给，生产发达，就可以反而帮助别国的革命。然而究竟能否如愿，请全世界的人研究研究。何况究竟别国先革命而后来援助俄国，抑或别国等得俄国的帮助而后革命，如别国革命后，破坏而生产力亦低落，不能十分出力援助，或简直破坏到极点绝对不能援助，又将如何呢？世界经济诚然是有革命的危机，各国左派的社会运动诚然是日盛一日，然而恐怕不象他们共产党所料之速；且甚即如所料，所发生的现象还要繁复得多，恐另有别种的变化呢。这一问题非常之重要而且有趣，我们且拭目以待罢。

总之，实际生活上的教训——人间化——是不能不领教。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一个目录了。世界及社会实际状况的研究之洽切适用与否及“民间去运动”之成

熟与否,是社会改造过程第一步所必当注意的,这一层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莫斯科

原载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三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史达林,今译斯大林。

② 捷克斯拉夫,今译捷克斯洛伐克。

③ 乔治亚,今译格鲁吉亚。

④ 利德维人,今译立陶宛人。

⑤ 乌克兰人,今译乌克兰人。

⑥ 沃新德人,今译沃舍梯人。

⑦ 亚索哈人,今译阿布哈兹人。

⑧ 霍尔瓦人,今译克罗地亚人。

⑨ 白史纳人,今译波斯利亚人。

⑩ 布加利亚,今译保加利亚。

⑪ 吉尔及兹亚,今译吉尔吉斯。

⑫ 布史利亚,今译巴什基亚。

⑬ 哥尔奏民族,俄文原名 горец,今译山民。包括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卡列利亚人、阿瓦利亚人、达尔根人、卡集·库穆赫人、库林人等七个部族。

⑭ 达亥斯坦民族,今译达格斯坦人。包括马里人、楚瓦什人、沃加克人、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人、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等五个部族。

⑮ 亚裁白装,今译阿塞拜疆。

⑯ 土耳其斯坦,今译土尔克斯坦。

⑰ 昂格斯,今译恩格斯。

- ⑮ 鄂空共和国, 今译浩罕共和国。
- ⑯ 郡尔克, 今译突厥。
- ⑰ 乌兹白克民族, 今译乌兹别克民族。
- ⑱ 土尔克孟民族, 今译土库曼民族。
- ⑲ 塔齐克民族, 今译塔吉克民族。
- ⑳ 伯沃慈鞑鞑民族, 今译伏尔加河流域鞑鞑人。
- ㉑ 克莱摩鞑鞑民族, 今译克里米亚鞑鞑人。
- ㉒ 蒲哈尔民族, 今译布哈拉民族。
- ㉓ 黑汶民族, 今译希瓦民族。
- ㉔ 采臻民族, 今译彻岑民族。
- ㉕ 嘉布尔亨民族, 今译卡巴尔达民族。
- ㉖ 采尔凯史民族, 今译捷列克民族。
- ㉗ 印古斯民族, 今译英谷什民族。
- ㉘ 嘉措察民族, 今译卡拉恰也夫民族。
- ㉙ 布尔加尔民族, 今译巴尔卡尔民族。
- ㉚ 嘉尔美克民族, 今译卡尔梅克民族。
- ㉛ 嘉莱尔民族, 今译卡列利亚民族。
- ㉜ 亚瓦尔民族, 今译阿瓦里亚民族。
- ㉝ 达尔肯民族, 今译达尔根民族。
- ㉞ 嘉裁苦摩民族, 今译卡集·库穆赫民族。
- ㉟ 口陵民族, 今译库林民族。
- ㊱ 苦美民族, 今译库梅克民族。
- ㊲ 马丽民族, 今译马里民族。
- ㊳ 处瓦斯民族, 今译楚瓦什克民族。
- ㊴ 沃恰克民族, 今译沃加克民族。
- ㊵ 伯沃慈德意志民族, 今译伏尔加河流域日耳曼人。
- ㊶ 蒲略德民族, 今译布里亚特民族。
- ㊷ 雅共德民族, 今译雅库特民族。
- ㊸ 列笃民族、埃史笃民族, 今分别译作立陶宛民族、爱沙尼亚民

族。

④7 兰格尔,见本书第155页注⑥。

④8 蒲利德,今译布利特(一八九一——一九六七),美国外交家。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是美国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的随员,一九一九年被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派往苏俄执行特别使命。一九三三年美苏建交,他为美国首任驻苏大使。

④9 哥察克,见本书第105页注⑦。

⑤0 台尼金,今译邓尼金(一八七二——一九四七)。原为沙俄将军,十月革命后成为南俄白卫军的总司令,进行武装叛乱。一九二〇年三月,因所部被红军歼灭,逃亡国外。

⑤1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波兰军队和乌克兰白卫军头目佩特留拉相勾结,发动对乌克兰的进犯,一度占领基辅。八月红军击退敌军并进逼华沙。同年十月十二日,苏俄与波兰在里加议和,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正式签订和约。波兰战争即指这次战争。

⑤2 黎嘉,今译里加,苏联拉脱维亚首都。

⑤3 哈丁,今译哈定(一八六五——一九二三),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任美国总统。

⑤4 嘉美纳夫,今译加米涅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控参与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后以叛国罪被处死。

⑤5 上西利西亚,今译上西里西亚。在欧洲中部和奥德河上游地区。

⑤6 谢美诺夫,见本书第97页注②。

⑤7 克拉沁,今译克拉辛(一八七〇——一九二六)。苏联外交家,工程师。俄共(布)中央委员。一九一八年参加同德国缔结经济协定的谈判,一九二〇年任苏联驻伦敦贸易代表团团长,一九二一至二三年为驻伦敦全权代表,参加了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

⑤8 克龙史泰,今译喀琅施塔得。由于协约国的封锁和国内战争造成的破坏,苏俄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粮食、燃料严重不足,以致一九

二〇年在彼得格勒工厂和许多农村发生骚乱。这一连串的骚乱，导致彼得格勒附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哗变，直到同年三月十七日变乱始被平定。

⑤⑨ 鲁意乔治，今译劳合·乔治（一八六三——一九四五）。一九一六至二二年的英国首相。十月革命后，他是武装干涉和封锁苏维埃俄国的鼓吹者和组织者之一。

⑥⑩ 班嘉侯，今译彭加勒（一八六〇——一九三四）。一九一三至二〇年任法国总统。十月革命后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策划者之一。

⑥⑪ 托马史，今译托马斯（一八七四——一九四九）。英国工会活动家和工党领袖之一。一九二〇至二四年任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主席，主张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多次出任英国内阁大臣。

⑥⑫ 诺琴，今译诺根（一八七八——一九二四）。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后曾任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副主席和主席。一九一八年以后担任苏维埃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

⑥⑬ 房德列浦，今译范德利普，美国资本家。

⑥⑭ 拉德维，今译拉脱维亚。

⑥⑮ 埃史笃尼亚，今译爱沙尼亚。

⑥⑯ 指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日北京《晨报》第六版“俄国特派员通信”栏所载《赤塔国务总理克腊史诺思赤夸夫之谈话》一文，署名澹庐。

⑥⑰ 史略浦尼夸夫，今译施略普尼柯夫（一八八五——一九三七）。十月革命后在人民委员会中任劳动人民委员，后领导工商业人民委员部。一九二〇至二二年是“工人反对派”首领。一九三三年清党时被开除出党。

⑥⑱ 杜洛斯基，今译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多次对抗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后被控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首领，于一九二七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境。

⑥⑲ 只诺维叶夫，今译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十月

革命后，曾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后被控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首领之一，以叛国罪被处决。

⑦⑩ 高禄，今译高卢。

⑦⑪ 克拉斯，今译克拉尔。法国社会党中派，曾任《人民报》编辑。

⑦⑫ 留维，今译勒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共产党内采取右倾立场，后被开除出共产党。

⑦⑬ 都尔，今译图尔，法国中西部城市。

⑦⑭ 塞腊蒂(一八七二——一九二六)，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意大利社会党中派的领导人。一九二四年带领社会党内的“第三国际派”加入意大利共产党。

⑦⑮ 都腊蒂，今译屠拉梯(一八五七——一九三二)。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意大利社会党右翼的领导人，主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一九二二年意大利社会党分裂，他成为改良主义的统一社会党的首领。

⑦⑯ 马尔托夫(一八七三——一九二三)，孟什维克领袖之一，曾参加筹办和编辑《火星报》，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一九二〇年流亡德国，是第二半国际的组织者之一。

⑦⑰ 布加利亚，今译保加利亚。

⑦⑱ 史刚狄纳维，今译斯堪的那维亚。

⑦⑲ 葛丽摩，今译格里姆(一八八一——一九五八)。瑞士社会民主党首领之一，维也纳(第二半)国际的组织者之一。

⑦⑳ 龙葛(一八七六——一九三八)，今译龙格，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马克思的外孙。一九二一年起是维也纳(第二半)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⑧① 莱柏德尔(一八七四——?)，法国人，曾任社会党机关刊物《社会主义运动》编辑。

⑧② 克伦次基，见本书第120页注⑦。

⑧③ 斯巴达团，今译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

组织,主要领导人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他们领导建立了德国共产党。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发动起义(即文中所说“一月革命”),至十五日起义被镇压,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遇害。

⑧ 铺德,今译普特。

⑨ 亚摩史脱坦,今译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

⑩ 列若乏,今译列扎瓦(一八七〇——一九三七)。十月革命后曾任苏俄中央消费合作社主席、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等职。

俄罗斯之工人及协作社问题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之后(三月十九日),正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期会”开会(三月十九日),紧接着共产党大会所议决各案立刻就移交政府机关执行了。如租借地问题、课税法问题,均已实行公布正式的命令。所以这第十次共产党大会在俄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上关系很重要,记者前次通信《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一篇已经详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期会,既根据共产党大会决议案,公布了课税法法令,允许农人自由贸易,废止食粮均配法,不再尽取农民的余粮,——这是所谓“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然而因此政府食粮的收入减少,所供给城市工人的物料不免难于分配,何况工人生活状况本来不大好,所吃所用的东西,又坏又少,如今再经这次变更,政府对于工人生活状况更不能不亟亟设法补救——因此在这次期会里设一“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委员会,会长史略浦尼夸夫^①。本来俄国中央集权的经济组织,到这次课税法法令公布之时,已是放松了一步。政府方面食粮收入既少,分配问题的解决,就不得不赖协作社。农工私人互相交易,固然已是政府所不禁,然而不免生出下列两种弊病出来:(一)私人互相交易,容

易发生投机事业，政府不容易监督。(二)工人组织的能力容易因此涣散，不能练习集产的生活。于是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委员会对此问题详加讨论，到四月七日遂由人民委员苏维埃公布了三个命令，都是有关于协作社的。——这是实行课税法，恢复自由商业后之第二步办法。劳农俄国现时的经济状况，亦可于此略见一斑。

第一命令是关于工人报酬问题的，大意说：“工人报酬除货币之外(俄国工钱制度本还没有能废)，从本令公布后，当加发货物(出产品)。(一)给付工钱之外，每一工厂都另筹备其本工厂出产品之一部分，作为报酬工人的材料，“出产报酬品”的数量，当除出各该工厂所应交纳于政府者计算。(二)“出产报酬品”当于一定时期分期交付，“工人的协作社”每一工人所得报酬，依其个人的生产力而定。(三)每一工人所得之出产报酬品，得听其自由向协作社领取使用，或向协作社领取交易得来之农产品。(四)如有某种工厂所出物品，不能以之交易农产品的，则听工人在法定时间以外另做别种工作，做可以交易农产品的东西，或在该工厂中分出若干人来，另做别种工作。但此项办法，以不使该工厂本身工业之生产力降低为限。(五)凡出产报酬品之数量及领发之手续等，均由全俄中央职工联合会苏维埃会同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协议后，交人民委员苏维埃核定。”

第二命令，亦是关于工人报酬问题的。工人工作的多寡本有法律限定的，现在因为实行出产报酬品的命令，而中央集权的分配法既不能绝对的行使，只能由工人自由以自己的生

产力取得报酬改善生活。这一命令就是废止以前工力使用限度条例的命令。规定从五月一日起废止工力使用限度法。工人得自由加多工作，多得工资，以奖励生产力的增长。所得工资剩余之数，可以交付工人团体。一切由职工联合会办理。这是工人生活的问题。劳动运动、劳动问题在苏维埃俄罗斯的意义，似乎不能和各国一样，“工人努力工作，才得生活”，在俄苏维埃共和国本是不应当再有的现象。然而农民是小资产阶级，不能抛弃私有观念，因此工人不得不暂受委屈。这是一层。这一命令一方面还有增加生产的意思。工人的工作应加限制，固然是保护工人的办法，而在这过渡时期，工人的私有观念亦没有去掉，所以工钱的等级不能不恢复，就是多做工的人多得钱物，因而生产力，仍不能不用报酬的奖励法去提高它。这又是一层。劳动问题在劳农国家里的意义是如此。读者诸君！劳动问题的解决真不容易呵！

第三命令是关于消费协社的，劳农政府经济政策的改变，记者于《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中已经说过，这是目前经济状况的自然的结果。以上两命令，就是他实行的方法。——自由商业开放后当然的办法。而因经济窘迫以致于不得不让步，固然有可原谅的地方，然而如何防止自由商业所发生的弊病呢？只有利用消费协社，这本来是他们党纲中所规定的。

一九一九年三月，人民委员苏维埃就规定一切日用必需品的分配权完全属之于消费协社。而同时因实行“农产品均配法”，食粮的分配权集中于国家，于是消费协社的分配权不得不受限制。如今（一九二一年三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公

布课税法之后，合作社当仍取得各种农业的分配权。所以这第三命令规定废止一九一九年三月的消费协社暂时放弃食粮分配权的办法。大意说：

(一) R.S.F.S.R.②的国民完全组织入消费协社。每一区域都组织消费协社，该区域的人民都应当加入。

(二)每一区域(城市乡镇)最多只设一消费协社。一消费协社可以兼辖两区域以上。

(三)在一消费协社所辖地域以内，可由人民依职业自组较小的单位或团体加入。——谓之“联合”。加入与退出消费联合可以自由。同时一人不得加入两消费联合。

(四)“消费联合”得依所纳货币或物产之多寡，经由当地之“消费协社”取得各种需品。再由消费联合发给各本“联合”的会员。

(五)消费协社有购买及交易农业品及手工业品之权。各消费协社机关得与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及乡村的生产者之个人或团体以至于其他合作社订契约，以订购、装置、改制、储蓄及聚集各种生产品，——唯当不违背苏维埃法律，并双方对于所订契约当负责任。

(六)消费协社得组织企业，如采取制造物品以及设立园圃磨坊之类，以应各消费联合及其会员之需要。

(七)消费协社对于国家应负有下列之义务：

(a)受国家食粮机关之委托，以工厂出产品及手工业品换取农业品。

(b)分配国家的货物、食粮、国有工厂之出产品，租借地及国外购入之各种物品于全国。

(八)国家所规定分配于人民的需品及食粮，完全由消费协

社分配。如有例外当由人民委员苏维埃及劳动国防苏维埃另订专条。

(九)消费协社有向会员收取入会费及货价之权(或以货币或以货物)。贫困人民无力交纳会费者,当另订办法,以保证其加入消费协社。

(十)消费协社之管理权由全体大会选出之革命监察机关三人以上之团体掌之,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全体国民均享有之,唯 B.S.F. R.③宪法上所规定剥夺公权者不在此例。

(十一)各区消费协社联合于“消费协社省联合会”。消费协社省联合会之管理权,由各消费协社全权代表会选举之机关掌之。全俄消费协社之联合为“中央联合会”。中央联合会之管理权,由各联合委员全权代表选举之机关掌之。

(十二)选举期及改选期,由中央联合会规定之,唯须得地方机关(省联合会之执行委员会)之同意。其余各种手续及办法,另以章程订定之。

(十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总务处,得加入消费协社之管理处,与消费协社之当选代表有同一之权限。

(十四)食粮委员会有监督消费协社之权。

(十五)自本令公布后,根据一九一九年三月命令之协作社职权即行停止。

(十六)本令之实行,由消费协社中央联合会规定公布详细办法。

由这三命令看来,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组织——虽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上是让步的,中央集权制已稍减其严厉的程度——然而事实上却是经济改造的第一步。四年的战争

生涯过去了，这才入实际生活的改造。不过组织一时还不能完备，即使完备，有机关而无物资，消费协社的功能也不易见出。且看外交政策——通商租借地——的成败如何，才能定经济上的困难能否渐减呵！

莫斯科，四月二十二日

原载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史路浦尼夸夫，见本书第231页注⑥。

② R.S.F.S.R.是英语 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的缩写，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③ B.S.F.R.是英语 Belorussian Socialist Federative Republic的缩写，即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莫斯科之中俄外交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中国所派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到莫斯科已有三月，在中国国内的人，在俄国的华侨都翘足以待中俄外交的新局面。记者提笔要记这三月之中俄外交的经过，不想笔下却非常枯燥——原来中俄外交却冷淡到极点。这并不因为俄政府没有好意，却是此间的外交当局稍须要负些责任呵。

现在且就可记的略述一下，中俄外交以前的经过颂华及仲武两君已有一通信详述，张斯磨中将回国后，外交事件差不多都是此间华工联合会代办。原来中俄无正式的条约关系以前，别种交涉很少，最重要的就是华侨问题。华侨在莫斯科的虽不过四五百人，而在俄境的总数在四万以上，革命之后有入赤军的死在前敌的也不少，有在南俄边境工作的，因中国人每有当赤军的原故，俄国人对于中国侨民也都怀恨，所以每次反革命起来，就遭杀戮暨禁锢。例如以乌克兰^①一地而论，经过两次反革命，第一次皇党复辟，中国人都收监，共产党到后，虽得出狱，大家都无处谋生，因此又入赤军当兵。第二次台尼金^②到乌克兰，又杀了不少，全数监禁，凡从莫斯科一方面往南去的，更加严重监视，他们总以为中国人为共产党出力，因恨

共产党而恨及中国人，——其实中国人入共产党入赤军，都只不过为糊口起见。几万无知无识的苦力商人，处这种艰难困苦的地位已经四年了。其余稍有知识的就作奸商，——那时自由商业还在禁止之列，往往因此下狱。十月革命之后华工联合会里，早就因现状的困难，及将来办事的棘手，想设法送他们回国，所以派代表回国请愿。政府才派总领事来此。华侨的意思是说快快回国谋生，跳出火坑。总领事来后，仍旧迁延时日，后来华工联合会努力进行借着总领事的外交代表名义，比以前容易办些，这件事才算有些眉目，会议过几次现在已经大致决定，只等远东政府回电，知道每星期能通车几次后，就可以分批送回。

第二个问题就是互派代表问题。张斯磨中将在莫斯科时劳农政府就有这种要求。总领事一到此地，劳农政府就提出要派正式代表到北京去的问题，他亦没回复劳农政府，只说转达中国政府。而一方面向劳农政府屡次声明“张斯磨是假的，我是真的。”劳农政府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嘉拉亨^⑤曾经对记者露出这个意思，而说张斯磨在莫斯科，一切转达中政府的文件，都没有得复，陈总领事来此后，亦是如此云云。所以劳农政府直到如今还不曾算正式接待我们的总领事。原来陈总领事屡次打回中政府的电报，一封都没的复音。所谓“真”的，也没什么用处呵。要待俄政府代表动身后才宣布正式承认。

最近英俄通商条约签字后，才由驻英顾公使^④转来一个电说要派代表来，这还是外交委员会方面传出来的消息。还

有说中国政府，要照英俄条约和俄国结商务关系，这些消息都是俄国人方面的，不知道确不确。目前外交委员会，才正式通知陈总领事说：“中国政府知照俄政府，（一）华侨损失当由俄政府赔偿，（二）华侨在俄境当享一切自由权利，（三）中政府允许俄派代表赴华，但不得宣传共产主义，（四）俄政府赴华，沿途之安全，由中政府担保。”这一电是由中政府直接打给俄政府，并未经陈总领事转的。现在俄政府已着手选派代表，并拟派留学生赴华。

新近俄外交委员会，又有一公文给总领事请转达中政府，“远东代表优林^⑤并无权代表劳农政府云云”。这是中俄政府外交最近的莫斯科消息。而中国莫斯科总领事馆与此问题关系反似乎不大密切。

再者还有几句话关于领馆的。从前的华侨代表刘雯现在是副领事了。华侨之中，虽有一部分不满意于他及现在华工总会会长张永奎的——此中原因不得而知——然而比较的熟悉俄事。总领事呢，虽然大权在握而不善运用，所以总副之间，不免有些意见，办事也不统一。副领事已有辞意。据说华侨回国事办完之后就要走。听见总领事在外部所领八千元公费，并未全数带来，所携极小一部分，于外交的交际上未免太节省些，各种应用什物也不完备。馆员因此不满意，华侨会上也有大部分人不满意于总领事。再加以外交委员会的冷淡，所以莫斯科中国领馆，就成了清萧萧冷静静地的光景，大家各自

还含忧黯不明的心理。中俄外交多重大呵！

莫斯科 一九二一，四月二十九日

原载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九、二十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乌克兰，今译乌克兰。

② 台尼金，今译邓尼金。见本书第230页注⑤。

③ 嘉拉亨，今译加拉罕。见本书第105页注⑤。

④ 顾公使，即顾维钧（一八八八——一九八五），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著名外交官。当时他担任中国驻伦敦公使。

⑤ 优林，见本书第130页注②。

莫斯科之耶稣复活节及五一节

(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

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我们在北京得莫斯科的消息，说劳农俄国五月一日工人仍旧工作。“五月一日”的意义在无阶级独裁制的国家里，当然不能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意义相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今年——一九二一年——记者等在莫斯科，躬逢盛会，自然应当记一记他们的五一运动。

今年五月一日刚巧是礼拜日——人家都不做工——而且又是耶稣复活节(La Paque)①。于是莫斯科城里“新的五一运动”和“旧的复活祭”同时举行。共产党人欢呼万岁声和着礼拜堂的钟声振动了这共产国家都城的空气。这两种声音可以代表俄罗斯的两精神：政府办的五一节和民间的复活祭，两者之间似乎有些矛盾。现在只把记者所亲见亲闻的记下。

四月三十日夜一点(已到五月一日早晨了)在各教堂礼拜堂里举行复活祭。我们到莫斯科最大的教堂里去，那时已两点多钟。教堂非常之大，图像非常之精美，离我们所住的地方很近，我们在楼窗里，时时对着他那金赤似的真铜葫芦顶和十字架。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已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希腊教

的神甫都穿着“道袍”(和中国的道士所穿相仿佛)唱圣诗,行种种礼节。听人说,近祭台处,还有耶稣的棺材,假装耶稣的尸体躺在里面呢。可惜人太多,不能走近前去看。我们稍站几时,热得不能忍耐,就出来了。教堂里外,都有许多人,手执着小烛,画十字。我们出教堂门,就有许多乞丐沿路张着手讨钱,其余的人也还不少,都想挤进教堂去。我们挨着众人走出二十多步,方才清静。这一夜满城钟声彻夜不绝。莫斯科教堂总共约有一千五百处。他们的教仪,除图像以外,还有种种的仪式,绝不和法美在中国所传基督教相同。这是希腊教的性质。——礼仪繁缛,迷信甚多,亦可见俄国国民的宗教性非常之强,而文化的所以落后之原因。革命以后,信教的人渐渐减少,而至今尚有很大的势力。虽然劳农政府屡次监禁枪毙神甫,并不发教堂经费,而信教徒却供应得这些神甫很好。每年复活节,更非常热闹。家家设筵款客,虽然他们现在很穷,却还竭力铺张,革命以前,有整整的一礼拜的热闹呢,现在只两三天便了。所以今年复活节(年年由神甫按俄国旧历推定)刚巧和“五月一日”相值,普通人民脑筋里就只有一个复活节而没有五一节。五月一日早晨礼拜堂的钟声,还是满处的响,却满街都插着赤色旗。我们即先到赤色场^②,那里悬着劳农国旗,许多人拥着去看。我们才觉着有些五一节的气象。

赤色场上停着几辆扎彩电车,中间有许多小孩子同着女教员欢呼劳农政府万岁。沿街还有许多汽车,也扎着彩,挂着许多旗帜,满街游行,——这都是政府和共产党机关办的。还有两辆电车上,坐着许多共产党员。我们去的时候,正值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会长^③演说“五一”的历史。他大意说：

“……以前世界的五一节，各国工人举行示威运动，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度，现在我们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已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我们的仇敌——资本家——已推翻了。现在我们多做工是为自己，不是为资本家了。‘我们努力向着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进行’……这是我们五一节的新口号。我们还要得最后的胜利。我们更应当努力！世界工人阶级万岁！……”

演说完之后，在车上变戏法，唱歌，下面听的人——工人，知识阶级——也不少。

后来又到大剧院门面。那里搭着一座台，预备露天大会。四围挂着许多“生产宣传”的旗帜，工业矿业生产率的图表。“电气化呵！”“工人管理生产呵！”等等都写着斗大的字母挂在那里，往来走过的“庆祝电车”，“庆祝汽车”，都三呼万岁。

随后从美国回国的工人代表、英国工人代表、巴尔干半岛代表相继演说。演说完后，露天音乐会开会。无产阶级文化部的工人，女工出来唱歌、跳舞，虽不甚好，却是一种新艺术。不过这音乐会本是外交委员会发票请各国外交人员及我们的。去了之后却见许多人没有票的也挤进去，因此会场秩序很不好，拥挤的不堪，我们站了半天，不得已只好出来。这是莫斯科的“五一运动”。他们共产党的精神非常之好。可惜比之全国国民，人数太少，人才太缺，所以每每办事有些不周到的地方。以“五一节”和“耶稣复活节”相比而观，使人领略到

俄国国民性及共产党之“五一”运动的意义，不免发生一种奇异的感想呵！

一九二一，五，四 莫斯科

原载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复活节，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是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一般在公历三、四月间。按俄国旧历，东正教的复活节在具体日期上常比天主教和新教迟两个星期。

② 赤色场，即红场。

③ 全俄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为加里宁。

俄都记闻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记者到此，以前所写通信，均为较有系统的，原是因为交通不便，通信到京太迟，所以系多日搜集材料，稍加编辑后，才寄回国内，使国内人看了容易明白有头绪些。然而因为一人精力有限，工作太多的时候，所见材料往往疏忽遗忘，所以如今另辟“俄都记闻”一栏，随得随记，一则做记者自己随后研究编辑时的底稿，二则仍先寄回国，做国人参考的资料。

一、毛类课税令及烟草课税令

劳农政府从下食粮税令之后，经济政策渐渐不得不采适合于小农经济国状况的办法，所以协作社问题、工资问题等都在紧要关头。如今又下两令，其内容如下，(一)毛类课税令。以前毛类亦完全由国家公卖，每年收一百二十七万四千六百蒲^①，此次命令规定改用课税法，废止公卖，每一骆驼年收毛四俄斤(四十俄斤作一蒲——抵中国三十斤，下同)，每羊一头最多年收一俄斤又八分之五，最少一斤的；每年收税分两期，春季毛产于七月十五日开始收纳，秋季毛产则于十一月十五

日开始。依此税额每年国家收入毛类当减至六十五万蒲。(二)烟草课税令。烟草公卖办法亦概行废止,另定课税法,每一俄亩(Desiatine)马花烟收二十蒲,雪茄收十五蒲,替烟收十蒲。凡秋季额售卖烟草者当交纳课税定额取得售烟执照。由政府另订专称,交易烟草,归协作社经理,每年收入总额尚未能定。

二、全俄职工联合苏维埃第四次大会及 全俄国民经济苏维埃大会

职工联合会问题已在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上有着相当的解决。现值实行议决案之期,正在召集职工联合会及国民经济苏维埃,所谓一方是工人组织,一方是国家机关,同时开会,将讨论最近之经济政策。——甚为重要。职工联合苏维埃第四次大会之重要问题为食粮政策问题及依照工资上之“物产报联合”,协作社所当任之职务问题。国民经济苏维埃大会,当磋商食粮课税令之实行办法,及提倡社会主义的工业问题,此数问题之意义当待开会时,始得详悉。然渐就经济大势观之,不外两点:(一)当确实研究规定办法,使企业之大小适合于劳农政府现有材料之数量——现时多数工厂每日工作仅二三小时,因燃料缺乏故。(二)欲使工人生产力增长当速改订工资率。其次则当设法使现在劳农政府之社会主义企业,利用自由的经济交易时,所受种种障碍一概消灭。此数层近日俄报上讨论甚多,列宁曾曰无产阶级有政权、运输权、大工业权,故

虽有小商业，而殊不惧资本主义之发展，而反常利用之。只须努力以适当之法提倡大工业而已。

(此两会已于五月十七日开幕)

三、俄罗斯之面包问题

今已届夏季食粮问题非常紧急。据俄报云：(一)因去年收成不好储粮太少，(二)因耕种田地较战前少四分之一。然食粮委员会之分配法尚能对付供给城市工人。每年春季辄有危机，今春尤甚，故至夏初遂有如此窘急之象。其原因乃在今春各地白党暴乱纷起攻击运粮车辆，烧毁库栈，一方面又因食粮课税法公布后，农民渐愿多耕，播种较多而存粮更少。现时由西伯利亚运来者每日食粮一百车，由高加索来者每日七十车，新与乌克兰共和国^②订约每日由南俄运入四十车，皆归中央政府分配，然尚不足。当局已正设法组织协作社，以备开始与乡村农民交易云。

四、西伯利亚之金矿

俄自与各国订约通商以来，需用金币、生金之量日增。西伯利亚原有金矿，战前一年可得一千五百蒲生金。其地富庶，如即日恢复，一切机器皆尚可用，工人当地可招，食粮问题亦不甚困难。雅古次克州(Yakutskaya)^③有牛油、肉、蕨草，工

人甚多，与远东通商可由“远东共和国出口”，即能易得茶叶，手工业品，技术品，布匹，镜子，锤子等。此问题甚大，对于东北西伯利亚之经济关系非鲜浅也。现劳动国防苏维埃及国外商业委员会正当讨论办法。

五、劳农政府之行政问题

劳农政府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公报社论云，苏维埃政府之各地方机关有不胜任而不克举政者，有道德堕落者，前在军事时代政府无暇及此。至今积弊甚多，往往有工人农民相率弹劾攻击地方官之事，此须急切设法，不然人民怨毒当局危矣。今军事时代已终止，当移全力以整顿之，此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责任。不日第三次期会中当有处置此等不法行为之办法，而以慰人民之望云云。

六、赤俄小闻

△白良史克铁道工厂 (Briansky) 第一次试验以电力掘地，用六齿犁掘深七寸，比煤油机器功效数倍。

△据俄报前数日自中国运来蚕茧甚多，行经西伯利亚严寒之时幸尚未死，蚕蛾破茧而出，从此俄国亦有中国蚕种矣，于俄国科学界及工业界均有兴味也。此蚕已运南俄，莫斯科亦有。俄教授溪霍美洛夫 (Tihomiroff) 曰，此蚕仅在高加索及南俄能生存，高加索本有蚕也，然该教授以为中国野蚕无用养

护，丝之生产因此或可更廉云。

△库尔斯克省科学院发见该省指南针颤动，前莱史德教授（Leisr）掘地一百俄丈，今已至六百俄丈，果发现极大之“磁石层”，深数丈。

△交通委员会出令准人民每人带五蒲食粮乘坐火车。莫斯科苏维埃令残疾者及孕妇得免费坐电车。

△亚尔哼葛史克^④之外商部已备十万蒲石棉出境交易及各种机器，伊库次克^⑤亦备二十万蒲面。

莫斯科 五月十九日

原载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蒲，今译普特。

② 乌克兰共和国，今译乌克兰共和国。

③ 雅古次克州，今译雅库茨克州，属俄罗斯联邦。

④ 亚尔哼葛史克，今译阿尔汉格尔斯克。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州。

⑤ 伊库次克，今译雅库茨克。

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二日至六月十五日)

合作社、货币制度、工钱制度、自由商业

共产党政府自从重开自由之商业及实行物产课税以来，经济上发生许多新问题。

记者第十三封通信^①已经记述关于合作社的三个命令。这合作社的组织，就是过渡时期中经济改造的机关，——和自由商业并行，而且合作社的权限，亦加以扩充了。

因自由商业既开，消费协社为供给机关，要和农民交易货品，于是货币制度不得不重新改良。以前没有自由商业，有所谓市价，劳农政府的纸币，不过是一种工券，或者是政府与农民交易食粮的纸票，并没有准备金，并不兑现的，因此劳农纸币的价值低落得不堪。再者，一切事务都由政府专卖。有种种限制购买的条件，购买者虽有纸币而不得购，所以纸币更不值钱了。现在政府要经由合作社以工业品换农民的食粮，以及私人或公共团体间的交易，必须有交易的媒介品，何况工业既缺乏得不堪，不得不用金钱来暂时代替。工业品既缺乏，各市场上的交易现在是用的纸币，投机者（奸商）利用供给的缺

乏及需要的增高，胡闹的提高市价，于纸币价值的跌落，从自由商业复兴以来，更愈趋愈下。何以有如此现象呢？因为（一）纸币无保证，农民不信，奸商有所借口；（二）协作社的组织及功能尚未完备，私人交易中，极容易发生奸商朋比为奸的弊病。对付方法就是：第一，组织整顿协作社，第二，增铸新的货币——硬币。

第一办法已有明令，政府现在只要着手进行，政府机关报上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一九一九年协作社经营交易事业，已经试办，因各组织太小，全国协作社代表到三千人以上，不便于集权的制度，“中央的”管理力太弱，发生种种弊病（此事的经过，记者因尚未得详细的材料，不能详记，抱歉得很）。所以由他们的观察点看起来，这次整顿协作社，应当顾全“消费者的工人及生产者的农民”之利益，把工人阶级好好的组织起来，组织一整个的集中的团体，消费协社。政府容易监督，容易支配。共产党的行政本是取集权主义的，所以暂时允许自由商业，亦是过渡的办法而已。

第二办法亦在讨论中。俄国财政并不因纸币低落，而受影响。财政上所以有不良的地方，却因为一切电灯电话等公共事业都免费之后，不算在收入支出里面，各部机关消费的数量就容易不经心了，然而这不过是小弊病。现在既实行了物产课税法，政府从农民所得的收入减少了一大半，要用工业品或金钱去与农民交易，才能补充收入的不足。而农民不信任不兑现的纸币，所以决计要想印铸新硬货。一方面日常需要品仍归政府专卖，利用协作社，渐渐地取消私人的经济单位，

而且可以维持国家支出的过量。

工钱制度，前已定于纸币之外，加发工人自己做的生产品，以便工人和农民交易。现在已进一步着手于详细的办法。现在政府中有一种提议，拟由政府筹备“预支金”（或货币或物产），交工人消费协社之临时委员会（因全国消费协社总会尚未成立），以备交易农产品及其他物品，作为基金，用以做报酬工人的工值。工人及政府职员分做两种：（一）能生产者；（二）不能生产者。能生产者得工值全分，都另有生产品的报酬，不能生产者所得全分工值，分作三分，货币、食粮及工业品。然后凡出产品的报酬，加以详细的核算，由职工联合会的监督，移交工人消费协社之临时委员会。

凡此都是自由商业实行后之相当办法，经济问题的解决，尚在未定之中，记者还要细加研究，再作报告。

一九二一，五，十二，莫斯科

“苏维埃政府之国家的资本主义”

——财政改良问题之讨论

社会改造之中心问题在于经济组织之整顿、推翻旧的，创造新的。俄罗斯革命的价值就在于他经济改造政策的适当与否而定。俄国工业程度及无产阶级的组织在战前本是落后的，所以当俄国布尔塞维克革命起时，各国无不惊骇，引为奇事。记者于《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一篇中已经论及俄国经济组织的

实况，共产主义之理论及共产党在俄国实行其理想之办法。

自第十次共产党大会之后，食粮课税及自由商业令随即公布，苏维埃以前的经济政策随之而变，这是时势之所要求。于是自由商业问题、协作社问题、工资率问题、货币制度问题——这是关于经济的，食粮委员会及协作社的权限问题、国外通商委员会及财政委员会征集管理硬币的权限问题、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的改组问题并及于职工联合会问题——这是关于行政的，一时都成舆论中及官厅里的谈资。前日（五月十七日）全俄国民经济苏维埃大会及全俄职工联合苏维埃第四次大会都已开会了。这两会中，是要解决俄罗斯的经济问题的。列宁于此时（五月十八日）乃在莫斯科苏维埃及共产党莫斯科省会机关报《共产主义的劳动》上发表一篇文章，很有趣味，题目：《苏维埃制度中之国家的资本主义》。

行自由商业制，就不能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今所当讨论的问题，就全在于“以国家资本主义之舵把持定不可免的资本主义发展方面，便于不远的将来，变此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第一当先知苏维埃制度中实际上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什么。

最简单的，苏维埃当局所“着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就是租借地。苏维埃制下之租借地是什么？这就是因反对小私有财产的（宗族制的及小资产的）阶级，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当局与“国家资本主义”所订的协约，所结的同盟。租借者是资本家。租借者办租借地纯是资本主义式的，他愿与无产阶级政府订协约是为着要获得厚利。于苏维埃当局有利

的，却在生产力的发展，及出产品的增多。我们有几百个工业者、矿业者、林业者。我们不能工作——机器不够，食粮不够，运输不便。因此同样的原因，别种的事业我也办不好，因大企业办不好，而小私有财产阶级的力量处处发现：近郊的（随后全数的）农业坠落其生产力，他们对苏维埃当局的信任心渐失，朋比为奸的小投机事业发生（这是最危险的）。苏维埃政府“着手于国家资本主义”而倡租借地，以大生产敌小生产，以先进的生产敌落后的、以机器的生产敌手工的，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增加大工业的数量，增加国家管理经济的力量，与小资产式而无政府的经济状态取得均势。

租借地为国家资本主义形势之一，比之其他苏维埃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之形式，似乎是简单明了正确而具有顺序的办法，此中困难确是有的。然而比之着手、发展、辨别国家资本主义之其他形式，这样的困难还算是最小的。

政策上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要会适用租借地政策的原则于其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自由商业、地方交易等类。——租借地——其一。

我们再论合作社。物产课税令既公布，不得不急急扩充合作社的“自由”及其权限。合作社亦是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之一，然较不简单、较不正确、较无顺序，而较杂乱，小生产者的合作社不免发生资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助这种关系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化的第一步计划。苟有小生计者的发现，及货物交易的可能，这就是不可免的，而且不能有别种现象发生。故所谓合作社的自由与权限，在俄国的经济状态中，就是所谓资本

主义的自由与权限。

然而“协作社的资本主义”（以别于私人经济的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府之下，与国家的资本主义同其性质，因此现在对于我们是有益的。售卖纳税所余食粮之自由愈扩充，我们愈当努力，使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趋向于协作社的资本主义。协作社的资本主义，象是国家的资本主义，因为有他就容易统计、监督、管理，以及订立国家（在此为指苏维埃的国家而言）及资本家之间的“契约的关系”。协作社，是商业的一种形式，比私人的商业有益处，因为他容易联合，组织几百万的人民，而这一点就是将来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于社会主义之中紧要关头。——协作社——其二。

现在再论第三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国家对待资本家如对待商人，使他出卖国家的出产品，收买小生产者的出产品而付以“委办利息”。——商人——其三。

次论第四形式，国家以国有建筑品，或国有产业，或国有森林土地之类出租于企业家的资本家，出租契约当与“租借地”条约最相象。——企业家——其四。

这后述两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我们还绝没有人论到，没有人注意。这是因为我们怕看“微小的真理”，而太常常自己走入“好高的自欺”。我们时常迷惑于“我们”由资本主义过渡于社会主义，而忘记了我们自己的真确的“我们”。（所谓“我们”是谁？）“我们”——是先觉无产阶级的先进，我们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然而先进之辈不过是无产阶级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是全数人民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要能解决直接

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先明白，由未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过渡于社会主义的政策，当用何种间接的方法态度。这是问题中的要点。

在最近期间应当会想着适宜于容易从宗族制的小生产过渡于社会主义之间接的关系。

记者新近见着德外交部驻俄经济调查员史德雷经济博士，他对我说，在战前很研究俄国的工业，以现在比起来，革命的破坏真可惊骇。大工业几乎已等于零，所谓社会改造，可以推翻资本家、私有财产者，而不可以推翻资本（机器材料等）的本身，再加以工人管理而工人又没有相当的知识及道德程度。现在据列宁说来，确亦已知重造资本为必要了，——还得顺他自然的发展，而因势利导之。

前一通信已经说及劳农政府有重新恢复货币制度之说。现行所谓“苏维埃钱”，其实并非货币，既不兑现又无保持信用的能效，票面本只当“统计券”字样。如今因国内外商业恢复财政亟须整顿，又值职工联合会开大会要议及自由商业、合作社等问题，所以一两星期以来讨论财政改良的非常之多。现虽尚未告结束，且记一记大概。

原来苏维埃政府于最初所谓社会主义之过渡时期中，收入与支出之增长一部分（如农工业品之继续出产而供国家使用者）直接以出产品计算。其余一部分（如已制造成的物品，仅移转位置者，家俱等类，或如房屋，仅须取分配法而非本人消费者）概暂时以“金钱的形式”行之。而卢布价格之低落，却是因为国家尽量多发纸币，即国家所费“金钱”之额超过于人民

归还国家之数。革命时支出自然倍增，而在处理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上尤甚。因此纸币发行额就在于国家收入及支出相抵之数。于是：

$$\text{纸币发行额} = \text{支出} - \text{收入}$$

现在自由商业及合作社交易复兴之后，财政的流通，更加需要，而这种弊症也更加显著，整顿货币流通的现状，就是要使发行额等于零。自然只有减少支出增加收入的一法。减少支出，唯有扩充社会主义的经济，以物产作工资等。其余一个办法就在设法增加收入。劳农政府财政状况既是如此，现在正值各种经济问题的紧急时期，对于这一问题有许多提案不外下列四说：

(一)课税法，(二)信用机关法，(三)金类通货法，(四)有证纸币法。

一，课税办法，此说要以课税而收回纸币，同时收入增加，发行额减少。就是设种种课税法去吸收人民的纸币，使课税所得足以盖过发行额。然俄政府每年所发纸币额数超过五倍，要使课税所得能盖过这五倍的数目岂非一为难事。如直接税则全国资本都受极大影响。可以用间接的课之于己用物产报酬之工业上，转嫁于农民，附以极重税税率，固然可以。农民以高价得工业品，即交易食粮而纸币折算起来，价越低落，政府可以利用纸币之低落而收回他，另发新币。然而现在城市中所有工业品太少，无所用其课税，农民纸币虽多，有购买力，而政府没有货物，仍旧没有办法，所以这一说恐怕不能实现。

二，信用机关，有人说，可以在全国广设各种信用机关，各

储蓄银行之类，然而即使储蓄银行办得好，能吸取全国纸币之半数，财政仍旧不能整顿的，为什么呢？现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本不嫌他太多，而只可惜他本身的信用早已没有了。发行者是国家，国家财产在这社会主义过渡时代，另呈一特别现象。况且并非信用生货币的价格，乃是货币的价格立信用的。虽有信用机关，而所收无信用的货币决不因此而生信用的。协作社本有向社员征募公债的办法，然至今也未见纸币价格增高，——就是一个证据。

三，金类的通货，这问题亦不容易，一般人都信政府将发行银币以为纸币的准备金，然而据《经济生活》^②报上推测，以国家收入支出不能相抵，如永久是发行额超过收回的数量，虽有硬货也是无用。纸币的信用仍旧不能立。那不是徒费一番铸造的功夫，金银的数量么？况且如说铸银币，俄国本非出银的国家，需用银是要靠进口的，如何有能力发行到相当的数量之银币呢？

四，有证纸币，所谓有证纸币是仿通常纸币自由兑换金银硬货，不加限制的办法，想使现在纸币，虽不能限制兑换硬货，而可以使国家负其责任，自由兑换国家的产品，拿着纸币，可以随时随地，依定额，取得货物。那时纸币就有保证了。然提此案的人究不能指出无限制兑换的可能。既不能无限制兑换，就是有些保证，也不中用得着。

这四种办法都很困难，不易解决。至今财政问题还在磋议之中，据劳动委员长史美德^③的意见，“根本解决只有振兴农工业，增加实际上的富力，才作得到。革命时发行纸币是可

能的，然纸币价之低落也遵一定的法则。所以在现在俄罗斯这种经济状况之中的财政问题，另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卢布价格，一九一八年时，大约一旧卢布值一百新卢布，到现在要有一万卢布才抵得上一旧卢布的价值。价格的低落到如此，所谓‘卢布’，早已失其本位的资格了，所以现时无论何种办法，决不能根本解决。只可以想几条临时救急的办法而已。”这是劳农政府现在的财政问题，我们且看下文如何。

莫斯科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三大会之经济政策决议案

前一函关于“食粮课税法”，“小工业之非集权制”，“自由商业”等，已就理论及事实略加说明。俄劳农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从第十次共产党大会之后，原是零星片断逐渐以法令公布实行的，现在（一）则因政策的进行渐趋于明显，范围亦渐扩充，应当有一总括的规定，以为行政的标准，——所以召集第四次全俄国民经济苏维埃大会及全俄职工联合会大会；（二）则因新经济政策的进行太骤，而内容太曲折，很引起党内党外一般人的疑虑，应当有一郑重的声明，解释新政策的意义及其与共产党党纲的关系，——所以提前召集全俄共产党会议。现在这三大会的经济政策议决案都已公布了。记者前几次通信所述，可以借此作一结束。至于新政策的业绩如何，且待三四月后，俄国实际生活上的经济状况到如何地步，那时自然可以知道。

(一)全俄国民经济苏维埃大会及全俄职工联合会大会联席议决案(并有“劳动国防苏维埃”的代表列席表决),

“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之新经济政策”

这一议决案,内容大约如下:“以‘食粮课税法’代‘食粮均配法’之令,就是苏维埃政府所应当采的发展农业及保证大工业的新经济政策之表示。食粮、原料、燃料来源之缺乏,使苏维埃政府不得不特别注意于提高农业的生产力,以达到增加需要品的生产,发展大小工业的目的。因此不得不先定处理食粮、供给、交易、劳动力之具体办法。……”这是总叙,下分五节:

(1)国有工业

一,国有工业仍为国民经济之基础。

二,国有工业发展当赖企业之改良,劳动生产力之增加,供给及统计方法之改革。燃料、五金、矿产等原料之准备,运转之改良,机器及一切工具之制造,乃为国民经济之必要条件。然欲实行上述各计划,必先使工人之供给条件有如此之可能性;工力之改良乃现今最要之职务。工人职员之数,当即速裁减,同时即可改良所余工人之供给品。所有国家的资本,当全用于发展国有工业。

(2)小工业及手工业

三,国家专利及于一切最必要之原料,禁止自由市场,大足妨碍小工业及手工业之发展。现时小工业及手工业之发展,颇足以助农业之发展,如农具制造、修理等,尚非国有大工业能力之所及。故当另行设法,使小工业及手工业得充分发展。

四,小工业及手工业之自由筹备原料以应其生产需要之权,由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及其他经济机关协定之。

五，小工业及手工业得自由出卖其制品及承受订购。

六，国家订购小工业者及手工业者之货物时，完全依契约的形式行之，若在特别状况中，小工业及手工业者有承受国家定货之义务。国家定货之义务的承办均由各地国民经济苏维埃办理。

七，各地方国民经济苏维埃当整顿手工业者而组织之，并发展其团体，此不妨碍政府之生产计划，可利用大工业或中工业，以助其组织。

八，小企业、手工企业、职业协作社之登录办法，当集中于国民经济苏维埃，且当特别注意于发展职业协作社。

(3) 需要品之生产

九，军事状况中，中央政府一方面注全力于军需品之制造，一方面占运输机关及主要工业为军用。因此人民之日常需要品，仅居生产计划中之第二地位。现今则当以农民工人之需要品为前提。必需筹备国家的“货物基金”，以备与农民交易纳税所余之食粮。故除燃料之采取及筹备，及主要工业之提倡外，凡普通的需要品如食盐、纺织工业、皮革工业等，苏维埃政府当竭力保护之。

(4) 物产的货物交易

十，自由买卖之权既实行，工业原料之筹备制度当完全改订；筹备原料之法令当以货物交易行之，或向生产者购买。

十一，前行食粮均配法时之“法定价格制度”今当废止。每一区域均当有货物的平价，国家亦根据此平价筹办食粮及原料，付农民以相当之交易品或生产品。货币的价值由国家机关规定之，于发给农民货物及向市场或生产者购买原料时同等通用之。……

十二，原料之筹备当取“非集权制”之办法。食粮委员会为筹备原料之库藏机关，交易用之原料之筹备，当集于协作社机关，直接由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监督之。

十三，工厂得向农民私人或协作社以契约定购食粮，但不当因此减少国家的生产。

(5) 企业之出租

十四，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及其地方机关，准以企业出租于私人、协作社、共同劳动社。其条件由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指令规定，人民委员苏维埃批准之。

(二) 全俄共产党会议议决案：

“新经济政策”

共产党会议本以解新经济政策的疑点及规定经济行政的原则为目的。共产党中有一部分人以为新经济政策废“食粮均配法”不过是暂时的办法，因为农民反抗，所以借此暂时缓和他们之间的感情罢了，有一部分以为自由商业及小工业出租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应当行的。此次会议，列宁详加解释：“俄国现在并非已经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正要努力用适当于俄国现时的经济组织之办法，以达过渡于社会主义之目的，所以新经济政策是在此特定时代(现时)中经常的办法。”这是新经济政策决议中最注重的一点。其次，以发现现行经济政策有因太集中而发生的弊病(官僚主义)，办事太迟缓，故政策中注重于改革全国集中的计划为地方的计划——即以按各地方的经济状况立适当于一地方的全体计划为标准。这是新经济政策的行政原则。现在议决案既已为党员完全承认，以后经济政策的进行，就要按照这原则去办。议决案共十二条，兹特译如下(可与前函参观)：

一，新经济政策，为党员及政府职员所当认真办理之根本政策。此一政策为现在时代中经常的办法。

二，新经济之要点为货物交易。农民工人间之正当的相互关系，于此由资本主义至社会主义之过渡时代时，两阶级经济联合之巩固的形式，除“农工业间有制度的货物交易或生产品交易”外，无由建立。实行货物交易，一部分亦以奖励农业之故。……

三，以协作为货物交易之根本机关，承认食粮委员会与协作社订立契约，并付以第一次之货物交易基金，令其执行国家机关所委办事宜而受其监督，——为正当之政策，务使协作社得充分发展小工业。保持协作社之信用。货物交易事宜集中于协作社之手，以防止货物交易中之无政府状态（各回避国家之监督等）。从此可不侵犯正当的自由商业。研究市场。

四，维持私人的协作社的企业，此等小企业本可暂不求国家供给其食粮燃料及原料。国家企业可出租于私人、协作社、共同劳动社、公司等。地方经济机关有自由订立契约、出租企业之权，不必预得高级机关之允许。但必呈报劳动国防苏维埃④。

五，审查工业之生产计划，有必要时，当以日用需要品及农民家用品之制造为标准。扩充各大企业之独立建议，管理财政的或物质的富源，均由国民经济苏维埃批准之条例规定之。

六，发展物产报酬法之制度，实行集产供给法之试验。试行更正当之食粮分配法，以达提高劳动生产力之目的。征集发明节省工力机器、原料燃料、房屋等方法之提议。严禁浪费等弊。

七，征收食粮税以速而无遗为原则，当整顿征收机关。欲达此目的，必以共产党之特权保证食粮机关。（食粮机关之重要职务，全由共产党人任之），食粮机关仍保存其集权制。

八，今年度预定计划之大纲常如下：以食粮课税法及货物交易

法所收食粮，不当少于四万万铺德^⑤，以为振兴大工业及实行电气化计划之基础。

九，(略)

十，中央机关对于地方机关之建议，当切实注意维持，而负特别之责任。由本会议(共产党会议)中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职员提出于最近之行政期会，拟定关于此项之法令公布之。

十一，本会议委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党务机关努力宣传解释新政策之意义于人民。

十二，全体党员当极力注意于研究解释中央地方之各种经济建设上之实际经验。——于报纸上，会议席上，不论其为苏维埃机关、为党务机关、为职工联合会机关，此后均当特别注意于此。^⑥

一九二一，六，七， 莫斯科

国民经济苏维埃、职工联合会 两大会中之两大问题

劳农政府经济政策的大纲，前篇通信已经详述。这次大会中还有许多零碎问题，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国民经济苏维埃全俄第四次大会中之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改组问题，及职工联合会全俄第四次大会中之工资率问题。

一，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改组问题

第十次大会(共产党)所决议的职工联合会问题，本有职工联合会与国民经济苏维埃共同协办经济事业之原则。现在他们所议就是根据此原则而讨论怎样避去两机关办事重复之

弊。本来职业联合之建设和经济的建设关系非常密切。职工联合会的经济部就在这一点特别注意。而想由两机关之联合假手于经济部以达发展新经济的目的。不过去年的经济事业，都因机关草创，没有统一的经济计划，所有成绩不好，经济计划既不统一，各类统计预算都有些紊乱。例如去年十二月及今年一月间彼得堡工厂停闭者六十四，这就是因为燃料缺乏之故。燃料之所以缺乏，不外乎统计不精密，分配计划与需要不相符合的原故。劳农政府有鉴于此，新经济政策决计废旧式的中央集权制而采新式的中央集权制。新式的中央集权制有一个原则，就是：“指导之权归于中央，管理之权归于地方。”这一层记者已于上两次通信提及，列宁的理论中亦已有此大意。按新经济政策，凡各种实业之生产计划，一而由地方的国民经济省苏维埃交职工联合会省苏维埃之经济部，于联席经济会议中讨论后，转达各工厂，使各企业的分股会议研究实行；一面待各工厂实际经验之后，再由职工联合会之经济部，还达于国民经济苏维埃。如此，一切燃料、食粮、工力、技术之供给都能符合各企业事实上的需要，以前命令式的经济计划决计废止。

因经济行政的方针既改，经济机关的组织也应有相当的变更。

劳农政府经济机关的组织已屡次按实际上的经济变更过几次。最初按经济的类别分设许多经济的人民委员会，而与“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的关系不甚密切。又因“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事实上不能统一集中各种经济事业，于是发生许多

委员会、总数目近九十。这种制度，等到和平的建设时代，无论如何行政上总觉不便利。所以到第八次苏维埃大会时（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议决设立“劳动国防苏维埃”，统理全国经济行政，监督各人民委员会（经济的），并于其下设一国家计划委员会，掌全国经济计划。其时已经有经营“有计划的”经济事业的趋向。半年以来，以前的各种经济的小委员会之权限已大缩小，有合并的，有裁撤的。这是第一期的变更。

现在到了第二期了。据这一次全俄国民经济苏维埃第四次大会预定的新组织如下，——其改组的方针仍不外乎组成合乎更有系统更有计划的经济行政之组织：

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分作五个职务部：（一）管理组织部，（二）生产技术部，（三）统计预算部，（四）供给分配部，（五）财政部。以前属于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之“物质使用委员会”，现在改作劳动国防苏维埃的一机关，专掌全国各种实业原料的分配数量。现在新立的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中之供给分配部，就可以完全按照劳动国防苏维埃中之物质使用委员会所定表册分配。这五部之下分设十五种工业的总管理处（如五金制造工业、燃料采取工业、矿业、化学工业等类），以代以前的六十种物产总委员会及中央会等。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经由这些机关可以管辖全国的制造工业及采取工业，而没有以前的手续繁琐办事迟钝等弊病了。

旧制度的弊病在于机关太多，某某总委员会，某某办事处、某某委员会、某某部等，互相没有一有系统的关系。从有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之后，不多时便应行政上的需要，又分许

多经济的人民委员会，如交通人民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会、食粮人民委员会等，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于实质上遂成为“工业人民委员会”的性质。所以又立一“劳动国防苏维埃”总其成，掌全国一切经济事业的总计划。然而初办的时候，一方面不能立刻统一——因各人民委员会之外还有种种小经济机关，如上所述，——一方面中央集权，集其所不当集，而不集其所当集，所以成效不著，现新经济政策中之经济行政方针更进一步，扩充这经济最高机关——劳动国防苏维埃——之指导权，使事实上取集权之利益。就是：一方面劳动国防苏维埃当负经济事业的指导之责任，建立全国统筹的经济计划；一方面地方机关扩充其管理权，各省经济计划，须依当地实际上的经验，由本省各种地方经济机关之联席经济会议讨论研究，实行这种计划之方法，得由此提议于中央或相机执行。从此各国民经济省苏维埃不仅只是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的地方执行机关，而成了实行全国经济计划的一“分部机关”了。

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改组问题的大概是如此。

二，工资率问题

俄劳农政治下的工资问题是社会主义中最有意思的问题。其大略已零星见于历次通信，现在全俄职工联合会第四次大会又有一新议决案。这议决案的内容颇有研究的价值。而工资率的改变，原因亦在于食粮课税法的实行，自由商业的开放。记者于前此通信记及物产报酬法时已略提及。现在可以作一综合的报告。

第十八号莫斯科通信所记留夸夫之报告中已经说及现行

工资率不能满足工人的希望。金钱的报酬不能给工人生活必需的最少限度，这是必要的维持生活费及恢复工作能力所不可缺。职工联合会所拟办法——物产报酬法——还没有很大的成效，因为食粮的困难的原故。现在自由市场及小手工业的发生，使职工联合会更加了双重的责任：要使工资更得实际上的意义并保存大工业不使涣散，必须使工人能得更小限度之生活必需的食粮及其他日用品，报酬当与所费于工作的劳力相当。如此，才能使工人直接感觉着生产力增高的利益，知道生产力增加，“口粮”也随之增加。现在这次会议中大多数的意见，对于工资率问题，都承认“必须改个人的供给为集合的供给法”一原则。然而因食粮、燃料、原料之来源缺乏，不能得相当的数量供给各企业，所以暂时还不能实行。只能暂且就振兴大工业所不可缓的几种企业，先行着手。现行工资率制度，必须修正，以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第一件，工资制度当使简单。再则就各地情形，地方职工联合会机关及各职业联合当有修正各类工资率之权，减少工人人数，改良物产报酬及分配之方法，都按当地的情形去办，职工联合会机关可以在生产上大有贡献。所以俄国政府最应当注意的就是：为工人筹备“货物交易基金”，使自由商业制度下工人生活状况不至于受小资产阶级剥削而更坏，并且维持住大工业，以为无产阶级的根据。（如照市场的物价算，要付给工人最小限度的生活费，必须增工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才够。）工资率问题的意义是如此，现在译其议决案如下：

一，工资率政策与苏维埃政府之更改经济政策（食粮课税，自由交易）有密切的关系，必先注意于保障大工业及其中工业的无产阶级。

二，纸币购买力之大跌落即为工资之物产化之过渡，确定之，即以国家对于工人之“物质供给”代“金钱供给”，满足工人阶级之需要而实行发展生产力之相当职务。生产力之发展可实现于生产集权制及工厂之集合供给制度下（取消工票制度，而实行以生产结果相当的数量为供给）。

三，然此制度不能遽行，因国家穷乏故。食粮来源为之限制，职工联合会机关能力甚薄弱，且因种种困难情形不得不改变供给计划，故必维持暂时停工之工厂及其工人之生活，以保存无产阶级之“阶级的能力”。

劳农政府之“农民政策”

——新经济政策与人民之舆论

劳农政府最近的新经济政策主要地方全在于所谓“农工之关系”，最显著的就是食粮课税法，——这是农工协调的一大标帜。原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共产党政府，为什么不能即刻实行生产品（农业、工业一概在内）公有制，以前的均配法不得不废，自由商业不得不开放，小工业手工业将用非集权制去办（出租），平等的工资率要改，货物交易要假手于协作社，除以革命战争、内乱之故，经济窘急，须极振兴大工业，而不得不用此种奖励农工增加生产力之新政策为解释外，

我们还可以发见一纯粹的经济上的原因：就是“俄国是小农经济的国家”。于小农经济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其势小农为资产阶级，和工人——无产阶级之间利益必相冲突，而农民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造绝不感其兴趣，反党和他经济地位不相容的政策不能忍受。于是所谓“农工之关系”不得不重新整顿，自然要用这种相当的过渡的新政策。这种理论已经见于列宁之《论食粮课税法》（通信第二十）。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却在其为对待“农民政策”之新变旧。要知道他“变更的”意义，当先知道十月革命后劳农政府历来对待农民的政策。

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在于经济改造。俄罗斯之经济改造，其要点就在于农业经济，为全体经济命脉之所在。劳农政府对待农民的政策是农业经济改造的步骤。所以我们必得考察劳农政府之农民政策，然后能明白现时的新经济政策，然后能明白“社会主义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然后能明白“俄罗斯的社会革命之意义”。

因此记者于食粮课税法虽已多所记述，现在要暂时结束这篇“俄罗斯之经济问题”；不得不再详细考察农民政策，以当结论。

记者访问莫斯科各界对于新经济政策的意见，取其关于农民政策者，又搜集许多材料，有政府公报上的，有非公报上的，匆促研究编纂，得一大概的劳农政府之农民政策史及其最近之倾向如下：

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都靠了农民才成功的。农民人数居

全俄百分之八十，群众运动的力量非常伟大。十月革命以“农民均分土地”为口号，所以大得农民的同情。劳农政府的成立虽说是工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之胜利，形式上固然革命都在城市中发端的，然而革命时所有军队中农民非常之多（见杜洛斯基^①的《十月革命》）。不得他们的同情决不能成就此“社会革命”的伟业。农民因共产党（那时还叫“布尔塞维克”）以推翻地主为标帜，大家兴高采烈的去帮助他们。政府成立之后，反革命派屡次骚扰，还不是农民替他们平定的吗？例如犹干尼次^②白党起事后当地的农民因他们想收回地主的土地，利害关头（这又是马克思的唯物观了）自愿身无寸铁，肉搏相击。也足见劳农政府的维持一大半靠在农民身上。——只要是政府（无产阶级的）与农民利害相共的时候。

劳农政府既能利用农民而成立，以后的社会改造事业也非特别注意于农民不可。

然而共产党是马克思派，依马氏学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共产党决不信任农民能了解社会主义的建设，因此共产党和农民的联合，为期甚短。共产党既得政权后注全力于工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城市的资产阶级奋斗。共产党最初的建设事业，并不曾和农民共同工作。农民完全用自己的力量取得土地。农民对于不劳而食的地主制度，积怨极深，至此一发不可收拾。因此一时间的纷乱，凡近于地主的农民，当即攫得大部分的土地，分取他的牲口及家具，而不顾远于地主的农民却一无所得，当时土地的分配，还没有来得及订定详细的有系统的计划。所以最初期土地并不均匀。少得者要求多得者分

割土地。于是误会以起，而农民间就互有纷争。再则土地的肥瘠不同，农民又有要求每年重行分配一次的。总之此一时期中（一九一七年十月——一九一九上半年），农村经济没有能得正当的发展。

（一）农地建设会。如此一直到一九一九年，劳农政府才有功夫审计已公布之“土地国有法”，而想审定农村经济的原则。因此立一农地建设会，以分配土地为职务。而一时因能力不足，方法不良，照当时的情形看起来，据一共产党说，非二十年不能成立一“农地建设会”（于一定区域中，按土地的肥瘠燥温分均等第，以便工作之机关）。

一九一九年分完土地五十万俄亩（注），一九二〇年末还只分完四百五十万俄亩。全俄农地共一万零三百万俄亩。以前七千二百万俄亩属之于农民，二千四百万俄亩属之于地主。十月革命后，地主的土地完全分散。农民管理的土地已居全数百分之九八，其中土地之面积及等第都是不均匀的。即使农地建设部工作加倍赶快，也非得十年不能使农村经济中土地分配有正当的组织。这就是土地问题，再难解决的一点。革命后农民每人平均所增土地的数量太少。最多的如彼得堡省，每农民平均增加一俄亩之“百分之七十七”。最少的如沃菱薄尔葛省^①，每农民平均只增加一俄亩之“千分之七”。总平均起来，欧俄农民每人只添得一俄亩之“百分之一九·五”，从这样看来，俄国农地问题事实上确有不能立时解决的难处。

（注） 一俄亩约等中国18.228亩。

农民政策不但要注意于“农地建设”，更须注意人口的疏密，而应特别注意者尤在于人口的迁移。移民政策之良否，于农村经济上关系非常重大。“革命”的命运全靠在他身上。况且农业生产力大有影响于大工业的发展，这是列宁不惮烦言的解释的。

(二) 贫农委员会。共产党最初只顾及城市中的工人，对待农村的态度就冷淡得多。这是因为共产党知道农民大多数是仇视社会主义的，非以强逼手段不能使他们依“新原则”，改组他们的经济。依共产主义，当先分析农民间的阶级，取其中之有社会主义精神者，认定为农村经济中的主干，由“他”去行农村经济的革命。因此共产党认定农民中之最贫困者，绝无生产工具及土地，即有亦极少。这种人叫作“贫农” (Begna) 于各农村间组织“贫农委员会”。贫农委员会在乡间所掌职权很大，一切赏罚都归他管。后来因贫农委员会权势太甚，引起农民的反感，使执政党受其恶名，于是不得不取消。——这不过是人材问题，然而也是行政上的一种经验。于是共产党又用分析阶级的方法，设立“农村经济公社”，去改造农村经济。

(三) 农村经济公社。共产党设立之农村经济公社 (La Commune d' économie rurale) 由政府办理，想在最短时期间，改个人的农村经济为集产的农村经济。“公社”受国家的维持，由国家供给器械、经费、种子，一切可以尽量取用，享用最膏腴的土地，不负国家的各种义务，处于特权者的地位，共产党本想大多数的农民加入，然在事实上却有困难。“农村经济公社”是一种理想的高等的农村经济的形式。所需的必要条件，与

四围平常的农村耕作绝不相同，他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公社社员须有相当的知识程度，社会性的习惯，组织方法，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合一，高等生产力——凡此都是公社社员的必须具备条件。而事实上公社社员的程度，相差还太远，因要取知识较高的人民（共产党称之为中农），因贫农委员会的经验发见他们知识太低的原故，所以改变的办法，社员之中竟混入大半数的城市居民和农业绝无关系的，这些人因避城市困苦生活而去的，能劳作的很少。而且国家办公社，象保养“温室植物”似的，竭力设法保障卫护他。公社社员处此优遇的地位，遂为农民所嫉视，社员取得农民最膏腴的田地、良美机器，而不大十分愿意工作，因此共产党政府费了很大的经费所得成绩很少。一九二〇年上半年的统计三十七省共有一千五百二十六公社，然而农民不愿意加入公社，或简直不了解“不”加入，这并不足为否认农业集产制的证据。

（四）集产经济。十月革命前，人已大家公认农村经济不与其他经济联合，绝对不能得相当的发展的。因知单独经济力量太薄弱，所以农民于十月革命前即已进行协作社，几无一“劳动农村”（以别于地主）不设有协作社的组织，农村经济协作社于各种农村经济的实业上都已渐渐的社会化了，确有社会性的习惯，足以为集产形式的经济之基础。然而农村的知识程度，及其客观的经济条件，还不够。不能办高等的经济制度。各公社之类，改革太骤，进行太速，共产党办“公社”却使农民大注意于其他的集产经济制。下表为现时农业集产制之发展状况：（统计共二十九省）

表 一	1919年	1919年	1919年	1920年
	2月15日	4月1日	10月1日	夏
1. 公社	1,412	1,527	1,746	1,396
各种总数 之百分比	百分之100	百分之70.4	百分之29.2	百分之16.4
2. 共同劳动社	——	645	3,569	6,233
各种总数 之百分比	——	百分之29.6	百分之59.7	百分之73.5
3. 共同耕种社	——	——	665	869
各种总数 之百分比	——	——	百分之11.1	百分之10.1
总 数	1,412	2,172	6,980	8,498

这一表可见农民最爱组织的集产经济制还是“农村经济共同劳动社”（俄经济制，十九世纪时已经很盛行，是一种合伙工作的团体，有种种形式；出产品合伙计公分，或以出产品合伙经商、耕种、捕鱼、小手工业、牛奶牛油坊、磨坊等类都有这种组织，俄文谓之“Artel”^⑩。由表上看见革命后“公社”办法稍有不妥而衰落下去的时候，共同劳动社却正兴旺起来。——公社之数减而共同劳动社之数骤增。共同劳动社的经济组织也比公社巩固，而且公社社员大多数来自城市，而共同劳动社社员都是农民。

（五）苏维埃经济当发见“公社”不足以吸取多数农民，而有显然的影响于农村经济——一方面引起仇视，一方面如共同劳动社又有小资产阶级的意义，——共产党又另想一新法去处治农村。共产党说，如农村经济常处于守旧的状态之中，

不能依社会主义的原则改造，就应当速以国有的国家的经济代个人的经济，变独立生产的农民为无产阶级，使他们工作于国家经济之中。于是又为“苏维埃经济”的组织，共产党想借此取农村经济为国有。苏维埃经济先又取旧地主的田地来耕种(以前此田地已分给小农而归入他们的经济组织了)。苏维埃经济所需牲口农具完全由政府供给，完全官办，其余农民暂时置于第二等。此中不幸苏维埃经济的主任往往有旧地主混入。当初共产党对苏维埃经济希望很大，以为可以设立成“食粮工厂”了，从此可以靠他供给城市人民，而使国家与小农经济脱离关系，这种希望到现在还没有能达到。一九二〇年七月一日的统计，已设的“苏维埃经济”共有二千九百六十三处，所费经费已很多。苏维埃各经济共有一百五十四万俄亩土地。分为三等(地土平均相等，此以内部组织及所供给之牲口农具为区别)：(一)管理供给最良之苏维埃经济，(二)次等管理供给之苏维埃经济，(三)无管理及供给仅有组织之苏维埃。第一等共九百八十七处，第二等共九百八十九处，第三等共九百八十七处。田地之分配如下(下列两表都据总数计算)：

表二	普通农场	农宅	圃	圃	耕地	草场	牧场
	1,543,258	18,200	25,548	8,396	714,902	34,422	196,093

表三 工力分配如下表

经常工人	职员	家族人数	马	牛	骆驼	小牛
88,662	11,596	82,152	26,087	9,551	1,192	5,956

我们看这表，第一先见职员人数的众多。每六工人当一职员。平均每一苏维埃经济，有田地五百二十俄亩，工人二十二，马九，又可见牲口的不够。然而我们再看一看每一区域每一工人所耕处，更觉可惊，第六区(Tsaritseinsky^①及Astrahansky^②省)每二十八亩一工人，每四十一亩一马。第四区(Tambowsky^③、Ossowsky^④、Kursky^⑤、Moronejsky^⑥省第五区(Nejgorodosky^⑦、Kazansky^⑧、Penzensky^⑨、Simbirsky^⑩、Samorsky^⑪、Saratowsky^⑫省)平均每二十亩一工人，每三十三亩一马。(此处所言亩数皆指俄亩，下同)。最好的是北部俄罗斯，每四亩一工人，每七亩一马。

由此看来，国家所有农地工作者(“经常工人”)人数太少，工力不足。不得不要求农民出“经济力”帮助，这国家垦耕公司苏维埃经济才能发展他的事业。劳农政府于是必用强逼办法：如农民对苏维埃经济的劳动义务法、农民义务供给牲口法等，这也无足怪了。苏维埃经济各区(并几省为一区)工力的分配如下表：

表 四	每一工人 所耕亩数	每马所 耕亩数
第一区	七亩	十四亩
第二区	五亩	十亩
第三区	八亩	十七亩
第四区	二十亩	三十亩
第五区	二十亩	三十七亩
第六区	二十八亩	四十一亩

第七区	十六亩	十九亩
第八区	四亩半	十九亩
第九区	四亩	六亩

〔因工人(农地工作者)及牲口不足,取牲口农民使农民工作,而农民不愿,至于如汤薄夫斯基省^②用军队以武力强迫。〕

这共产党所谓“食粮工厂”的工作怎样的进行呢?苏维埃经济共有耕地七十一万四千俄亩。一九二〇年下种者只有十八万俄亩,此外八万七千亩“休耕田”(记者按:俄国分三种,春种秋收者谓之春田。秋种春收者为秋田。隔年休种者谓之休耕田。往往一区域分三种田,每年使三分之一之田休息不下种,而仅稍加肥以养地力。——如此三年轮种一遍)。以耕垦而论,已垦者有二十六万七千亩,居全数三分之一有余。这已是处于最优遇的条件之下的了。

“苏维埃经济”其余之三分之二的耕地,暂时受国家的供给维持,却还没垦。共产党政府下令催促农民,务必筹备下种。其实国家所办尚且如此,其余更有事实的困难。

现在当再看这“食粮工厂”——苏维埃经济——的成绩如何:

表 五 一九二〇年之收获 以铺德为单位

秋麦	小麦	大麦	亚麻	马铃薯	干草	谷米
670,160	622,712	1,348,350	30,820	5,032,500	7,061,600	95,576

总计所得食粮(亚麻、干草及马铃薯等广义的农产品除去),谷物共二百十九万铺德,其中除出预备来年的种子六十九万六千铺德外,只剩得一百四十九万六千铺德可以供给需要。苏维埃经济中的人口(工人、职员及其家族)共十五万八千人,如均分所余食粮,每人只能得八铺德有余(其实还不到八铺德,因为职员经手时有回扣)。一人一年非十五铺德不够,只就没有余剩供给徒然了。所费于机器上的几百万卢布国家枉费。

干草成绩亦不很好,每年一头牲口,照总收入七,〇六一,六〇〇算来,只能五十三铺德干草,五十五铺德生草(生草总数七,三六七,〇〇〇)。这更大不够,苏维埃经济中只可减少牲口数目。或者搀和杂料喂养他们。

牲畜事业在这种“食粮工厂”里的成绩又如下表:

表 六	牡牛	牝牛	小牛	小马
四十省	2,729	38,266	18,481	2,334

苏维埃经济共有二,九六三处,平均每处仅有牝牛十三头,牡牛“十分之九”头。

共产党既经此次经验,知道苏维埃经济没有希望,一九二〇下半年乃改用新法,依照社会主义的原理的:“种子公会”。

第六,种子公会。“食粮工厂”的试验既没有成功。劳农政府乃下令直接由国家整顿国民的经济。这一命令的意义,

就是：完全取消个人的农民经济之独立性，一切田地工作都变成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种子由国家管理，其余一切，政府均须参与监督。“赏勤罚怠”的法律公布。因设“种子公会”，除监督农田播种，不使有尺寸荒地之职权外，并有享用“所有”牲口及农具之权。农民的自由经济至此大受束缚，因要督促生产力增进之故。

然而牲口减少，农具破坏，一时亦不能即见成效。且人工缺少，肥料难得，农民虽要工作，而事实上十分困难。因此政府的督促，往往仅仅垦开地土，亦不加肥料。种子管理既在政府手里，还当用心“及时”分发，不然就恐怕误事。农民本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不喜欢政府侵犯他们的“自由”、“独立”。所以最近的政策也多少引起些反感。记者到莫斯科时，正是实行种子公会政策的时候，也常常听外省来的人讲起此事。所以最困难的一点，还是阶级利益不相容的一点——如列宁所说。

总之，共产党之一切农民政策，如上所述，有两个原则，（一）不信任农民的小资产阶级之心理，以“非督促之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造”为第一原则；（二）经济窘急，极力设法增加农业生产，以“搜取食粮于乡间”为第二原则。

最近的变更经济政策——食粮课税法——仍是本这两原则进行。食粮课税法，已见历次通信，共产党第十次大会，最近之共产党常例会议（公布新经济政策议决案的），及全俄国民经济苏维埃大会与全俄职工联合会大会上之理论，列宁之意见，都看得出来，读者请检阅参考。

除这两经济上的原因外，缓和农民感情也是一大原因。西伯利亚农民常起反抗，塞马腊^④、沃木司克^⑤，农民叛乱掠夺公家食粮车，火车因此不通了数星期。（四月底）所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行政方针是：“最短期内收尽食粮税，勿使扰骚农民。”自由商业也因此开放的。

所以最近新政策“食粮课税法”，可算出于农民阶级的要求的。况农民政党“社会革命党”早有这提议，不过非政府党没有自由言论之权，不深考察，不能知道，所以大家没有注意。“食粮课税法”或将为劳农政府最良最后之农民政策了。

劳农政府之农民政策大概如此。

一九二一，六，十五 莫斯科

以上各篇分别载于1921年9月24、29日，
10月26、27、28、29日，11月1日至6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作者从苏俄寄回的通讯都作了编号，以便知道邮途中被丢失的情况。事实上有不少篇是丢失了。

② 《经济生活》报，日刊，是苏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出版。

③ 史美德，今译施米特（一八八六——一九四〇）。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八年任劳动人民委员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理事。

④ 劳动国防苏维埃，即劳动国防委员会。

⑤ 铺德，今译普特。

⑥ 关于新经济政策决议案条文的译文，参见《联共（布）党关于经

济建设问题的决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新华书店印行，一九五〇年版，第25至27页。

⑦ 杜洛斯基，今译托洛茨基。见本书第232页注⑥。

⑧ 犹干尼次，今译龙登尼奇(一八六二——一九三三)，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头子之一。

⑨ 沃菱薄尔葛省，今译奥伦堡州(Оренбургская Область)，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⑩ Artel, 俄文原名Артель, 意即劳动组合。

⑪ Tsaritsinsky省, 今译察里津州, 现称伏尔加格勒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⑫ Astrahansky省, 今译阿斯特拉罕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⑬ Tambowsky省, 今译坦波夫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⑭ Ossowsky省, 今译奥什州。属苏联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

⑮ Kursky省, 今译库尔斯克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⑯ Moronejsky省, 今译莫洛杰奇诺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⑰ Nejgorodosky省, 今译下诺夫哥罗德州, 现称高尔基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⑱ Kazansky省, 今译哈萨克州。属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

⑲ Penzensky省, 今译奔萨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⑳ Simbirsky省, 今译辛比尔斯克州, 现称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㉑ Samorsky省, 今译萨马拉州, 现名古比雪夫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㉒ Saratowsky省, 今译萨拉托夫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㉓ 汤薄夫斯基省, 今译坦波夫州。参见本文注⑬。

㉔ 塞马腊, 今译萨马拉。这里指萨马拉州。

㉕ 沃木司克, 今译鄂木斯克。这里指鄂木斯克州。

致俞颂华信*

(一九二一年五月)

列宁最近指出四种苏维埃制度中之国家资本主义 (Co-vernamental Capitalism): (一)租借地^①, (二)合作社, (三)商人, (四)企业家(私家小工厂)。现第四次全俄职工联合大会及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已在讨论之中,此种过渡办法甚有味。

注 释

① 租借地,今译租借制,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由国家把一部分国有的暂时无力经营的中小企业或林地等租借给本国资本家经营,利用他们的经济技术力量和管理经验,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国家掌握更多的工业品与农民的农产品相交换,巩固工农联盟。

* 这是瞿秋白从莫斯科寄给俞颂华的一封信的一个片断,原信全文已无法觅得,在俞颂华写的《旅俄之感想与见闻》中引述了这段文字(见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北京晨报社编印的《游记第二集》初版)。俞颂华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到达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三日后去柏林,他在里加收到这封信。从信的内容看,瞿秋白写此信时,当已看到列宁五月十八日在《共产主义的劳动》上发表的《苏维埃制度中之国家的资本主义》一文(参见本书《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

劳农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

(一九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设立国家银行——承认帝国国债

劳农政府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一切大政纲都渐渐为相当的变更，国内经济生活都因自由商务的开放而渐渐发展。新经济政策中最重大的原则，就是概括的提高“生产力”，及间接扩充振兴“国有企业”。市场贸易初开放的时候，还不过象原人时代的经济状况——物质交易居多。然这不是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不是经济原则所许其继续如此的。所以一两月中，各处出租于私人或协作社的工厂一天一天的增加，市场贸易中自然的“竞争”，资本的“累积”，一天一天的发展——于是经济生活已经渐入资本主义的经济状态的正轨。货币的流通遂成为不可免的社会需要。银行的功能已不能否认。于是财政人民委员会建议设立国家银行。因为非此，国家不能实际上统括金融，监督全国的经济生活，而整顿国有企业的资本。

劳农政府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在军事时代（国内战事）及军事时代以前，竭力设法消灭银行。因为当时为政治上的奋斗，不得不先着手消灭资产阶级手里最强健的经济机

关。况且当时经济服从军政，而且如列宁所承认的差误：“要想起劳动人民的热心直接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而不经种种经济上的过渡办法”，经济生活、工业、农业完全在国家支配之下，依社会主义理想上的原则行生产及分配，所以用不着银行，就是用不着货币形式的资本。现在呢，经济大权集中于国家，资产阶级只有营业的自由，财政交通完全在无产阶级的政府手里，资产阶级决不能有所利用而操纵政治，——此其一；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国有企业之外，还有合作社、私人企业、自由市场，国有企业已从社会的一变而为营业的性质，有“竞争”，有“支出收入”——此其二；所以必需设这银行，亦就可以建设国家的银行了。

设立银行的命令已于前两星期(十月初)发表。国库中拨出基金共二万万苏维埃卢布(2,000,000,000,000 Rubles)，合此地市价金卢布七千万(70,000,000)，国家银行的职任，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管理金融，整顿国内国家货币的行市，及其与国外货币的衡比关系，——解决货币问题。据财政人民委员长克留斯金斯基(Kerskinsky)①的谈话，除此以外，还有几种职任。

一，监督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或“社会主义的托拉斯”的资本，由国家拨给者，多得经国家银行之手，而国有企业对于国家银行负责。凡有出卖生产品于国内国外市场之权利的国有企业，得于基金之外，另对国家银行，立“信用”，而于贸易赢余时归还。没有自由营业权的国有企业(如石油总会、燃料总会)，仅能经国家银行计

算其支取基金(物质的货币的)及须发货物的价格。国家银行如查出国有企业有亏累支绌者,可以干涉该企业的“用人”、“生产组织”、“生产计划”等。以前国有企业是非营业性质的时候,所谓“生产力提高”,所谓“监督”,往往只成为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官僚式的命令;所以这一层“企业对银行负责”的办法,是很重要的。银行的“干涉”于提出更改生产计划时,可以有哀的美敦书的性质,各该企业不能遵从时,就撤还“信用”(即停发基金之一部分)。

二,振兴私人企业及生产合作社 私人企业,基金自筹,然亦可以与国家银行订立商业的契约,取得“信用”。生产合作社尤其有优先权,但是一本于营业的性质。

三,统摄商业 消费合作社经国家银行的支配,资本的流通,可以渐渐入于国家之手。现在初办的时候,合作社还没发达,私人小商家亦可以免取“信用”。国家银行于现时可以暂代“国内商业人民委员会”的职务。其次国家财政上之发行权,仍归财政人民委员会,国家银行不得发行货币。国库事务仍完全由财政人民委员会的中央会计部掌管。

* * *

新经济政策的关系且已及于外交。俄革命后,国际上最纠葛的事情就是否认国债。当时是欧战刚完,有世界革命的希望,劳农政府要借此兴动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现在一切都转入和平时代,非但实行租借地政策,要利用国外资金来开发俄国的富源,以立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而且今年又值旱灾,非得仰求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不可。既要借新债,旧债不能不承认,而维持信用。十月二十九日俄劳农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发表他们对各协约国(英、法、意、日、美)的通告

(二十八日发出的),承认一九一四年前的国债。他的措词大约如下:

“闻布鲁塞(Brussell)②国际会议要以俄国承认国债与否为赈灾款项之信用条件。劳农政府本依其经费方针——希望国外投资开发富源,不但于俄政府人民有莫大之利益,即于今世界经济亦有关系。况今诸贵国政府以赈灾为言;本政府虽未得正式通函,且向以为任何民族决无永远担负数世纪债务之责任。然为饥寒之劳动人民起见,为和平的建设经济起见,劳农政府准备与各国订立经济的协约,为相当之让步;承认一九一四年以前之帝俄国债。此承认之相当的条件,自为‘各国之承认劳农政府’,而与之订一公共和约。劳农政府为此问题,特提议于各国之前,请速召集一国际会议,妥议俄国各方面之外交问题。……”

此着为俄国劳农政府外交上极大的变更,想必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然于俄国内政上的关系看来,也是当然的。

十月三十一日 莫斯科

原载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北京《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克留斯金斯基(一八八三——一九三八),今译克列斯廷斯基。苏联国务活动家、外交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任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国家银行首席委员。一九二二年曾作为外交代表出席热那亚会议。

② 布鲁塞,今译布鲁塞尔。

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

(一九二一年)

中国是那些表面上保持政治独立，而在经济方面则是为西欧资本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得以发展充当沃土的殖民地国家之一。外国资本和追随它的本国资产阶级有力地促进着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向最新的生产形式过渡，这一过程正在为日益敏感地注意着世界社会革命脉搏的有组织的工业无产阶级造就出愈来愈多的干部。

大约在二十年以前，由于把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译成了中文，部分地是由于从欧洲回国的中国学生在《新世纪》杂志^①上发表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西方的社会主义便传到了中国。但是，只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中国学生才认真着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过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学生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越来越大。几乎所有同新文化运动有联系的杂志都刊登文章宣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②。《新青年》^③、《星期评论》^④、《解

* 这是为出席一九二一年六、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写的一份材料。原件是俄文打字稿，署名瞿秋白、李宗武，收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

放与改造》^⑤和《建设》^⑥这些杂志,都用了特别多的篇幅来讨论社会主义问题。

翻译和出版了一批社会主义著作: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⑦,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⑧,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运动》,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⑨、《到自由之路》^⑩和《现代经济思想史》,考茨基的《阶级斗争》^⑪,哈列的《工团主义》^⑫及其他许多著作。现在正准备出版一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丛书,其中有许多种书已经付印。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将首先出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这类学会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在中国无疑正在成为很受欢迎的研究对象。

中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无政府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农业公社(新村)的鼓吹者。无政府主义是最早在中国找到追随者的一种社会学说。《新世纪》杂志,正如我们指出的,是最早的传播中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机关刊物。其实学生们早在两千年以前的老子的学说中就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最初的洗礼。因此,无政府主义很受欢迎,就是目前在中国也还有很多无政府主义组织。所有大城市里都有一些人数不多的无政府主义小组,但没有统一的组织。这些小组中有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和克鲁泡特金主义者,他们都有自己的机关报,如《自由录》^⑬、《进化》^⑭等。他们还印发大量的传单。

改良主义者主要包括中国新的“议会”结构中的政治活动家。他们鼓吹议会主义,并且为了适应时代精神,以及为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年轻一代的支持,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

他们掌握着许多报刊。这些人主要是讨好学生，因为他们知道，学生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年轻一代，在不久的将来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迄今为止改良主义者还没有有组织的政党，但是，这样的政党也许很快就会建立起来。他们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派、军阀（安福、直隶等）及中国现今执政者们的重要竞争者，也许不久他们就会掌握政权。

“农业公社”思想的鼓吹者们是一个社会乌托邦主义流派，他们力图按照俄国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的乌托邦的样式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社会主义化”，在旧的资本主义范围内建立新社会。他们的计划和策略不是组织群众去夺取地主的土地，而是赎回土地，并在“买来的”土地上（千万不要让大地主和种植园主蒙受损失）建立集体农场或“共产主义”农场。他们相信，经过宣传，可以使这样的集体农场无限增加，这样一来，这种社会制度就将“取代”资本主义旧制度或私有制度。当然这只是一“设想”。这种设想在欧洲人们早已熟知。它有一个时候曾经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传播，后来又经过日本传入中国。这种“设想”在当时的中国颇受欢迎，但是现在已失去了任何意义。它似乎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付开始在中国日益进展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抗毒素。但是，现在中国社会思想界的各个阶级集团都学会了根据社会问题内在的实际意义来研究这些问题，学会了非常深入地分析这些问题，因此，“农业公社”的鼓吹者们开始失去追随者。

至于说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那么我们需要首先简

单地谈一谈它的客观条件，即工人运动的性质。

从前，同业公会和行会是中国唯一的工人组织。“工人工会”这一名称是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才出现的。当时在上海建立的“中华工会”和在唐山建立的“唐山工人联合会”就是这样的组织^⑤。但是这些工会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它们是由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活动家建立起来的，这些人利用这种组织作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在一九一九年，学生们为了得到工人群众的支持也建立了“全国工会”，以及在个别城市建立了许多工人联合会。直到一九二〇年我们才有了真正无产阶级的工会。

在中国，工人组织中占大多数的仍然是同业公会和行会。这些组织主要是由某一行业的工作者组成，也包括作坊主，但学徒不能参加。这些组织的唯一宗旨就是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不管花多长时间，一定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这些行会有某种类似纪律的东西，一旦组织作出了关于产品的市场价格或工资的决定，行会的全体成员都必须服从。行会和同业公会是按地区或按街区建立起来的，包括的地区不大，也不同其他组织联合。

另一种工人组织是由参加议会的生意人建立的“工会”。这些工会是他们用来玩弄议会把戏的手段。这类工人组织在中国很多，其中主要有：“上海中华工会”和“湖南工会”^⑥。

这里还应该提一下各种资本家在自己工厂里建立的许多工会，他们建立工会的目的是阻挠工人建立纯粹阶级的全国性工会。

此外，还有一种工人组织是工人在同乡会的基础上自己发起建立的。建立这些同乡会的目的是为了在患病或死亡时进行互助，是为了防卫别的同乡会，有些是为了同雇主作斗争来提高工资。这样的同乡会在中国很多。

上面列举的各种组织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组织。在中国，真正的工会很少。只有香港的机器工会和五金工会，上海的机器工会、五金工会和印刷工会及其他一些工会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工会。这样的工会不是按行会建立的，也不是象同业公会那样，唯一的目的是改善物质状况，它们是按生产原则建立的，其目的是为了争取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例如：缩短工作日、免费医疗、改善卫生条件，实行保险，救济失业者、病人、残废人，也为了支持整个工会运动。

迄今为止中国没有发生过有组织的工人罢工，但是在一九一九年，沪宁铁路的工人曾同其他许多工人一道宣布罢工^①，支援反对北京政府的学生运动。这是对中国工人力量的第一次检验。此后，由于消费品不断涨价而激起的工人又多次宣布罢工。仅在上海就发生了近五十次罢工。在去年的这些罢工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是香港机器工人、五金工人的罢工和南京丝纺织业工人的罢工。香港罢工席卷了所有机器工人和五金工人。罢工人数达七、八千人。他们要求把工资提高百分之三十，经过二十天的罢工，他们终于获得了彻底胜利。在这次罢工中，工人们表现出坚定性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南京丝纺织工人的罢工完全是一次政治性罢工。工人们停止工作，抗议通过一系列不受欢迎的法令的省立法会议。

他们不仅拒绝工作，而且用暴力驱散了这个立法会议，有些会议成员受伤。

在差不多一年以前，上海法租界的电车工人举行了罢工，这次罢工也很值得注意。工人们呼吁青年团给予援助和指导。工人们知道资本家的策略是竭力用饥饿来摧毁他们，而他们希望尽快地迫使资本家让步，于是他们便采取各种措施，号召整个电车业和其他企业举行同情罢工。电车公司考虑到工人的力量，在进行三天罢工后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在差不多一年以前，唐山煤矿发生的一次工人斗争^⑧也是值得注意的。这次斗争的直接起因是矿主解雇了一个颇受工人欢迎的工程师。罢工者要求接回这个工程师，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待遇。这次罢工的结局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从上述所有罢工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工人们暂时还只限于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但他们已经证明自己具有坚定性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他们还证明他们并没有丧失革命精神，在有必要时，他们能够使用暴力。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

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是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出现了许多这样的小组。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许多地方，共产党员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工作。但是，在这些共同组织中，共产党员有自己的同志来监督和领导他们，并把这些组织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然而后来中国共产党确信，要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共同

工作毕竟是不可能的。

为了阐明共产党的宗旨、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共产党员们认为有必要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以这次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共产党人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

迄今为止，共产党人所做的还只是准备性质的工作。他们的宣传部向中国报刊提供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工人运动的消息，以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阐明美国的“民主主义”的实质的一般材料。组织部在许多大城市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了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这个部还在各工业部门建立了许多工会，并把它所建立的上海五金工会的代表派往各城市去建立当地的五金工会。组织部还竭力打入到同业公会和行会的组织中去瓦解他们，并由这些组织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建立象印刷工会那样的新的纯粹的阶级工会。几乎所有的罢工都是由共产党员组织或领导的。

出版部为工人群众出版了一系列周刊和报纸。这个部还为工人印行了许多小册子和传单，如《一个士兵的故事》、《工友对话》、《工会》、《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等。中国共产党把下列各书译成了中文：布哈林的《当代苏俄》、《共产党纲领》和一套《社会主义者袖珍丛书》。其中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此外，他们还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杂志，还着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中文。

这一切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概况。

注 释

① 《新世纪》，是我国最早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之一。李石曾、褚民谊、吴稚晖主编。一九〇七年六月创刊于法国巴黎，一九一〇年五月停刊，共出一二一期。另出版过《新世纪杂刊》和《新世纪丛刊》两个小册子。

② 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称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是英文“行会”Guild的音译），是二十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张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实行产业民主或产业自治，和平实现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③ 《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一九一五年创办于上海。一九一七年迁北京，一九二〇年又迁回上海。早期由陈独秀主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自一九二〇年第八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党中央理论刊物。一九二三年六月改出季刊，由瞿秋白主编。一九二五年四月起改为不定期刊，次年七月停刊。

④ 《星期评论》，见本书第46页注⑥。

⑤ 《解放与改造》创刊于一九一九年九月，一九二〇年九月（第三卷）起更名《改造》，一九二二年九月停刊。该刊以“北平新学会”的名义出版，主编张东荪、俞颂华和梁启超（《改造》的主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舆论工具。该刊登载了大量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宣扬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

⑥ 《建设》杂志，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由孙中山领导，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等参加编辑和撰稿，主要宣传三民主义。一九一九年八月创刊，一九二〇年八月停刊，共出二卷十二号。

⑦ 此书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郑次川译，一九二〇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

⑧ 此书李季译，一九二〇年新青年社出版。

⑨ 此书余家菊译，一九二〇年上海群益书店出版。

⑩ 此书李季译，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新青年社出版。

⑪ 此书恽代英译，一九二一年一月新青年社出版。

⑫ 此书李季译，一九二一年新青年社出版。

⑬ 《自由录》是一九一七年七月北京大学实社创办的刊物，宣传无政府主义。主要撰稿人为黄凌霜、区声白。

⑭ 《进化》是一九一九年一月由《民声》、《自由录》、《太平》、《人群》四个团体联合出版的刊物，宣传无政府主义。

⑮ 一九一二年国内报刊未见有关上海中华工会和唐山工人联合会的记载，这里可能是指当年一月成立的上海工党和四月成立的唐山工党（八月与上海工党联合，成为该党的唐山支部）。一九一九年一月，该党负责人又主持成立了上海中华工会。

⑯ 湖南工会指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日成立的湖南中华工会。

⑰ 沪宁工人罢工发生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十日。

⑱ 指一九二〇年冬唐山煤矿马家沟矿区工人反对矿方无理解雇一李姓工程人员的罢工。

赤俄之第四年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政局之变迁——农民问题——旱灾问题——新经济政策
与课税

记者从去年十一月末起，病益加重，入医院后，调养虽好，然而昏卧床榻也有两三月之久，因此通信中途停止至今未能动笔，算来已有四个月了。现在，从一九二二年起，重行继续。且略总结一九二一年的俄国时势，以为一九二二年通信的序言，庶几有一端绪。

赤俄之第四年——一九二一年，是十月革命过程中一段落——自战争至和平之过渡，经济上从军事的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政治上从国内战争到反动暗潮，此期是劳农政府最发展的时期，——由政治舞台及铁血战场上得了胜利有转向经济的战线之可能；而亦是劳农政府最吃紧的时期，——外交、内政、经济、财政离军事状态而入平时，都在刚刚下手整理的时候，反革命派正想趁机破坏。革命的过程，使俄国现时的执政党不得不步步在奋斗之中，显出他们代表“阶级利益”的标帜，而取相当应付的政策。

* * *

苏维埃政府，十月革命，步步证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革命的伟力各方面的发展，几十次困苦的战斗全赖于两革命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在十月革命时这两阶级结合一巩固的协约，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收得大工业与土地。负巨大的牺牲，在争斗过程中竭尽全力以向共同之敌，警策严戒，强弩满挽；战火一息，卸甲放戈，不由得不觉着疲敝尽瘁，时时听得见呻吟之声。无产阶级的群众劳苦疲乏不堪，不得不求休息安宁，物质上的调养；农民阶级亦觉牺牲之苦重，不满于现状。“勉强努力”在当时有“铁的需要”，阶级的仇敌逼迫他——不得不如此。所以农民在战时对一切国家义务如食粮均配法等发于不得已的心愿，现在反革命既熄，直接的资产阶级地主之复辟机会已经消灭，农民当然要求重行审订“十月协约”。于是国内遂有社会政治的危机。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内政象，他内因都伏在此。

小资产阶级的思潮于此半年之中震盈不已。食粮、燃料、运输的危机，因战争破坏的积弱及各机关成绩的减色于此更增其影响。社会革命党^①仰起头来。乡村中暴乱时有。如汤薄夫省^②的安东诺夫之乱，复尔嘉^③河滨之乱。西伯利亚之富农暴动且使西伯利亚及欧俄交通断绝二三星期。社会革命党的煽动大得其力。工人之中，因食粮困厄，也时有“农民不满于均配法”之回响。一九二一年春初，莫斯科省五金业职工大会中的空气，就可以表显这种现象。然即五金业工人，虽站在对抗派的地位，而所要求恰有许多和苏维埃政府施政方针相同，如以食粮课税法代均配法之提议等。克龙史泰之乱^④，

提出要求也在应用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口号。然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的潮流者步步证实他们运动的阶级性——实际上无政府运动，是为共产党运动向左的趋向，向右的机缘。亦是由此，克龙史泰之乱才起，国外的立宪民主党，都欣然纷至沓来，抛弃了右派鲜明的旗帜“立宪大会”，而和着社会革命党呼号“无共产党的苏维埃”。

俄罗斯共产党内亦有政治危机的反映。职工联合会问题的讨论，劳工对抗派的发生，使人觉得那时党内没有对于外交内政公认的一个明晰概念。到第十次共产党大会新经济政策最后的决定，才转过这一危机，团结力复现，行向经济的恢复，努力共同担任最困苦艰难的责任：减少军备、整理交通、筹备食粮。此时危机过尽。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白洛业工厂组织的罢工运动，未得丝毫响应。农民暴动因麦粮课税法的公布，逐渐平息。克龙史泰之乱于三月十七日克服。

同时外交状况都改了局面。三月十六土耳其条约^⑤签字，三月十七俄波和平条约^⑥及俄英通商条约^⑦签字。难关已过，新经济政策实行，革命史上另开一篇了。

* * *

军事的需要，国家对于农产品的专利，引出食粮均配法，他曾取农民的生产品，仅余一农家的食粮，况且军事倥偬之际，均配法的详细实行条例，当然不能恰当，因此农业在革命的四年中，受很大的打击。课税法之前，已经觉得整理农业，有一日不可缓之势，课税法既行，农民不但得自由处置余粮，而且有了预先筹划种植多寡可能，同时——一九二一年初

春——劳农政府由食粮人民委员会发出三千万补德^⑧种子，行劝农宣传。都尔^⑨、伊凡诺沃复业紫细新^⑩等省成效最著。全俄垦种地亩比一九二〇年多出好几倍。食粮课税法在农业上的实际影响是如此。

食粮课税法不但在农业上大有经济意义，而且还是社会主义的农民问题解决法的第二步。俄国革命中的农民政策，最主要一点，就是“土地公有法”。这是小资产阶级式的享有国有土地之一形式。——将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用比较分配法，即按农家工力及消费的定量，分配于农民（普通而说，就是以一农户有多少做工的人及多少吃饭的人为标准，分配土地）。十月革命实行了这一“革命的”、而实“非社会主义的”农业革命。当时不但没有根据，对于这一政策作“一下子的”审定，而且这一政策经济条件的基础上，恰好结合了农民与工人，共同对资产阶级地主宣战。——这是农民问题解决的第一步。新经济政策之下，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是不可免而且必要的，农地中出租制度及雇工制度，早就有实际经济开了他的道路，现在不过要与以正式的承认。同时可以定一确实的限制，——合无产阶级化的趋势的比较正当的道路，农业的实际国有化得经济的胜利。所以食粮课税法后，正在开农业会议（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继续作第二步的解决呢。农民问题大致的趋向如此，详细的条例，还待下几次会议细细议定。

农业税与食粮政策又有极大的关系。自由贸易既开，国家的食粮机关，更要有积极的能力，否则农民利用贸易的自由，大半的食粮流入市场。所以以前强行指定垦种地亩数的

量办法,到此已无必要。——农民既能自由处置出产品,自愿日渐多加垦殖地亩呢。只须整顿食粮机关,使办事敏捷明确,再加以国家对于农民技术上的帮助,劝用新式机器,向国外购取送至农村中,行种种宣传说明。农地的经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在此用了最初第一步的工夫。

农业振兴问题中能显切实的功能者,还有农业协社。协社在战时,因军事状态,完全失其效用,成一转运机关,到此新经济政策之下才恢复他的地位。五月十七日,人民委员苏维埃的命令及八月十六日的指令,对于协社订了许多优待条件,协社,不但在经济上总而言之有集产组织的性质,而在今日的俄国,尤其是群众农民经济与国有工业间最恰适的中介机关。国家经协社之手,间接得掌握国内市场的经济权。八月二十曾开全俄农业协社大会,定出了国家与协社的亲密关系,“农业的协社化”及“协社之商业行为”二原则,都确定为俄共产党所赞助协进的方针。九月间森林会议又审订了这两原则。农民问题经济的社会的各方面都正在解决中了。十月革命始终为农民取得土地,苏维埃的民治主义,和平政策,反革命中地主土地收回,宪法会之取消贫农选举权,帝国主义之战祸当然更不能在农民群众中引起丝毫的同情。政治上的意义,也在农民问题中得完满的胜利。

* * *

其次就是旱灾问题,一九二〇年都尔、略赞^⑩、决儿路夫^⑪、白良^⑫及其他中央各省就已经受旱灾的困苦。地理学者早已预言旱灾之将至。西欧学者白留克纳尔(Bruckner)^⑬

氏本一种学说：十七年丰旱相间说。北半球相当纬度之间的现象，他的表记为：一八五七——一八七四年旱；一八七四——一八九一年丰；一八九一——一九〇八年旱；一九〇八——一九二五年丰；一九二五——一九四一年旱……这一说虽不十分确切，而依“大概论”的原则却有些影响。俄国农业学者早因已到“早期”之际，努力预备，防灾祸的骤至。科学技术的能力虽薄，俄国教授亦有各种提案，如列边琴切夫之土地磷化法，甫略尼史尼奈夫之马铃薯垦植法，留白尾奈夫之恢复东南农业计划等。一九二一年的旱灾实现，现正以种种科学方法备一九二二年夏季的旱灾呢。

一九二一年复尔嘉河滨的旱灾很大，比一八九一年的灾势还要厉害得多，政府赈灾的第一步，就是赶运种子到灾区，济农民速下秋种；不然，“全省都在车上”，逃荒的人非常之多。农民一离乡土，灾田再加以荒废，下一年更不堪设想。劳农政府竭尽全力运到一千三百万铺德种子与灾区（其中一百万铺德购之于国外）。秋子完全都下了。

国外俄国的反革命党，从蓝格尔^⑤将军到社会革命党首领赤尔诺夫^⑥，群起而想利用旱灾攻击共产党，推翻苏维埃政府。法国资产阶级借赈灾为名，提出许多苛刻条件，国内也曾组织一各党联立的赈灾委员会。会中立宪民主党又想借此作政治的阴谋。幸而这几层难关都渐渐过去了。

旱灾的势力却实在厉害。国家预定赈济的范围，实在为能力所限，不能完全救济饥寒垂毙的人，灾区所及有一千二百万人，食粮人民委员会，救济力只到一百五十万儿童，一百七

十五万成人。九月十五到十月十五日一月之间特行所谓“赈灾期”，挽救万一。外国的赈灾团体参与的亦不少，可是救济的力量却还有限，美国慈善会、德国红十字会、史肯狄纳文^①诸国；朗孙会（Nansen为瑞典著名探险家，对于俄国赈灾很尽力）赈助较多。共产国际的工人赈济也有很大的功效。意大利某共产党还提出工人借款的办法。旱灾的困厄，半年以来渐渐有解决的希望了。

* * *

从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食粮课税令下之后，新经济政策实行。小生产者是无产独裁制之下得经济的协约。市场开放，贸易状况，一天一天振兴起来。国外通商也日盛，小工业出租，大工业国有，——组织国立托拉斯。一切国家机关企业都改依“经济原则”——付值办法办理。最后又办国立银行商铺，渐渐的整顿币制，“行向经济的前敌了”。

食粮税法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要素，“经济原则”是整顿国有企业的办法。要从此，于社会的一方面，立行阶级分化之实际社会主义，社会组织基础的初步，于经济的一方面，求得无产阶级政府之经济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于此政权稳固之后，暂得实行他历史的使命，经济改造——为人类文化之奋斗。

灾区的扩大，——免税地域不少，技术上外国得经济战线的胜利还只算得隐见端倪。食粮课税的成绩，据去年十月初的统计报告，中央俄国已收百分之三十二即三〇，五六九，〇〇〇铺德数，乌克兰已收百分数相同，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铺德,西北利亚^⑩着手收税大迟,报告尚缺。而他们努力的程度已可见。

* * *

总之,一九二一年是劳农政府转向经济战线的第一年,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第二篇。记者此篇通信所言本为去年历次所已述。如今不过略略总括一述,使读者于通信久断之后,得一约略综合的概念,此后当继以一九二一年末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的结果,今年——一九二二年前三月的大概情形及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时的政局。然后继续再作长期的通信——如其记者旧恙不再发,万里之外,知读者渴望,特致歉忱。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莫斯科

原载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六、十七、十八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曾多次策动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联国家领导人。内战结束后,它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被苏维埃政府取缔。

② 汤薄夫省,今译坦波夫州。

③ 复尔嘉,今译伏尔加河。

④ 克龙史泰之乱,见本书第231页注⑤。

⑤ 土耳其条约,指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苏联同土耳其代表在莫斯科签订的《友好亲善条约》,宣布废除帝俄同土耳其签订的一切不

平等条约和债务,双方“同意民族亲善和民族自决权原则”,确认东方各族人民享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享有根据自己意愿选择政权的权利。

⑥ 俄波和平条约,指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苏联同波兰在里加签订的和平协定。

⑦ 俄英通商条约,指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苏英签订的半政治半贸易性的协定,英政府事实上承认了苏维埃俄国。

⑧ 补德,今译普特。

⑨ 都尔,今译图拉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⑩ 伊凡诺沃复业紫绸新省,今译伊凡诺沃——沃斯涅先斯克(Иваново-Вознесенск)州,现称伊凡诺沃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⑪ 略赞省,今译梁赞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⑫ 决尔路夫省,今译契尔洛夫策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⑬ 白良省,今译布良斯克州。属苏联俄罗斯联邦。

⑭ 白留克纳尔(一八六二——一九二七),德国地理学家、气象学家。

⑮ 兰格尔,见本书第155页注⑤。

⑯ 赤尔诺夫,今译切尔诺夫(一八七六——一九五二),社会革命党领袖,十月革命后曾组织反革命武装反对苏维埃政权,后逃亡国外。

⑰ 史肯狄纳文,今译斯堪的纳维亚。

⑱ 西北利亚,今译西伯利亚。

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外交——军事——内政——农业——工业——电气化——
“要学习经纪”——“非常委员会的改组”——苏维埃立法

苏维埃大会——劳农政府中央全体的立法部已开过第九次大会了，一九二一年的总结，一九二二年的开始。我们可以见共产党政治家、农工国家对于过去的自己成绩及其对于将来的筹画。

第一天，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开会，列宁作内政外交的报告。这一年来劳农政府的国际地位和前三年大不相同了，列宁说：“现在我们在国际地位上已得一相当的均势。我们想来，当时俄国及其他各国的工人阶级要想脱离帝国主义战争，有多大的困难。我们居然成功，至今能使四周恨我们切齿的国家不得不保均势，绝阴谋，——虽则别国工人阶级没能得此胜利，——而即此已是见我们的观察与所定方针没有错误。他们屡次的尝试，虽以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始终没能扑灭我们，这是因为我们本来以全世界劳动阶级幸福为目的，得各国劳动者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四年以来，外来的侵略，世界

资产阶级的阴谋到此也不得不息静下去。然而我们的胜利只在于观察现实力量的相对关系能非常之明确。现在的时代，资产主义的破产，经济的恐慌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过是迟早及进行过程形式之不同的问题罢了。我们承认国债不是什么难事，难事已经过的比这厉害得多呢。……我们现在在这眼前现实的劳资国际相对关系之下，已作相当的让步，——牺牲而且非小。可是让步不是无限制的，——这一层，芬兰、波兰、罗马尼亚的政府应当知道！我们对于‘民族解放’原则，未尝一刻违背。我们对于和平建设，以第一劳动国家的资格，竭力保存。然而国际政象，资本国家假使有别的野心，为时势所迫，我们自有相当的准备。

“我们不能不要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协作，恢复生计，而他们也必须在事实上来乞援于我们。我们受过了不少困难、阴谋、封锁，然而封锁者未必比被封锁者好过些。一九二一年国外通商的局面，改善了不少，无论英国法学家不承认苏维埃政府，而实际上他们的商人资本家，与经济上的必要，自然而然与我们发生起关系来。资产阶级的政府看着布尔塞维克如同鼠疫一样，也是枉然。前三年我们总共只有入口货一千七百万蒲①，一九二一年一年之间已达五千万蒲。一九一八年我们出口货二百五十万蒲，现在一年有了一千一百万。各国私人资本家来的非常之多。你们看着！经济的恐慌能已令资本家不能不请我们到‘第二次华盛顿会议’上去（记者案：当时日诺亚会议Genua②还没提起）。然后国外通商现在还不过是开端，我们自己的交通状况未免加以阻碍。以后还当努力改良前进呢。……”③

与外交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军事，第九次大会时杜洛次基^④报告，国际现状现在已使俄国有减少军备的可能，第八次苏维埃大会就决议减少，所以一九二一年下半年时已经减至一半。现在呢，国际现势更好，所以原有的五百三十万人，第一次预备——减至二百七十万，至今实际上已减至一百五十九万五千，除一切军官学校等机关外，实际军队仅有一百三十七万了。军中工人占百分之十二，农民——百分之六七·三，其他——百分之二十，共产党不过全数百分之十八，将一八九九年以前所生的兵士都解调回籍，赤军全体年龄顿成少壮，大会决议，政府当将竭力更加注意于军队的训练供给。

杜洛次基报告至军事上的国际关系，在大剧院舞台上映出两张军事地图，上指着，波兰和约后，俄波边境有白党乱军从波兰侵入俄国的路线；另一张有指着芬兰边境，白军侵入俄国郭莱尔（Konellkya）^⑤的路线（这次侵扰自一九二一年八月至今年二月始止）。杜氏说：“这种军事行动，还有一九二一年罗马尼亚的阴谋（十月），远东边境日本白党的侵扰，很可见‘西欧文明国家的国际公法’。可惜我们的会场大剧院太广阔，坐在包厢中旁听席上，外国政府代表恐怕看不大清楚，这线路——越境的军事行动线路。我可愿意他们看一看这‘国际公法’，……”

大会关于军事的议决案中综述现时军事国际关系，日本、路美尼亚^⑥、波兰、芬兰四边境的形势。且说：“我们军备缩减

的计划，已经很证明外国资本家说我们进据波兰野心的谣言之虚妄。……然而我们一方面竭力保障和平，与西欧为经济的协作，同时因有此四边境的形势，军备上的设备必须确实保证苏维埃联邦的独立。……”

* * *

一九二一年的政治日从旧的过渡于新的经济政策。列宁说：“我们这一年学做经济。”这是农工两阶级关系的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意义。列宁着重声明，工人阶级组织力的巩固，是革命的伟大职任，对于农民呢，关系还未太十分正确。“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决不怕公然承认，我们就此才可以改正他！”农民状况总括而论，本是很苦的，俄国更有特别的历史。他们的经济无组织而乱散，非得有发达的工业不可。现在工业既没有兴盛，经济影响归于政治，农工关系间的现状是当然的。俄国有兴盛的工业，然供给了枪弹炮马，三年的欧战。现在有一万万的农户，小资产阶级的经济，俄国劳农政府，不得不竭尽全力以供给他，可是俄皇及克伦斯基政府所余太少了。东纳煤区^①，乌克兰换过几十个政府，现在剩得非常之可怜的遗迹。既然如此，工业兴盛后之农工关系一时不能待，在工人国家监督之下的商业，新经济政策是有万分的需要，以为振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前提，一年来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劳农政府重订了一农工协约，自由商业的供给农民，工业出租，改革国家经济，内政方针确实明定。“我们学了，虽还没学好，却已有进步可看得出来。……”国立全俄协社会中央会一九二一年九月的商业资本流通额共一百万金卢布，十月——三百万，十一月——六

百万了。内政的改良于此当大有希望，这固然不是一二年的事情，俄国无产阶级的经济胜利还要他努力的奋斗。

* * *

大会决议，依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明定一此后的“经济行政之大政方针”，大意是：以经济改造的目的，提高国内无产阶级生产力为前提，当（一）改革农民生活，（二）供给训练赤军，（三）职工联合会工人利益，在新经济政策之下，与农民经济密切相同，故两相交流，同时改革，（四）整理币制，以租税渐代发行纸币制，再确立金币制，（五）扩充国外贸易，统辖国内市场，（六）人才之考绩，于非共产党尤当竭力奖拔，适当雇用专门科学家办经济事业，农工阶级于此当格外留意学习，（七）司法上刷新整顿，一方面监察私人企业家，商家便不敢违背苏维埃之法，而在相当范围内保证他们的自由发展，一方面国家经济机关官僚主义舞弊懈怠，当受严厉的科罚；教育上极力注意于养成无产阶级农工子弟中的专门经济技术人才，凡是各人民委员会各相当机关均当秉此方针而行。

* * *

俄国向来因农业技术程度的低，工业的不发达，常有饥荒，不是此处就是那处。大会此次议及，决下许多技术上帮助农民经济的办法，农民借本法、电气化试办法等，农民协社的提倡整顿。今年的旱灾赈助，西欧各国不但所助很少，而且还借此强逼俄国承认国债，会前已与美国订约；俄国自己支出千万美金，美国能出二千万美金购买食粮种子。据克拉沁^⑦来电，三月以内这事就可以办妥。这次饥灾问题大约可以好好

解决。只看以后农业的发展。

第九次大会农业议决案中还再四指明农民土地使用权之自由。“革命的胜利”，因提高生产之需要，每区农民对于使用土地的方法，或个人或公社制，可以自由挑选（记者案：这是俄国革命史上很重要问题，以前民粹派要保存封建宗族遗迹的农村公社制，所谓“密尔”（Mir）^⑥，十月革命中，实际生活使马克思派战胜了），再则呢，又委任农业人民委员会详定农地出租及农地雇工法，要使一面得正当的农民无产阶级化，一面不阻碍农民的发展。

食粮课税法之实行使农民生活大大的轻松。列宁在大会上说，一九二〇年取农民的生产品至三千八百万蒲，一九二一年只取得八百万蒲，在国家一方面说来，农民无论如何都应首先交纳完这些税额，食粮机关受大会郑重的委托。

工业上的改善整顿，大会另有一议决案，经营国有大工业，东纳煤区，乌拉尔各种金属矿业，巴苦^⑦的石油，等等的振兴各企业间各机关间须设严格清楚收支预算。新经济政策在工业中的成绩，大会中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议长白葛达诺夫报告：（一）租借地办法，现在还只有一处，即在乌拉尔。此外美国工人租借企业，在苦慈纳次煤区^⑧及纳琴并工厂。还有许多租借地正在商议中，欧美资本家还胆小呢。（二）小工业出租办法，据十二月一日的调查，已出租的有五十处企业，一半是磨坊，其余各业都有。大概都是小企业，中企业还很少，承租者三分之二是私人，合作社仅占有百分之三十。（三）大工业之托拉斯化，国家工业组成托拉斯的已有十五处。

工业中私人企业以及一切杂税，大有影响于国家预算，财政上以前除食粮均配法中所得外，纯粹靠发行纸币，现在工业上的租税，却有大作用。譬如财政人民委员长克乘斯轻斯基报告的一九二二年预算支出，当有十八万七千七百万金卢布，而其中租税能担任的已有五万七千五百万金卢布，即百分之三十（直接税三千七百五十万，间接税二千九百六十万，关税九百四十万，铁道邮电收入九千八百五十万，食粮税预算至一九二二年十月当有四万万），财政上支出的超过收入一九二二年还是不可免的，然而第一步办法已经做了。一九二三年的预算可以希望大大的改善。

列宁曾说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国体，社会主义国家，就等于苏维埃制度加上电气化。第八次苏维埃大会，曾有极详细的计划，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经济改造中，求俄国的工业化及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不得不极端注意于科学技术的功能——电站建设。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之间，俄国有五十一电站，共三千五百基罗瓦德^①电力，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已有二百二十一电站，共一万二千基罗瓦德电力。有些电站规模固然很小。然而在乡村有此小规模电站，就是建立“现代的”工业中心之基础。即此已使农民知道，大家的职任在于改造俄国的经济基础，不敢永留于此手工业状态之中，是要进一步的文化的革新。固然农地的电气化是几十年的工程，然而俄劳农政府居然开始了这伟大的事业了，列宁在此次大会说：“假使大家都明白我们努力劳动之机械化，就可脱离俄国于经济恐慌，那么劳农政府在这一事业中，都比其他各国

容易得多。”

* * *

综述劳农政治一九二一年的成绩，列宁郑重说：“新经济政策是工人农民两阶级的新协约，诚然不错。提高生产的事业已经开始了，诚然不错。然而还有一方面，新经济政策就是学习。我们行新经济政策就是开始学习经纪，而一年以来学习的成绩——很不好！共产主义的行政者难以懂得：现在‘商业经纪’是农工两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大数多的农民群众之间新协约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商人市侩会剥削一百分之百的利钱而又养得肥肥的工作者，而共产党，职工联合会的组织者不会。（我们有无产阶级的法庭，法律与资产国家不同，而商人市侩的本领，仍旧不因此而减杀。）这是很重要的学问，共产党应当学习，应当学习！假使闭着眼说大话，不去正正经经的学习，就是莫大的罪过。‘共产主义的自负，职工联合会的自负。’我们苏维埃的执政者现时确有这一大缺点，不怕公开的承认，要努力改过。法国人有句格言说：‘人的短处往往就在他的长处’^⑬。一个人的长处用得太多，或是不当其时，就成他的短处。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实行了伟大的历史上的使命，这是我们的长处，无论说受多少苦，无论怎样变迁，我们开了世界史上的一新时期，——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假使这一种长处继续用下去，不得其适当的时机，处处军事办法，那就成一历史的大错，现在要细细的沉沉静静的学习经纪，已经不是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间的时代可以尽用革命式的英雄式的方法。假使随便那一个共产党、职工联合会的办事者

知道，政治上、军事上的事业做得好，他应当切切实实明认经济上弄得不妥当极了。职工联合会假使问‘我们应不应当参与管理生产’？我回答他‘是的’，可是不要空口说白话。我问一问你：‘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办事者，共产党或是职工联合会，你办得生产事业在什么地方？用的什么样的人？有多少？’要切切实实，事实上，实践上的答复。有那一件事业，办事的人程度怎样？成绩怎样？用不着一下子办了二十多件事，到期来时间匆忙，一件没影响。……也用不着尽起草提议案，议决案，而要在实际组织经纪上着实用功夫。……最大的政治变革成就于迟缓的经济事业。……”

* * *

十月革命的新时期到了，国内战争国外封锁已完，劳农政府的政治上的基础稳固，——国家的新形势成就，法学上的意义当更进一层，从怒潮时代入于正轨的“过渡国家”。

俄罗斯劳农政府对付反革命的“非常委员会”，从来是资产阶级所痛恨的。自然呢！虽然，现在既入和平时代，管辖司法的职任，自归司法人民委员会；非常的行政处分可以停止，或限于一定的范围内，因此第九次大会有一议案改组非常委员会。第九次大会闭会后不久，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有一命令，完全取消非常委员会，他们的职务移归内务人民委员会，下设一所谓“国家政治管理处”。

* * *

第九次大会自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止，到会代表全俄联邦共计一千九百九十一人。共产党占一

千六百三十一人。其中有表决权者：共产党一千五百二十二
人，无党者一百〇九人。表决权的分配，中央俄罗斯——八百
八十五，西伯利亚——一百〇七，自治区——五十四，联邦各
国四百九十四，赤军——七十六。有发言权者共产党三百二
十八，无党者三十，社会党一。无政府党“总体派”一，犹太社
会民主党一。女代表共计有二十人。新立苏维埃共和国亚美
尼亚下次得派代表十五人，乔治亚^①二十人。

二十八日选出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员共三百八十六
人。加里宁(Kalinin)^②被选连任为会长。

此次大会并有宪法上的修改案，其最要诸点为：（一）改宪
法第二十六条为全俄苏维埃大会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
之，每年一次。（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期会”由“首席团”
(Resiaiuni)（本由执行委员会所选出，为经常干事机关）召集
之，每年至少三次。每一全俄苏维埃大会后，即日召集第一次
期会，行首席团——全俄中央执行会之经常立法机关，及人民
委员苏维埃——行政机关之选举，并组织各隶属于执行委员
会下之小委员会。非常期会，由首席团，人民委员苏维埃或执
行委员之三分之一的提议得召集之。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蒲，今译普特。

② 日诺亚，今译热那亚。热那亚会议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

③ 列宁这一报告全文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真理报》发表，此处所引是摘译。全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一一六至一二八页。

④ 杜洛斯基，今译托洛茨基，见本书第232页注⑭。

⑤ 郭莱尔，今译卡累利亚。

⑥ 路美尼亚，今译罗马尼亚。

⑦ 东纳煤区，今译顿河煤区。

⑧ 密尔(Mir)，今译米尔，是十五世纪俄罗斯人村社的社会经济组织，即“农村公社”。沙皇政府曾保留作为征收赋税的机关，十月革命后被取消。

⑨ 巴苦，今译巴库。

⑩ 苦慈纳次煤区，今译库兹涅茨克煤区。

⑪ 基罗瓦德，今译基罗瓦特，即千瓦(特)。是英语 Kilowatt的音译。

⑫ 这句法国格言，《列宁全集》中的中文译文是：“人的缺点通常同他的优点有关。”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一四四页。

⑬ 乔治亚，今译格鲁吉亚。

⑭ 加里宁，见本书第120页注⑧。

一九二二年之 西欧与苏维埃俄罗斯

——俄国经济改造之新气象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欧战余毒的经济恐慌蔓延全欧，国体上“不共戴天”的西欧与赤俄，不但自然发生商务关系，而且不得不共同参与正式国际会议，以讨论恢复欧洲问题。两方面互相要挟操纵，西欧的条件，凡是形式上可以承认的，俄国政府立刻应堵着他们的嘴；俄国的条件——承认国体等问题，西欧方面鲁意乔治^①及班嘉候^②，红白两军把戏，且看下文如何？……现在日诺亚会议已开，结果怎么快可以知道，——会议之前各方面对于他的观念及各方面的情势如何，却还是很有趣味的问题。西欧怎样？莫斯科消息隔膜，近日连会议详情不得而知，记者单就俄国一方面记述，希望在西欧的中国同志另有报告。俄国一九二二年头三个月的情势也就可以于此略见。

一九二二年一月坎纳会议(Kann)^③的结果——不得不再开一次国际会议请俄参与。俄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一月二十七日召集非常期会，选列宁为总代表，瞿趣林^④（外交委员长）为副代表，预备到日诺亚会议(Genua)^⑤。意大利外交部随后

就通知会议的议事日程，鲁意乔治还表示列宁亲到会议的希望。当时定了三月八日开会，一切各方面都在预备中，忽然法国总理提出要求，请展缓会期，说英法间要预先磋商。于此时大施其恐吓，似乎要磋商出不知怎样的苛酷条件对于俄国。列宁当时就在全俄五金业工会上（三月六日）演说国际政象，大声宣言俄国共产党对于日诺亚会的观念，对于班嘉侯恐吓的态度：

俄国劳农政府对于日诺亚会问题地位，站得非常之确定。假使西欧资本家不得不请劳农代表去，劳农代表一定去。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因工人阶级失了战后很好的革命机会，而仍旧保存着，他保存着在经济恐慌之中，暂且还没有连根推覆的朕兆，世界中就有社会主义国家及资本国家兼存的局势。在此局势之下，劳农政府必定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所以日诺亚会议，讲价钱的会议，劳农代表一定去。

“我们一定去，我们到日诺亚去，象商人去作生意一样，这等生意能怎样便宜，在政治上能怎样正当，就怎样做去。”劳农政府在此以前，与资本国家非正式的关系早已不少，商业性质的契约多少已经确定，多少正在商议中，这次会议不过与以正式的形式罢了。劳农政府在经济改造之中，必不能关着大门，说空话。而欧洲资产阶级离了俄国也是寸步难行。政治谈话，暂且放在一边，历史的使命决不辜负他。只管好好的去办“做生意式的外交”。列宁说：“诚然不错，做生意，我们是做不过市侩，他们有几百年的经验。所以得好好的做去。”

“和平”、“协作”、“消灭战祸”、“人道主义”的空话，是不用信的。日会议决造不出什么新世界来，能恢复旧的就算好了。对于日诺亚会议的大希望，俄国是没有的，爱承认就承认，爱做生意，就做一下子。“咱们能得多少是多少。”现实世界里，阶级的力量之相对关系，历史的进程中，要显一点实际本领出来。俄国的共产党主义者要万分努力学做生意。列宁说俄国性的遗毒——“沃白洛莫夫主义”(Oblomowchfina)，(记者案，俄国文学家龚察洛夫的著名小说《沃白洛莫夫》，^⑥描写一俄国式的“觉悟”青年，整天躺在沙发上想许多立身行事的计划，到期来一件也做不成。)不幸共产主义者也沾染着不少，这却是要痛痛的改过。现在经济改造之中，国外国内一切经济事业小心谨慎实在去干——这是今日的共产党任职，至于日诺亚会上也非此不能得较大的胜利。

劳农政府已经入于和平建设时代，确实诚意在某一时期中暂与西欧相共为经济的恢复。然而如其法国班嘉侯以要挟条件秘密会议而延宕会期，或因此又牵及意大利和平派内阁的动摇军阀派登台，那时如西欧横施恐吓，俄国逼不得已要挟也不是随意使能屈从的。所以日会延期消息一到莫斯科，杜洛斯基^⑦就通电全国赤军告以国际现势，“要有相当的准备”！这是外交的声援。

日会前劳农政府的外交方略大抵如此。

这都是会前的形势。现在日诺亚会议还没完，外来的消息也不正确，且待会后再作记述。日诺亚会议始终于四月十一开了，俄国总代表列宁没有去，副代表瞿趣林代理全权，早

已到柔鲁^⑧。代表团出发途中还参与波罗的海会议，会议上特有一宣言希望日诺亚会议上各国正式承认俄国——波罗的海诸国与俄国外交关系从一九二〇年以来早入正轨已见前次通信。此外，今年一月意俄通商条约签字。最近四月十六日在日诺亚，德国及俄国已订互相正式承认的条约，其余各国——协约方面，不但观望，还正在提议极苛刻的条件和俄代表团“讲价钱”呢。

俄国国内情形，一九二二年之初期，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和平建设事业一天一天进行。

赈灾事务如此之重大，还没有办完，政府已竭尽全力。今年初有人提议将全国教堂中的珍宝金银捐助赈灾，神界之中就显然分出两派，一派赞助政府，主张捐助，一派反对。常常因此在外省及中央时起冲突，教育之中也有此现象。近日趋势已定，捐助的数目渐渐多起来了。

这三个月之中新的设施，除各国家企业发展之大规模的国家商业外，虽然纸币价格跌落不堪，一金卢布换一百数十万苏维埃卢布，而国家银行承办信托事业却很兴旺。

新建设中最重要农业提倡恢复问题，曾经开过一次农学会议，讨论了农地出租、农地雇工及其他农学技术、建设问题。农业社的发展此后还有很大的希望呢。

非常委员会取消后，又开了一全国警务会议及一司法会议。现正在起草刑法、民法、商法各种法典。革命第一期已经过完，革命的非常的军事处分与行政处分都要用经常的法律代替他，保证无产阶级国家的公民权。从此无产阶级的法庭

当为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原载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鲁意乔治，见本书第231页注⑳。

② 班嘉侯，见本书第231页注㉑。

③ 坎纳(Cannes)，今译戛纳。坎纳会议，指一九二二年初在法国戛纳召开的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会议。

④ 瞿趣林，今译契切林，苏联外交家，一九一八至一九三〇年任外交人民委员。曾率苏联代表团参加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

⑤ 日诺亚，今译热那亚。热那亚会议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在意大利召开。

⑥ 龚察洛夫，今译冈察洛夫。《沃白洛莫夫》，今译《奥勃洛莫夫》。

⑦ 杜洛斯基，今译托洛茨基。见本书第232页注㉒。

⑧ 柔鲁，今译热那亚。

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十次共产党大会之后,一年以来行新经济政策,共产党的革命职任更趋于复杂。所谓社会革命,在既得政权,执政地位稳固之后,——既得政治的军事的胜利之后,一方面能向经济的战线进行,一方面就亦是行向更险恶的敌阵。社会革命史第一篇已读完,翻过第二篇经济改造来。

俄国共产党四年的艰苦,负着历史的使命,到如今无产阶级的过渡国家之新形式成立,经济事业就当赖此基础建筑。政权上——苏维埃制度,唯劳动者有选举权,经济上——国立大工业组入托拉斯,小工业出租受国家及职工联合会的监督。交通、原料、食粮都受国家统治,整理计划,财政上的国家银行专理全国资本的流通。农业经济各种形式并存,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好好的引入正轨,总之,渐行经济改造导之入于社会主

* 这次大会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对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的工作作了总结。列宁在会上指出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场“谁战胜谁”的殊死战斗,同时宣布,现在退却时期已经结束,必须重新配置力量向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坚决的进攻。本文根据苏联报刊报道了新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

义的国家组织——大工业的发展，农地的机器化。这是新经济政策一年来所定的新国家形式。关于国家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记者当另编述，这是极简略的大概意义。第十次会议，既然定下如此一条途径，第十一次会议不过重新审视一番，补充遗漏。

新经济政策行了之后，局面虽然一变，而（一）最大多数的生产工具、大工业、交通等留在国家手里；（二）国有土地的革命胜利。有此二者，就足见工人国家的性质丝毫未失，不过经济办法改了而已。

无产阶级国家中之商业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限度，要使能振兴经济，而同时不堕资产阶级化，所以必须受国家的监督整理。然而这种监督不单是国家机关的职任，无产阶级群众也是担任的。所以新经济政策之下职工联合会的职任更换一种新性质。国家机关办监督企业家或国立工厂管理处的事务，即使不落于官僚主义，亦不能消灭资本与劳动的敌对性。——马克思主义者向来是唯实派不说体面话。所以职工联合会，最重要的新职任就是在国立企业及私人企业中代表工人的利益。阶级斗争的罢工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以破坏其国家为作用，在无产阶级国家之中以保护利益亦即以求正当的机关实业面作用。本来阶级不消灭斗争亦是不能消灭的，不过形式不同而已。况且职工会的鲜明旗帜不但可以救济苏维埃司法当局之不周到——私人企业家的违法作弊，而且可以救济苏维埃经济当局的官僚恶化——国立企业管理者办事的迟缓以至有损工人的现实利益。第十一次会议议决：

职工联合会，当国家机关与工人发生冲突之际，应该代表工人利益从速了结冲突，最好要预先警告当局。工人和私人企业家的冲突，亦由职工联合会担负交涉之责任。职工联合会入会出会都自由，不具政见、宗教、国别、性别。职工联合会参与管理生产的办法采下列二种：（一）推荐工人入国家经济机关办事；（二）考察成绩学习管理。工厂之中仍由国家派选职员。

如此，则去年第十次大会的口号“往群众间去”可以实行。职工联合会是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连系。俄国工人国家的机体全筑在群众上。各机关，国家的、共产党的、职工会的相互为用，有弊相救，有利相济。

第二问题就是共产党本身。去年刷新党员的结果，再加以新经济政策实行，农民共产党员或是现时的新商人又自然因阶级心理的关系，自愿出党，至今共产党总数已剩得五十万上下。数虽然减少，而无形之中质量加好了。再则去年的所谓“劳工对抗派”本已解散，而这种党内的派别到今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会时，劳工对抗派中有二十二二人提出反对俄党中央委员会的议案来。这劳工对抗派已经成了“很小很小的”团体，虽则有意破坏，而势力有限，有些在第十一次大会上已经悔悟，除了几个有特别情形的开除党之外，其余都受警告。第十一次大会并且重定入党条件，越发严密，使坏分子不至于参入党内。

职工运动及共产党问题之外，当此振兴农业之时，农地工作者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共产党决议，在乡村间的运动特加注意。乡村中职工联合会要竭力组织农地的雇工，提高文

化程度，作技术上的宣传，使工业的发展，农地的机械化之过程中，已有一农村无产阶级的组织预备着。

至于目前的问题，财政恐慌，币制的整理，也待通商、工业、农学的发展，国家现实的财富增加，确立金本位。现时第一次会上所议，乃绝对努力于“简政”、“加税”，承办信托事业，使所发纸币渐渐收回，可以禁止发行纸币，增加国家收入，然后直接行正轨的币制。所谓“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在四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其历史的责任重大，当竭力恢复此一国家为战祸所破毁的经济，以立第二步奋斗的基础”。

记者此篇记载极略。因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统计材料，须待慢慢整理，另述专篇，这不过一大概的日报上的记载而已。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莫斯科传来日诺亚会议情形*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二、十九日)

协约方面新觉书——承认俄国问题——俄国之答复

日诺亚会议^①上英法对俄态度，几至于绝无调和之势。第一次觉书讨论之后，又得着俄国的答复。协约方面自然要开一次“宰割会议”，此次会议上英国主张得胜，于是发生新觉书，——而法比不同意，磋商结果，比国竟没有签字，法国虽签字而仍保留法内阁之最后决定。

五月三日新觉书送到俄代表团，——内容，日俄国第一次答复而要求条件之性质略有更改，共十三条：

(一)第一条限制苏维埃政府不得干涉别国内政，恐有犯国境及政治问题，并要求在俄国本国内，不得作帮助别国革命运动之宣传及助款之行动，苏维埃政府对于小亚细亚诸国当帮助其经济上

*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晨报》为刊登这篇通讯写的“记者识”称：“瞿君寄来通信，多被邮局遗失。自一月迄今，以通信上号数计之，遗失之作，当在十五通信以上，此篇亦系瞿君叙述日诺亚会议情形之第二函也。”

之恢复，而对于各该国间之政争须严守中立。

(二) 第二条述及战时借款，各债权国现时对于俄国绝不要求偿还。将来讨论及各国参战国及美国间之战时借款总问题时，各国自当向其国会说明俄国经济之困难，请其议决减少俄国之战时借款。苏维埃政府方面亦当免提出“俄国内乱时，因某数协约国的暗助反革命，所受损失之赔偿问题”。俄旧政府所存在国外之金钱，以之抵偿战时之借款，不能归还俄苏维埃政府。

(三) 其余财政上的要求问题，军事债务问题整理停妥之后，即可立时取消。

(四) 苏维埃政府当承认一切俄旧政府之债。

(五) 地方债款当归各地方苏维埃担负偿还；但债款之订成，适当该地方不隶属于苏维埃政府之时者不在此例。

(六) 苏维埃政府得于十二个月内与执有俄国国债票之外国人开始协议其偿还之方法，利息减少之多少，届时自当注意及俄国经济困难之情形及其恢复之必要，倘俄政府及外国债权人间之协议不能解决争执问题时，由仲裁委员会解决之。——仲裁委员会由俄苏维埃政府派一代表，执有国债票者派一代表组成之，委员会会长由美国(第三者)最高法院院长，或国际联盟及海牙仲裁所所长指派。

(七) 俄国自有规定国内经济、政体及私有制度的任何形式之自由，而为奖励国外经济辅助起见，俄政府当表同意于归还外国所有者以被没收之财产，或与以偿还。偿还时，外国所有者不当取得恢复其原有权利之可能。如偿还限度不能解决时，由混合的仲裁裁判厅决定之。——此仲裁裁判厅当解决“令原有主承租其旧有企业时，能与以前占有时得同等利益否？”之问题。如仲裁时，发见承租办法不可能之时，则偿还限度仍由仲裁裁判厅决定之。苏维埃政

府所拒绝归还原有财产，无转交之与第三者之权。外人所有财产，如并入于某一托辣斯^②时，原有主能依其原有财产权之比例率，加入该托辣斯，一切收归国有时尚在外国人管理之下的财产公司、商业公司、工业公司，亦准此办法。因苏维埃政府之“行为”或“不行为”而受的损失，其赔偿方法，由混合的仲裁裁判厅依国际法之原则决定之。

(八) 俄国内外国私人之损失，当与以取得赔偿之可能，如因苏维埃政府之“行为”或“不行为”而不能取得赔偿时，其责任由俄政府担任。

(九) 第七条中所言各种赔偿，以五分利债票偿还之；其付利及还本之期限方法，均由仲裁委员会决定之。

(十) 混合的仲裁裁判厅之组织，共三人，——一人由俄政府指派，一人由当时的某国政府指派，其余一人则由仲裁委员会会长指派。

(十一) 第十一条中言及居留俄国之外国人民之自由及保证等。

(十二) 第十二条言及俄国及外国人因种种之协约契约，谓外国人当与俄政府随时特别协定。

(十三) 第十三条言俄国当归还路美尼亚^③所存于俄国之珍贵物品。

觉书后签名的：意大利、英吉利、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瑞士、瑞典及法国。其中法国是附条件的，已如上述。比国不满意于第七条，要求绝对恢复私有制，竟没有签字。——其实对于俄国已是很苛刻的条件。据巴黎消息，法国亦决采比国的主张，不日要撤回签字。协约对俄问题中之分裂已竟显然

可见。

我们现在再看俄国对于这新觉书的态度，瞿趣林的宣言。五月四日瞿趣林^④对新闻记者说：新觉书中有俄国绝对不能忍受的条件，譬如第一条有害俄国主权。再则末一条，俄国与路美尼亚之间边境问题还没解决，说不到归还珍贵物品之类的正轨中的外交关系。战时借款，已经双方协定认为取消，现在何以又重新提起；至于仲裁裁判厅之办法，有侵犯俄国独立及主权之处，尤其出人意外。自别一方面而论，觉书中没有清楚明了的议定，协约国对于俄国之财政上的补助，究取何种的形式，到何种限度。以如此之条件，俄国代表团，可以申明，妥协是不可能的。

新觉书之结果，一方面是俄国所不能忍受的，一方面又是法比所不满意的。在这种场合，鲁意乔治^⑤及桑守（意代表）忽决议即日审视承认俄国问题（其时美总统哈定亦正提及），大概是极力要迁就妥协，想借此缓和俄国代表答复时的态度。而同时鲁意乔治又提议日诺亚会议开末次全体大会，届时他要说明日诺亚会议失败之原因，从此即可闭会，并言：此后英国不再关涉大陆上的问题了（五月七日）。

照这两消息看来，协约国的内哄暗中一定已经很烈。俄国在此次会议所得结果，可以说外交上之消极胜利，可是以会务全体的总观而论始终还隔着千重云雾无所解决。

最近消息（五月九日）云，鲁意乔治对俄代表说，俄国若稍让步，法比亦将缓和。……然据外间推测，俄国问题中，英意归罪于法国之挑拨战衅，法比不满于俄国之烈硬态度，三方面

掣肘难行，其结果不外三端：（一）会议完全决裂，（二）形式上的停会，以为后日讨论留余地，（三）分订条约（意英承认俄国之期，如此分订协约之局面一定，恐已不远）。而法国方面如遇停会，恐不免还要要求各国不得于停会时单独与俄国订约呢。以后再瞧罢，究竟什么结果！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二日莫斯科

日诺亚会议之结局——海牙审查委员会之继续——英国
之对俄政策——此后俄国之国际地位

今天（五月十九日）日诺亚会议要闭会了，一月以来的“折冲樽俎”^⑥，俄国问题对于协约国竟没有丝毫结果。反而“自家人”吵了好几场嘴，“一块烂骨头，抢来抢去，自己咬着自己的尾巴了！”

英法为最后一对俄觉书，竟起了一大大的冲突。外间的推测，以为共订协约或者是不可能的了，英意与俄难免有单独订约的事实，日诺亚“大”会，这算得一场春梦。

本来各国经济利益不同，对俄态度，那能一致：——英以工业国的资格，急需市场，——俄国还债问题反延滞了“商情”；法以放债国的地位，——若就此便宜了俄国，班嘉侯的老面皮（他原是战前经手放债与俄国的人），如何搁得下！其他各国，各有各的“相思病”。看来日会一台好戏，就此要掩旗息鼓，各走各的路，……然而……然而协约国得了俄国对于最后觉书的答复之后。——他们看看：在日会是解决不下的了，立

刻就分订起条约来，对于法比“似乎面子上过不去”，——于是日诺亚大会上，协约国虽吵了这许多次架，又“忽然”重新妥协起来，决定暂起闭会，另行在海牙组织一审查委员会（Commission des experts），俄文或谓之预议委员会，来详细讨论对俄的私有财产问题、赔偿问题、还债问题。如此以前的种种条件，到期来还是悬而未决，须待下回分解。

难道这真是法比的“面子问题”么？真是“忽然的”重新妥协么？自然不是的。可是我们谈到未出席会议的某国时候，这层隐秘的原因自然能明显出来。现在且看一看所谓，“海牙审查会”是什么东西？五月十六日，日诺亚会议的政治委员会又通过一议决案：

（一）俄与协约之间的争执问题，当由协约国派定审查委员会与俄国方面之审查委员会共同担任讨论，双方委员会当有同等之全权。

（二）协约各国及俄国双方所派定之审查委员会名单于六月二十日前互相通知。

（三）审查委员会之责任为解决一切争执问题：一、债务，二、私产，及三、借款。债务系指旧债之偿还，而借债指现时对俄放债条件。原文固为，“信用”也。

（四）双方两审查委员会定于六月二十六会集于海牙。

（五）审查委员会，当试于上述三项问题上，得确定之结果，而向其政府作总提案。

（六）为保证审查委员会工作之安宁起见，为保证双方之信用起见，双方须严守 Status quo（“不变状态”），不得互相侵犯疆界，

不得作敌视的宣传。此严守 Status quo 之义务，或以解决边境问题之日为止，或特定一期间。且此相互义务之协约，凡签字各国皆当负责；不得干涉他国内政，不得与他国政治团体以财政上的或其他的辅助，且当禁止自国境内尝试为反对他国之强暴行动，或尝试为疆界上的破坏或政治上的破坏之行动。

除此以外，协约方面确有一秘密决议：海牙审查委员会未解决之问题，各国不得先期与俄订单独的条约。还听说美国以此决议为条件，亦将加入海牙委员会。鲁意乔治又恐吓俄国，假使再不同意，他们要行“同盟抵制”。而法比代表没有出席参预决议，但允诺：如俄国承认此决议，法比代表自当向其政府提议加入委员会。

十七日协约国将此决议通知俄国，着手讨论，大略已经确定。大家整理行装，不久就说“再见”，各自去预备审查委员；协约国为一方面，苏维埃共和国为一方面；俄罗斯、乌克兰、白俄^⑦、亚奏白党^⑧、罗马尼亚^⑨、亚白哈滋^⑩、高加索诸国（乔治亚^⑪共和国、蒲哈腊^⑫共和国、霍来滋美^⑬共和国），及远东共和国八国。

当讨论的时候，议及所谓严守“不变状态”一案，还有一小小的笑谈。日本定要说这一决议不能包括远东共和国，所以其中互相不得侵犯疆界一案不通用于西伯利亚。俄国代表答言，鲁意乔治刚刚声明，俄国方面八国，远东亦在内。鲁意乔治笑向日本代表说，“仿佛日本已有侵犯远东共和国之决心似的。”日本代表才不说话。

现在言归正传。正当讨论的时候，协约报纸上已发露了所谓“秘密”的一条件，说是：因为此次共订协约没有成功，各国可于三个月之后，即海牙开议期完结时，再有与俄国商量单独订约之权。换句话说，就是三个月之内，各国同盟限制不与俄国订约。不但如此，外间传言，法比还在竭力运动，至少在这三四月之内，要强迫德国延缓“德俄承认条约”发生效力之时期。如此说来，竟是“政治的封锁”。

协约国方面恢复“一致”，难道是偶然的？此处可要讲那未出席的“旁观者”——美国。各国经济利益既然如此不同，何以必定要政治封锁，在经济上有几国反因此而做赔本的生意呢？原来英法，不论他俩怎样想抢夺俄国做销货的市场或放债的主顾，而欧战以后，欧洲诸国差不多穷得要命，办一事，非得请出大财主的美国不行，——欧洲欠美国的债总数已在二百万万元美金以上了。所以日诺亚会议上，美国固然故意居奇没有参预，而协约每议一案必须看一看美国的眉眼，“看这样办，美国肯不肯给钱？”实际上美国驻意公使比鲁意乔治的作用还大。此次“政治封锁”的秘密条件，就是美国人暗中弄的鬼。现在呢？美国居奇的态度依然。协约国问他加入海牙会议与否，他仍回答“如俄国态度不变，即使再讨论，还不是枉费唇舌！”法比见美国拒绝，又兴冲冲的掀唇咂舌起来；他们说，决议是决议，可是假使要牵涉到政治问题，法国是不干的。——其实预定的三项问题，那有不牵连到政治问题上去的，他们的意思还不是不肯与俄国以法律上的承认，以为“不

时之虞”吗。美国正式的代表态度(答复协约延请入海牙委员会通牒)固然是如此。——法国人借此高兴。然而一方面美国舆论却说：“欧洲一日不正经办解除武装，美国就一日不愿参与欧事。”这又象是帮助瞿趣林在日诺亚会议第一次演说关于解除武装的提议。

如此看来，美国对俄态度，一方面由哈定在华盛顿高谈承认俄国，一方面美国驻意公使拒绝加入委员会。分明是在中间挑拨离间。我们到海牙开议时看着吧，——美国还有新鲜花样呢，我们现在再看一看，俄国在日诺亚会议的结果如何。

诚然不错，俄国除一德俄互认条约为具体的成绩简直没有。然而协约方面两次苛刻的要求，一次“伦敦预议”——“治外法权”等，一次最后觉书——偿还私产之仲裁办法等，都没有伤着俄国的毫发，直碰了顶了回去。况且，假使美国要想在海牙会议时用离间政策从中取利，俄国在日诺亚会议的离间政策却已有八分模样了。英、法、意的争执固然客观条件如此，即瞿趣林的手段也就可见，因俄国还债问题，承租煤油业问题，瞿趣林已经替协约国种了一“分裂”的毒症；病根已在，迟早必要大发的——狗抢骨头乱吃，再有人在旁边逗他们，那有不打架的，这是消极的胜利。

再则，四年以来，协约对俄，始以军力，不成，继之以阴谋及经济封锁，不成，现在居然恭请到会，国际地位上，俄国实际上已得“事实上的政府”之承认；即使现在协约国还勉力团结一致对俄，也至多只能作政治上的封锁了。况且协约国向来疾呼厉骂不准“过激派”宣传；现在却请他们到外交议席上大

宣传而特宣传“解除武装，保证和平”，“有限制的私有制”，“帝国主义之罪恶”，欧洲人民自然看得出，谁是愿意真正恢复欧洲经济的，还是法国的班嘉侯呢，还是俄国的瞿趣林？——这是“抽象的”胜利。

至于以后俄国的对外政策，则全俄立法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期期会（五月十二日至五月十八日），对于此会的结论，赞赏瞿趣林的外交政策，并谓德俄条约可为一切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间妥协之模范。以后，如海牙审查委员会上争，俄国恐至少也竭力保持此最小限度。

杜洛斯基对新闻记者说，德俄条约，决没有外间谣传的攻守同盟的性质，因为俄国及德国之社会中的“财产关系”（私有制）原则上根本不同。决没有军事协约的可能。然而不论英、法、美、意，只要诚心愿意恢复和平，与俄国为经济的协作，这种经济协约，却最好能照德俄条约的先例，互相尊重各国立国的原则，那就无时无地没有不能成就的。这是国际政策的总观。

对于外交上几个单独问题，杜洛斯基的意见以为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虽受法国指使，俄国白党的运动，在日诺亚会议之后，还有侵犯俄国的恶念，然而现在俄国对外爱和平的政策，全欧人民都已了然，战祸决不会有，俄国与这几小国间纠葛问题（如波兰之赔款问题、罗马尼亚之边境问题等），将来自不难迎刃而解。至于美国，如抛弃威尔逊主义之对俄政策，则其在西伯利亚之承认矿业，大可作抵抗日本强盗政策的武器，而且于俄国经济上有莫大的辅助。

日诺亚会议完了，各大问题的形势依旧在两可之间，可见欧洲善后，始终还待俄国，我们且看着罢。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九日莫斯科

原载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
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日诺亚，今译热那亚。热那亚会议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德国和其他二十一个国家的代表。会上，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利用苏俄的经济困难强迫它接受条件苛刻的协定，包括要求偿还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借的外债，要求把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给外国企业主等。苏俄代表团拒绝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理要求。

② 托辣斯，今译托拉斯。

③ 路美尼亚，今译罗马尼亚。

④ 瞿趣林，见本书第324页注④。

⑤ 鲁意乔治，见本书第231页注⑤。

⑥ 折冲樽俎，语出《国策·齐策五》。原文是：“此臣之所谓比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樽俎之间，折冲席上者也。”后泛称外交谈判为“折冲樽俎”。

⑦ 白俄，即白俄罗斯。

⑧ 亚奏白党，今译阿塞拜疆。

⑨ 罗马尼亚，应为亚美尼亚。

⑩ 亚白哈滋，今译阿布哈兹。

⑪ 乔治亚，今译格鲁吉亚。

⑫ 蒲哈腊，今译布哈拉。

⑬ 霍来滋美，今译花刺子模。

日诺亚会议后之中俄外交

(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

会议后俄国之国际地位——捷克斯拉夫之承认——蒙古
独立政府代表抵莫——中国赴俄代表之个人意见

俄国外交现势，自从开过了日诺亚会议^①之后，虽然没得积极结果，然而海牙会议（预定六月二十六日）^②还继续进行，五月十一日发出的宣言，对还债问题的原则等说得响亮，美法虽反对，而仍旧有协约国与之订“七个月不犯边境”之协议，始终预备和他讨论下去。不但如此，各国果然（参观上两次通信）有和他单独订约的倾向，五月末，俄国与捷克国之间订成政治的协约，而且竟类似于“中立同盟”双方承认。俄国驻捷代表认为该处唯一正式的俄罗斯国家之代表者，国际地位之增高毫无可疑议的了。

日诺亚会议中俄外交上既然是如此，忽然中国代表沈崇勋^③到莫斯科，读者诸君勿笑，读完之后，自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日诺亚会议之外交形势与中国代表之来俄绝无关系，记者这一通信题目，未免可笑，——慰情聊胜于无罢，哈哈！记者亲听代表说：“中国此次仍旧绝无一定的外交方针。”

不过几天，那中国十六世纪式的羈縻政策失败之结果，而独立的蒙古国民革命政府所派“公使”到了莫斯科。蒙古外交代表长达瓦(译音)对俄国人却明白的宣言，有一定的政策，“蒙古内情，仍以活佛为政治首领，而立法行政权实际上已属于革命政府。蒙古与远东共和国间虽无正式条约，而邦交很好，边境问题不劳而定，邮电交通问题亦已解决，对于苏维埃俄国以共同扫除‘白祸’的协力，邦交自然非常之厚。除总协约册已于去年十一月订定外，此来正是实行交换外交代表之一条，而可续订通商、汇兑、邮电等协约。对华除中国商人尚在经商外，一切问题毫无影响，不知是解决非解决。”蒙古却能这样明白表示态度呢。

中国代表、前赤塔领事沈崇勋闻请来目的，他究竟奉着什么使命？……“我早就说的，蒙古完全送于张作霖之手，骗了五六百万饷，一兵一卒都没派。即使有五六万人去，蒙古早就……到现在俄国如其招待蒙古代表，他就否认民国五年中俄条约，中国在蒙古可以不受拘束而自由行动。我在赤塔一年所办的当为全国外交机关之冠，我所报告提议，即使总长公使都不敢说的话，我亦说了，我不怕什么。……我在欧洲多年，我知道……早就应当讨论中东路问题。‘他们’愿无条件归还，管理权收回，能分些管理职务更好，还要……‘他们’既这样说，就赶紧可以协商。至于通商问题，名不称实，实际上早已通商，应当不管旧时损失赔偿(那是可以随时商议)，立刻订条约，使侨商得实受订约国的待遇。”……蒙古问题、中东路问题、通商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可惜每句之上必加以“我”“早

就”“说”“应当”，……而不是“政府”“早已”或“现在”“办”。……说到临了，原来还有末了一句话，“而‘部’里没有确定的方针”，这就是所谓日诺亚会议后之中俄外交。

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五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 ① 日诺亚会议，见本书第339页注①。
- ② 海牙会议，一九二二年六月至七月在荷兰海牙举行，讨论战后苏维埃俄国与英、法、意等协约国间的财政经济问题。
- ③ 沈崇勋，字伯英，江苏无锡人。曾任驻俄使馆书记官、二等秘书及驻赤塔总领事。

苏维埃俄罗斯之立法

(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

小资产阶级的俄罗斯之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
性之法律上的形成

劳农政府行新经济政策已有一年多了。革命的怒潮时代，为推覆旧统治阶级而着手的国内战争已完，国内的政治的方面占最后的胜利。这一时期且告结束，从此当入建设时代，——经济实际的改造恢复，于此小资产阶级经济的俄罗斯中，无产阶级国家自当具极浓厚的“过渡色彩”，——此种国家形式的完成遂有紧迫的必要。十月革命四年以来，法律上不但无暇稍作整顿，而且当那阶级争斗一激而成战争状态之时，是坚决死命的争统治权之战，自然求胜利者当决然取非常的军事处分以补法律不及完成之缺憾，——正式作战的那不如此——岂有如中国以革命为儿戏之理。欧战的胜利国，对德人及对自己国民，破坏了多少平时法律，而当俄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战争时，反来要求法律上之保证。

现在才是时候了，——到当然的时间内有当然的办法。

五月的全俄中央执行会开本年的第三次期会，已受第九次苏维埃大会的委托，议政治案，其通过的有刑法典、刑事诉

讼法与民法典等，——其中民法还只以告令公布原则，条文尚在订正中。

民法之意义，可以说从新经济政策实行、中央政府以命令承认自由商业，已经实现。如今仅须加以法律上之凝固性而已。私人商业一年来之发展，往往预先扩张私权，巩固私权于民事性质的一切契约，商业文据中。然而苏维埃政府并不以此为病，因为这本在政策预定之中，此乃一新社会渐形成时法律关系之自动性。第三期会之“私产权令”始特定民法原则，说：“以规定国家机关与私人联合及私人间之正确的关系，——私人于此本为参预发展国家之生产力者，——故并及私人或其联合相互之关系，且由此而引起之法律上的保证，——其为实现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国民及外国人之私产权所必要者，——为目的。”

于此可见财产权之意义并非为个人之不可侵犯权，而是为国家之最高利益，——无产阶级国家之最高利益，此告令中并言及凡非法令所禁一切契约都受法庭之保障。至于革命时法律关系之转变，没收、征收、收归国有等处分，援法律不溯既往之公律，当然并不因此而得恢复其所有权，——所谓*Quia non movere*①罗马法的典例。

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于此真能证实他创造“国家性”之伟力，——能在现实的经济基础——小资产阶级农民占大多数的个人生产经济之中，确立相当的“过渡形式”，以开将来新生活、世界革命之道。民法之规定，凡苏维埃俄国的公民，都有经营组织工商企业之权，金钱的私有权无限制，而建筑物之私

有产，仅属之于未归公有之小者，此等日费建造的有动产权，且有四十九年时效上之限制。土地则仅有享有权而无绝对的所有权，于相当机会中，且当付国家以租费。

“物权”上之关系，则质权、发明权及遗产权都有规定。遗产权有两种限制，一唯妻与子或直系之后裔有承袭之权，二遗产价值以一万金卢布为限，逾此归国家所有。各种“债权”都有详细的规定，法庭如按法查得契约之一方而受剥削太甚，并有很广泛的取消契约权。

刑法更是社会安定之柱石。一国家苟非畸形的东方式，至少总有阶级性的骨骼在里，——封建时之贵族阶级，资本世界之资产阶级，苏维埃时代之无产阶级，——刑法就是此种阶级性的表示。

苏维埃刑法是过渡于“无法律”的第一步。他内容可以于第三次期会“读”法案时的讨论中，得其深意。此处刑法上之年龄效力以满十六岁为度。其次当及于刑罚之等次。略赞诺夫教授(Riazanoff)、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在讨论刑法议席上说、我们固然绝不学资产阶级伪善的假面具，然而十分不必将绝对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原则之“死刑”固定于法典之中。所以“枪决”两字可以代以“最高刑罚”。固然土匪杀我全家等现象层出不穷，然而并非死刑可禁，理由十分简单明了，不必多说。此刑法典中当取消一切剥夺生命权之字样。至于直接的革命奋斗，——反革命的阶级国事刑事又是一事。劳合-乔治派兵杀戮爱尔兰工人，未尝失去为“文明自由国家”之守法的政治家，——他守他的资产阶级法，所以略赞诺夫主张于三十

二条(俄国刑法典草条),除去“死刑”枪决等字,而恢复草案中经审查委员会取消的第三十三条,其中言明对付反革命的刑罚。议决的结果,法典中“枪决”二字尽行除去,唯加第三十三条,为“凡革命审判坛(Tribunal revolutionnaire)之判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未以法令废止之时,刑法典上所言最高刑罚各条,当通用枪决”(论者案:俄国法庭有两种,一为国民审判厅,治平常之民刑诉讼;一为革命审判坛,治“反革命犯”。法国大革命时一七九三年间亦曾有此)。“枪决”之非常最高刑罚下,即继以十年至六个月剥夺自由之刑罚等等。

国事犯之解释乃为“反革命”之定义,凡反对苏维埃政权,或逸出法定有限制的私有权范围,而为颠覆苏维埃议会制之政治的尝试,都作为“反革命罪”,其他骚扰罪、罢税罪等,都有明定。罢工不认为犯罪行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之胜利,为资产阶级国家所无的特权。其次则为暗杀罪,暗杀行为,阴谋行为之反对革命组织、工人组织、农民组织、苏维埃组织及其代表者,概处以严重的刑罚。

苏维埃立法之保障无产阶级权利、亦可以算尽其能力于执行“革命”之使命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七日上海《时事新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Quieta non movere”,拉丁文,意思是维持原状。

世界劳工之统一战线与莫斯科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西欧社会党之怠工——外国政党之干涉司法

一九一八年与一九一九年间欧战终了，全欧洲劳工阶级处于革命潮流，势利于进取。各社会党革命的改良的派别之间，因理论策略的不同，争辩无已，坐失时机。改良派恢复第二国际（伦敦），革命派继续战前第二国际臻美华德（Zemmerwold，在瑞士）^①大会中之左派，乘俄国十月革命的热潮，集会于莫斯科创第三国际。然自命为革命派之多数社会民主党，如奥国之社会民主党，俄国少数党等，不满意于“布尔塞维克主义”，另组织一社会党之国际劳工联合于维也纳，即所谓第二又二分之一国际^②。三派的纷争辩驳日夜无休，都在于无产阶级进取的计划。——第三国际主张工人取得政权；第二又二分之一国际，有极体面的宣言赞成无产阶级独裁制，而附以“非共产党独裁制”的条件；第二国际完全否认革命方法。政潮汹涌之中，有伦敦派的双手拱奉政权于资产阶级，有维也纳派的徘徊徬徨于“民治”与独裁间的犹豫态度。潮流震荡不向“左”则“右”，本无中立之可能。于是西欧政象，一天一天优势

侧重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机运到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已经低落不少。此中世界经济现象也大有关系。总之，事到如今日，西欧的无产阶级已无进取的可能，世界经济已出战时状态，而入于平时的经济恐慌状态之中。所以世界资本到处进攻之势——同盟罢雇，工作时间之延长，工资之减少。第二又二分之一国际碍于“革命”的招牌，又以为第三国际向来不肯妥协，于是提出三国际协商抵御资本之进攻一倡议（想侥倖第三国际从而拒绝，则可归罪于“莫斯科”，说他不顾工人实际利益，只顾自己的政权）。第三国际却在接到提议后即日召集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决议“劳工统一战线”——即不论政见如何，在此资本进攻之时，工人阶级单对于经济要求（工资、工作时间、失业问题等），各派从联络一致出发，向资本家作防御战（事在今年二月），并派代表到柏林开三国际联席会。四月二日至五日柏林会议中，当然不免旧话重提，赞成战争的罪案，独裁制的“专横”，社会民主党今日之变节，各国共产党之“捣乱”，大家互辩也不少。可是第三国际即宣言，这并不是什么妥协，不过为工人阶级迫于眉睫的利害关系，经济要求，所以大家今日偶然还有同堂共话的可能。现在是防御战之时，照第三国际的主张不应当来此会争辩党纲的理论或提出什么条件以为限制“莫斯科”之工具，而应当依下列问题，各议决一具体实行共同出发的办法：（一）抵御资本之进攻，（二）反对资产阶级之反动政策，（三）预防新帝国主义战争，（四）助俄苏维埃共和国之经济恢复，（五）凡尔塞条约及欧洲破坏区域之恢复。第二国际一听凡尔塞条约即头痛，他的代表当时也有参预和会的，或者

还有当时提出赔款条件的人在内。结果，三派的协议只剩一可怜的议决案，“本会议虽极愿见一统一的劳工阶级的组织，然而现在尚只能谈及到会各派依具体问题，协议共同之出发，故本会议提议请各国际执行委员会共同组织一联席委员会，每国际推举三人合组‘九人委员会’。其加入本会议而不属于任何国际者亦派一代表。该委员会议事不依投票议决制，而仅能表示三国际所能有之共同观点。”会议所能议决的共同观点就是：（一）劳工统一战线（九人委员会负联络亚摩史德达摩^③之职工联合会国际及莫斯科之赤色职工国际之责），（二）在最近期间召集“世界劳工总会议”（本要与柔鲁外交会议同时举行亦可政治上的对抗，因第二国际反对，所以改为“最近期间”），（三）四月二十日各国工人共同行示威运动，如有不能于四月二十日实行者，则改为五月一日总示威运动。口号如下：八小时工作时间，失业问题之解决，赞助俄国革命，辅助俄国饿灾，要求与俄国恢复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国内的及国际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然而，两月以来，西欧各社会党仍旧分道扬镳，譬如英国工党及比利时社会党协议（皆第二国际）召集无共产党之世界劳工总会议于海牙。至今看来柏林协议已经破坏，就是四月二十日及五月一日各国无产阶级的示威运动，已经未能一致。以后统一战线之进行，不知道各社会党首领还要怎样怠工呢？他们始终怕共产党。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方面，现在既得柏林协议精神上的胜利，世界无产阶级已经看见共产国际并不是“死倔强”的不要妥协派，确能代表工人实际的利益，只要以后

能事实上之进行。所以共产国际已经不注意于第二国际之破坏柏林协议，只注意于各国共产党在国内与其他各党“工人群众”之携手实行统一战线，所谓“今已不用自上而下，而当自下而上了”，共同努力抵御资本之进攻。

显然，当时共产国际为求柏林会议统一战线议案之通过，——为无产阶级利益起见，对于第二国际及第二又二分之一国际曾经让步。怎么样的让步呢，妥协派二国际提出两个条件：

第一，乔治亚^④问题。乔治亚国 (Georgia) 在高加索南部，一九一九——二〇年间，少数党组织政府，私通英国，英国军队霸占全国，杀戮工人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春，共产党革命，建苏维埃共和国；现在妥协派说，是苏维埃的帝国主义，侵犯乔治亚独立。第三国际代表声言少数党政府之罪状，于是二国际要求审查，并每组成三国际的委员会，审查文件，——一切罪状都有证据，审查结果，自能见黑白，究竟还是苏维埃的帝国主义呢，还是少数党的卖阶级主义。

第二，社会革命党问题。社会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之后，他右党^⑤屡次与资产阶级组织联立内阁，——克伦斯基就是一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屡为反革命，阴谋暗杀，然而始终挂着社会党的招牌，而以代表农民阶级利益自命。首领赤尔诺夫 (Tchernoff)^⑥ 虽早已遁入资产阶级国家，而俄国以内仍有不少社会革命党从事政治运动。此党的作用，除左派外，概与苏维埃政府处于反对地位，——如十月革命时联合贵族少年军反抗布尔塞维克等，无产阶级国家中自不能不认为犯罪行

为。然因每次社会革命党有所举动，失败后复又拚命抵赖，他的执行委员会常发此等宣言，所以他卖阶级卖国的罪状，因没有证据不能证实。因此至今未交法庭。今年一、二月间忽有一批社会革命党，公布他们暗杀队的文件，并承认罪状作悔过宣言，于是证据确实，遂将其执行委员会会员戈次(Gotz)^⑦等，以及其他参与罪犯行为者交付法庭，其中还有刑事犯的。而第二国际保护他的同类，提出条件要求准三国际均派代表旁听审判，得自记速记录以便公布，并要求准予犯罪者自请辩护人，而且不判决死刑，换句话说，就是要监督法庭，不但监督，而且还要干涉法庭，所以商议结果，不判决死刑一条，第三国际只答应代为请求苏维埃政府，至于旁听及辩护依刑事诉讼法当然可以。——社会党的第二国际亦学着英国资产阶级说“司法上之保障”呢，所谓让步，是如此，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各国社会党左支右绌，不知将来的景象如何。真正的无产阶级党正可趁此世界资本进攻之时，同患难共利害的磨励自己的团结力组织力，作将来预备进取的基础。至于第二及第二又二分之一国际首领方面，是没有希望的了，第三国际方面的让步正可以明示世界无产阶级至公无私的态度。世界历史的过程自能证实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究竟是那一党纲那一策论所取的是正道。

苏维埃政府的司法究竟是所谓“世界社会党的监督”与否？难道这为无产阶级利益的让步就可以紊乱无产阶级国家的司法么？

现在社会革命党案已开始，第二国际、第二又二分之一国

际派来的辩护人已经出席，不久我们可以看得见：（一）第三国际让步之意义，（二）社会革命党之罪案，（三）第二国际会长、比利时王国前司法总长房德威尔德（Vandervelde）^⑧等社会革命党的辩护人之“公正态度”？

我们下一次通信再述罢。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莫斯科

原载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八日《时事新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臻美华德，今译齐美尔瓦尔得。

② 第二又二分之一国际，今译第二半国际，即“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一九二一年二月由英、德等十三个国家中曾参加第二国际的“中派”政党和集团在维也纳成立。他们标榜在政治上站在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之间，故被称为第二半国际。

③ 亚摩史德达摩，今译阿姆斯特丹。

④ 乔治亚，今译格鲁吉亚。

⑤ 右党，指社会革命党右派。

⑥ 赤尔诺夫，今译切尔诺夫。见本书第308页注⑩。

⑦ 戈次，今译郭茨（一八八二——一九四〇），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

⑧ 房德威尔德，今译王德威尔德（一八六六——一九三八），比利时右派社会主义者，第二国际首领之一。列宁称他是尽力回避革命的叛徒。

反对社会革命的社会革命党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其过去及其现在——反对社会革命的原因——被审判时
候的情形——第二国际辩护人退席

俄国革命运动开端于一千八百六七十年代，当时马克思主义虽已输入，然而不过是经济学说一流派而已，革命运动之中虽有巴枯宁^①一辈“第一国际”的代表，而俄国国内影响极少。当时都是俄国青年学生“往民间去运动”等极盛一时，真正有组织有策略的革命机关绝无仅有，也无组成集中统一的党派。嗣后随着“往民间去运动”等理论的先辈之余风，组成“土地自由社”、“民粹派”等组织，民粹派的理论家自赫尔岑^②、赤尔纳塞夫斯基^③以来，形成一种俄国式的社会主义，等到一千八百九十余年遂成社会革命党。其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机关——社会民主党，以及无产阶级（城市工人）的团体也同时乘罢工风潮而起，所以革命运动从那时以来，向来是马克思派与民粹派相对待，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相对待。

社会革命党方成立时，即已与正派的马克思主义相抗。马克思主义见无产阶级（工人）于革命之中自有欲指导地位之

势，而“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特注重于农民阶级，他们的主张以为革命力之中知识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绝无差异，社会革命党首领赤尔诺夫^④常称农民为革命之“第三力”，而向以“农民的政党”自负的。当时凡是马克思派（不论是多数派是少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朴列哈诺夫^⑤、马尔托夫^⑥、列宁、杜洛次基^⑦都早已说社会革命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一九〇五一六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社会革命党的策略已经完全暴露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知识阶级性，然而社会革命的精神总算未失。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中社会革命党早已分裂，派别多甚，仍单称“社会革命党”的是纯粹右派，此时革命已实地现见，俄皇推倒，社会革命党却置原有的党纲不顾，实际上不但反对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已成反对农民阶级的政党，——此党首领赤尔诺夫当农业总长时，不但忘了自己的“土地社会化”的政纲，并且农民反抗地主时他竟派兵痛剿。至十月革命之后……总之，以后一切纯入于反动潮流。我们要明白此中的因果，“为什么过去时期有如此光荣如此魄力的社会革命党竟成反动派”？可以在叙述此次审判案之前，先以一语了之，“因为社会革命党既几纯是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总不敢想到革命之中缺少了面夸夫（大学教授、立宪民主党首领）一班人，竟亦可以组织政府，所以竭力妥协，弄到后来，连自身是个什么东西也都忘了。”十月革命之后，仍旧因此——因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单独建国——拚命的与政敌——布尔塞维克——作“政治的赌气”，于是以前“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知识阶级革命”的原则，一变而成“贵族阶级资

本阶级帝国主义者反革命的原则”，于是一切社会革命党而反对社会革命的种种罪恶，皆随之而来。

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之后种种罪恶本已早就显著，劳农政府不过因为没有法律上的证据文件，所以一向容忍。直今年初，社会革命党中暗杀队队员里已找着许多首领的文件——私通协约各国等——才悔悟是骗，知道年来社会革命党的行为，不但有反于无产阶级国家的革命政府，而且亦大背自党的理论宗旨。“可怜俄国革命中农民阶级本大现伟力，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加农民阶级革命的公式，可是自称为农民革命的政党竟成反革命分子。可怜可怜。”革命的运行，本来真正如潮流风波相似，不向东就向西，不向左就向右，革命政党的行为而至于“赌气”，没有不成反动的，于是这些暗杀队队员就都自首于劳农政府之革命审判坛，文证确实，遂于六月八日开始审判。

记者前次通信已经述及社会革命党案中，有第二国际及第二又二分之一国际的代表以辩护人资格出席，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诸人辩护。审判开始后，这几位代表已到，第二国际方面房德尔威德^⑧等，第二又二分之一国际方面有洛仁菲德^⑨等，而社会革命党暗杀队自首的一班人，也请第三国际代表蒲哈陵^⑩等辩护。审判坛外的空气异常激昂，各地工厂工人开会时已有不少请愿书，请重办，并讥诮妥协派国际的辩护代表。六月二十日正是为社会革命党所暗杀的共产党首领复禄达尔斯基^⑪之纪念日，莫斯科工人突然举行示威运动，彼得城工人也派代表团到审判坛请愿，社会革命党对于社会革

命的关系也就明显得很，——究竟还能代表农民阶级，代表“社会革命”的名号否。

审判开始已有十五六天，案中各条审判还未一半，结果如何虽不得而知，然而形势早已明了，所求不过法律上的手续罢了。劳农政府的国家原告人是克留仑夸^⑬及鲁纳察尔斯基^⑭等，据他们提出的罪案书中说：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会员戈次^⑮、第莫菲叶夫(Timofieff)^⑯等十四人阴谋推翻劳农政府，(一)于一九一八上半年(一九一七年十一、十二月即组织“贵族少年队”反攻劳农政府，——因工人兵士中已不得力)在彼得城、莫斯科屡次组织反革命的暴动，联络其余一切反革命力，甚至于其中有保皇党的将军。(二)以白党名义与协约各国正式代表暗通协约，同谋以武装行动推翻苏维埃，引导英法军队入境，私传消息，且得其财政军事上之辅助。(三)后此加入反革命政府，克腾莎夫^⑰、田尼庚^⑱、苏马蜡^⑲政府、沃布斯克^⑳政府，并指挥党员在劳农政府机关中作暗探，密报各时期各地方之白党政府。(四)指挥党员组织暗杀阴谋队实行暗杀劳农政府首领，掠夺政府各种军械，炸毁铁道，并及于掠夺私人之刑事罪等不一而足。

社会革命党暗杀队员谢米诺夫(非西伯利亚之谢米诺夫)^㉑、郭列朴列乏^㉒女士等十八人执行暗杀抢劫等罪，——谢、郭二人自首文最详细，其余亦大半悔悟，——一九一八年二月至四月间屡次图谋暗杀列宁、杜洛斯基等，抢劫国家机关，——受其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倍尔葛(Berg)虽自一九一八年已离党,而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后至十月止,为社会革命党武装反革命暴动中之军事上的重要罪犯。

此外,社会国民党为俄国社会党中之最右派,(一九一七年才发生的)中央委员伊葛纳第叶夫(Ignatieff)◎一人,当一九一七年十一、十二月间反革命时,组织反革命机关“祖国革命救济会”联络社会革命党,后(一九一八年)又加入北俄白党亚尔葛尔政府导英国军队入俄。

凡此各条不过是一极简略的大概,详细不及备载。现在正在逐条审问呢。

第二国际及第二又二分之一国际,本来在本质上就与少数党社会革命党同一臭味。此次柏林会议他们定要派代表辩护人,出席于社会革命党案,第三国际对之让步,劳农政府允许他们,并且出入国境更与以特别自由特权,好叫世界无产阶级看一看,究竟这一派“社会党”是什么态度,抱的什么宗旨,什么居心。

第二国际中央委员会会长房德尔威德,比利时王国前司法总长第一天出席,就宣言“我已经不是总长了,……审判坛的组织似乎大不合法,……”后来这一派辩护人,多方的挑剔,吹毛求疵,始终也没有什么结果。最后看着证据甚多,证人连他们自己请出来的,都是证实罪案书中罪状,他们就想借端脱身,刚好那一天(审判开始后之第六天)他们仍要求特设自己的速记席,说是第三国际在柏林会议上答应他们的。审判长答复,第三国际的应允,不能提到司法机关的审判庭上来,

你们双方自可向俄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机关开谈判，至于速记席辩护向没特设的前例。第三国际代表又说：你们自己不遵柏林协约，又何必时时提起这种丢脸话呢？于是外国辩护人宣告退席。

审判的第七天，审判坛就公布一对于外国代表宣告的解释书，略谓，“……辩护人特设‘速记席’，审判厅诉讼法中尚无此例，至于自行速记，旁听者人人有此权利，辩护人自可聘请善于速记之新闻记者，来此代为执行，审判厅对此，本无特别正式宣告允可之必要。……外国辩护人等不过借此哄然退席，以为政治手腕之运用而已，本审判坛绝无为难之举。……欲以资产阶级性之审判法，或他种端由，归罪于本审判坛之不公正无客观性者，此必不可能。昨日审判席上（六月十三日）辩护人落仁菲德尚宣言‘被告确享有一切自由，辩护自由’。然实知此案中政府作用之处渐少，辩护人若继续参与，于其政治方面大不利，故借端脱身耳。况辩护人之种种要求，未能十分满足，尚何所求。……今不论辩护人，经本审判坛此番解释之后，尚回复其职务与否，判案事务仍积极继续进行。……”

第二国际及第二又二分之一国际的态度是如此，社会革命党案在历史上的意义，于此愈益可见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巴枯宁(一八一四——一八七六),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八六四年加入第一国际。一八六八年宣扬无政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一八七二年被第一国际开除。

② 赫尔岑(一八一二——一八七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在政治上他曾深刻揭露沙皇制度的腐朽,为农民解放疾呼,但他错误地认为俄国在消灭农奴制后,可以通过农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他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主张对俄国民粹派有很大的影响。

③ 赤尔纳塞夫斯基,今译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九),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作家。他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他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把农民当作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这种观点后为俄国民粹派奉为理论根据。

④ 赤尔诺夫,见本书第308页注⑬。

⑤ 朴列哈诺夫,今译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政治上日益右倾,转向孟什维克,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

⑥ 马尔托夫,今译马尔托夫(一八七三——一九二三),早年参加彼得堡工人斗争协会,任《火星报》编辑。一九〇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列宁的建党原则,形成孟什维克派。十月革命后,敌视苏维埃政权。一九二〇年逃亡国外,参加建立第二半国际。

⑦ 杜洛次基,今译托洛茨基。见本书第232页注⑭。

⑧ 房德尔威德,见本书第352页注⑮。

⑨ 洛仁菲德,今译罗津费尔德。

⑩ 蒲哈陵,今译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一九〇六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

消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三七年以叛国罪被开除党籍，次年被处死。

⑪ 复禄达尔斯基，今译沃洛达尔斯基（一八九一——一九一八），十月革命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报刊、鼓动与宣传工作人民委员。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日在彼得格勒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杀害。

⑫ 克留仑夸，今译克雷连柯。

⑬ 鲁纳察尔斯基，今译卢那察尔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三三），十月革命后任苏俄教育人民委员。

⑭ 戈次，今译郭茨（一八八二——一九四〇），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一九〇六年参加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二〇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捕，一九二二年因社会革命党人案被判刑，获释后从事经济工作。

⑮ 第莫非耶夫，即季莫费也夫。

⑯ 克腾莎夫，今译克拉斯洛夫。

⑰ 田尼庚，今译邓尼金。见本书第230页注⑤。

⑱ 苏马蜡，今译萨马拉。见本书第120页注②。

⑲ 沃布斯克，今译鄂木斯克。

⑳ 谢米诺夫，今译谢苗诺夫。这里讲的是格·伊·谢苗诺夫，社会革命党暗杀队员；不是特·姆·谢苗诺夫，西伯利亚反革命头目。

㉑ 郭列朴列乏，今译科洛普列娃。

㉒ 伊葛纳第叶夫，今译伊格纳切夫。

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七月三日)

《以代罗针》^①之新思潮——俄罗斯诗人之返国

苏维埃俄国现在外有海牙会议^②,内有社会革命党案^③,两重大的时事。然而社会革命党案审判中之结果,已经清楚了,海牙会议刚刚开始,还只议及会议自身的组织问题,前者已不必说,后者还无可说,记者且于此百忙之中,排一段“文人雅事”谈一谈,为读者诸君解闷。中国莫斯科的通信记者,可怜只有区区一个,全副功夫,永久只注意于“政治”、“外交”、“经济”、“会议又会议”,未免也厌烦,何况名震全球的“文学的俄国”、“社会思想的俄国”,半世纪来,几掌握世界的精神文明,何独于光荣的十月革命之后,而反可以使他落寞呢?“知识阶级”有两种解释:一,是社会的阶级,医生、律师、教员、教授、大学生、工程师、官雇的普通职员等,所谓自由职业者。既不是资产阶级,又不是无产阶级,亦不是出产的小农手工业者,然而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无确定的立足地,以社会心理而论,大半都有小资产阶级性。二是思想的流派,非阶级的,非职业的(伊凡诺夫腊和摩尼克明所著《俄国社会思想史》亦有此定义)。凡是一国社会,必有其思想的机关,此处所言知识阶级即指此

而言，一社会中指导思想往文化进程而去，永永为新的美的真的善的灯塔，就是此知识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社会，甚至于贵族阶级社会，都可以有知识阶级。以思想方面而论，他必是革命的，而往往因“思想者”的特性，自然而然倾向于个性主义。前者在革命中以社会环境而定，或为革命的，或为反革命的，全依当时阶级的经济利益之接受而转。后者在革命中永久突显而为先驱，实在此处已非阶级性而成个性。个人问题，不过因社会思想不能不成为“流派”，所以用此“阶级”二字，译其文法上集合名词之语尾而已，且不在经济利益范围之内。然而往往个性突显太甚，而流入浪漫派，转辗而为实际生活中之“政客”所利用。况且究竟有时脱不了他职业的经济利益之牵掣，虽然两者之区别实际上不大能十分明显。俄罗斯的知识阶级，十九世纪的六七十年时代，极汹涌的革命精神在世界社会思想史上放无量光焰，不下于法国革命前之启蒙运动^④。自此以后，革命事业渐入政治舞台，阶级性乃无可发现。一九〇五年革命^⑤后，知识阶级自己弄出来的革命，反而惶骇失措，“破坏者之工人农民当真的反起来了”，社会的失望灰心之心理，当时就反映于一部分知识阶级。于是有一派组织《罗针》^⑥杂志反对急激的革命，而以温和理性为标帜。革命尤为其暴露，一部分真正的小资产阶级，纯粹入于反革命之营垒，始则怠工，继则阴谋反抗暴动，再则私通协约帝国主义国家，而入于白党将军的政府，结果完全失败，遁逃外国。一部分就是真正的思想，诗人、文士，时为其个性主义所蔽，不愿意了解布尔塞维克的革命意义，也只落得侨游西欧，落魄无聊。

一九二一年，劳农政府基础稳固，十月革命，在人类文化上，在俄国劳动者的利益上之真价值，一天一天明显出来，于是“思想者”的知识阶级悔悟而重归大道。一九二一年，此派知识阶级遂组织一杂志于国中，就名以《以代罗针》。一九二二年春，又在柏林出版一日报《前夜》，宣传知识阶级俄国文化之代表者，当与布尔塞维克协作等思想，在拚命反对布党厉骂谣诬污蔑赤色政府四年之久的俄国知识阶级中而突现此一派，不得不谓之“新思潮”。此派首领克刘池泥夸夫^⑦教授（曾为哥尔察克^⑧政府某部总长）、波德兴^⑨、葛突斯苦勒^⑩教授等，现在已返莫斯科，前两星期曾开讲演会，演讲会中之感想如何呢。

六月二十七日

革命之前，俄国社会思想之中，有所谓“平民斯芬克斯”，“斯芬克斯”为希腊神话中之怪物，狮身狮尾女面鹭翼，石像之中有之，相传谓凡行过“斯芬克斯”者他必问以一谜语，故通常以此为一切疑谜之象征。十月革命，平民兴起，已不是知识阶级来猜度平民（研究平民）之时了。可是知识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反成疑谜，俄国怪物的平民已消灭，乃发现此“知识阶级斯芬克斯”，以前是知识阶级“往民间去”^⑪，现在是平民往知识阶级去，博大的会场，往知识阶级去的平民来猜疑的如此之多呵，侨游的俄国知识阶级，自然是因为反对劳农国家而出境的，此新思潮一派居然整装返国忏悔而来。我们有幸，得一聆此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发现的“忏悔的贵族”，波德兴教授很客气的说道，“我们的思想，也许对于俄国的农夫苦力，共产

党的知识阶级，是用不着的。”

俄侨在西欧的，遍于诸名城，几达二百万人，单一柏林就有二十万，大半都是以国内战争为职业的，从地主资本家资产阶级，帝国军官以至于知识阶级，相互之间还有许多派别，互相争辩，同一政党之中尚且如此。立宪民主党^⑫有两派，为美留夸夫^⑬派与反美留夸夫派。社会革命党有五个机关报，《现代时纪》、《劳动之帜》、《俄罗斯之意志》、《俄罗斯之声》及《革命的俄罗斯》，五报的态度各不相同，少数党吵得最厉害。然据波德兴说，在柏林的少数党首领只有三个，乌克兰侨居德国的白党亦各相仇视，西欧人弄得糊糊涂涂。乌克兰以前的革命政府多得很，有一次不知那一“遥领的乌克兰政府”致觉书于英国，英国人的答复一书送到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驻外代表腊夸夫斯基^⑭处，真是趣话。此外，波德兴说：法国巴黎“俄国”的机关多得很，如俄田尼庚^⑮政府公使馆、领事馆、外交代表等，蓝格尔^⑯将军的代表，“北政府”的商务委员。匈加利^⑰京城蒲达稗斯德^⑱，及奥国京城维也纳竟还有谢美诺夫^⑲将军代表，还有一个什么所谓“北高加索山国政府”的代表处，总共一代表一秘书，却与外国接洽抵押煤油矿产等呢。凡此一切“政府代表”都以出卖旧军械为生。两月以前，黑海舰队最后的三十三军舰，卖给协约国了。巴黎的俄国立法大会会议中，也不肯提起这一问题。水手的抗议，也没见理睬，报纸上都不能发表抗议书，帝制派竟梦想推南斯拉夫王亚历山大为俄帝国君主呢，这是俄侨的“北极”。

俄侨的“南极”则颇动故乡之思，要想与苏维埃政府调和，

返国助成创造事业，《以代罗针》就是此一极的反映。克刘池泥夸夫教授，引黑智儿^①哲学，分革命为三期，第一，纯粹破坏期。第二，纯粹建设期。现在已到第三，新旧调和期。以前只有一部分知识阶级——共产党知识阶级——觉得实际生活，他们不怕参与平民之间，作第一期中的革命事业，为“恐怖主义掠夺，及种种略取行为”特殊的革命时期。现在“纯粹共产主义的建设期”都已终了，以后的事业当为共产党知识阶级，与非共产党知识阶级之协作，况且他说：“共产党知识阶级亦独自不能管理俄国”，苏维埃政府的事业应当“创造新生活，不作思想上的让步，而仍以旧材料，用旧珍宝”，第二号的俄国（俄侨）应当与第一号的俄国重新统一。最先就是知识阶级，革命已与知识阶级调和，知识阶级亦应当和革命调和，“知识阶级当仍复其革命前的状况”，演讲之中这一段话者，听讲者似乎非常满意。然而克刘池泥夸夫说到应“爱仇敌如爱亲友”，说总调复和的情感时，讲演之下，微微有所表示。《以代罗针》杂志的论调，以前并没有及此，看来，基督教的托尔斯泰^②的音调，已经不时髦了。

知识阶级问题，当然是《以代罗针》一派思想的中心，这是可无疑义的。克刘池泥夸夫自己也说：知识阶级的统一，是俄罗斯新国家性中积极建设事业之前提。

他又说，当然，开始先是承认苏维埃政府对俄国家的功绩，渐渐必走至完全承认“革命”方止，《以代罗针》派的使命即在于此。俄国所创造的苏维埃制是在欧洲国家之中伟大的功业，俄国已经走上正当的道路，现在只要融俄侨的活力及知识

阶级于苏维埃政府而已。

《以代罗针》派的使命，决不是政党，而是广泛的知识阶级的思想运动，克刘池泥夸夫不过略于此中说明另一方面的政治意义，与他自言，这是自成其为一种的新弥撒主义、救世主义、新斯拉夫派。然面《以代罗针》固然真能以赞助革命焉，新罗针代替反对革命的旧罗针，而却还有别一方而相反的意义。真如《正义报》^②主笔美更赤略夸夫^③所说，他除斯拉夫派主义之外，还有一种“自革命及‘国家的’（非国际的）布尔塞维克主义至自由主义”的吸引力，可是克刘池泥夸夫及波德兴都诚恳的公开的宣布，他们本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亦不是社会主义者。

究竟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是什么样呢？——这一个疑谜，最主要的就是他们承认苏维埃制度为民族的国家性之新式的一方面（非国际的），至于革命派之社会的性质，他反对之觉颇冷淡，他们自愿供献其才能知识于祖国的同胞。——这是他的功绩，而与白色的俄国侨民，反对苏维埃的知识阶级之区别。虽然，《以代罗针》派的思想，同时却有吸引新经济政策中新生的社会阶级行向“政治”的诱惑力，小资产阶级的市价及资产阶级积极的一部分，现在正倾向于社会革命党，所谓“带炸弹的自由主义派”，不久社会革命党就要死绝政治上的病殁，反革命“公开的可能”也许另有一政治的流派出来，虽然“将来”我们且慢推测，但恭祝“清晨”而已。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二十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以代罗针》，今译为《路标转换》。十月革命后，一些侨居国外的俄国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一年在布拉格出版《路标转换》文集，随后又于一九二一至二二年在巴黎出版《路标转换》杂志。他们被称为路标转换派。

② 海牙会议，见本书第342页注②。

③ 社会革命党案，参见本书《反对社会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一文。

④ 法国革命前之启蒙运动，指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进行的文化教育运动。他们反对教会权威和封建等级制度，把“理性”推崇为思想与行动的基础。他们的宣传活动，为一七八九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⑤ 一九〇五年革命，指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年一月九日（俄历）因沙皇政府枪杀彼得堡工人，激起了各地工人的抗议罢工和示威游行，十月，又爆发了全俄政治总罢工和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次革命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

⑥ 《罗针》，今译为《路标》。这里的《罗针》杂志，当指一九〇九年立宪民主党人出版的《路标》文集。路标派在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中，企图贬低俄国人民优秀代表的革命民主传统，号召知识分子为专制政府服务。列宁称该书为“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

⑦ 克刘池泥夸夫，今译克柳奇尼科夫（一八八六——一九三八），俄国立宪民主党人。资产阶级国际法专家，莫斯科大学教授。曾参加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政府”，任“外交部长”。一九二一至二二年间积极参加白俄流亡分子在国外出版的《路标转换》杂志和《前夜报》，一九二三年回国从事科学教育工作。

⑧ 哥尔察克，见本书第105页注⑦。

⑨ 波德兴，今译波谢（一八六四——一九四〇），俄国新闻工作者

和社会活动家。沙皇时代曾在海外出版《生活》杂志，宣传合法马克思主义。

⑩ 葛突斯苦勒，今译格烈迭斯库尔（一八六四——？），俄国立宪民主党人，法学家、政论家、教授。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曾参加《俄罗斯意志报》的出版，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十月革命后向左转化。

⑪ “往民间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派别“民粹派”的口号。

⑫ 立宪民主党，一九〇五年十月成立的俄国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政党。

⑬ 美留夸夫，今译米留可夫（一八五九——一九四三），俄国立宪民主党首领，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曾任俄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

⑭ 腊夸夫斯基，今译拉柯夫斯基（一八七三——一九四一），一九一八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曾经是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以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被开除党籍。

⑮ 田尼庚，今译邓尼金，见本书第230页注⑮。

⑯ 兰格尔，见本书第155页注⑯。

⑰ 匈加利，今译匈牙利。

⑱ 蒲达俾斯德，今译布达佩斯。匈牙利首都。

⑲ 谢美诺夫，见本书第97页注⑲。

⑳ 黑智儿，今译黑格尔（一七七〇——一八三〇）。德国哲学家。

㉑ 託尔斯泰，见本书第46页注⑳。

㉒ 正义报，今译《真理报》（Правда）。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在彼得堡创刊。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八日正式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机关报，一九一八年三月迁莫斯科出版。

㉓ 美更赤略夸夫，今译美舍利亚科夫（一八六五——一九四二）。一九〇一年在国外参加《火星报》的工作。十月革命后曾任《真理报》主笔和出版局领导成员。

海牙会议与俄罗斯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日)

欧洲外之北美合众国——美国的布尔塞维克——中国式
文明外交

日诺亚会议(Genua)①结果,协约国方面半推半就,还债问题,赔偿问题,因“原则”上的冲突不能解决——其实是抢生意抢不过来,严守“不变状态”(Status quo)及海牙审查委员会会议总算是唯一的业绩。俄国劳农政府方面,看着这“不变状态”军事政策上之停止阴谋——不过是政治上的消极胜利,积极方面却在于投资问题,海牙会议②集俄国代表团与非俄国代表团之联席审查委员会会议,一依日诺亚会议议决案——本当讨论投资、还债、赔偿三问题之具体办法。然而早就说明白,此次代表都不用全权,只“要查查账”的几位账房先生。

所以……这一次已不比从前,欧洲外交舞台的超等名角都没出台,来了一班各国审查员——算账伙计再没有店老板亲自出马靠得住——银行家、工厂主自动手了。可是银行家、工厂主向来不喜欢看人家的名片,于是海牙全世界的新闻记者欣欣然的跑来,却被尝着闭门羹,弄得一团闷葫芦——只得赶到俄国代表黎复维诺夫③跟前,问问俄国的年成如何。所

以听说欧洲各报，海牙会议的反响很沉寂。可是很奇怪，美国两次会议都作局外人，而其舆论却大不相同。资产阶级机关报《纽约泰晤士报》六月二十三曾言，“美国商界对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应当自己当心联络，要有冒险精神，……等政府的保护是来不及的。”大概依记者想来，美国资本家以为俄使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能力“救济欧洲经费”，不妨先各顾自己的荷包，等他们官僚的外交做什么。他们很怕海牙会议内幕中欧洲资本家暗暗地和俄国订契约呢（莫斯科难得见美国欧洲报纸，记者读英法文非常困难，所以只能略写感想）。俄国国外白党报纸，如美留夸夫④之《最后新闻》，赤尔诺夫⑤之《俄罗斯之孟米》等乱骂不休，说：布尔塞维克在日诺亚拍卖俄国不成，现在海牙零售呢。其实美留夸夫及赤尔诺夫已本是老内行，当时西比利亚、高加索、亚尔汉格勒斯克是怎么卖的。不但如此，他们何止出卖俄国地皮，还会贩卖俄国人肉呢。一九一七年七月间，工人暴动，他们急了，运载几百万苦力兵士到美国换火车头——这是有文件可查的，现在不过是以己度人而已。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方针，乃在于竭力达到与世界资本家订总契约，以一定限度以内的让步，求得从速恢复俄国经济的可能。假使世界资本家磨折过多，劳农政府也就不客气，自能订单独契约，——只要条件相符，资本国家自己在总约时不肯好好开谈判。——海牙会议假使仍是绝无结果，那时虽然各国政府坚持“不得分订条约”的原则，恐怕是枉然。分订条约的机会，不久就可见，——本来资本主义的特性是“只见实利，不听空话的”。劳农政府方面军力上，所以经此四年之封锁困苦始

终保存独立的主权，外交上也必当于订约时（不论总约分约），保护劳动者之利益。

海牙会议上各国代表团与俄国代表团各分为三小委员会，（一）还债委员会，（二）赔偿私产委员会，（三）投资委员会。日来轮流开会，尚无重大消息，俄国方面仍旧坚持日诺亚开会时之原则，投资问题认为国际会议之重要宗旨——恢复俄国经济即恢复俄国生产力，亦所以增长俄国购买力及输出量……以协助欧洲之经济恐慌。依俄国代表提议，先讨论投资问题，各国诘责俄国所需投资数量，俄国代表声言大概数目为三十二万万八千四百万金卢布。然而俄国反问各国所谓“旧债”及私产赔偿的详细账，协约国方面都不肯直截痛快的说出来，反而对于俄国各种经济问题絮聒不已，问这个问那个——这一“每事问”之外交政策，很有些象他们对待中国的政策。……甚至于关税原则还想开口呢。

虽然，还债决不能尽凭一笔总账的，赔偿也决不能不预先调查清楚所受损失究竟是多少——具体的事实，精核的数目。难道十月革命时炮火连天之际逃命的外国资本家撕破了几件衬衫，也算在“损失”以内？所以近日劳农政府，宣言对于此种模糊总账，绝对不负责任，海牙会议上正在要求协约国方面交出清账来呢。

日诺亚会议上鲁意乔治^⑥说，俄国外交是东方式市集上的外交“讨价还价”，然而我们读日来海牙会议的记录，协约方面吞吞吐吐，说来说去不到本题。莫斯科《正义报》^⑦屡次急得火星直迸，“究竟你们要什么快说出来，我们自然立刻回

答，给不给，要不要。”如此看来可怜的文明协约国竟算学会了“大清帝国之中国式外交态度”。开到第五次会议，还在喝中国茶，吃中国点心，恭问贵国大皇帝陛下、王太子、公卿大臣的健康，胃口如何呢。殊不知，此是“有所待也”，……美国正在想得渔翁之利呢。

以国际局势而论，一九一九年海洋的飓风已息，现在已到严冬，湖水冻竭，资本国家与无产国家各守疆域成两相对峙的形势，世界革命暂就宁静，而帝国政府也无所施其技。——全世界经济恐慌，合则两利，分则两败，法比政客之短见，死守神圣私有财产权的原则，势必大吃其亏。海牙会议必蹈日诺亚会议之覆辙，绝无结果。——始终非使劳农政府继以分订条约的政策不止。

分订条约于俄国固无大利，然于协约国却未始不成其为国际政策的大失败呢。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九月九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日诺亚会议，见本书第 339 页注①。

② 海牙会议，于一九二二年六月至七月在荷兰海牙举行，是讨论经济和财政问题的热那亚会议的继续。除德国和冰岛外，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英、法、意等二十九个国家都参加。会上，帝国主义国家坚持要苏俄偿还沙皇政府的债务和归还已被没收的外国企业与财产，并拒绝讨论苏俄代表提出的要求赔偿由于武装干涉所造成的损失和裁减军

备的建议。最后，会议在美国掇使下通过了一项建议，即禁止各国代表同苏俄进行谈判和签订协定。

③ 黎复维诺夫，今译李维诺夫（一八七六——一九五一）。一九二二年任苏俄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副团长、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团长。以后曾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

④ 美涅夸夫，见本书第 368 页注⑬。

⑤ 赤尔诺夫，见本书第 308 页注⑭。

⑥ 鲁意乔治，见本书第 231 页注⑮。

⑦ 《正义报》，即《真理报》。

欧俄新订之劳工保险法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

过去种种痛史——现在底五大特色

俄国帝制政府时通过于国会的保险法，是偶然从外国底稿抄来的官样文章。最初公布于一九一二年六月，共分两篇：(一)工人保“病险”法；(二)工人保“灾险”法。此等保险法效力之所及，不过大企业中二百万工人职员。工人当时凭此法律可以派代表入其全权委员会（与私人保险公司之股东董事联席会相仿佛）及“助医处”，当然常占少数。高级的保险机关内工人代表人数尤其少到极点——省保险集会中只得有二工人代表出席，而企业家二人外有官吏宪兵十一人。中央保险会议中，工人代表五，企业家亦五，而官吏宪兵十六人。——这都是“病险”管理处的办法，至于“灾险”管理处则绝无代表。工人负交纳会费于“助医处”之责，——自己拿出可怜的工钱来，保险费额限于每月工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间，很少有到工资全额的。保险期限亦有限制，工人如病过二十六星期，就停止发给保险费，这本不过是潦草塞责缓和工人不平的敷衍办法。

敷衍却没有敷衍得了，法律上既准工人选举代表加入全权委员会及管理处等（那时正在第一次革命^①后之反动时期），工人就利用此种“公开的可能”，有可通声气之处，选举召开工人大会，俄皇政府自然也深悉危险，所以凡工人代表都得经工厂主及宪兵处之批准，只要“安分的”“靠得的”。工人的革命气概，却非此等手段所能排除的。他们借此暗中复活工人运动，所谓“保险问题之冲突”往往突然跃出“范围”，公开的（所谓法认的）保险委员选举，动不动就发生“非法”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

当时布尔塞维克党与工人群众，在此狭隘的保险问题内，提出种种革命色彩的口号，尽可以完全合于“法律手续”。而实质上既不蹈无聊的“彻底主义”，又含有充分的革命精神。一、要求企业家不参预“助医处”——保“病险”之实行机关。——法律上的论调，工人说，法律上并没有禁止企业家辞谢其权限，企业家如“善意的”辞谢，工人便得好好处理“助医处”。二、要求会费全由企业家交纳。——固然不错，法律上规定工人纳费，然而法律文句上，并无妨碍企业家代替工人交纳“保险会”费之处，何不做做“慈善事业”呢？三、工厂条例上本规定，企业家如愿意，工厂之法定的医业辅助可以移交“助医处”，而工人方面的保险章程预定，企业家有移交之责，并当出特别费。四、保险法所定保险费额以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为标准，而工人方面的保险章程预定，必依可能范围中之最高限度发给，如此等类口号不一而足。再则，保险法所定本为小工厂规模的“助医处”，然而不知道怎样竟加入一条，“可联合各‘助医处’为一

总助医处”，自然每次非经“保险集会”通过不可。——“这是谁干的事？真是犯罪行为！”工人方面的保险章程却正利用此一罅隙，要求务必联合成全市区的及全城市的助医处。——此最后一条要求尤其可注意。当然在俄皇时代此等要求万不能满足，即使“违法”的要求得通过于保险集会，实际上也不行，况且无一次不受保险集会及中央保险会议的抗议。“此等不法行为”，然而有秩序的奋斗运动，始终在地方的范围内偶然得着些胜利。此种保险运动在几处城市或市区中，也曾获相当的结果，——保险法一部分之改良。

二月革命^②后，少数党执政，孟塞维克向来反对多数党的保险运动原则，最主要的，“保险机关移交于工人办理”，以免官僚主义之弊，而破企业家之悭吝。少数党主张非与企业家合办不可，仍旧的是“联立主义”(coalition)。“会费全由企业家交纳”，少数党以为有碍国家实业之发展，其实却保护了企业家的钱口袋。保险机关之大联合，“全城助医处”、“全市区助医处”，少数党却竭力主张渐进主义，深怕工人有所团结而政治能力随之增长。于是一九一七年之临时“革命”政府的保险法，仍不过是俄皇时代底稿的“三读”形式，——文句上稍微好一些。

工人群众于此数年(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七年)自反动时期经欧战之沉寂时期而至革命重发时期，别方面进行虽也很不少，而保险运动借公开的可能，益促其自觉，而历练出来一班工人的“保险问题家”。十月革命之后，此等人才散至各苏维埃机关而尤以社会保证人民委员会为多。“军事发展主义”时

代私人企业家消灭，全由劳农政府办理，当时因军事倥偬一切都注意于战事，经济事业仅仅勉强支持，所以省简手续全都集中，社会保证也归国家总付。新经济政策之后，私人企业家既有恢复，国家机关也都各为单位力求收支相抵（是谓改行“经济计算法”之原则），既如此，社会保证之旧办法，已不适宜，于是今年六月一日颁布保险章程，是为社会保证法之新形式。

社会保证法之新形式，固然旧时历史上的要求都早已实行，而且还有更进一步的优点，劳工执政的国家当然于此切骨问题有比较上最完满的解决，大有别于资产阶级国家之“社会改良”政策。莫斯科财政学教授谢迦禄维池曾为一详论比较西欧与苏俄之保险法。

固然，第九次苏维埃大会时（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至一九二二年一月初），已宣言“社会保险”法为社会保证办法之新形式，初实行时难免有多少客观上的困难环境，至现在则种种组织上筹备上的工作都已終了。有相当的结果，此一保险法已为最后之决定，确能实行劳工保险之纲要的全部，较之于西欧资产国家之保险事业，为社会文明上之一大进步。劳农国家之原则，“无产阶级当负革新人类文化之使命”，即此小小一问题也至少可证实他的“倾向”。

第一，赤俄劳工保险法，效力及于一切受雇工员，不论其为国有企业、国家机关或私人企业的，不论其为经常的或临时的，凡自卖劳力而受雇之工人职员一概包括在内。此层最为特色，全欧诸国，无一国有此等办法。向来以奥国为最好，尚且仅仅包括到三分之一的无产阶级，且仅限于纯粹的工厂工人

(已在欧战初年)。

第二，赤俄劳工保险法范围，包括一切“丧失工资”之形式，暂时的丧失劳动力，孕娩、残废、孤、寡、失业；除此以外还有社会保证之补助法，乳儿、抚育、丧葬。此中有几种形式是西欧所绝无仅有的，如孕娩时之保险费、各种补助费等，至于失业时之保险西欧亦极稀少。

第三，赤俄劳工保险法纳费，全归企业及企业家，不得收受“受保险者”之费。西欧最进步的保险法要算葡萄牙。其他保“残废险”，企业家纳会费五分之四（保险纳费，向以总额一千分之七十五为大概标准的会费全数，故五分之四等于保险费总额之百分之六），而工人纳会费五分之一（适当百分之一·五）。德国、法国“残废险”工人纳三分之一，“病险”工人纳三分之二。英国“病险”则工人纳费自十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不等，以工资多寡为标准。不用说，劳工保险而收工人“受保险者”之费，实际上本无异于减少工资。老实说起来，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价值论，此处“受保险者”并非工人而是企业，是为企业保其劳动力（价值）之险。

第四，赤俄劳工保险法费额，都依平常的或平均的生活程度为标准，而全数发给其丧失劳动力期间之工资，只有“失业险”不在此列，无企业无机关可归者当另有办法。“劳动保护部”（劳动人民委员会之各省分部与社会保证人民委员会之各省分部相合而为一，职工联合会参预之）自当担负费用，而因现时客观条件之困难，未免比较其余保险费要减少些。

第五，赤俄劳工保险法之办理方法，更得其他经济机关之

补助，不但劳动保护部担负失业者之辅助及代支保险入会费，办理失业者之举荐，而且还有一种办法，保险机关对于纳费的企业加以监督，如某企业工场清洁合宜、卫生特别优良者，得受优待，所纳费额随之减少，以为奖励。如某企业之工人劳作条件不佳，种种置备不十分合于卫生，则所纳费额随之加多，以为警罚。

赤俄之新社会保证形式固非资产阶级国家所能有的，而且社会结构根本不同，自然更无话可说。劳农政府之新法规，可以为劳动者权利的世界的保障呢。不宁唯是，各国私人企业家掌权，因此保险办法，一国之内，往往不一致，种种形式不能联合完备，“不是驼背就是跛足”。赤俄劳工保险法却能完全绝对一致，联合一切保险形式（唯助药办法，因药材缺乏，还不能完全一致实行，仅以助金暂代）。此种办法，使保险机关既有收取会费之责，又有监督企业之权，自然不仅是纸上空文的法律。

劳工保险法之原则大抵如此，昨日报载，社会保证人民委员会已拟就一草案，规定违背劳工保险法之科罚，大意如下。

凡破坏劳工保险之种种法规者，当负刑事责任。故意回避付纳保险基金或无故停止付纳每月例费者，当交国民审判厅依刑律惩办。若有徇私滥发“社会保证”凭证者，亦照“职务罚”办理。至于“受保险者”如谬报疾病等事以图冒领保险赔偿金者，则归社会保证人民委员会科罚，或全部撤销其“受保险权”或减去其一部分。

妨碍“劳动”之罪，其实才真是妨碍社会公安，骚扰人类文化秩序之犯罪行为——逻辑上的结论。况且这间接就是阻滞国家生产力，才真是有害“国家实业之发展”。劳农国家之公法观念是如此，劳农国家之发展国内经济的政策是如此，何以见得“会费全由企业家交纳，便是破坏国家经济呢”（少数党之言）？

又有一命令，国家机关及国有企业亦均限期交纳保险基金。依六月一日之社会保险章程，各人民委员会及中央机关均从五月一日算起，历次按期交纳每月的例费，不得迟延。各机关主任及会计员对法庭负责，职工联合会得提出预先的条件，各方面改良所需之费，及失业名单，归社会保证人民委员会及劳动人民委员会办理。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十九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第一次革命，指一九〇五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见本书第367页注⑤。

② 二月革命，指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历）彼得格勒工人举行反对沙皇制度的罢工，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罢工很快转为起义，首都驻军也都参加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但这时资产阶级却在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支持下另立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为此，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俄历）布尔什维克又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了工农政权。

海牙会议后欧俄经济之前途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俄国代表之谈话——使会议破裂者非布党而为法国财政界——将来经济恢复不在借款而在利用国内富源——俄德两国经济关系渐入常轨

海牙会议已经无结果而散，此中前因后果，以及对于苏维埃国家经济事业的前途之关系，记者可以自海牙返莫的劳农政府代表莎郭勒尼夸夫之谈话，略述如下。“代表团长理德维诺夫^①自海牙直赴柏林尚未返国”，海牙会议之最重的问题，就是俄国向西欧请借新债，预备筹措“国际借款”，或由西欧各国政府，直接参与或经其保证。

俄国方面，愿先得恢复运输事业、农村经济及工业之借款，而后乃及整理金融之基金，以此国际财政辅助为条件。俄国代表团本负直接与西欧代表讨论旧债借还办法，以及外国私人企业损失赔偿限度等问题之责。俄国代表本此二条件而赴海牙会议，准备担负极大的牺牲，可是此等牺牲仍根据于共产党的观察点，以苏维埃国家及劳动者全体利益为前提，在相当的范围内，利用外国之财政补助以恢复俄国经济。

虽然如此，代表团初到海牙时，就预料成功之希望很少，西欧无力借出巨款，固甚显然，而西欧诸国内部的冲突，尤其是极大的障碍。会务进行中已显然可见，各资产阶级国家畸形的经济状态之中，绝无出路，对于俄国，更难辅助。俄国外交代表到海牙时，早已预定计划，极有正正经经“办事”的准备，而西欧方面，却绝无确定的纲要，只有法国是例外。法国最后才决定加入会议，似乎他的加入目的，就能在于从中破坏，这是他的预定计划。

最初两礼拜会务的进行，纯粹是双方的报告，俄国方面详述其财政实业状况及计划，西欧方面答复本非常模糊。忽然法国代表接到普嘉赉^②（法国总理）的指令，“令在三日之内设法决裂会议”。据莎郭勒尼夸夫说，这一消息，虽是密令，很靠得住，于是法外交代表立刻着手运动。在各小委员会中（海牙会议分俄国委员会及非俄国委员会，内部各分三小委员会，（一）债务问题的，（二）借款问题的，（三）私产问题的），急急通过许多议决案，提出严酷的要求条件，因此会议乃不得不中止。

当时，许多小国外交代表团，也并未提出反对法国侵袭的表示，至于英国亦附和法国，意想借此困厄劳农政府，同时英国自身绝无损失，海牙谈判若决裂，反可脱离国际外交的束缚，而自由行动。哼，二十四小时之后，各小国，“中立国”知道会议决裂的把戏，不是好顽的了，他们才都明白过来。小国的利益，实在于与俄国共同订约。分别订约时，各大国有能力辅助俄国的，所得交换条件必优越，小国却正相反。俄国方面，

即刻提议，请示莫斯科，仍旧继续谈判，以求明解双方的观察点及具体的条件，各小国都表赞同，可见法国外交侥幸的成功，始终不固。资产阶级各国利益不一致，仍旧突然暴露，要掩饰也是枉然。于是法国知道，莫斯科的答复必定能满足英国及其他小国的要求。其时法比更要孤立，遂严拒“请示莫斯科”的办法，会议始终破坏。依此而论，世界舆论，工人阶级的公意，必能明了，使会议决裂者并非“布尔塞维克”，而是法国财政界。

法国财政界正处于窘迫的地位，今年法国支出之超过收入，当有四十万万法郎。十月之中，是法国第一次对英国军事借款之付息期，法国半官报声言，法国国库空虚，恐不能付此第一期军事借款之利息。欧洲破产之朕兆已见。所以苏维埃俄国之让步，西欧竟无以报答，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海牙谈判之结果，更觉显然，法国不愿公共订约之成功，难道不是证据。海牙会议对于俄国的关系，虽则没有实际的结果，而有一方面的利益。以前欧洲各国，对于俄国的财政经济状况，都不明了，常常有奇想天开的异谈。现在经此会议报告的机会，西欧也就明白过来。因此，以与单独订约时，要容易得多。各小国分别订约的局面已开，此一会议，已经使集合订约的尝试做到尽头，从此单独订约原则方能明晰。（记者按，理德维诺夫在柏林对报界的谈话亦是如此。）在此种单独订约中，俄国政府当然自有一种把握，最近一年内，经济恢复计划的重要点，大概不能在于外国的新借款，而只可以完全利用国内自有的富源。一切国际间单独的经济条约，以及纯粹的财政契约，大概只希

望能恢复常轨的国际经济关系而已。恰好海牙会议时，正是俄国渐脱饥灾而进于丰年之际，今年年成非常之好，食粮状况的前途，大有乐观。

最后莎郭勒尼夸夫说，在海牙会议，俄国本预备为最大限度的让步，可是为对者方面，不能享受，无结果而散。俄国此后经济上愈强固，则让步也就愈少，而最后，与资产阶级各国间整顿相互的财政关系时，自可极端减少俄国方面的牺牲。

近日，杜洛斯基^③对意大利新闻记者说：“柔鲁^④、海牙两会，俄国方面的参与，本在于互相利用以共同恢复全欧的经济，为‘将来’起见，而非专来和资产阶级国算‘旧’帐的，……欧俄自己不肯好好的解决，完全吊了美国的膀臂上，恐非英意之福……”

德俄互认条约订成后，两国经济关系已渐入常轨，“莫斯科柏林间的飞机交通，下新城市集德国的皮货公司之贸易，飞机制造局之聘请德国技师等等”……。两国都有正式公使，并另有商务代表，新近俄该驻德商务代表返国，报告租借区事务之进行，大约德国资本家很注意于彼得城商埠。

据商务代表团报告，租借区，草案已经提及的，约如下列数项。

（一）组织汽机运输公司，德国史列慈英格尔及其有关系之“美尔嘉托尔”公司所提起。

（二）组织涅华河^⑤航运公司（Neva河是彼得城大河），德意志银行方面提起，俄国方面已准备特设委员会，以备继续谈判。

(三)国立波罗的海汽船航运公司与德国合办,“汉堡美国汽船公司”极愿加入,此中有美国资本在内,可惜所出开始航运的路线太长。自彼得城北航至亚尔早格尔^⑥为北线,自彼得城南航至沃德萨^⑦为南线,同时“汉堡美国汽船公司”暂时又不能拨给船只,恐单靠俄国,船只及燃料都不够用,所以此“俄德美航运新提嘉”恐怕一时不能成立。

(四)修筑彼得城商埠公司,提起人为德国商业家符理德黎白。其他承租彼得城大旅馆(德国及瑞士商业家都有提议),修理房屋铺面,修筑河道等等,都在商议中。有许多在德国的企业家,已经准备特派经理员至彼得城函订契约,或合办或承租。至于纯粹工业上的租借区或合办公司,却还没有眉目。看来,德俄关系大有增进,将来的“单独订约”诸国,大约当以德国为先例。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七日《晨报》

署名: 瞿秋白

注 释

- ① 理德维诺夫,今译李维诺夫。见本书第373页注③。
- ② 普嘉赉,今译彭加勒,见本书第231页注⑥。
- ③ 杜洛斯基,今译托洛茨基。见本书第232页注⑥。
- ④ 柔鲁,今译热那亚。
- ⑤ 涅华河,今译涅瓦河。
- ⑥ 亚尔早格尔,今译阿尔汉格尔斯克。苏联北冰洋沿岸重要海

港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州首府。

⑦ 沃德萨，今译敖德萨。苏联黑海沿岸最大港口城市，乌克兰南部工业、文化中心，敖德萨州首府。

苏俄一九二二年之丰收

(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

饥灾后之复活节——俄境内之“海牙会”

一九二一年的饥灾，俄国经济，大受损丧。一九二二年夏，天时颇正，年成好的，早有预兆，俄国国民连年受战祸灾侵，至此才缓的一口气转来。据全俄中央统计局的报告，已可略述丰年的景象。

现在的收获刚刚开始，所以统计的报告，还没有完全，可是更就已得消息，已经可以一见今年农业状况之增进。全俄总算，今年农产秋季的收获约共十有九万万铺德^①（每铺德抵中国三十斤）。如连乌克兰算在内，则有二十八万万五千万铺德，每一国民平均可得二十九铺德以上。除去预储来年种籽外，实得亦约有二十四万万铺德。麦产之外，尚有马铃薯，共二万万五千万铺德以上。

假使要根据此数，推算市场上农产品的增多数量，那却必须先除出农民的消费量。农民自己消费之余，才有余粮流入市场。然而农民消费量，很不容易计算，他们多有多吃，少有少吃，其它一切喂牲口，留种籽，也是如此，并无预定额量。如

以战前而论，平均每人消费量为二十六铺德，其中七铺德已算入牲口食料之中，经欧战之后又继以国内战争，积极的消极的每少参与革命事业之农民经济，当然一时还不能恢复战前的常轨，战前每年收获往往达四十五万万铺德以上呢。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间，消费量早已减低。城市居民每人约十铺德，农村居民约十二铺德，最多者也不过每人二十一铺德而已（这已在于其地产量之多增）。如单以这一年而论（一九二一年夏至一九二二年夏），平均消费量大约如此。俄国及乌克兰国总计城市居民所消费为一万万七千五百万铺德，乡村居民则为十六万万三千万铺德，共十八万万零五百万铺德，依此计算，则下年（一九二二年夏至一九二三年夏）当可有余粮四万万铺德（亚俄欧俄并算在内），再加上乌克兰之三万万四千四百万，共计七万万四千四百万铺德，此中除出城市居民享用市场之消费量，全俄当有纯粹的余粮五万万七千一百万铺德。

然而此五万万七千一百万余粮却不能全算做流入市场的货物。因为既是丰年，人民自能增加其消费粮，或且储蓄起来。战前地主每年存储的食粮，约有四万万至五万万铺德，约当每年收获百分之十至十五。普通农民的粮栈中，存储数量每年也有三万万至三万万五千万铺德之谱。所以算来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之余粮，除出约存储数量为百分之十后，仅有三万万铺德，再除出增多之消费量，余粮之能流入市场者大约平均数仅有一万万五千万铺德。劳农政府还当用食粮课税法及商业交易法，诱此余粮使流入市场，否则渐渐散用于农村经

济间，国家城市消费者所得甚少。

虽然如此，只要劳农政府商业政策得手，单这一万万五千万铺德的余粮，已经大足以舒展俄国的经济生活，利用之振兴实业，创办电站，购取国外的机器等，来年的经济状况大可乐观。俄国报界现在称此丰年为“国内之海牙”，“假使在海牙向外国资本家借钱没有借到，幸而国内年成大好，可以回头向农民阶级借面包”，虽则数量甚微，然在七八年继续战祸灾侵之后未始不因此而如释重负呵。

今年收获成绩与去年灾歉期对比而观，尤足以见农业增进之动象。

“消费诸省”，去年收获二万万五千四百万铺德，今年当只有二万万四千八百万。

“生产诸省”，去年灾歉，收获三万万三千九百万铺德，今年当有八万万零五百万。

东南诸省，去年灾歉，收获八千四百万铺德，今年当有二万万零二百万。吉尔溪兹^②共和国（新疆之西，俄国联邦之一）去年灾歉，收获五千二百万铺德，今年当有九千八百万。

西伯利亚，去年收获二万万三千万铺德，今年当有二万万三千六百万。

乌克兰共和国，去年一部分灾歉，收获六万万零二百万，今年当有七万万八千八百万。

全俄总计（连克留摩半岛^③在内），去年共收获十五万万六千六百万铺德，今年当有二十三万万八千万铺德。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三光景。

〔注一〕上文所述“消费诸省”系指北部诸省，其本地出产向不敷供给居民者而言；“生产诸省”，其义相反。

〔注二〕上文所述数字，皆为大约的总数，并非细案的清帐，且已除去来年的种籽数量。

此中所算收获数量，连食粮税亦在其内，据统计局报告的按语，食粮税今年约可得二万万八千万铺德。此以黑麦为单位而算，其中尚包括肉油等税在内，除出杂税、及收税之十分之一（预作为不能及时交纳的空头帐），则国家粮食之税收入，至少当有一万万七千万至一万万八千万铺德之谱。所以来年劳农国家城市居民的食粮状况，也大有改善之倾向。

附：劳农政府赴中国代表岳飞^①已启程，闻并带有与日本开始撤兵问题之谈判的责任云。远东方面，消息当较近，祈读者注意，记者不多赘述了。

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七、八日《时事新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 ① 铺德，今译普特。
- ② 吉尔溪兹，今译吉尔吉斯。
- ③ 克留摩半岛，今译克里米亚半岛。

④ 岳飞，今译越飞(一八八三——一九二七)，苏俄外交官。一九二二年二月以全权代表身份来华，代表苏俄政府与北洋政府洽商外交承认及其他问题，未果。一九二三年一月转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会晤，发表联合宣言。不久奉召回国。

新经济政策之因 旧政治思想之果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三至二十日)

一、无产阶级敌党之反动

反叛革命党惩治无效——共产党有被侵犯之势

“社会革命党”案，从六月底起一直到八月初才止，总共五十多天，判决案已经公布，社会革命党之首领郭茨(Gots)^①等十二人之反革命罪状已经完全证实，判决死刑。“最高革命审判坛”呈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已得该会批准，但宣告停止执行。并谓“如社会革命党机关仍旧继续私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专行卖阶级行为，阴谋暗杀工人领袖，充当敌人之军事暗探等，则郭茨等负其政治上之责任，劳农政府即当立时枪决之，——实行‘最高革命审判坛’之判决”。其余同谋犯之社会革命党的党员，有的证实无罪，有的判决监禁自二年至十年不等。尚有谢米诺夫（非西伯利亚之谢米诺夫）^②、郭诺朴列华^③女士(Konoplewa)等八人，虽亲自参与暗杀及掠夺国库等行为，然因为“政治犯”不负个人的责任，又首先告发，已正式出党，故由“最高革命审判坛”呈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赦，亦已经批准。

旧帐算完了。——此次审判案发现不少“人”“证”，特为要以此一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劳动阶级，“所谓社会革命党，究竟是否‘社会党’(Socialistes)，是否‘革命党’(Révolutionnaires)。”唉，Les socialistes révolutionnaires^④ 如此结局。

新交易却又开始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以来，俄国国内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复活，发现种种奇妙不可思议的现象。种种阶级，种种政党，种种社会组织之间，勃生错综杂乱不可名状的变化。旧政治思想死灰复燃，私人印书局的出版物不计其数，渐有侵犯共产党之势。

这亦不是什么奇事，经济环境一变，无产阶级的敌党自然要利用时机，百方谋略，而此种反动，遂成一幅十月革命后第一次发现的“新”景象。

俄罗斯共产党，因此在今年全俄例会“会议”上讨论应付方法。记者去年年底就已略略述及，不过当时情况与现今还差得远。后来屡次想论述，一则因为私人印书局的杂志书籍异常之贵，二则因为太多，买也买不起，看也看不及，所以暂停，未即动笔，现在趁此机会得以一叙。

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是第三国际会长只诺维叶夫^⑤作的，论述很详尽，直是新经济政策一载之后的政治思想的诡变，异常之有趣的题目。故记者不辞烦絮，请根据只氏的报告逐段说来。

只诺维叶夫在一九二二年全俄共产党会议上之演说

(八月五日)

1. “社会党”之新经济政策观

只诺维叶夫开始就说：他的责任是报告新经济政策一年以来之政治上的结论，最好从并列比较。先从少数派及“以代罗针”派^⑥双方的政见讲起。因为“以代罗针”派离共产党最远，是“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见记者前此特论俄国知识阶级之通信^⑦）；少数党呢，离共产党最近，亦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新近少数派机关报《社会主义新闻录》^⑧说，“共产党独裁制”向在于新经济政策之环境中。简单明了些说，就是共产党独裁制而存在于资本经济发展巩固的过程中，这是历史的大“误会”。此种畸形的状态，新资产阶级、旧无产阶级，以及“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各方面都是忍耐他下不的。此种论调，是已出于所谓“社会党”口，凡一切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党派，都是如此想法。

于是“以代罗针”派，——实际上非常之近于少数派，却又有一种答复。

“马克思派”（指少数派而言）而说出此种论调，真令人不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经济现象自然能规定政治形式。然而很可不用对于现时俄国经济新基础，与其阶级独裁制之间的矛盾，而起疑虑。本来马克思主义说，政治形式往往不能同时与经济现象相符，而常较为落后。《社会主义新闻录》所指出的矛盾，绝无可惊骇诧异，这是历史发展的常轨。此矛盾之存在，殊可不必“呜乎哀哉”的叹息，却正相反，唯因有此矛盾，方能进化较好之生活。

只诺维叶夫解释，“以代罗针派”的宣言道，实实在在说起

来，他是对马尔託夫(Martoff, 少数派首领)^⑨派说，“我们可不必忧愁，你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先有经济上的让步，随后依‘进化律的原理’，自然要生政治上的让步。那时你自可取得早夕祈求的民主主义。”此层暗中的思想，少数派与“以代罗针派”实所同具的。第二国际^⑩、第二半国际^⑪、少数党、社会革命党都是此种意见。此种“批评方法”，布尔塞维克要单面经济上的让步，而不与政治上的让步，是无希望的幻想。共产党所宣言的国家资本主义，照他们看来，是自相矛盾的定义。

“社会党”——这样的社会党如此说法，而非社会党呢。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俄国旧资产阶级呢，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后，他们都变成“社会党”了。巴黎之“俄国财政工商业联合会”，出版一种杂志《经济记录》，著名自由派俄国经济学者斯德鲁维(Struli)^⑫的主笔，最近一号差不多完全是论俄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的。资产阶级的论调，却真是实利主义的口气，其中有一篇引列宁的演说辞，“国家资本主义，是劳农国家所实行，其范围亦是劳农国家之所能定，国家资本主义是属于‘国家’的。而‘国家’乃工人，换言之国家资本主义，即苏维埃国家过渡期之经济形式，在无产阶级国家之范围以内，受他的督视。”并且说很可能的俄国的工业家、商业家、财政家说，很可能的，以后怎么样，他们急于要想一试手段呢。

2. 新经济政策后政党之分化

新经济政策之初，少数派，社会革命党，大家预定，共产党要因此而分裂，这是共产党之“负荆请罪”^⑬。他们高呼，共产

党不久便要有政治的让步。等到后来看看形势不对，后悔起来，又要说是“历史的大误会”。其实一年以来，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即使不绝对解体，也就经过不少分化，内部大起分裂现象。一年半载以前，共产党中刚刚提及新经济政策的策略，他们就已经说，共产党中必因此而起紊乱，现在此种预言却无大影响。固然一年不算长久，共产党也还不敢说大话，——然而俄罗斯共产党中一年以内未起紊乱，而资产阶级政党之中，却应了他们自己的预言。

俄国无产阶级最危害的敌党——立宪民主党，已分为二，这是事实，甚至于俄国教会之中也分裂成二派，右派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槽》(Kul)^⑭还说：“宗教的教会，是最后的屏障，其中无论如何不至于生长‘苏维埃的毒’，而现在连这一些儿保障都打破了，唉。”

何必如此恐慌，谁也不来动你的屏障，自己小心为是，教会中之分裂，是自然而然受革命潮流的思想变象。

少数党之内部也起了分化，向左分出一派，向右亦分出一派。右派首领伊凡诺维茨^⑮，他们出版一种杂志，亦名之为《霞》^⑯，刚刚与一九〇三年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杂志同名。他们自命为“党外的社会民主派”。伊凡诺维茨著一部书，名曰《俄国社会民主派之黄昏》。他骂马尔托夫说，“又要如此，你们始终是要变成‘伊凡第四^⑰’，‘彼得大帝^⑱’的功臣。”少数派的中央委员会一面赞成民主主义，一面又赞成独裁制。少数派向左分出的一支更有趣，只诺维叶夫指出一件证据说，少数派中央委员会会员倍尔^⑲，批评马尔托夫道，“我们简直不懂得，少

数派中央执行会自己所取的态度是何种，你拼命的骂布尔塞维克，要变成拿破仑主义者了，渐渐的与工人群众脱离密切关系了。而你自己教我们少数派党员说，多数党与少数党是同在一阶级中之左右翼。假使你说，他们已不成其为工人政党，请你快从根本着论，不要随意滑过。”俄国国内国外的少数党真正在一年之中，大起动摇的现象。

社会革命党呢，早已有分化现象，在这一年之中，能干的极右派，如克伦斯基^②与维克新第叶夫^③等，离右派赤尔诺夫^④（即郭茨等）而独立，左派社会革命党已经完全解体，仅存个人行动的“民粹派”。

知识阶级之中更起分裂，如“以代罗针派”之分出，已见前次通信，大学生中之学生运动亦然。

于此可见，自最右之帝制派的教会中起，一直到左派少数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为止，一年以来，都因新经济政策后之对待苏维埃政府的策略，而大起分化。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三日

二、无产阶级敌党之反动与共产党之职任

少数党要求政治上的让步——只诺维叶夫谓仍取攻势
——少数党的两头政策——知识界对共产主义之痛恶

（一）资产阶级之新策略

只诺维叶夫说，“虽然我指出种种敌党间之分化，却亦不

是说，无产阶级独裁制已经处于绝无危险的地位”。新经济政策开俄国革命史中之第二章，政治上的危险，确实不小，然已大变其性质，共产党能明见此中因果，必可知所应付。

一年以来，敌视苏维埃之各旧政党，一方面趋于破灭分化，别方面却有新的力量渐渐团结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独裁制。真正的资产阶级力，虽已不在旧政党机关中，而在此新生的反动思潮里。立宪民主党之机关报《槽》说，“此新经济政策之‘私生女儿’（资产阶级式的思潮）发现之后，布尔塞维克到处碰钉子，天罗地网渐渐密布，固然现在网丝柔弱，不久便当日益巩固。莫斯科、彼得城各种书籍杂志出现，其中可见很急激反对苏维埃的精神，尤足见布尔塞维克的革命丝毫未得胜利。布尔塞维克的革命快完了，不论是文学小说、剧院、音乐之中，除可恶的‘亦已’派^②外，却已发生正当的倾向，请‘你’（十月革命）滚蛋罢。”

当然也不至于如此危险，那所谓“天罗地网”，未必见得如此巩固，然而敌党的声言，却亦有几分真理在内。新经济政策之中，政治上的新诡变，正在于反对苏维埃派中有组织重建之趋向。其中有极大的崩裂分化之动象，却亦有暴生偶现之毒菌。反苏维埃派，无形之中转辗演变，趁此革命之新步骤，有缝必钻，有隙必乘，欲利用苏维埃政权下之公开的可能，以自遂其目的。

一九二二年已见一九一七、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所绝对不能发现的现象。虽然新经济政策第一年之结论，并无可悲观之处，却亦有许多现象，不得不注意研究，以求及时整顿之

办法。

凡反对苏维埃的党派，少数党等，有一共同的宗旨，“经济上的让步之后，请速行政治上的让步。”

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一九二二年春，见秋白通信第四封^②）绝对的答复，就是，“经济让步，至此为止”。对于政治让步，共产党早有确定的态度。现在呢，只诺维叶夫说，“我们更可以说得明白些，——经济上的让步至此为止，政治上的攻势仍在继续。”所谓政治上的攻势，当然不一定是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时的形式。一九二二年，自然不用一九一八年之进攻方法，经济上既废“军事的共产主义”，政治上自亦有新方法，此等新方法，当能与资产阶级政党之策略相应。

苏维埃派的新策略，乃在于利用，“苏维埃政治下之公开的可能”。共产党固然这几年来在政治上，已经大大的破毁少数党，及社会革命党之势力，然而还不能说，完全取消此等政党。所以现时，此种进攻政策仍当继续，可以先一看反苏维埃派的谋划。不久以前，《社会主义新闻录》中，少数党始令各地党员道，“你们应当自立于苏维埃宪法上行动，为公开的社会主义对抗派的政党，不得用武装斗争之手段，否则，‘反动’潮流反将因之而大盛。”哼，一九二二年春，少数党中央委员会说的是这样的话。一九二一年春呢，他们曾经公然的帮助克龙史泰之乱^③（见李续忠一九二一年通信）。此中可见别有诡计，想利用公开的可能而已，“立争公开的可能，提出局部的要求”，就是他的奸猾的新计划。

固然，少数党及社会革命党的策略不仅止如此简单蠢直，

他们有“两头政策”，一方面要利用公开的可能，一方面仍在大言不惭的鼓动，自命为“真正的工人政党”呢。

(二) 老招牌与新货物

少数党等既有此“两头政策”，“真正工党”与“立争公开”，我们就可以一考政纲与策略间之关系，及其对于苏维埃政府之影响。那政纲上之绝不调和的态度，大言不惭，自命“真正工党”之“左派”色彩，其实是外强中干。少数党，社会革命党，已经屡次大失工人群众之信用。他们这种大话，只能当得放空枪，即使非共产党的工人，也要笑他们无耻。工人群众这几年来已经大增其经验，造成一种社会的情形，非常之有价值。此所谓“现实派”的心理，在社会革命中是人类文化进步之基础。

现在的俄国工人群众的心理，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旧态了。你们单是允许他，有什么理想政治，他睬都不睬你们。工人群众自己有批评论断的力量，多年的革命内战，锻炼出来此种真觉悟。他们知道什么是可以的，——非办到不止，他们亦知道，什么是不可能的，——用不着胡闹。所以社会革命党及少数党之“左派色彩”，对于苏维埃政府，不十分危险。工人群众的心理，求饱暖安居及学问知识，新经济政策既开始恢复经济，自当努力满足此等欲望。而所谓“左派”，更无从鼓动，“左派”的论调流于空想，本来绝不能得工人的同情。至于“立争公开”的策略，却比较有危害得多。少数党，社会革命党，既然现在反过来自命为“十月革命派”，已经往往提出局部的要求。在学校之中主张学校自治。在农民之中，主张国家实行“借本制度”（恢复农村经济）。在赤军之中，主张六个月的军役期

限。在职工联合会中，主张以战前金卢布为工资单位。——他们要想以此种局部的要求引起群众运动，反对苏维埃政府，他们已经不说推翻苏维埃了。这是一年来之新景象。此种新策略，必定渐渐加盛，而完全噤口不谈“工党”的“左派本色”，却是比较的合于现时俄国阶级相对关系之手段。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必与之迎合，不顾大局而强行要求。欲以此难倒劳农政府。我们一看下列的实例，就可以见此中的真相。譬如说，公开的集会结社，一九二二年以来，有种种学会、商人会议等。此中资产阶级的思想，尤其实显，虽然不能说一定。究竟少数党、社会革命党有何等组织，在此种公共集会中，然而他们的策略却往往于此实现，此中蛛丝马迹自不难见。

全国医学会议中，有一医生说，他们是纯正的民主派，现在处于“共产主义的围城”中。女医生谷尔维次^②，甚至于说，霍乱症固然危险，可是那“共产主义的围城”尤其危险。全国农学会议中，此种论调更多，大致而论，大学教授反对苏维埃政府非常之厉害。此种职业，人数并不多，全俄大学教授仅仅五千人，如加以高等学界各种职员，也不过一万二千人，然而却是很重要的。

凡此一切，公共集会，高等学校之中的“公开的可能”，一九二二年以来，少数党的策略已经显露，力谋利用。固然此等处所，可以绝无少数党的组织，而且大学教授、学者之中，为苏维埃政府办事，力谋俄国文化之增进者，也有不少人。然而此种阶级性的“空谷足音”足证反革命党所持策略，却有所依据。

(三) 资产阶级的舆论

资产阶级，死灰复燃，虽然经济上一年以来发展的有限，而思想上却大有活动。共产党忠于无产阶级，即行经济的让步，然亦因忠于无产阶级故，决不行政治的让步。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劳农阶级十月革命所得胜利，却非为资产阶级“造谣自由”而设。新经济政策行后，私人的印刷局、印书馆渐渐发展，凡为文化之助者，苏维埃政府固然不禁止，然而违背宪法者，亦不能任意胡闹。一年以来莫斯科私人印刷局已有三百三十家，彼得城亦有八十七家，外省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当然，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正希望文学发达，科学昌明，殊不知，资产阶级却趁此机会而大制造其“舆论”。

彼得城大学^②教授莎乐经^③ (Sorokin) 的一篇论文中，竟说及知识阶级对待劳农政府应取英美的态度，——就是“尽可以参与俄国事情，而绝对不管他是劳农政府不是，只当他没有，要怎么办，便怎么办”。又有一资产阶级的杂志《经济学家》上，大学教授塔尔勒 (Tarle)^④ 论及柔鲁会议 (Genua)^⑤，——他竟不但反对苏维埃政府，甚至于反对英国政策，而完全赞成法国的强逼还债的恶毒手段；《经济学家》杂志，本是一班立宪民主派的学者所组织的，现在已经封闭。再则，有一种类似于童话的杂志《清晨》，忽然发表以前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会员伊兹谷叶夫的文章，论社会革命党案及暗杀问题，他说，“暗杀亚历山大第二固然不好，暗杀列宁也是不好……”等等制造空气的话。

甚至于诗界，女诗人纪朴比伍斯在“日记”集中写道，“总有一天，我们将‘这些东西’（布尔塞维克）塞口堵喉，……”此

种反动的思潮，正与少数党等筑就那反革命的基础。

(四) 知识阶级之分化

一年以来俄国知识阶级中发生一派“以代罗针”——协助劳农的思想，记者于赤讯第十二封已经详叙^①。此处只诺维叶夫亦曾提及，并谓“以代罗针”派明明是知识阶级中的分化，除此外，还有种种过渡于此派的形式，必需颇悉此种思潮的内容，才能了解共产党所当取的态度。据只诺维叶夫所引俄国两名士的论调，——他们虽还不是“以代罗针”派，却足以灼见知识阶级的思想。

第一，是一立宪民主派蒲尔茨苦斯^②。他说，现在新经济政策之期，俄国农民问题得以解决，贵族阶级的地主，因十月革命之胜利而终结了他三百年的历史，从此消灭于无形，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却谈不到。以新经济政策为名，而恢复旧私有制度，国家经济亦因此而得发展。不过此后的发展，已非仅少数人的幸福，幸福当可及大多数的民众，最重要的就是农民阶级。

第二，是列慈聂夫^③，自命为苏维埃派的。他更有特别的规定，造作出不少政治学上的新术语(1)，他说，“不是革命，亦不是反动，却是，革命的守旧主义。”革命在他的眼光中看来，即使是社会革命也只有破坏力而无创造力，他以为独有新经济政策才真是“革命之自限”，“共产主义之自决”，乃有“民众之经济的自决”。而同时自当有“知识阶级之思想的自决”，共产党应时势之所趋向而求援手于农村，更不得不起用知识阶级的科学家技术家，以达经济建设的目的。于是他的结论乃是

“前是客观当成后日之主观”，当知所谓“主观”“客观”确有深意在内，可能他们的赞助苏维埃政府别有用意。只诺维叶夫对此问题的结论是，“于此可见，‘以代罗针’派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化中固然有极大的作用，然而却不能不知道，其中确有反乎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少数派同其声调。我们绝对不拒绝同他们协作，同时只当时时警觉此中的危机，自然能达经济建设的目的，而防御资产阶级式的思想之浸入。”

（五）共产协作社之小资产阶级性

协作社之组织，当然偏重于经济方面，当然也不少政治上的动机。去年夏天开全俄农村协社大会，八十四个有议决权的代表中，有三十二个社会革命党，二十五个立宪民主党及帝制党，二十一个无党派的，而只有两个共产党。老协作社家沃尔录夫在伦敦著一部《俄国协作社复活之始》中言，“消费协社之中，他们全靠工人为后盾，所以在消费协作社里很不容易排挤共产党，至于农村协社却不相同，这是我们的。”

假使希腊教的教会是帝制派的巢穴，则农村协社正可为伪社会党的舞台，即少数党、社会革命党之新策略于此更得适当之发展地。然而共产党也并不是想禁止农村协社，经济生活之中的既有进步的效力，更应当竭力提倡，——不过当努力争取其中政治地位，养成共产党的协作社人才而已。

（六）综观——政治生活之四大区域

综观上述，可见资产阶级经济上虽在新生时代，而政治思想上，旧俄时代之余澜，却已有高潮拍岸之势。现今苏维埃政治，劳农独裁制之正轨制度，较之各国资产阶级独裁制，其实

大加宽大，——虽法律范围内之公开的可能，本是当然的，而革命党却乘机利用，如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之公共集会，资产阶级的出版界，高等学校，生产协社等，遂成俄国现时政争的四大区域。而革命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利用此种公开的可能，以为从中破坏的着手处，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自当预有防范。

少数党及社会革命党说，在前俄皇政府内阁大臣斯托勒宾^④统治之下，我们曾利用公开的可能，以为颠覆政府之手段，现在为什么不能利用呢；他们可不留意此中有“小小的”区别，现在的执政党，是工人的政党，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能明见此中因果关系，而为之防范。

(七) 共产党之职任

只诺维叶夫说，共产党今日之职任，首先当在于巩固内力，一切经济行政步步随时注意改正。脚踏实地的真诚代表无产阶级及贫农阶级之利益，勿使敌党有所乘而进。至于应付此种“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又当有四层不可轻忽的职任：

第一，当明见此种望机，详密情察其动机内因。

第二，当分分等第，观思潮变动中，何者接近于苏维埃政纲，何者纯粹敌视无产阶级。

第三，一，当注意，公共集会，二，出版界，三，高等学校，四，协社，——多选才智相当的共产党人才，渗入此四大区域。凡表友谊于苏维埃政权者，当竭尽方法以罗致之，不论其资产阶级色彩是否完全洗净。而真正的知识阶级，代表人类

文化的先进，必定受此伟大革命的震荡，已失其旧人生观之根据，而转向“十月革命”之旗帜——可以尽量以诚意相见，消弥敌意于无形，而共产党人才之与共同工作者，大多于理论上实践上力求真己的胜利。

第四，当继续用镇压政策，在法律范围以内的“公开的可能”，不可为资产阶级的政客所利用，而滑漏于法网之外。各协作社之小资产阶级性，显然可见，共产党既须努力增加人才，以为理论实践上之竞争，若遇显然的反革命运动，不觉仍力行镇压政策（譬如当初西伯利亚之协社总会，曾助哥尔察克^⑤以基金几百万金卢布），其他亦然。

（八）只诺维叶夫之镇压政策观

只诺维叶夫于报告中，屡次解释明白，俄国政治现象之基础，并言镇压政策本无大用，仅足以为军事时期之非常处分不得已的办法。一九一八、一九一九的时候，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不愿意了解“十月革命”，用武装暴动的手段反抗苏维埃政府，劳农阶级当然以相当手段相对付。现在一九二二年，新经济政策，自有合于时宜的办法，——注重于分裂反间敌党，令其明了世界文化之进程者，自然而然倾向于劳农政府。况且小资产阶级的无组织性，异常之显露，虽然日益增长发展，其实无力巩固团结，苏维埃政府苟能及时利用，必收政治上的良果。虽然如此，在必要的时机，仍有用镇压政策之可能。只诺维叶夫且说：

“至于完全否认镇压政策，我们是不应当说的。当时少数党及

社会革命党对于我们也曾用镇压政策，而无成效。为什么，因为我们能代表工人阶级及一部份农民阶级的利益，时机成熟，又真能表现群众的要求，实际生活助我们的成功，我们也能见国内成熟的机遇，所以他们的镇压政策不但不能服我们，反而帮助了我们。然而，为什么我们的镇压政策能消灭他们呢？因为他们，少数党、社会革命党，是革命之‘明日黄花’，当一九一七年七月之役，社会革命党及少数党镇压布尔塞维克的暴动，而终归失败，‘方炽的火焰又从而煽了，必烘然大旺’，而现在呢，旧政党之‘垂尽的余烬，自可一扑即灭’。因此我们也不否认镇压政策，不过现时的镇压政策已与军事的共产主义时不同。当时我们能及时运用政权，在国内战争最热烈的时候，恰为最果决的政策，现在呢，我们已能不取纯粹的机械作用的办法，而可以用比较复杂的策略。”

只诺维叶夫此篇演说，以之与“社会革命党案”并论，很能见一年来俄国政治现象之诡变。愿读者与前两次通信参观，并查赤讯第十一——《社会革命党案》，便可略悉“十月革命”之五年中俄国政党的变态。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三、十七、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日《晨报》

署名：程秋白

注 释

① 郭茨，见本书第360页注⑭。

② 谢米诺夫，今译谢苗诺夫，见本书第360页注⑳。

③ 郭诺朴列华,今译科诺普列娃。

④ Les socialistes revolutionnaires,法文:社会革命。

⑤ 只诺维叶夫,今译季诺维也夫。见本书第232页注③。

⑥ 以代罗什派,今译路标转换派,见本书第367页注①。

⑦ 即本书所载《知识阶级与劳动国家》一文。

⑧ 《社会主义新闻录》,今译《社会主义通报》(«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十月革命后逃亡在国外的俄国孟什维克的刊物。

⑨ 马尔託夫,见本书第232页注③。

⑩ 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成立。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早期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起来。右派和“中派”修正主义者在第二国际中窃取了领导地位后,使第二国际蜕化变质,成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奴仆。

⑪ 第二半国际,参见本书第352页注②。

⑫ 斯德鲁维,今译司徒鲁威(一八七〇——一九四四),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立宪民主派领袖之一。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⑬ 负荆请罪,语出《史记·廉颇蔺相如传》。原文为:“廉颇闻人,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请罪。”后以“负荆请罪”表示向人认错赔礼。

⑭ 此处“《檣》(Rul)”,俄文原名为Руль,意为“方向盘”,今译为《舵轮报》。

⑮ 伊凡诺维茨,今译伊万诺维奇。

⑯ 《霞》,今译《曙光》,是一九二二年四月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在柏林出版的孟什维克刊物。与列宁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在斯图加特创办的杂志同名。

⑰ 伊凡第四,即伊凡雷帝,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公(一五三三——一五八四),第一个俄国沙皇。

⑱ 彼得大帝,即彼得一世(一六八二——一七二五)。俄国沙皇。

第一个全俄皇帝。

⑱ 倍尔，今译贝尔。

⑳ 克伦斯基，见本书第120页注⑤。

㉑ 维克新第叶夫，今译阿夫克先季耶夫。

㉒ 赤尔诺夫，见本书第308页注⑩。

㉓ 亦已派，指当时一种无所谓、言之无物的艺术流派。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真理报》对此流派作了批评。

㉔ 第四封通讯，即本书《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一文。

㉕ 克龙史泰之乱，见本书第231页注⑤。

㉖ 谷尔维次，今译戈尔维茨。

㉗ 彼得城大学，即彼得格勒大学，今列宁格勒大学。

㉘ 莎乐经，今译索罗金。

㉙ 塔尔勒，今译塔尔列。

㉚ 柔鲁，今译热那亚。热那亚会议，见本书第339页注①。

㉛ 第十二封通讯，即本书《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一文。

㉜ 浦尔茨蒂斯，今译布鲁茨库斯。

㉝ 列慈聂夫，今译列热耶夫。

㉞ 斯託勒宾，今译斯托雷平（一八六二——一九一一），俄国反动政客。一九〇六年起任大臣会议主席兼内务大臣。后在基辅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

㉟ 哥尔察克，见本书第105页注⑦。

最低问题

——狗彘食人之中国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秋白离中国两年，回来本急急想把在俄研究所得以及俄国现状，与国人一谈，不料到京三天，所接触的中国现实状况，令我受异常的激刺，不得不先对中国说几句“逆耳之言”。

万里之外时时惦念着故乡，音信阻隔，也只隐隐约约听见国内“红白面打架的把戏”。一进北京才有人告诉我，去年上海金银业罢工工人竟遭“洋狗”噬啃^①，唐山罢工工人又受印度兵的蹂躏。中国政府原来是“率兽食人”的政府，谄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

我再想不到，两年之后回来见着一狗彘食人的中国！

我两年不读的中国报上，却只见什么“最高问题”^②，什么“阁员问题”^③，“巡阅使问题”^④，制宪问题^⑤，……都是高高在上的中国，高等人物的大心事。我不知道，威海卫的问题^⑥，片马问题^⑦，英国派兵唐山，殴辱重庆学生^⑧以至于纵犬食人等问题，究竟值得衮衮诸公的一顾否？难道这些问题太“低”？还是以为“最高问题”不解决，阁员问题不解决，就可以断送片马断送威海卫，任命苏皖赣巡阅使就是为着巡犬起见，白纸黑

字的宪法草案就是以保证中国平民不受外人强力的剥夺其生命自由劳动权利呢？可怜的五四运动竟成历史的古事，可怜的中国“民意”竟如此之消沉。唉！

这几天报上又见汉口的工人风潮，英商禁止工人结社，武装巡捕任意毆击逮捕工人，随便放枪。地方官对于此种丧权辱国事情，只知道戒严，请问他防范的是谁，保护的又是谁？大概一般下等的苦力被捕挨打，算得什么事！真正只是“最低问题”，不值一顾。可是……

中国的平民呵，你们不配谈最高问题，也得谈一谈最低问题呵。当年五四运动的精神那里去了！处于如此严酷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还只顾坐着静听人家谈最高问题制宪问题，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呵。我恐怕就是最高问题解决了，制定了一万万条的好宪法也没有用处。群众的平民，爱国的学生，有志的青年，也可以醒醒，不要再做华盛顿会议^①的黄粱梦了。

中国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强的压迫，永无实现之日。世界人类的文化，被这一班“列强”弄得濒于死灭且不必说起，中国平民若还有点血气，无论如何总得保持我们汗血换来的吃饭权。全国平民应当亟亟兴起，——只有群众的热烈的奋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切记切记！不然呢，我恐怕四万万“人”的地方，过两年就快变成英国猎狗的游猎场了。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原载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杂感”栏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上海金银业罢工工人竟遭“洋狗”噬啃，唐山工人又受印度兵的蹂躏，均见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北京《晨报》《国人速起援助工人》一文所述。

② 一九二二年五月直奉战争后，徐世昌下野，黎元洪于十一月入京复任总统。北洋直系军阀曹锟通过党羽，声称黎任期已满，以金钱运动各方选他为总统。当时报上称这次选举总统为“最高问题”。

③ 阁员问题，指当时黎元洪任命的国务总理张绍曾组阁受挫，因各派系争夺，阁员名单拖了一个半月才确定。

④ “巡阅使问题”，指当时苏皖赣巡阅使一职，因各派势力纷争而告难产。

⑤ 制宪问题，指当时宪法会议因议员忙于领津贴选总统，无暇制宪。

⑥ 威海卫问题，指英帝国主义于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胁迫清政府签订的《订租威海卫专条》，至一九二三年租期已满，仍未归还。

⑦ 自一九〇〇年以来，英帝国主义不断侵入我国云南片马地区，并在该地强设军事机构；当年，又将片马划为缅甸县治，引起全国各族人民强烈反对。

⑧ 重庆学生因片马问题激起义愤，游行示威。驻重庆英领事噤使流氓驱散队伍，杀伤学生三十余人。

⑨ 华盛顿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华盛顿召开，美、英、法、意、中、日、葡、比、荷九国参加；翌年二月缔结《九国公约》，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各国在华开办工商业“机会均等”。这是一次列强共同掠夺中国的分赃会议。

赤俄之归途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俄罗斯的万世之谜如今不用猜了。秋白两年以来在四年欧战三年内乱后的俄国，所见所闻似乎平常得很，反不象归国之后七八天中听见的“国内新闻”那样可骇：——上海是外国狗吃中国人^①，汉口是英领残杀华工，内阁里有包办收买猪仔议员的阁员^②，国会里有嗾使警察擅殴请愿公民的议长^③。……我亲爱的“礼教之邦”的中国同胞呵，你们在国内比我多见这样的礼教两年，比我知道得多，也就不容我多嘴了。我且替你们谈一谈“洪水猛兽的过激派的俄国”。

第一先要声明，我两年来的通信已经将观察所得随时公开诸国人，无论如何总应当知道：——俄国是一个人的国，也许是“人食狗彘”的国，可决不象狗彘食人的中国。这就是我所谓“平常得很”，有的是人情天理中的事！

欧战四年内乱三年的俄罗斯，实在经过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变更，古今未有的困苦，俄国的劳动人民千辛万苦支持下来。——然而资本家包办的“世界新闻托辣斯”说了不少的风凉话，固然混淆视听，——中国的读者社会又是犯的什么罪！——然而近两年，各方而的疑幕渐渐揭开，再加区区的通

信，中国人至少已经应当知道俄国万千所经的困厄以及他的职志。现在俄国正在“复活”，两三年前到过莫斯科的人，如今不认得他了。难道没有“内存的潜力”，这种事是可能的么？如今且不用说什么无产阶级的历史的使命，苏维埃俄国将来的前途，且不用说什么主义，什么理论。——中国受历史的封锁，对于欧洲政治经济的历变既无很明确的观念，要明白十月革命的意义，实不是一篇两篇文章可以了事的。且就极平常的事物极琐屑的谈话记载记载，也可以略见俄国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一

我动身前一月正是莫斯科市苏维埃改选的时候。那天我却忙得不了，有事走回家，路上遇见一群示威运动的工人，欢呼着“劳农政府万岁！”送新选代表到莫斯科苏维埃去，拥拥挤挤，我等不及，挤入他们队中，想穿过去抢先走；谁知道他们唱着《国际歌》，步伐很慢，竟把我挤住，我也只得暂时列入队里随着步伐走。只听我身旁一女郎对旁边一人说道：“你这次听见一个新闻么？——国立第二印刷工厂都选了共产党了！”那人道：“我已经知道。本来少数党在他厂里不过有一点历史的渊源，那有真实的信用。前两年我就和我妹子说的，——你不是认识我的妹子么？你知道他的脾气，——他总不信，以为少数党有什么妙法，能教西欧资本国不反对我们，现在他一般同事——第二厂的工人职员才知道了，明白了，——共产党始终

是真正为全体工人阶级奋斗的政党，这一次少数党的候补人名单当然再也通不过的。……”《国际歌》声又起，我正忙着，看见应该转弯的路已到，赶紧出队，和他们分路，也就不能往后听了。

其时正是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年共产国际三大会将近开会之时，所以过不了几天，莫斯科苏维埃粹各国代表例行。我以新闻记者的资格列席，席间遇着一莫斯科苏维埃的议员，某工厂的工人。他对我说：“呵，你原来是中国新闻记者，你们报上列宁死过了几回了！哈哈。”我说，中国造谣机关的机器还太简陋，自己还不配制造此种世界新闻的谣言，大概中国市场外货充盈，“舶来货的谣言”自然不少，不过我的报还算是有些左的，大约决不让此等谣言随便乱载。他道：“不错不错，你既来此地，自然不至于此。我听说中国青年曾经抵制日货。你们贵报大约更进一步抵制这类的英美货了。”说着大家哄然大笑。大家看见我这一稍有常识的中国人——是俄国境内希世之珍，——又能说几句俄国话，谈得来，都拥着来问长问短，弄得我头昏眼眩。——有的问：“现在海参崴已得，从赤塔经满洲里直达崑崙的铁路，你想中国政府肯不肯和我们协作共同发展商业呢？”有的问：“照孔夫子的学理，蒙古活佛的统治政体应当永久保存罢？”有的说：“中国究竟是封建制度还是共和国？”有的说：“孙逸仙的革命是怎么样‘革’法的？”乱七八糟的问题，最难答复的是：“北京政府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府？”忽然有一位似曾相识的女郎跑来，才为我解围。女郎道：“你怎么三四个月不见面，岂有此理！他们拥着你又一定问许

多痴话，女人脚哪，鸦片哪。”我连忙道：“没有，没有，你放心。”我们携手走着谈话，走过一张桌子，忽然听见大家嚷起来，“呵，中国人来了，把他举起来。”女郎夹住我不让他们抢去，说：“刚吃酒，不要让他们颠簸。”始终夺不过，我竟被他们举起，几乎抛上天！我对女郎说：“你们这种欧洲式的欢迎礼，我实在不赞成。”他道：“还不是热闹热闹，谁象你们中国人拘拘谨谨，一点生气都没有。你看今天热闹不热闹！从前这所屋里，那里容得‘我们’来热闹；——不用说象今天这样的盛会（Banquet），就是平平常常的音乐会也不能来听，——票子卖得那样贵！还要穿什么晚礼服！人家才有说行新经济政策就已经没有社会主义了。我总不要听。这些宴会不宴会，还是小事，只看苏维埃里议事，对于商人及企业家加税减税，整顿实业交通，都是随着工人代表的意。政权总在我们工人阶级手里。——自然有些‘初出茅庐’的办事人无经验，会有错误，甚至于荒谬，——人人负责。那能一跳便入天堂！你瞧，你再到我们家去，现在我领的工厂里的口粮工资，已经比三四个月前大不同了……”听得大厅里歌声已起。钢琴响起来了。我们就走去听戏。

二

两年前的莫斯科再也不是现在的样子。当我初到时，俄国真正异常穷窘，所发的火柴，俗语说：“先要放他五分的臭气，随后才会有光呢。”等我决定要走的时候，情形却大不同了。

临走前一星期，我还不能决定：——回国的川资已经来了，此后若要继续留学，经费或者不愁，——不必一定要国内接济；可是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用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决定回国一次。匆匆走别几处大学教授，东方语言学馆的同事，还要买些零碎东西。街上电车现在已经开行得很多，也有一二辆新造的，比不得那时零落破败的样子了。平常闭门读书时居多，——东方人的根性始终脱不掉，——所以不大注意。那两天却常常在街上，总看见许多大商铺；大半国立的市立的工人协作社的，比较更堂皇些。——这也是近半年来的现象，我记得商业初开时，私人的营业反较盛，有时货物都较贱，现在大概而论已适得其反了。街上走路的人穿着也整齐得多。我心上常想，不过两年！虽然现在俄国大工业（煤铁石油等）还很困难，而小工业（纺织火柴等）已经大大恢复，农业经过旱灾也有复生气象，真有些神妙。中国之括弧内的“革命”，其实可说丝毫没有“破坏”，算是世界第一的“改良主义的民族”，十二年来反而弄成现今这步田地。

那天，我想应当去辞别那位在棉织工厂办事的女郎，不然他又得骂我。趁着电车去，路过市场，顺便下来买些东西。市场上的小商人：贩卖农工业品，——都是现时国家或协作社能力还不足时的分配机关。市场上的货物，实在很贵。当时我买完东西，再去看那女郎，他们已经散工。厂里却还有些人，其中有我熟识的两个小孩子，一个有十七八岁，一个十四五

岁。他们告诉我维腊（那女郎的名字）已经走了。我就想回家。他们说俱乐部快要开始演戏，不让我走。我说：“你们的戏有什么看头，领教过了。况且这样大的大革命，却没有把俄国恶习革掉，——说七时开幕往往弄到八时半。”小孩答道：“没有的事，戏院子里向来极准的，就是我们这里，现在也是‘我们’‘共莎莫勒’^④办，比他们成年人总振作些。虽没有戏院子里好，自己做有自己做的趣味。况且到戏院子里去的票子，只一两个月才轮到我们一次……”我站起身要走，另一小孩子说：“那是你买的什么，给我瞧瞧。”又说道：“你不看戏，坐下给我们讲些中国事情再走。”我没法，就坐下道：“市场上的东西贵，商人说是租税太重了。”小孩子道：“你怎么没进协作社，或者职工联合会，你不是教员么？象我们‘集合的供给’便宜得好些，‘消费者’有国家帮着组织，慢慢的就好了，不怕。”我听着笑道：“啊哟，你倒是经济学大家。”他被我说得不好意思，不作声了。那十七八岁的小孩子道：“不错，我问一问你，白葛达诺夫^⑤的《经济学讲义》第十一版出来没有？我们图书馆的办事人糊涂，问他，他总是说还没打听。”我回他，快出来了，——（因为我前一天正在那“莫斯科的工人”——一生产协作社印书馆——里买过书，所以知道。）说着，我看时候不早，赶紧回家料理行装。

三

我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车。现今不但交通略略恢复，而

且从赤塔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赤塔，每礼拜已经能开一次特别快车，有卧位的。沿路车站上都可以打开水买食物，车上亦有饭车，就是三等车也干干净净可以睡得很舒服。只有车上的电灯初修好，往往光线不大十分明亮，有时竟完全熄灭。听说，短票车比较要简陋些。然而想起两年前赴俄的火车铁路，真有天渊之别。却不知道，“最爱和平，素不喜破坏的中国”，何以两年之后，竟至于京汉车三等里的电灯破了也没钱买，京奉车二等里的痰盂都还没有？

从莫斯科到赤塔，睡在车上九天，吃饭就在饭车。常常走过各车，有时听见农家老妇乡下人的谈话。我很记得，有一次，一农家老妇说：“我总不懂得，什么是‘koperativa’（协作社），又是‘Kommunic’到乡下来胡闹……”（Kommunic是乡下人叫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的误读。）旁坐一位中年乡下人翘着双腿，插嘴道：“你自己不懂的都是胡闹！你不懂，现在懂的人多着呢。”我走过时不禁失笑，老妇瞪着眼看我，那神气真有趣。

走过上乌金斯克时，护照上要盖印，——因为远东共和国与苏维埃俄罗斯虽已宣言合并，然而手续上，因为时不久，还没有完全办妥，所以免不了这一层麻烦。半夜三更，很大的狂风，起来去换票盖印，好不讨厌。走到护照检查处，又站了一小时方才办好。人多，不得不排班等候。许多人挤着在一破车里，——就是护照检查处。有一老人说：“我上次走过，痛快得多。现在这一位一定是新来的，不会办。”又一人道：“我以前办过这事，那用这样麻烦。他自不会想法子，——自己起身到车上走一趟，随时查随时盖印，一忽儿就完了……”我心上

想，俄国人真有耐心，到处都是排班等候。秩序总算有的。过了上乌金斯克，赤塔，到满洲里，从此便到中国境了。

四

我离俄国，真正有些低徊不舍的感慨，——那一种纯朴自然，新生的内力，活泼泼地向上的气象是有叫人留恋之处，虽然也有不少糊涂顛预的蠢气，却不害其为世界第一新国，——劳农的国家。我不得不一记在俄境内与俄国平民最后一次接触的回想。

这是在西伯利亚小站旁农民家里。那主人就近为护路警兵。我在边境只看见他这样的七八个“大兵”，北京城里传说：“据满洲里某国领馆消息，赤俄派三十万大兵来夺中东路。”我回来看见报上如此说，倒很想到火星上去调查调查，——也许这所谓“满洲里”也不是地球上的这一满洲里呢。闲话休提，言归正传。

我到他家里去，是想吃些东西，因为在边境候火车，肚子又饿，身上又冷。一进他木屋的门，真正和暖，——烧着很旺的火炉，随便喝杯茶，吃点面包，看着那兵的妻子做糕饼预备过节呢（俄历耶稣圣诞节）。屋内陈设极简陋，却挂有一张破旧的欧亚大陆地图。他们夫妇俩接待我非常之和气。当时屋中坐着一位客人，看来是那警兵的同事，——都是农家的青年。

主客谈着正高兴呢，招呼我坐下，那主人又接下去谈天，

说道：“现在全俄统共不过八十万兵，却并不嫌少，经济事业正要紧呢。欧洲边境有许多小国，波兰呀，埃史笃尼亚^⑥呀，理德瓦^⑦呀，腊德维^⑧呀，这都是生来的‘缓冲地’。他们独力决不来打俄国。法国英国要帮也只好暗帮。列强不能直接来，小国现在也渐渐聪明起来，不让他们玩弄。我们俄国正好休息。……现在海参崴也是我们的了。可惜如今虽然各事都已安定，报纸还不火能到我们这里，不知道近两天时事怎么样了……”

我道原来如此，——人家的军队是学校。

一进中国境，最触目的就是到处只见穿着“号衣”的军警，俄国这样的“独裁”“专制”的国家里，街上向来看不大见他的“民警”。哈尔滨下站后我就因在车上时这最触目的东西时时盘问，只得缓一缓，在哈住了三天。直到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方才到京。

火车行进北京城时，远远看着天坛，城楼，中国式的建筑，不禁怦然心动。“我与你们久别了，中国的文化呵！不知道满中国布满了如此之多的军警，是否为着保护你们的？……”

果不其然，过不了六七天，这“最触目的东西”竟大效劳，持枪弄棍的大“保护”其中国文化，在尊严的众议院门口，把一般争人格的青年学生，打得落花流水。可怜，中国“文化之代表”，“高尚纯洁的”学生还尽在明白宣言“只谈教育”呢。

这一篇拉拉杂杂记来，似乎没甚系统。读者想必懂得这些“妇人孺子之谈”。——可算是我三年旅俄最后一次的“新闻记者式”的报告，至于详细的论列，有拙著《俄罗斯革命论》^⑨，不日就要付

印,那时再请教正罢。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北京

原载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晨报》副刊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指上海金银业罢工工人遭“洋狗”噬啃,见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北京《晨报》《国人速起援助工人》一文。

② 北洋直系军阀曹锟从一九二三年一月开始,以津贴名义购买国会议员三百八十余人,选举他当总统;时人讥称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当时经手发放贿款的是内务总长高凌霨。

③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九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为反对彭允彝任教育总长,到众议院请愿,议长吴景濂指令军警殴伤学生二百余人。

④ 共沙莫勒,是俄语共青团“Комсомол”的译音。

⑤ 白葛达诺夫,今译波格丹诺夫(一八七三——一九二八),苏联唯心主义哲学家。

⑥ 埃史笃尼亚,今译爱沙尼亚。

⑦ 理德瓦,今译立陶宛。

⑧ 腊德维,今译拉脱维亚。

⑨ 《俄罗斯革命论》原准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实际上并未付印。原稿被毁于“一二八”炮火。其中《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一文,已收入本书。

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

(一九二三年一月)

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在人类文化史上，自然有相当的功绩。封建制度的末流，实在令社会生产窘迫不堪，必须别求出路，而资本主义的“发财自由”主义，就代之而兴。固然“发财自由”不但解放个性，而且增长社会的财富。这是资本主义初期的景象。当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仅仅及于西欧与新大陆。等到有了百余年来的发展，资本主义本其无政府的及掠夺的根性，盲目的无限制的扩张，波及全世界，乃不由得不成为帝国主义。那时，发财也不见得很自由了，掠夺的对象也渐渐的缩小范围了，而无政府的根性却不得不发作。因掠夺的地盘缩小，所谓“自由的竞争”就渐成了强力的战斗，一经济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渐渐减灭，而各经济范围间的无政府状态日益增长，于是酿成千古以来绝未曾有的大屠杀，——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欧战。这是自然的结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现存的生产制度所限制。世界的文化，——人类的生存，——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六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共产国际号）。一九二七年初，作者自编《瞿秋白论文集》（未出版）收入此文，并作了一些修改。收入本书时根据该论文集稿本作了校订。

因生产力的抑遏不舒，爆裂的冲突时时发现，已经处于非常之危险的地位。现存的制度不破，人类的文化决不可救。社会改造的机运，已经具备，而且非于世界的范围内着手不可，——务必竭力消灭各经济范围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决非一国一区内的改造所能济事。

谁能改造社会？社会之中，因现存的私有生产制度，自由发财制度，不断的造成贫富的阶级。此等阶级，因其对于生产制度的关系各不相同，而经济利益往往冲突。所以对于现在的社会，凡是占有生产工具的阶级，必定竭力拥护，——无论他有多好的“良心”，多高尚的“理想”，一到利害关头，他必誓死保存现社会，一切理想都成泡影。更狡猾的，还能想出种种敷衍办法，缓和政策，好象被屋子上，横七竖八堆砌补缀，东一块砖头，西一块石条，非到一旦倾圮同归于尽不止。现在的生产制度是资产阶级的“命”。如何能想望他来改造社会？无产阶级是生产力之一，只有无产阶级，——机器生产的工人，——方能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其他一切劳动阶级，亦只有与此最有组织力，最反对现存制度的无产阶级携手，方能于复兴世界文化的伟大事业之中，尽他所能尽的力量。无产阶级的生长，就是生产力的生长；无产阶级的的发展，正可以彻底冲倒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以独有无产阶级的组织力经济力政治力之增长，乃是新社会的基础，无产阶级于革命运动中的锻炼训育，及其知识觉悟的增高，方是对抗旧社会，毁灭旧制度的实力之积累。——一时的成败进退攻守的局势不同，而最后的胜利，必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运动中的经验，能增长其阶

级的战斗力，阶级的觉悟力。不但如此，战斗力之强弱，且不完全在于训练之良否及经验之多寡，乃大半在于阶级的根性。资产阶级在私有制度中是主人，在发财自由主义之下是主动力，——互相竞争绝不顾社会共同生产之规划，是他的根性。所以无论如何，他必发现经济上的无政府倾向。资产阶级内部绝对不能消弥矛盾冲突，因此而有他的无组织性的特征。在此社会文化濒于危亡之际，无产阶级积极备战之时，资产阶级始终还是互相猜忌顾东失西，一定不免于败灭。无产阶级却与之相反，——在私有制度中是对象，在发财自由制度之下是受动者；机器生产之物质生活使他不得不有统筹全局团结组织之根性。虽因资本主义在各地发展有迟速之不同，无产阶级之形成也就有久暂之别，然而经济动象之趋向，始终日就汇集同化。所谓“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Prolétaires de tous les pays, unissez-vous!)不仅是主观的表示革命意志的呼声，而是客观的必然的结合，——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斗争。更进一层，无产阶级的胜利方能改造社会，又是什么缘故呢？此一问题的答案，正和上述的阶级根性相同。无产阶级的集合性(Collectivisme)是经济政治现实的趋势所产生。假使无产阶级仅仅抱一“均产主义”，那么，岂不是复活千百年前的旧古董，——循环不止的中国式的治乱相代的现象，犹太古教“五十年均分一次财产的制度”，那能行社会改造！只有根据于无产阶级集产的可能性，经过社会主义有规划的经济制度，尽量发展生产力，令人人都能享受脱离私产束缚之自由及涵养知识文化之权利，方能渐进于无政府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的共产社会。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营利观念，不断的引起战争，紊乱经济，如何能谈到社会改造，如何能救世界文化？假使无产阶级不能于第一步“军事上”战胜资产阶级，第二步政治上战胜资产阶级，第三步经济上战胜资产阶级，那就永久没有行向社会改造的可能。

于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改造，决非中国式浑朴可笑的头脑中之“穷人造反”，而是社会科学的“结论”。

或者说：“固然不错，资产阶级因切身利益而反对改造社会，负世界文化使命的无产阶级必须对之行剧烈的阶级斗争。然而难道资产阶级眼看着文化破坏，永不能反省而自克制，行社会改良，令无产阶级仅须加以督促，岂不是和平方行向新社会的建设么？”“何必一定要行革命！何必不许和平的进化！”很好！请看欧战后的社会改良成绩：——凡尔塞和会^①之后，华盛顿会议^②，土耳其战争^③，罗尔问题^④，各国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加长，——资产阶级一天一天的进逼，新战争的危机又在眉睫，好个社会改良！何况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根性，决不容资产阶级擅自让步。资本主义的发现，带着掠夺性而来。固然，现存生产制度，比之于封建制度，能造出更多量的“赢余价值”，一时令社会有一长足的进步。固然，若在社会共同生产制度之下，“赢余价值”归之于社会公有，愈多则社会文化愈进。然而私有制度的末流，及资产阶级的独占“赢余价值”已成为社会进化之障碍，现时实失其自由竞争之优点，反为生产制度之社会化的死敌。况且资产阶级既独占“赢余价值”，在

客观的经济结构上，他若放弃此权利，他自身就不能存在，这是他的命根，即使以社会改良政策渐渐限制私有，限制“赢余价值”之占有至一定范围时，资产阶级必定“反噬”，——有历史的事实可以说明。所以无产阶级必以强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令有所凭藉，而后可得自由处置此私有制度，使合于行向社会主义之目的。资产阶级凭藉政权一日，私有制度之害永不能除；资产阶级不惜以强力拥护其“命根”——私有制度，而无产阶级也就不得不以强力征取政权，仅就最近的世界史上的事实观察，就可以明了，德国革命后之国有企业制度，所谓“以和平的方法取得之胜利”，如今已成泡影。德国大资本家史汀纳斯(Stinnes)^⑤不但渐渐占有国家的财富，而且还竭力主张非行十小时工作制不可。实业“国有化”(nationalisation)如今落得个“史汀纳斯化”(Stinesisation)，请问各国的改良派，这是何等“胜利”！德国当初无产阶级若能按“国有”呼声继续猛进，取得政权，令所谓“国有”成无产阶级的国有，未始不是改造社会之第一步。而改良派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émocrates)必定要显他的神通“怕流血”，现今始终是要为罗尔而流血呵！

所以无产阶级的社会改造，决不在于他要不要，而在于他干不干。并不是无产阶级格外的喜欢革命，格外的喜欢“杀人流血”，格外的欢喜“强力”；而是为资产阶级固执的强力的手段所逼迫，不得不如此。况且世界现实社会中之动象，其客观的科学上的公律又不许资产阶级不取强力的压迫方法，亦就不许无产阶级不用强力的反抗方法，世界文化的出路，唯在于此。无产阶级应当干去！

无产阶级既不得不革命，又应当革命，既不得不创造新社会亦就应当创造新社会。新社会的形式，组织，结构，都在此剧烈斗争的过程中，因其双方力量衡比之结果，当时当地自能发见种种不同的，先后错落的各阶段，——然而最终的目标及根本的原则：必定先立劳动者独裁政体，方能进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以至于共产主义的社会。所谓“斗争的过程”，实是现实社会制度所必有现象，而改造此社会，必在有时间空间及物质的现实世界中，依其各种力量，——各种阶级——相互敌对犄角之势及其流动变迁之状，而取得指导前进改革处置之权：决无死的范式，可以在知识阶级头脑之中预先拟定一理想的社会，拿来按照条文实施。一切以消费生产相对待，求劳资报酬相协调的空理论，都是废话，——或者在无产阶级革命后，至经济进化的某一阶段，自能实现类似的形式，——而现实革命时，殊可不必有此等乌托邦的玄想。圣西门^⑥、傅立叶^⑦，以及其他一切所谓“社会主义”，每每犯这个通病。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初输入时，所谓“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集产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分辨，都是泥滞于此最终理想的新社会形式上，枉费不少唇舌。其实马克思派革命的共产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区别，绝不在于最终的目的，而在于过渡的政策。虽然，所谓“过渡”，亦不是盲目的适应主义。正因斗争的过程里，无产阶级领着农民，处于社会改造的先锋地位，所以能本其阶级的经济利益，深察社会动象之变态，能力求胜利，亦就是力求复兴文化，这乃是客观的，不得不然的局势。那有时间空间及物质的社会，既呈一统的

形式，则必有一包涵万象的动律，必有其总的原则，然后方能发现此因时因地而异的各阶段。无产阶级生在这社会里，若要自救，若要改造，必须汇观深察此社会之总体，而得一总原则，以适用于现社会中之斗争。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敷衍涂砌。譬如：

“……考茨基以一理论家的资格，著作等身，如今却处处讲许多玄想的蠢话。他处处想证明新发明的真理，其实是伯恩思敦^⑧的旧货。譬如说，他忽醉心于基尔德社会主义^⑨。基尔德社会主义以为：工会即使不取政权，亦能步步渐进，实行社会主义。工会竟能实行社会主义，所谓背着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实行！可是，应当稍一注意工会所处的地位，尤当注意工会在比资本主义社会日就破毁之时的财政状况，便可知道，此种假定，完全是幻想。工会现在好容易保存一些罢工基金斗争基金，如何能指望他们背着资本主义社会来造社会主义？

其次，还有改良派心爱的‘市政的社会主义’(Socialisme communal)，所谓市有制度。凡稍知西欧状况之人，都知道不但是国家中央财政破产，而且地方财政亦是如此。现在并不见私人财产过渡于市有，以行近社会主义；而是市政公有机关及企业，正当竭力抵御资本家之妄想攫取的政策呢。

或者说，较无流弊的过渡于社会主义的政策，可以用相当的价值赎取资本家的财产。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对于英国地主制度的问题，曾经说，有赎取其地产之可能。可是他绝没有以为可以行之于取得政权之前。这一问题，现在的欧洲又待怎样？即使说，政权已经取得，只要向资本家赎取其私产。然而人人都知道，社会主义的建设，现在正必须竭力减轻国民经济所负之重债。所以在

我们的现代，这一‘较无流弊’的过渡于社会主义的方法，亦已成为幻想……”——德共产党代表在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之演说——塔尔黑梅® (Talheimer)。

于是可见世界的无产阶级既不得不实行改造社会，并且应当实行改造社会，却尤其要有对于此社会之现实的考察，勿坠于幻想，要有对于此社会之总体的运用，勿敷衍苟安，——就是应当有改造社会之计划，改造社会之步骤，改造社会之总原则——党纲 (Programme)。

可以确实断定，无产阶级改造社会之党纲，决不是头脑子里幻想的新社会之死范式，亦不是盲目适应的敷衍主义。现实的世界社会，要求改造甚急，容不得书生从容不迫的妄想吃天鹅肉，更不许市侩宥于局部的瞎对付。无产阶级应当有积极奋斗的进行计划，方能拯救普天下的劳动者，——人类之文化。

社会既不得不改造，尤非无产阶级负此重任不可；欲改造则非以革命的方法不能行，实际上不得不诉之于强力；既欲革命则更当有现实的综合的规划，绝不能依于虚幻或苟安的理想。总之，无产阶级，秉其集合组织之根性，能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深察世界社会中之动象，得有切于现实的总原则，以为进攻资产阶级社会之方针，进而求发展生产力，——发展无产阶级自身，亦即以整顿世界经济的总规划，——有此，方能以革命的方法改造社会，复兴人类的文化。

* * *

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地方共产党联合的总党，——以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为改造社会事业之先锋。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会时，已经发布一“宣言书”(Manifeste)及一“大政纲”(Plat-forme)，第二第三次大会以来的共产运动，更能以实际行动证实他的忠于社会改造事业。总原则，总方针早已明显于世。至第四次大会(一九二二年末)共产国际已大发达，五洲各国无处无共产主义者的运动，因此各地实际的政治经济状况渐得而研究综合，加以四年来世界政治经济的总变迁，及无产阶级奋斗中之经验，于是可以更详尽的规划世界革命事业，故亟亟讨论及于党纲(Programme)。虽然，各国各地因经济发展有程度之差异，其客观状态有明显与否之不同，所以党纲上之改造规划，还应有极慎重的研究；再则，最终目的及过渡政策固然在共产党内可无大歧见，然实际施行的，极具体的计划，是否应当规定在党纲上，还得取之于现实生活中之经验。因此，决定此次仅议及党纲之大体，至于详细的条目，一方面交委员会，一方面请各国共产党及时建议，留待下次大会，作最终的决定。

如今，论社会改造须有党纲之必要已明，便当述及共产国际党纲之内容，可以分作三部分说来：一，共产国际诞生以来的世界经济现象；二，共产国际现今在世界政治中之位置；——凡此二者，都是客观的所当改造的社会之实况及其中互相敌对的各种动力之关系；三，共产国际党纲之学理上的根据，及其大体的纲要；——此乃改造社会之总原则及总规划。

一，共产国际诞生以来之世界经济现象

世界经济现时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下，此经济的基础已经动摇。经济危机愈紧迫，其所及范围愈广，则“资本之进攻”愈猛，逐渐蔓延，到处进逼，已成为现时世界上最突显的事实。此种攻势，其动机实起于资产阶级力求避免危机，而欲以经济的重负归之于工人阶级。

当欧战之后，资本主义曾经一度让步。大战所引起之群众间的不平，到处爆发，显然有革命的性质，当时统治阶级力求“纳此不平之象于法律范围之内”，所以屡屡让步：“自愿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国际劳动局，令实行协约国“爱恤工人”之心愿。从一九一八年末至一九二〇年末，资产阶级的确退让，勉强肯行一点社会改良，实则全为救急起见，因此也居然骗过了无产阶级，仍旧保持统治权在手。

不但如此，这一期的退让，更与战后工业暂时的兴盛大有关系，所谓不但有退让的必要，而且有退让的可能，当大战时，横截世界经济为两部分，及大战后商品交易才能开始，中欧本为最需货物之地，如今骤然加入市场，世界的市场扩大。再则，那时工业的兴盛，却还因为各国怕企业倒闭，勉强履行互相前定的军器制造契约，——其实战争已完，此种经济政策是极不自然的，——不过因为那时骤闭工厂，失业工人中更加一层激刺，则革命之祸必不能免，战胜的协约国行了一个极聪明的政策，他们竟请国际的工会首领去解决所谓一切根本问题。他

们的自由主义真“自由”到极处，——竟请最恭顺的社会主义爱国派参加商定凡尔塞条约的第八篇，又立了国际劳动局，可是其中资本家代表占了四分之三的多数，这就算证明民主派真正得胜了，工人阶级从此可以满足一切要求，一切愿望，哼！

这一出滑稽戏，居然找着不少大工会来参加。亚摩斯德丹^①之职工国际（见《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尤其尽力。因此开了一次华盛顿劳资协议，议决一很广泛的社会改良案，几乎是全体通过的（赞成八十三票，反对二票）。可是当时就宣告，此一议决案实行与否，听各政府自便，资产阶级很明白：只管答应，实行时再说。自然，社会中之阶级斗争完全是实力问题。资产阶级在自力巩固的国家里，尽可绝不过问此种白纸黑字的议决案。而于没有能力的资产阶级，怕工人革命，自己不等议决案，已经赶紧行八小时工作制，借此做一个顺水人情，显一显他的“自由民主的精神”。

此种帝国主义首领和“劳工官僚”的协作，延长二年之久。亚摩斯德丹之黄色职工国际的领袖，还屡次在演说里论文中，证明国际劳动局的重要，劳工阶级的“胜利”。当然，其时共产派及革命的工会，很不相信，“国际劳动局靠着英美法政府的资助而存在，难道能有利于工人阶级”？可是也真有工人深信此种“胜利”。

“劳动从此不应当是货物”，——凡尔塞条约第八篇居然写上此等文字，岂不可喜。固然，当初也有人怀疑，认此凡尔塞条约简直等于土匪的绑票手段。然而这类的人，大半都染着些“布尔塞维克的野蛮气息”，很可以不听他们胡说。当时

人家欣高采烈的说，社会改良的劳工立法已经有凡尔赛条约“做保证”了，听着政府代表也演说工人阶级的能力，说“至少他要实现最少限度的正义”。真有那种傻子，相信这些鬼话！

然而这出滑稽戏不久就闭了幕。工业暂时兴盛的一期过去，退让的可能消失，资产阶级也就不客气了。一九二〇年中间，各国经济渐起变象。市场上货物太多，资产阶级政府的恶政策的影响发作；俄罗斯——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面，受封锁而隔离于国际贸易之外，——凡此一切，都是促成经济的危机，暴露帝国主义战争之恶果。于是企业家及其政府，渐渐对于劳动阶级取进攻之势，力谋“自食其言”。经济界的危机因而益显，劳资协调的酣梦也就快醒了。

此种危机究竟是何等性质？一方面有几个国家，所有货物非常之多，别一方面，却有几国受货物缺乏的慌恐。换言之，就是一方是生产过剩，一方是生产不足。各国的债务已达可惊的数目，租税的增加一日千里，甚至于有“工资税”，同时军国主义仍发展不已，军备费的挥霍不可限量。一国里工资很高生活程度较优，而别一国里工资比战前低落数倍。财政更加紊乱，世界上显然分出两种国家：一种国家的货币价格甚高，如英、美、比、荷、瑞典、挪威，而另有一种国家，则货币价格低落不堪，如德奥等。中欧的状况，非常危急，——工资低落，货币低落，生产成本可以较贱，于是协约国中立国的资本家都到德国工厂定货，而自己国内的企业停闭。因此货币价格高的国家里，失业工人日增无已。

德国工厂承办外国资本家的定货如此之多，他的原因，我

们只要稍一留意欧洲各工业国中工资的状况，便可以明白。英国工资据一九二一年上半年之调查统计，较之德国高出十一倍。此等生产过剩的国家里，工资既高，资本家自然竭力想法克扣。此地既有定制货物于德奥而自闭工厂之可能，亦就可以趁此减少尚在营业之工厂内的工资，自减少百分之三十、四十以至于五十。一次达到目的，第二次又继续进取。这是所谓“资本进攻”之最明显的特征。此等资本家必欲平衡工资，以备在世界市场上能与德国竞争。当时参与掠夺德国的英法各工会，如今可算是受着了报应。不但德国工厂之定货，成为失业之主因，并且战胜国的资本家还借此以克扣工资，以行其“社会改恶”，——却并非改良呵！

资本之进攻不仅是减少工资而已。实在是世界经济总体的停滞。美国失业日增，英国失业至于二百万。八小时的工作制在英、美、瑞士、荷兰、法兰西、意大利实际上已经取消，——又是为了轻减生产的成本。凡尔塞，华盛顿的集会，现在想来，真成一梦。此外，还有公债国债，凡是加重平民劳动者的负担的，资本家政府都拼命的保存。不但如此，实际上延长工作时间还不算，甚至于想在劳动法上根本推翻八小时制。总之，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延长，限制工厂委员的职权，实际上破坏保护女工童工的法例，——一层一层剥削工人阶级的权利。凡此一切，资本家不但假手于他们自己的国家，甚至于自立专门机关，以武力解决。俄国革命不但是工人阶级的教训，而且警告了资产阶级，——世界的资产阶级，鉴于二月革命^②后俄国资产阶级的失败，居然也学着了不少乖，还没有

等到革命，他们已经组织反革命的军事组织，——各国有各国名称徽号，如意大利、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都有，——他们专雇一班失业军官，无赖光棍，殴打罢工工人，焚毁社会党报馆，施行暗杀等，资本主义的政府故意纵容，绝不过问。各殖民地以及中国，外资骤增，帝国主义压迫及于穷乡僻壤的农民劳动者，而卖国政府尤在助纣为虐。

资产阶级实实在在觉着这旧社会的基础动摇，四方八面想尽方法弥补，而无产阶级因有改良派的蒙蔽，屡次受欺罔。旧社会的根性，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的流毒，实已彰明较著，无可讳饰。社会之进化已遇一绝大的障碍；无产阶级的处于如此之困顿的状况之中，他的利益问题，实已成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经济状况的解释，如尚嫌不足，可再进而一论国际的政治现象。

二，国际政治与共产国际

世界的政治现象，在凡尔塞和会之后，也有绝大的变更。帝国主义战争既为资本主义必然的结果，则今日之国际政象也就是四五年来经济的总危机的酬报。

北美合众国于经济上现在已占世界之最高的地位。英国当初所怕的德国虽已倾圮，而又来了一个美国，足以成他的死敌。世界外交关系上遂有一重要问题：究竟还是英美冲突日益增长呢，还是条顿民族的同盟？当然，此后国际政象与此问题大有关系。现在还不能有具体切实的答复。英国资本界中，

大家都非常明白与美国竞争之危险，而想力行英美之协作。然而协作之可能，必须英国资本无条件的降服于美国资本：美国现在气盖一世，只顾着自己的利益，绝不愿轻易让步。英国外交家口头不断的说英美协作，英美亲善，实际却不能做，——英国国际的威信似乎还很可靠，决不能随便低头妥协。现在正有两种趋势，一种求接近，一种想竞争，双方外交界之间这两种趋势互相消长，始终暴露英美间的互竞。不但华盛顿会议上之海军军备案使我们格外明了协作之难能，而且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两大工业国，同具海面势力，必起斗争，而难妥协。

美日利益大有冲突，又是已成的事实，不用赘述。这一冲突问题与英美协作大有关系；英美协作可能与否，亦就可以决定美日冲突爆发与否，总之，美日间投资投货等经济利益的冲突，反映到国际政策上来，远东的局面必定大受影响。

英法互争欧陆的霸权，以及近东问题，更是最近几年国际政象的结果。英法利益相矛盾，确是欧洲国际政策的大关键，然亦与英美间的关系大有渊源。法国现在军事上的强盛却没有经济上的基础。法国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竭力组成“德法煤铁托拉斯”；——罗尔问题尚未爆裂之前，德国资本家史汀纳斯曾屡屡想作成此事，希望法国鉴于资本主义联合之利而改变对德政策；然现时法国已经急不及待，竟以强力实行其煤铁政策。此种计划能达目的与否，全看英美竞争激烈与否，假使竞争激烈，法国将成美国之工具，美国或竟援助法国而抗英。假使美国得英国某一方面的让步，亦许成一条顿民族暂时的联盟，此海面国的结合，将实行封锁欧陆，令德法同受实

际上的困厄，以遂其侵略政策；——然而设有这种局面，将来英美间冲突的爆发，必定更加剧激烈几倍。

德奥现在已成国际政策之对象。所以国际间列强关系无论如何变迁，都不能与德国以出路；除非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转成国际政局中之积极动力。欧洲列强间关系之变迁，至多只能变更欺压德国者的姓名，而德国始终永在受动地位。国际政局中的动力，必须是有反抗力的国家；如今德国资产阶级在国内日夜与无产阶级相斗，实无余力反抗协约国。所以德国国际地位至多只有形式上的改换，而不能有内容上的差异。

俄国现在却已成国际政局中之一大动力。记得去年十月间巴黎《时报》(《Temps》)都有这种承认，法国政府向来是最反对赤俄的，现在他的政府机关报都不得不承认，可见此中的意义。全俄疆域已入无产阶级之手。俄国赖有赤军之保卫，遂能对资本主义的世界实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策，竭力周顾境内“非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得大多数东方民族东方国家之同情。——虽因历史的隔离，往往双方不明当地的风俗旧习及内政的细情，难免有许多次外交家的错误，然而东方各民族始终渐信：可以利用俄罗斯以达解放的目的，况且实际上也只有赤俄，因其客观的阶级的利益与东方诸国同，故能为殖民地争解放，为民族解放之支柱，——力与世界帝国主义奋斗。可见苏维埃俄国虽然经济力尚弱，而确能保持已得之胜利，渐成列强之死敌。

世界政治现象中如此之多的矛盾冲突，什么时候爆发，以至于引起第二次的战争，——一时也不必胡猜年月。世界的

资产阶级已经受上次欧战的打击，伤痕至今未复，实在也非常之怕新战争，新战争起又必为世界革命最终胜利的导火线。因此他们自己竭力互相求妥协，然而资本国家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各方都不肯自己牺牲，以顾全“资本界的共同利益”，往往刚有妥协之可能，同时立即暴露敌意。现在一班欧美盲目的外交家，少数国际的专制魔王，——“伟人”，决不能实行恢复经济的事业。因此，凡尔塞条约的破产，更将因“重新分赃”而引起新冲突。

自凡尔塞条约之后，国际间所起种种冲突中，世界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可惜竟没有能处于主动的地位，而反成国际政策的对象。因为改良派的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及一切黄色的职工联合会同盟，往往不但不能恐吓资产阶级，反而安慰他们，——此等改良派所行的政策大半是教资产阶级放心！改良派因怕革命而帮着反对赤俄；实际已成资本主义的卫队，况且他们的政策，只求免除战争，就是完全恢复资本主义的残酷制度，亦所不惜。——此种苟安心理，听来岂不是爱和平，实际上又是堕入竞争，战争，瓜分，掠夺的“轮回”。

于是共产国际真成唯一的国际的革命派。他能渐渐召集无产阶级群众，领导之反抗资本世界，现势之下更可与此欧战后社会恶象奋斗，由经济的要求进于政治外交的干涉。此种斗争，既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新战争，尤当竭力反对“帝国主义的伪和平”，而以本无产阶级的原则改造全世界为职志。

总观世界现势，实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派与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双方之间极剧烈的暗争明斗，——其间自右至左自有不

少过渡的派别，“中央”的派别，其实在政象流动之中，倚重倚轻之势不向“右”即向“左”。苏维埃俄国实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营垒，不过已经组成国家的形式而已。改良派每每笑骂苏俄的国家政策，共产国际的偏袒俄国等等。共产国际的答复是：“俄罗斯无产阶级国家之利益乃是组成国家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之利益，——他是世界无产阶级中已得胜利之第一部分，所以他的利益就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见腊代客(Radck)⑩所著《凡尔塞和约之取消》——一九二二年，莫斯科。）世界资本主义日就衰落崩坏，而苏维埃俄罗斯日益强盛巩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渐渐兴起，自力日益充足。双方的斗争必趋于决裂。于此斗争之中，苏俄及共产国际乃成解放国际无产阶级及一切近东远东受剥削的民族之中心势力。固然不能说定，此一斗争延长到什么时候。然而英勇精进的世界劳动者平民一有反抗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财阀的伟力，必定能得最后之胜利。尤其应当赶紧预备，组织锻炼，第一先当对于世界政象中一切变态加以详尽的研究。各国的共产主义派，真正的革命派，以至于真正的民权派，必须明悉世界政象中各个具体的事实及其综观的意义，分析明解，立即与以适当的对待政策。如此方能唤醒全世界的劳动平民，令自觉地位之危急及人类文化之险象，而激起其一致的革命的意志。

世界社会的改造既如此急不容缓，共产国际的责任尤其非常之重大，现实的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之现势既已如此，决非苟安的爱和平者所能宣言反对。况且现社会崩坏的命运，实是资本主义根性中所带来。共产国际代表无产阶级而来改

造此社会，乃是客观的必不可免的事实。他改造社会的总原则总规划也就是根据于此现实社会的动象而立，——可述其学理上的根据及其大体纲要如下。

三，共产国际党纲之学理根据及其大纲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之党纲问题，提案本有四个尚未有最终决定；当时议场上以蒲哈陵（Bockharin）^④之提案及塔尔黑梅（Talheimer）之提议为最详尽。兹所述大半本于他们的解说。

论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其社会改造规划之学理上的根据，必当先究其来源及其与第二国际的区别。——读者若不熟社会主义史，欲知何谓“第三”“第二”可参看《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一篇。——第二国际在欧战前的党纲，理论上的原则已经伏了战时破产的祸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可分为三期：第一期——马克思昂格士^⑤之马克思主义；第二期——第二国际之马克思主义；现在第三期——布尔塞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进于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回复第一期的精神。第一期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一八四八年革命之产物，自然有真正的革命的精神。正因当时全欧动摇，而无产阶级第一次以革命阶级的资格，作跃登历史舞台的尝试，马克思昂格士的学说涵养生长于其中。学理的发明，正在于试用以解释阶级所处环境，所以在这磨练锻炼研究的过程中，能发见社会科学之真理，绝非静止的抽象概念所能

左右。此后第二期的发生，充足证明社会思想受环境动象的影响。一八四八年前后的革命时期既过，资本主义正在发展进化之中，世界史上已开另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增长，那时正全赖于资产阶级之殖民政策，即大陆工业之繁盛，亦大半由于剥削殖民地弱小民族而来。此种现象，遂引起欧洲各民族中内部社会的变化。在经济上工人阶级日益强盛，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造成畸形的劳资利益相共的结果。大陆上劳资利益相共的局势，不期然而然，引起无产阶级思想之变迁，社会党之中自然亦是如此。此后乃有“社会民主派”发生，所谓社会民主派的马克思主义，于是有“正统派”与“修正派”之争辩，“正统派”为考茨基，“修正派”为伯恩思敦。当时似乎是正统派战胜，其实现在回顾起来，却是正统派对修正派负荆请罪，“赔不是”的景象。一切理论上根本问题的争执，考茨基的自辩，还在战前好几年，已经是处处赔不是的口吻。当初一般社会主义者还不十分觉着，现在历史的教训，实在教人深省，此中一切缘因结果已了若指掌，约可一一分述：

（一）贫化论 考茨基对此问题的结论，已经比马克思的温和和得好多。他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工人的状况，并非一定日就贫困，所谓“贫化”，只是相对的生活程度低落。所谓资本主义发展之不变律乃是：工人生活状况虽实有改善，而较之资产阶级，乃为低落。考茨基这种科学式的定义和结论，实在和伯恩思敦所见，所差仅有毫厘而已；此种概括的论定，实在是错的。他的理论仅仅根据于英美工人阶级局部的经验。马克思当初以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立论——确言之，以综观

的观点立论——谓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变律实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日就低落。考茨基乃宥于琐屑的应付社会问题，他所谓工人阶级仅仅指欧洲的工人。固然，那欧洲工人生活日有改善，他却不知道，这一些儿小福气是榨着各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汗血买来的。马克思所论的是整个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的“笼统”反能得科学的总定义的价值；考茨基的“精细”却与事实不符。假使我们现代革命的无产阶级科学，能更进一步，比马克思更具体些，那么，应当不但研究欧美并且及于各殖民地，各小民族，总而言之，当研究全世界的经济。——资本主义本来是国际性的社会制度。那时所得理论上的结论，必定与考茨基大不相同。

(二) 资产阶级社会崩坏论 资产阶级社会之崩坏及无产阶级之代兴，本是资本主义之特征。考茨基对此“崩坏论”，似甚拥护，而实际上因与修正派辩驳，受诡辞巧说的诘责，无意之中已经大让其步。他讨论革命及总同盟罢工问题，往往发现此种弱点。譬如他的《社会革命》一书中，竟说假使我们快能举行革命，又何必要总同盟罢工；假使不能，也就不必总同盟罢工。这真是机会主义。

(三) 国家论 欧战初起，第二国际派助战，当时列宁、季诺维叶夫^⑥等曾谓考茨基自背其学说。然而却不尽然。社会民主党的助战，实则早已有理论上的暗示。当初第二国际派的国家论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论，究竟是如何说法的呢？他们以为“国家”不过是一个对象，处于受动的地位，可以先在这一阶级手里，随后再移转到别一阶级手里；假使如此，则国家

似乎是一个中立的机关，可以随便传递，任意使用。自然，有此种概念，则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当然可以预料得到。战争一起，这一“国家”或者可以到无产阶级之手；无产阶级自然要想保护他，不让他破坏。此种观点的谬误，在于不知道各社会阶级的势力，实必寄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政权，若是不先行破坏旧的国家机关，必不能立。不但无产阶级，凡是彻底的革命派，必定要明白此种社会原理：一切旧统治阶级的权势，必定凭借于政治机关，否则他虽有经济势力，也不成其为统治阶级。

(四) 无产阶级独裁论 考茨基与伯恩思敦辩驳时，尤其对于这一问题不敢多说，隐隐约约的意思，以为只好留待“后人”解决。总看起来，实在不能不说此派“马克思主义”实受西欧“劳工贵族”心理的反映，已经腐朽委顿，绝无振作之精神。——“劳工贵族”欧美熟练工人，为资本家所赂买，得分殖民地工人阶级所造赢余价值之余润，生活稍稍改善，便求苟安，当时的修正派与正统派，其实不过是程度之差而已。现在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派，第二半国际派，更公然表示脱离全体无产阶级的态度。新近考茨基论党纲问题(德国)，竟说：

“无产阶级之成分，本非绝对各自相同的。他现在截然分成两部，——特别的经济状况及法律关系，竟使一部分无产阶级，能组成强有力的机关，自己保障利益。这一部分，地位日见增高，即所谓‘劳工贵族’，有时他们极能反抗资本主义而得胜利，甚至于此种斗争已经不是因贫乏而起的斗争，而是争取政权的斗争。”

他以“争取政权”与“因贫乏而起的斗争”相对待，实在已

经全失马克思主义之“互辩法的唯物论”(Materialisme Dialectique)①。这两种斗争,只有在动象中流转而互相变成,绝不可以分立对待。考茨基又道:

“除此一部分实有训练有预备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外,另有一部分,——人数非常之多的无产阶级,然而因环境所逼,绝无组织能力,而不能反抗资本主义,他们仍旧非常贫乏,竟常常日益窘困。”

始终考茨基也不能否认真正无产阶级的群众,不过他否认群众的力量,却是第二国际派改良主义的总原因。此下又论及“策略”(Tactique)上的问题,更明白的表示他所以与共产国际派分道扬镳的缘故,他以“劳工贵族”为支柱,而共产国际则赖无产阶级最革命的群众。于是考茨基的结论乃是:

“这一部分无产阶级,因为无经验无知识,又正力求自由及物质生活的改善,往往容易为一班独断论者(指共产主义派而言)所诱。此等独断论者,别有用心,或轻浮喜动,拿甜言蜜语诱惑这一部分贫苦的无产阶级,来与有组织有训练的无产阶级斗争,——那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是很明白的,他们只在能力范围之内,慎重小心的解决各种问题。……”

诚然不错,资产阶级为保存现社会起见,不但力谋离间无产阶级,而且已经实行这一计划,既有“劳工贵族”(熟练工人,工头),及“劳工平民”(普通工人,苦力)的分别,资产阶级便能利用前者,而压迫后者。所以资产阶级尽可“优礼”工人的贵族,显显“民主”精神,而实际上大多数劳动群众大受其苦,革

命的改造社会事业大受挫折。于此可见社会民主派的功能。

(五) 经济的恐慌论 考茨基现在对于“恐慌”(Crises——或可译作“危机”)的理论，以为经济的恐慌渐有“缩小范围”之势。事实却相反。其实欧洲大战，也可以说是经济的“危机”之特别形式。全世界现在处于极大的危机，而考茨基不愿睁开眼睛看一看清楚。甚至于有人以为欧战之后，资本主义更加稳固。就是极平常的自由主义派，和平主义派，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人人都觉得现社会的弱点，不能否认。而第二国际反有此等奇论。难道是资本家再多打数次仗，资本主义更要稳固百倍呢！

(六) 无产阶级革命论 考茨基现在还是否认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据他的意思，什么样的革命才是无产阶级的呢？他说：(一)资产阶级革命用强力的手段；(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不用强力，正因他是无产阶级的，所以不得不与资产阶级故意立异。更有人说，一切强力都是反动的。可是昂格士论革命说：革命是天下最有威权的事，是历史的大事，简言之，就是一部分的平民以刀剑或枪炮强制别一部分的人服从其意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如此。考茨基却以为枪炮刀剑等强力的工具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不应当用他们。那么，盾牌，障壁(barricade)也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也可以不必用。假使再说资产阶级在他革命以前，曾以思想为武器以反抗封建制度，那么，现在无产阶级也可以不必思想！

(七) 其次则有联立政府问题 是考茨基最得意的发明。

这一问题，实是他否认独裁制的工具。请先看马克思的话：“我之前，已有人略知阶级斗争的学理，独有我的学说，乃在于资本主义发展之结果，因客观的必要，必至于无产阶级独裁制”。再则马克思的《社会民主派党纲之批评》中说得更详确：

“资本社会与共产社会之间，有个时期，是为资本主义经革命而变成共产主义的过渡。那时政治上，亦有相当的过渡时期，——其时的国家，必为无产阶级之革命的独裁制，而非别种形式。”

马克思如此说，而考茨基却不然。考茨基的立论是：

“在最近一年的经验看来，我们可以略变马克思此语的形式，而为：

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与纯粹无产阶级民主国家之间，有一个时期，是资产阶级国家变成无产阶级国家的过渡，那时，政治上亦有相当的过渡时期——其时的政府，依公例当有联立政府（劳资妥协而联立内阁）之形式。”

此处已绝无共产主义及革命之痕迹，简直比修正派的理论还要可笑。请问：联立内阁如何能过渡于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如何能过渡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西欧，尤其在德国，已实有经济能力。资产阶级所赖以镇压无产阶级的，正不过是政权，现在考茨基不要革命，只要联立妥协，联立内阁之下，资产阶级的阁员要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议员要帝国主义，而无产阶级的阁员议员却要社会主义。如此，没有一件经济事业的议案，可以稳稳当当的通过的。无论其他！外加四围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上的恐吓，军事上的侵略，国内资本家

可以借外力而以强逼方法挤出“无产阶级”的或社会民主派的政治势力。现今德国的局面，岂不是如此！并不是由联立政府过渡于纯粹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由联立政府退到纯粹资产阶级的国家。所以实在必须以革命的独裁制取得政权，卸除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武装后，才能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凡此一切，都足以证实“社会改良”理论上之各方面的谬误。

然则我们现代的社会，究以那一观点来考察，为最能得其适当的综合概念呢？或以工人阶级所处地位，以资本之集中的过程为主要点，或更于“党纲”上加以新社会构成之各要素，都可以。然最重要者，莫若以资本主义社会间一切种种矛盾冲突之增长激烈为观点。我们如今眼见着此资本主义解体的阶段，尽可更加以资本主义发展史之回顾。换言之，实即以“社会史中资本主义的一大时期内，社会内部继续不断的矛盾冲突”为考察时之总线索。资本主义的“争竞”，必发生种种矛盾冲突，至欧战乃得一极大的极明显的表示。欧洲大战，其实不过是资本主义之“无政府状态”的天性极激烈的暴露而已。若能于此发见：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矛盾之爆发，已无久存之可能，则自可得而说明其他现象：如自资产阶级分离而出的各部分，现社会之新结构，工人阶级之地位等等。依此线索而研究及于帝国主义。

(八)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性质，最可注意的有一点：即“财政资本”所应用的强力政策。何以有此特殊形式？此一强力之最后的根据何在？这可以有多少种解释，可以说是资本

主义的“独占”性质。然而要注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一切经济学，马克思派亦在其内，所讨论研究的“竞争”及其各种现象，都不出于一种：就是“工业资本”时代的“竞争”。这是单个的企业家之间的斗争，其对付竞争者之方法，往往适用跌低货物的价格。马克思所论，差不多完全是这一种“竞争”。至资本主义之帝国主义一时期中，此种“竞争”形式，早已不是第一等的了；现在已经有别种形式，因此时跌低价格的手段，已经用不得。譬如说，煤业“新狄嘉”(Syndicat)^⑧与铁业“新狄嘉”争取赢余价值，当然必不能用跌低价格的方法。只能用强力的方法，如同盟抵制、政争倾轧等等，现今最有势力的，更莫如“托拉斯”，分裂各国内资产阶级而令竞争，以渐兼并。其实此种“托拉斯”是一种“合组的企业”。此种企业的“竞争”方法，当然侧重于强力。国际分业，有所谓工业国，有所谓农业国，各国内各业间之复合的组织，——凡此一切都令帝国主义国家，舍强力外，不能取别种政策。因此新发生的“竞争”之种种形式，必引各资本国入于战争。

(九)国家之功能 于是“党纲”之中，必特别注意于国家功能之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很可以公开的说，国家问题实未详细研究。此中的原因，却在于马克思主义发生的时代环境，当时经济学上之自由放任主义正甚。所谓“自由竞争”真无限制。至于现在，经济上既处处非用强力不可，则国家功能之重要，实不可掩，不论从那一观点看来都是如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有此种感觉。因为一方面无产阶级当破坏此一组织，而别方面又应当建设新的来代替他。然后借此新国家为动力

以求变革经济关系。故于“党纲”之中将特意详尽说明国家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与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的功能，以至于消灭国家之条件。

(十) 教育独立说 从前社会党对此问题，在“党纲”上往往不大讨论。现在呢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改造社会，则社会事业中种种职员之养成问题，行政人员之训练问题，科学宝藏之保存进化问题，也就非常之重大，决不象当初还没有直接实践的可能时，可以稍缓。

(十一) 社会主义之渐成 其次便当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实有社会主义渐就成熟”之问题。马克思学说之精萃，正在所谓新社会已包孕于旧社会。然因此一问题，第二国际派误解最多，尤其要有更具体的解释。我们应当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求的甚多，有时，无产阶级革命且往往引起生产力的低落。而资产阶级学者及改良派却想证明，损失所以如此之大，乃是社会主义还未成熟而强行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达还没到此时机。所谓新社会的成熟其实有两种形式：一是资本主义成熟于封建制度的内部，一是社会主义成熟于资本主义之下，两种形式绝不相同，决不可以混淆，尤其不可以死范式强相比附，资本主义最初的发展，——从工人，管理员，技师，以至于资本家——完全能在封建制度的内部发展。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之下，却绝对不能有如此优越之环境。工人阶级要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管理生产，造成社会主义，岂是可能的事！所以，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而有社会主义成熟，其特征与资本主义当初发展成熟之过程相较，大不相同。当在封建制度

统治之时，资本主义已自有其行政管理的人材及经验练习。无产阶级则不但经济上受压迫，政治上文化上亦是如此。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工程师技师等等，他逼不得已只能在实行其独裁制之后，有了可能，方得学习，只有那时，他方能推开高等学校的门。文化上的比较，自然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蠢，比资产阶级笨。可见无产阶级在资本统治的范围内，不能成就其组织新社会的能量。此两种“成熟”性质之不同，必须牢记。所以，社会主义之成熟，在革命前，差不多只有客观的方面，至于主观的方面必待积极的奋斗于革命之后。并不是不爱“避难就易”，实在是少不了的牺牲。

(十二) 社会主义之增长 社会主义既有客观方面的成熟，必继以增长进化。修正派以为“社会主义之增长”，亦可以在资本主义之下，反正用不着革命。固然，社会主义之增长，决不单靠革命后政府之命令通告，然而必待无产阶级独裁制确立，此种“增长”的过程方能开始。无产阶级必须毁灭旧国家，取得政权，然后方能以其新国家为动力，秉其集合性为原则，改造经济关系。此处当有一极长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及交易制度逐渐推广，渐渐扫除资本主义的遗迹，以至于完全变资本主义的社会为社会主义的社会。

(十三) 社会主义之“国内”的范式 俄国革命以前，所谓“有规划的集合经济”，只有大概的研究，只有很抽象很简略的概念，没有具体化。十月革命之后，实际的经验，自然发生“社会主义之国内的范式”问题（所谓“国内的”，当然仅指生产关系上之经济区域而言）。如以资本主义而言，则法美的资本主

义，各有各的特征。可以一比较法国之放债盘利的资本主义及美国之纯粹的“财政资本主义”，或是英德之“托拉斯”“新狄嘉”的历史，都是各有相异之处。自然，现代“世界经济”的融合，一切都有渐渐同化复合之势。然而社会主义只能建筑在现存的实有的基础上，所以将来会发现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或者可以说是那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之继续变革。固然此种“社会主义生产”之不同形式，必当渐就更广泛的同化复合。至于最初一期，虽至各国无产阶级都已取得政权之后，却必暂呈互异的社会主义，——各国各有其特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马克思派的经济学家，大可公开的说，俄国的社会主义，比较起来，实在是大部分“亚洲式”的。俄国农民经济超过工业经济等等特殊状态，大足以令其社会主义发露落后性。

(十四)“新经济政策” 因此实际的经济的研究，便可知“新经济政策”之重要(“新经济政策”之意义和制度，见我在北京《晨报》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之莫斯科通信)，亦为“党纲”中所应注意之问题。“新经济政策”，可以由两种不同的观点观察之：一，则可以为革命的策略，二，则可以为经济建设的合理政策。其实无论那一国的无产阶级，既得政权，必遇见经济事业的最困难的难题，就是两种经济制度的冲突：一种是无产阶级所能管理整顿的，能以规划辖制的；一种是无产阶级无法以预定规划整理的。假使无产阶级不察此种经济制度势力强弱之比例，而自取管理者太多，则必令生产力不但不能发展，反就停滞，无产阶级亦非能一挥而成仙境。他必不当以其规划强

制小生产，小农经济，——一个人的农村经济。况且他所取既太多，要行管理，又须言建设极大的行政机关，要将小生产经济都拿来国家经营，所须行政人员就未免太多，国家支出太费。其结果，反而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阻滞生产力之发展。若有此现象，无产阶级应当立刻收缩减少行政人员，改组经济机关，否则小资产阶级激而走于反革命。所以“新经济政策”一方面为俄国的特别现象，一方面亦是普通的原则。组织经济事业，本应先考察农工各业间势力强弱之对比，能作集合生产者由国家管理，不能者留与小资产阶级，各得其发展之正道，并令有较概括的规划，——使社会主义经济渐渐超越融铸此小资产阶级的经济。至于社会的阶级关系爆裂之际，旧社会以武力镇压之时，革命怒潮汹涌，政治上的斗争战略，往往紧急于经济建设万倍。——政治上不得胜利，资产阶级也不容你来行什么“新经济政策”。那时必须要有军事上的运用，——架起障壁来巷战，斫断电杆绝敌人的耳目，难道这也会增高生产力么？决死的战争中，丝毫不容姑息，而和平的建设事业，也不应当为幻想的社会主义原则所阻滞。

(十五) 综观的策略问题 “策略”本是政争中一阶级对于其他阶级的态度，——有如军事上的策略，战阵之间友敌各军情势的窥测既明，便可取定和战迎拒攻守的方针，或者可以联盟共守，或者可以共同出战侵袭公敌，或者可以使一方守中立，而自己独战。阶级斗争之中，各阶级拥护旧社会攻击旧社会的态度，以及其实力，必不十分相同，所以革命的政党必有“策略”。策略本可随时随地而变，然而有总原则，也应当规定在

“党纲”之上。譬如，共产派在封建制度或宗法社会尚未倾覆的殖民地上，对待资产阶级的民权运动、民族运动，所应采取的态度：因大多数平民同受帝国主义的摧残，有几阶级应当合作，共御公敌，以至于无产阶级有能反守为攻的时候，彻底要求“民权”，达到最大多数劳动平民的胜利。至于共产国际之总体，对待工业国内的改良派工团派的态度，对待殖民地上的解放运动之诚意，亦都可以察各社会间阶级的关系而类推以定改造社会的斗争中之策略。再则，如今更有策略上的新问题。其一，无产阶级政党绝对不能冒昧得敌党的资助，而无产阶级国家却不妨向资产国家借款；因为政党所行纯系在野的革命事业，无所建设于社会主义，而国家之借款，既以建设社会主义，亦即以巩固革命，推展革命。其二，处帝国主义国家之中，无产阶级政党万不能赞助防卫资产阶级政府之战争；而在无产阶级国家或殖民地，在相当机会中或竟赞助攻伐帝国主义国家之战争，因是防卫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摧折帝国主义的势力。凡此，都是策略总原则之举例，策略之破坏及建设的两方面，本须有积极的综观的意义。

总之，改造世界旧社会的规划，必应有所综合善于适应，恰当于客观的环境，能达此主观的目的，共产国际的“党纲”，应当如此。

* * *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帝国主义的世界；

资本主义自其最早期起，就已力求推广其势力于“非资本主义的”地方或人民间；因此而有农民及手工业者的破产，中

等阶级起无产阶级化，殖民地政策，新市场之开关，资本之输出。资本主义的存在发达，必须力求不断的开展新地方，侵入新职业。然而此种力求征取全世界之“外延”，遂令“资本主义式的”（列强）与“资本主义前的”（东方民族）各不相同的社会方式互相冲突。于是不得不用强力，而起战争，革命，直至于崩坏，——这是资本主义自生至灭永有的天性……

世界资本主义愈厉行其军国主义，愈急遽的消灭其国内“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愈降低其工人阶级之生活程度，则于世界的舞台上，抑“资本之积累”，便变成不绝的政治崩坏，社会崩坏，及一切错乱惊痛的现象也愈快；此等现象，加以经济的崩坏，所谓“危机”，必能令资本之继续积累渐不可能，而国际工人阶级之反抗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即使资本主义尚未发达到自然当有的限度，亦必如此。

现在已经绝无疑义，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衰落之期，却与无产阶级革命之胜利以客观的可能。然而“可能”，始终不过可能而已，还不是实现的事实。无产阶级的统治，应当征取！假使无产阶级不积极奋斗，积极革命，那么，帝国主义更能掠夺尚未进化的各地，甚至于相对的使现在的工业国（德奥中欧）变成“资本主义前的”状态——资本制度，帝国主义之残酷的经济关系，必至于“轮回不已”。现时已入世界社会革命的时期，应当组织主观上的能力格外努力奋斗。

世界的社会改造！我们要知道：无论何时还没有行过如此之伟大的斗争，立过如此之伟大的目的；普天下的命运，都在这一斗争的凯旋。我们要奋斗！

共产国际的党纲将依此纲要分为五部分：

一，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之分析；社会革命时期之解剖。

二，共产主义社会之说明；各种过渡时代之区分。

三，资产阶级颠覆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意义。

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进行策略之综观。

五，各国共产党对于当地的规划。

一九二三年一月

原载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凡尔塞，今译凡尔赛。凡尔赛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为一方和以战败国的德国为另一方，于一九一九年一月至六月在巴黎凡尔赛召开的国际会议，又称巴黎和会。和会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矛盾与牺牲战败国和被压迫民族利益的基础上，签订了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

② 华盛顿会议，见本书第422页注①。

③ 上土耳其战争，指一九二〇年以凯末尔为首的上土耳其国民军反对英国及其支持者希腊侵略军的战争。

④ 罗尔，今译鲁尔，是德国西北部的煤铁和重工业中心。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国利用它在德国赔偿委员会主席的地位，以德国蓄意不履行供煤义务为由，伙同比利时派兵占领鲁尔区。后因德政府实行“消极抵抗”，法国占领鲁尔的计划失败。英美则乘法德矛盾把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中，从中捞取好处，被称为鲁尔问题。

⑤ 史汀纳斯，今译斯廷纳斯，德国垄断资本家。一八九二年创办斯廷纳斯公司，迅速发展成包括煤矿、航运、钢铁和电力等部门的康采恩。第一次大战时通过军需生产，大发战争财。从二十年代起积极

资助希特勒的纳粹党发动世界大战，实行对外扩张。

⑥ 圣西门（一七六〇——一八二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指出由于无政府状态和专横霸道，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充满罪恶的“是非颠倒的世界”；幻想建立一个人人都有劳动权利和义务、不受压迫、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社会。

⑦ 傅立叶（一七七二——一八三七）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参见本书第62页注⑥。

⑧ 伯恩斯坦，今译伯恩斯坦（一八五〇——一九二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派领袖，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八年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

⑨ 基尔特社会主义，见本书第298页注②。

⑩ 塔尔海默，今译塔尔海默（一八八三——一九五九），早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参与创建斯巴达克派，之后加入德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

⑪ 亚摩斯德丹，今译亚姆斯特丹。

⑫ 二月革命，见本书第380页注②。

⑬ 腊代客，今译拉狄克（一八八五——一九三九），一九一七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一九三九年被处决。

⑭ 蒲哈陵，见本书第359页注⑩。

⑮ 昂格斯，今译恩格斯。

⑯ 季诺维叶夫，见本书第232页注⑨。

⑰ “互辩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

⑱ 新狄嘉，今译辛狄加。

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

——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

(一九二三年二月)

二十世纪之世界革命必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共产国际正负此重任，所以共产国际于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大会即已发布宣言书，明定其大政方针，一九二〇年第二次大会之宣言及章程更明定：

“共产国际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设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达到完全消灭阶级，实行社会主义’为目的。”

至一九二二年，又进而讨论改造社会之总规划，——共产国际之党纲，——以为实行此宗旨之详细具体的计划。然而党纲大部是对于现社会之理论的考察，以及革命中革命后建设社会主义之步骤。至于日常斗争中——在革命前如何行向革命在革后如何建设——之种种手段态度，凡能达到最近的目的以至于最终的理想者，还有极琐屑繁杂的职任，——就是策略。党纲是对于现实社会为改进进一步的制度上的要求，以至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六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共产国际号)。一九二七年初，作者自编《墨秋白论文集》收入此文，并作了一些修改，加了小标题。收入本书时根据该论文集稿本作了校订。

于最高的理想社会。策略则为引进现实社会中之各阶级以行此制度改革之手段。党纲是对于社会之物的方面，策略是对于社会之人的方面。一是较静的，一是较动的。因为各地各时社会中之阶级关系，每每随政治经济现象而起变化，此间立于世界革命主位的无产阶级，对之须有明确的考察，而时时审定改造社会之斗争方略。策略因此时时可有变更，正以求达其绝不变更的最高限度的党纲。固然，在策略上，每一派的政党自有其总原则，与党纲有同等重要之意义。党纲上也有最高限度与最低限度之分别，——最低限度的党纲，亦可因时过境迁而变易。然而策略与党纲之区分，大致当如上所述。再则策略既为达到目的之手段，此党纲尤其要切于现实生活，尤其是实际运动中之要著；假使有党纲而无策略，等于有“坐言”的理想制度，而无“立行”的具体办法，况且设有对于旧制度的批评及新制度的规划，而无破坏旧制度的斗争中对待各阶级之态度及建设新制度的事业中利用各阶级之手段，则一切都成纸上空文。因此，凡无策略之“政论团体”，不成其为政党，——亦不能成为正当的社会动力。因此，共产派之最低限度党纲，往往可以貌似自由派或改良派，共产派之最高限度的党纲，又可与无政府派完全相同，独有策略问题，必定有异。此中区别的根本要点，不在于主体的不同，就在于有无主体。如改良派，以少数的富裕的工人阶级为主体，自由派以资产阶级为主体，这两派有时同染着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如无政府派，在政治上往往无主体，其实亦不免时落于小资产阶级之幻想的陷阱。既如此，可见策略问题关系之重要；看一政党之策略，就

可见其决定其究为那一阶级的政党，更察其策略变易之适当与否，便可见其实际上之强弱，其能否真正代表阶级利益，能否真正实行逐步改造社会之世界革命事业。

“世界革命，为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事业”，既有综观社会的结论，而得于章程上特定为宗旨，党纲上又加以有规划的研究，我们更当进而讨论共产国际之策略，——见其分时分地的考察，按社会中阶级关系之变迁，而定适应之原则。共产国际每次大会，必于世界革命进行之趋势，力加审察，以定策略。此种革命运动在二十世纪时代，实在就是劳动与资本间之战争，——由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固然无产阶级必得最后之胜利，然而双方斗争时，战阵上的形势，内部之实力，组织之成绩，及一切环境以至于主观的阶级觉悟之程度，都能为暂时的短期间的胜败之近因，——于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而行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对此阵势，因时因地而有相当的战略，以求引之至于最终的胜利。所以叙述共产国际策略之总原则及其四年来的经过以至于最近的方针，仍不得不与世界政治经济之变象夹叙。读者于此，自能见共产国际于现代劳资斗争中促进世界革命之方策，运用社会间各种动力之筹划，以日进于消灭社会阶级实行共产主义之目标。

一、欧战后劳资势力之消长

世界革命并不是“平地一声雷”的乌托邦，亦不是一直的发展，绝无屈伸进退的过程，——此种变象，本是现实世界中

所无，而仅是智识阶级头脑中的幻想。世界革命乃是，“各国内种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以至于资本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及殖民地之间的战争所延展的一长时期”。帝国主义时代之后，客观上实不免继之以此长期的社会革命时代。所以帝国主义发展到最高点之时，——欧战爆发之后，——我们已确见社会革命时代之开始，从此劳资间战争已趋一新方向，要求全社会的改造，较之欧战前社会改良派时期的劳资战争，绝不相同。然而劳动对于资本之进攻或资本对于劳动之进攻，双方仍继历史的发展，不能免于“社会的惰性律”。双方攻守阵势又因现实经济状况而变。所以共产国际的策略，既以求达无产阶级独裁为总原则，亦必须处处与此现实生活中之斗争相应。总之当力求反守为攻达其最终的目标。

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实是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而不仅止于俄国国内。当时世界的资产阶级早已明白此一革命的意义，而着手预防，——这本是国际无产阶级进攻之先锋，德国败后，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又进一步，当时德奥的革命，势不得不涌出无产阶级的色彩。然而社会民主派，处于无产阶级之领袖地位，反畏缩顾忌，令革命的潮势大弱。但是，单就当时客观的政象说来，我们实在可以断定，这一期无产阶级的进攻，确已开世界史之新局面。世界资产阶级的代表，劳雷乔治^①，当预备凡尔塞和会时，曾有一秘密文件，其中言论实已洞悉当时之危象。此一文件，现在已发现于意大利，略一翻阅，便能知道，资产阶级尚且明白当时的革命运动；不仅是工人之不平鸣，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大变更。

劳雷乔治说：

“现在情形已经大变。革命方在开始，——俄国还在恐怖政策之中。欧洲又满布了革命的情绪。工人心中实有极深切的感觉，不是仅仅不满意而已，而是愤怒的恶意，——毒恨战前的生活条件。全欧人民看着各种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的政策，都觉得不可信任。有几国内，譬如德俄，此种不安的人心，竟至于公然的爆发；至于英法意，也有不少罢工，不愿工作的表示。凡此一切，都是一种表象，证明人民确有急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希望心，此种希望并不限于仅仅增加工资的要求呵。……”

其实对于此种不安的现象，也有可以欣幸的；本来我们现在无论如何，决不能再返于一九一四年时的生活条件。假使必定强行此种政策，反有极大危险，——势必反激欧洲人民于左派势力之下，——此种党派的基本理想，乃是以完全破毁现社会之制度为方法，复兴人类。在俄国此种党派已得胜利，然而他们胜利的代价，实在非常之大。几万人的死灭，铁道、城市、俄罗斯国家的机体，几至于全毁，虽然如此，始终他们能得俄国民众的后盾；更可注意的，却是他们竟能造成很大的军队，看来，确有很能干的指导者，纪律非常严正。此种军队，大部分确是能为他的理想而牺牲的。假使我们再因循过一年，俄国新鲜的活力生长，他就记不得他的和平主义了；——因为全世界上只有他这唯一军队，能为自己的理想而战。”

劳雷乔治更进而论资本主义的危状。社会民主派，真可以醒一醒，请看当时客观的状况，革命的机运：

“现时最大的危机，实在于德国或将信任布尔塞维克，以其富源，智识以及组织能力，帮助那班幻想的革命家，——他们本来想

以武力征取全世界呢。这种危险——实不是空话。现在的德国政府能力很弱；他不能得民间之信仰；他的威信有限得很，虽能暂执政权，实靠不住。然而这一政府若倒，必定是斯巴达克派（德共产党）^②起来，而德国却还没有成熟。虽然，德国斯巴达克派却有一利器，——‘只有斯巴达克派能救德国于战后困危之境。’假使德国而入斯巴达克派之手，必定与布尔塞维克携手。那时东欧必全卷入于布尔塞维克革命之怒潮中，一年之后，可以有三万万人的赤军，加以德国之军事技术，导师，将军——时时都能侵入西欧。”

这一时期是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进攻。资产阶级乃急起自卫，于在西方暂时让步，而即刻向东方进攻。当时西欧德奥的“无产阶级领袖”竟放过这一时机，群众受社会民主派的欺蒙，没有恰当的策略。

试看一九一九年罢工的统计，尤足见其时无产阶级经济上的进攻之趋势。方当战争期间，劳动之价值，对于协约国之资本主义，其实非常重大，而劳动者之胜利并不十分显著，正因社会趋势尚未见无产阶级之进攻，——资产阶级不到亲见危急决不肯让步。等到无产阶级进攻之势已猛，他方急急退让，谋保政权，以为再进之计。现实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现象，确是如此。战后之各种社会改良政策，并非劳资可以协调之表征，而是革命策略必不可少之铁证。欧战期间英国之工人运动，总共只争到每星期增加七先令之工资。至一九一九年，工资乃增加一金镑；有七百万工人之工作时间，骤然减少三四小时。英国政府更设委员会，筹备煤矿收归国有事业。美国罢工陆续继起，也不得不议及铁路收归国有问题。德国的资产阶

级，费了几万万国库资财，求消费品价格的低落，缓和工人间的不平；设了“社会公有委员会”，筹备国有办法。于是社会民主派，都嚷着“社会主义将近了”，此种呼声，无非是想工人之中，渐信和平手段之有效，虽然，这始终是此期无产阶级经济上的进攻。

西欧及美洲，资产阶级处处对工人让步，唯恐发生共产主义的革命。

同时，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急取攻势，俄国无产阶级独力奋斗，而西欧工人方畅心满意于社会改良政策。其中只有匈牙利^③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可惜竟失败了。苏维埃俄国困顿至于极点。这是欧战后第一期之劳资斗争的国际阵势。一九二〇年，世界经济状况中有一番变化，——开世界革命的第二期，——苏维埃俄国进攻波兰实即无产阶级对世界资本之第二期进攻，又正是意大利无产阶级夺取工厂之时。可是这两方都受挫败：——赤俄的失败在军事上，意大利工人之失败在政治上。从此局面大变。

此期间共产国际之策略，不得不取急进，“能做多少，便应当做多少”。世界工人间的革命潮，极当顺应之而导之于无产阶级独裁制。可惜当时大多数无产阶级，受改良主义的毒，组织力战斗力太弱，而觉悟程度之低尤其是一大障碍。

从一九二〇年下半年起，因俄意无产阶级之暂时失利，劳资斗争的阵势已经渐变。劳动渐就退让，资本渐趋进攻。现在且举英国为例。一九一八年英国罢工一千二百五十次，参与罢工人数一百万余；一九一九年，更加增多，罢工次数一千

四百十一，参与的工人有二百五十余万人，积计罢工日数总共有三千四百万天。到一九二〇年，罢工次数增至一千七百十五次，参加的人数虽减少，尚有二百万人。罢工的结果，工资增加，时间减少，均有成效。等到一九二一年，罢工人数就只有十一万八千人。工资有一部分反而减少，——八百万工人，每星期总共少得一千一百万镑，一九二二年八月时，此等工人的工资又减少了三百五十万镑。

英国资产阶级还不甘心。英国工业联合会当时曾发表宣言，说：

“此种趋势，或者还要恶劣。工人应当知道，工资的低落，从此将江河日下，工人生活程度必较前一期工业发展时为低，或竟比战前还要低落。此种情形，若是工业不能再兴盛起来，必不能改善。为减少工资而不引起剧激的争执起见，应当格外广泛的一致的实行此种政策。”

欧美各国都是如此情形，同一的趋向。企业家争得工作时间之延长，工资之减少，还不满意。各地都有夺回职工联合会已争得之各种权利的行动。美国宣言“工场公开”，不准工会独占荐举工人之权，极力想涣散工人的势力。英国则遍处摧残“工厂委员会”；企业家说“究竟谁是主人”？保守党在国会之中提议禁止工会用其自有的资财作政治运动。瑞士、荷兰、瑞典、挪威、法国都是如此。至于德国却有别种意义。因为凡尔塞条约之经济上的意义，就在于使战败国担负复兴资本主义的成本；然而德国财政窘迫无从着手；于是这一重担，不得

不分任于各国无产阶级。战前，布尔塞维克就说，将来的“战败者”仅工人阶级而已，双方资产阶级必不肯认此账。果不其然，现在资本家说：“当然！只有敲工人阶级的竹杠，能恢复资本主义。”全世界的资本家都是这一种想头。战祸的影响发作得愈快，经济状况愈恶，则资本家不能恢复其资本主义也愈明显；现代已非拿破仑的时代，资本主义确已根本动摇。那时欧文说：“英国所以能逃出此经济危机，正因有汽机之发明，生产力之增长”，现代却已不同；假使意大利能用其战费十分之一，来经营全国的电气化，现时已经可以不专赖英美的煤炭。——然而他竟不能做到！所以在战后工业的暂兴时，资产阶级能对无产阶级让步，而行社会改良政策，成就无产阶级的进攻；等到根本的病根发作，经济界战后的危机日益显露，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力谋“自食前言”，收回其社会改良政策。这是欧战后第二期中资本进攻的经济方面。

资产阶级既因互相猜忌，无从安心经营提高生产力之事业，只有想法推广货物之销路。可是这第二方法也不能行。于是资本对于劳动之进攻不得不成一长期的计划，不但暂时利用工人之弱点，而且有步步进逼之势，想括出工人的汗血，来养兵制炮，争夺市场。资本家此种计划若归失败，则各工业国中工人阶级当可取得胜利。这是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关头，资本家必出死力以御。他们不但收回社会改良政策，不仅只是经济上的进攻，而且还有政治上的计划。

一九二二年之意大利葛鲁亚会议④上 (Genoa)，各国对俄要求废止国有制度，其实亦是资本进攻的一种形式。德国资

本家史汀纳斯争政权，想组织内阁，亦是一种资本进攻的形式。英国资本家竟能阻止工人要求国有煤矿之运动；一九二一年英国工人已不敢提及此一问题，仅仅争工资增加。美国的国有运动更消灭于无形。德国社会党在一九一九年，口头上争国有；如今国有铁路反零售与私人。只有俄国还保存工业国有制度。所以各国资本家逼迫赤俄交还工厂，不仅是榨取俄国的财产，而且还有原则上的意义。协约国之资本主义要求恢复，除逼迫俄国外，更进而逼迫德国，取得德国之富源财力。他们第一须保存德国资本主义，第二，须逼迫德国出“本钱”，来恢复国际的资本主义。德国的资本主义呢？他有他的计划。史汀纳斯的预想：（一）要出卖一切国产，——煤矿铁道等，——借英美的钱来，由私人经营；（二）减轻工业的负担，——工资克扣，工时加长。法国一方面，军国主义派的资产阶级等不及德国资本家榨取工人汗水来还他的债，早已主张：——占据罗尔(Ruhr)^⑤，建设莱茵岸缓冲国，以罗尔煤炭供给法国工业；分裂南德与北德，以便法国势力经莱茵而直贯德奥。本来大陆的资本家早已明白，假使德国资本家史汀纳斯的计划不实行（裁减“多余的工人”，延长工作时间等），资本主义必不能恢复，然而史汀纳斯一人不能做到，非以法国的哀的美教书助之不可。德国的社会民主派及工人阶级虽欲抗拒而不能。现时已成为事实。除非因英美资本之嫉妒法国，此一计划或可停顿。虽然，还不止此呵。意大利的“法西斯派”(Facistes)的夺得政权，尤其是资本进攻之政治方面最显著的现象。“法西斯派”最初的党纲，明明说：

“……现时工人阶级，所负租税最少。……工业家担负直接税，其实就是间接影响到下层阶级，——因为挤轧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势必引起失业及工资减少的现象。想要宽待穷人而今‘富人’多担租税，——实在是谬误的。”

政治上的进攻还不足，更加以暴力的行动，实行资本家专政的政策。意大利的“法西斯派”不过是此中的一部分，——各国都有同样的组织，暂时还没有能象“法西斯派”那样得意罢了。（意大利“法西斯派”——出于“Fasci di Combattimento”，译意可为“斗殴会”，完全是一班退伍军官，高等下等的流氓光棍，做中坚人物，以盲目的民族主义，侵略主义为宗旨，于罢工时殴杀工人等，声言所谓“保障国权”。）此等反动派，含有帝制主义的份子，他们更顺“逆流”而退，想根本破坏民主主义，公然保障极少数的资本家，实行寡头的专制政体；不但他们显然揭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面具，而且他们非常明悉压迫真民权派的方法：——从要求“真民权”最切的无产阶级入手。他们知道，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的，现时有三个国家：德国、捷克斯拉夫、意大利。意大利的“法西斯派”成功，不过是他们计划之第一步。其关系于资本之进攻，反革命的猖獗，非常重要。所以关于这一层，当加以详尽的说明：

法西斯派之反革命

英国劳雷乔治后之保守党内阁要废除劳动部，德国史打纳斯

要勾结法国恢复“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意大利法西斯派实行执政，反动的潮流弥漫全球。其中法西斯派的反动，在社会科学的观点上看来，尤其重大。法西斯派是什么样的人呢？当欧战終了，战场上回来了不少下级士兵，智识阶级，教员，志愿兵等类，战时他们很有所尽力。（意大利的智识阶级比别国格外有力量。战前意社会党中竟有七十位大学助教，可见其智识阶级之多。）他们为战争所欺，——虽然战胜，而意大利所得甚少。回国之后，国内经济破坏，国家不能雇养这一班“智勇之士”。他们又眼看着工人革命运动之发展。他们反对此等革命，不但因为这是工人的运动，而且因为他们自己是主战派，向来是反对社会党的。而社会党呢，正在尽力推开这一类的人，甚至于反对战胜时受伤的残疾者。——这是社会党最大的错误，不懂战略。当时各地社会党反对军官，反对残疾者，仅仅因为他们到过战场，——真正是稚气！而这一类人，为社会心理所反激，都投身于法西斯派。当时的社会党，只知道“人的问题”，而不知道社会活力的运用。譬如说，其时法西斯派首领莫索黎尼（Mussolini）^⑥还带着假面具，冒充社会主义者，他亦主张工会监督国会，亦主张分给农民田地，亦主张渐行工业国有制。然而社会党以为莫氏主战，一味的盲目反对，不知道“拿他自己的话，堵他自己的嘴”。这叫做：怕人利用自己吃亏。——后来，浅见的群众，渐以为社会党反对的是此等虚伪主张，并不能明白他们是反对战争。这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法西斯派一部分在诗人段农迪阿（D'Annunzio）的非姆岛上，国内还仅有很小的散漫的团体。其时意大利国内，革命的风潮正盛，——不仅仅是罢工，而且摧散资产阶级。社会党都绝无预备，专意于小小的争执，以致于失败。于是莫索黎尼乘机组织“法西斯派”，组织军事机关，私藏军械……等到他夺取政权之前一月（一九二二年十月光景），德国一新闻记者问

他：“你是否冒险用秘密的方法夺取政权呢？”莫索黎尼答道：“不管是秘密是公开，我一定要夺得政权。”社会党此次在政治上更大大的失败，——因为他们不能以“行动”反抗莫索黎尼的此等阴谋。再则他们真不明悉社会总体的变象，不善运用，以致一大部分群众，为法西斯派所诱惑。莫索黎尼如今既然蒙蔽着民众，又有军事机关，已成骑虎之势，他若不取政权，他自己一派的人就要反对他。社会党绝无能力，不足以引导群众奋斗，更可以举一事实为证。一九二〇年工人占据工厂之时，资产阶级其实很弱，不敢派兵去剿，直等到改良派的社会党，先出头说退了工人，工人抛弃已占的工厂，资产阶级方鼓起勇气来。于是资产阶级突然开始进攻。此种进攻，却并不出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国家军队或审判法庭。何以故呢？因为资产阶级负欧战的责任，——负破毁经济的责任；一切纯资产阶级的政党都在解体，兵士、职员（官吏）、小资产阶级对之已绝无信用。于是莫索黎尼等狭义的民族主义派，小资产阶级的新政党，有积极的行动，仿佛能“内平工人之暴乱，外争国权之扩张”，——遂一跃而登政治舞台。法西斯派开始便声言：“社会主义绝不能有所创造；而我们处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却能强资本家满足工人的要求；而工人呢，也应当做工，帮着恢复国家。”实际上他们逐步破坏工人组织，施行暗杀，打毁报馆。在大城市及工业区，工人群众还能勉强互相团结；而在小城市及乡村之间，工人竟为法西斯派所蹂躏。法西斯派先以武力摧残工人，而后从而指挥之，故在工业区内，工人虽不能心服诚悦法西斯派，而小城市及乡村之间确有一部分工人为法西斯派的政策所惑。资产阶级亦有一部分怕法西斯派，以为始终是匪类，未必能管理国家运用政权；于是社会党中之改良派宣传与资产阶级组联立内阁，妥协共济，以御法西斯派。其时资产阶级力弱，不能行此果断政策，改良派又

笨，死不明白群众不信任旧政党的心理，上述的计划反促进莫索黎尼之争取政权。意大利共产党（共产派——谢腊蒂(Seratti)⑦等，于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后，曾因大会要求其开除改良派之故，而与共产国际决裂；至第四次大会时，谢腊蒂派悔悟，方仍与决裂后所余之真共产派合并，而宣言与改良派脱离，——现已合称意大利共产党），若再不能分析法西斯派得胜之原因，及共产派失败之恶果，重定其策略，则莫索黎尼之专政，恐尚有时日；所以非积极奋斗不可——不但要设秘密机关，而且要与法西斯派以政治上的打击。共产党若要在意大利与法西斯派奋斗，必须恢复工人对于社会主义之信仰。

法西斯派——不过是市侩而已，取得政权之后，依赖资产阶级的实力，他便不能实行自己的党纲，而逼不得已去行资产阶级的党纲，——实行资本之进攻。莫索黎尼之背后有一大班小智识阶级。党纲之中虽有节省国库、裁减人员等条目，而实际上一执政权之后就有几万候补官僚的小资产阶级，拥挤得不堪。意大利的社会结构，本与中国有相对的类似之点，所以政客亦是非常之多，高等流氓非常之多。莫索黎尼自己本靠一班“武装的光棍”，取得政权之后，他说“可以解散了”。他手下的人就不得不给他“算账”；——莫索黎尼若要解散武装的“会匪”，专赖正式军队，——那可不成！法西斯派内本有两派：工业派与农业派；北意大利工业的资产阶级及南意大利农业的田主阶级，双方都有极反动的分子渗入法西斯派，如今乃在内部大起冲突。莫索黎尼自己是专制魔王，而所用的力量，或正是小资产阶级盲目的热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派，——他的失败一定就是这两种冲突之爆裂，其弱点正在于其优点。

共产党对待意大利政治之策略必在于组织最大多数的劳农群众及小资产阶级以敌法西斯派，而所谓“组织”，又在于有适当的

口号。适当的要求，——不但合于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合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从现实的政治斗争，引导之于革命，引导之于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进于社会主义之建设。单有能牺牲的精神，单有理论的研究，绝无用处，必须能负解放群众之责任，实际上得群众之信仰。以前意大利社会党之错误，正在于墨守成规，不明现实政象，不是倾向太右，趋于妥协，就是倾向太“左”，于群众目前要求不能体会，多树社会间的恶敌，“替人家张声势”。

这是欧战后第二期资本进攻的政治方面

此期间共产国际之策略，应随革命潮之低落，及革命之紧迫，而立取守势，——行“劳工之统一战线”，——自经济上的“工资”“时间”起，一直到政治上的“自由”“政权”止，——极力督促一切社会党，不管他是改良派，是中央派，一概趋之使入斗争。假使群众及改良派不敢谈无产阶级独裁，那就不必谈，本来在防御战时也不用谈。只看改良派能否忠于他自己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假使不能，群众的劳动工人，便可恍然于共产党的忠实的革命精神，亦就实际上明白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不可少的步骤。革命的机会再至，无产阶级的预备必已更充足，战斗力更强，摧折资本主义的统治，也就更容易。

二、共产主义策略之总原则及其运用

世界政治经济的变象以及劳资斗争的阵势既如此，而共

产国际的策略及战斗力又如彼，世界革命的胜利究竟能达到否？此后的发展又是怎样？历史上的经验，每每革命之后随起反动。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反革命势力起而反抗，全欧为所镇定，现时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的革命时代，难道也是昙花一现。上述欧战后之第一期与第二期，能否比之于—八四八年与—八四九年？从此反革命便能得胜么？

答复这一问题非常之容易，一八四九年反革命的所以能得胜，乃因资本主义势盛，工业方在兴起，资产阶级得有余利，与复古派的地主阶级妥协，遂能供给幼稚的工人阶级以食粮，——消弭革命，缓和无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倾向。现时呢，却大不相同。全世界反革命之强，不是由于经济总象的兴盛，而却是由于经济总象的崩坏。时代的性质，截然不同，正相反背。于是此次的反革命，并非因内力充实而取攻势，乃是“困兽之斗”，——资产阶级目睹危亡，想以强暴方法镇压革命，苟延一时之残喘。无论他来势如何凶恶，始终是垂死时的“回光返照”。既如此，自不难确定我劳动阶级对待资本阶级此次进攻之策略，——共产国际之策略的总原则及其最近的方针，更得确实的说明，实际的根据。

凡一政党之策略，其对象必为社会内之各种动力；资产阶级政党之玩弄“舆论”，亦即此意。在此劳动与资本战斗之时，共产国际以世界的革命党之资格，其对象之重要点，当然在劳动界。——资本界为社会改造之敌——所谓客观的对象，已可不言而喻，劳动之“军”却以共产主义的政党为其参谋部；而共产主义的政党以劳动界为其大本营，——所谓主观的

对象。将兵之道，首在于“士气”，所以劳动界内部的训练鼓励尤其重要，亦就是主观的对象比客观的对象尤其紧要之原因。须知劳动界为革命中动力之主体，而资产阶级为客体。上述各节已说明劳动界与资本界战斗之阵势，以及共产党对于他“客观的对象”之观察；以下当再略叙劳动界内部战斗力之分合运用，及共产党对于他“主观的对象”之作用。

最激励的劳动进攻之时期，工人群众的气概，非常激昂。一九一九年时，不但共产党及独立党(德国)，就是极普通无党的工人，以至于夏德曼党(右倾的社会民主党)^⑥的工人，都自信行向社会主义；当时右派的社会党自以为与共产党的区别，仅仅在于方法。英国在一九一九年时社会主义亦成了群众之间讨论的题目，甚至于外交问题，如赞助苏俄问题等都可以引起罢工(一九二〇年)，此等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劳动进攻的性质，带着有无产阶级欲得政权的特点，现在却已不同，虽然世界经济危机仍在继续，而工人群众对于参政问题，反无信念。劳动已处于防御地位。——劳资妥协，联立内阁的可能，都已经没有了！现在已非社会民主党或劳动党与资产阶级携手之时；我们只见各国政府里挤出社会党来，或竟挤出自由党来。工人群众呢，却很消极。德国社会独立党并入于极右的社会民主党(夏德曼党)，而工人的反抗声，非常之少。这正是以证明工人阶级自觉能力之弱，受改良派的作践玩弄，弄得神魂颠倒。于是大多数工人群众，再也不想“取得政权”，——攻势已失；此时积极的工人共产党要领导之而前进，就决不能用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口号。假使独断论的“共产

主义者”说，“只有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下方能镶得金牙齿”，那岂非笑话；——无产阶级独裁制是“历史的必要”，而不是随时随地，不论情形不论局势都能得工人群众的同情的，应当顺势而导之，至相当的客观环境成就，自然能发生政治上的意义。因此，必须要以工资、时间、住宅等日常经济斗争的口号，先团结起工人群众来，——同时亦就是实行劳工的统一战线，督促各派社会党共同进行，使工人群众看一看究竟是那一个社会党，能真正为工人切身利益奋斗，——是改良派呢，还是共产派？共产派不但争此经济利益必能坚持到底，而且得到之后，还要依他们的党纲，积极前进，所以自然是共产派占优胜，改良派虽貌为工人政党，其实他们既否认工人独取政权，在经济斗争中亦惯与企业家妥协，那时工人群众自然觉得，真正替他们争利益的，只有共产党。共产党得赖此而得大多数工人群众的信仰，渐渐以行动及事实证明其主义。此种经济斗争的运动，在资本进攻时期，实能使大多数的工人，倾向于共产派，——所谓群众的政党，正在能体会得劳动群众之利益，——以至于联合一切革命派的力量，反守为攻，扑灭那社会改造之恶敌。只有此种运动之推广，深入，加紧，方能突向无产阶级独裁制猛进。况且此种运动，无关于社会党的派别；难道改良派还能要求十六小时的工作时间么？所以正可以励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起来，各派联合向资本界作战。

所谓“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怎样的实行呢？向群众间去！——自下而上；可以由共产党通告工人，对企业家或国家提出改善待遇的条件。然而也要能和改良派的政党或工会开

谈判。何以故呢？在共产党内部，分析解说客观的社会现象，我们不得不说夏德曼或其他改良派首领卖阶级失节。然而改良派的社会党内，有大多数工人，他们看见共产党通告，也得问一问，“你来和我们协作，你可问过夏德曼没有？”难道共产党能回答他，“夏德曼是失节的了。”那真是痴话。这些工人若已认夏德曼为失节，也就不必再宣传，他们早已入共产党了。所以要行统一战线，正应当和第二国际开谈判；第三国际之所以异于第二国际，不在于其一承认无产阶级独裁制，其一则否；而在于第三国际能奋斗第二国际不能。第二国际连最低限度的要求，也不肯坚持。等到那时，共产党更多一种真凭实据向工人宣传，况且口头上的谈判，第二国际对于此等运动决没有法子拒绝，——如此，则统一战线可成。如群众工人，各党各派都来协作，结果自能暴露其首领之罪恶。所以不但当“自下而上”亦应当“自上而下”。一年以来，此政策已见成效，以后工人群众渐渐明瞭，那时不但可以仅用“自下而上”的一法，而且可以再进一步了。实际的事例，已可举一二。共产派说，我们社会党，都应当共同争八小时工作制，争工资的增加。第二国际及改良派的工会说，“你们共产国际若不解散赤色职工国际——见《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一文，——我们便不与你们协作。”赤色职工国际正是反对一般的“职工官僚”，旧工会首领，——因为他们在各国缓和退让，八小时制都不坚持，在德国公然赞助工作时间之加长，在英国破坏矿工的罢工，私自妥协。而第二国际的主张，以为此等行为不应当反对，同时又说肯来共同协作争八

小时制，岂不是自打嘴巴？工人群众对他们更必不能信任。

统一战线的策略确乎不错。决不可以怕与改良派开谈判；此等假清高，徒然坏事。实行此一策略，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刚刚开始时，第二国际等就来破坏，不肯践言：——仅仅因为共产派还没宣传得普遍，所以工人群众不大觉得他们的矛盾，如今德国共产党实行这一政策却已有成绩。法国共产党不肯实行，其结果大多数工人听着社会党口头上叫得热闹，共产党却不加入运动，于是都渐渐投入改良派的怀抱；因为资本进攻之时高的要求不能实行，亦就不得工人的赞助，低的要求反可以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所以法国共产党大受其“假清高”的恶果。第四次大会后乃着手整顿内部，积极改正。此正可以反证“统一战线策略”之必要。

此种策略之运用以至于反守为攻行向无产阶级独裁制，——确是非常之困难的事业。然而不得不努力。第一，必以极精密的社会科学方法，观察社会动力之所在；第二，须分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各种势力之关系，分量之轻重，势力之强弱；第三，须用其主力军，联合一切温和急烈程度不相等的左右翼，相其所宜，使为社会改造事业之某一方面尽力；第四，随其变动而加以督促，顺其流势以达最终目标，——因经济现象变，而社会各动力间之关系变，则策略亦必变，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并不是名为共产党便能取得此地位，必须实际上能为“群众的政党”，能尽社会改造的责任。劳资斗争的战阵中，革命

与反革命敌对之时，必须令“革命军”的训练，确实能有政治上经济上的战斗力，群众的组织力，而后一致的向敌，活动的运用，方能令无产阶级取得独裁制以消灭社会间之阶级，经集合经济以达共产社会。无产阶级所以能取得独裁制，正在其阶级要求的限度势必高于其他阶级，亦正在于其要求的范围势必广于其他阶级。既然他们要求较高且广，自然能包含其他阶级的要求，而其他阶级的要求却不能包含他的；这是在革命势力内部的关系。再则，既然他的要求较高且广，必较其他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为彻底，为不妥协，所以独有他能督促社会内一切动力积极攻击旧制度；这是对于反革命势力的关系。所以共产党的策略，必须以最大多数最低级的无产阶级为主体，进而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等；当以事实以行动，以实际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独裁之必要于民众之前，而后能积极猛进；复以事实，以行动，以实际经验，包罗一切种种革命派之要求，导之向真革命，而后能有实力作战；——如此，方能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此种革命策略之总原则，当于实际的环境之中，察社会内之变象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口号运用之。

三、共产国际最近的革命战术

共产国际四年来策略运用之经过及其总原则既已叙明，

现在可以一述最近的方针。

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之进行，以要求工资增加，保证八小时制为出发点，——因为社会改良派所颂扬的政策，已经被资产阶级逐渐收回殆尽；再进则为要求承认“工厂委员会”，——因为旧式工会以职业为单位而组织，战斗力往往涣散；至于工厂委员会乃是每一工厂工人自组委员会取得直接交涉之权，过问工厂管理之权，本为职工运动之新形式。共产党应当积极从此最小限度的经济要求着手，利用劳工组织之新经验，与无产阶级以切身权利的冲动，导之入于革命斗争。再则现时欧洲经济破坏，纸币充物，资本家借口财政困难，减发工资。其实一班投机的银行家、工业家，居奇垄断。所以要提出“劳工监督生产”；——于此已带有反守为攻的性质。再进则如财政最恐慌的纸币最低落的德奥，更可提出“征收现金”之要求，为一般消费者利益之保护。至于军备问题，尤其是劳资冲突时，自然要发生的。所以要求移转军事武装机关于有职业有组织的工人，此种要求，当各国有类似于“法西斯派”的行动时，在劳动界中自能迅速发展。凡此都是实际上经济斗争中防御战的口号，能反守为攻的。若论其政治上的相当的策略，则更进一步而有组织“工人政府”的要求。

关于“工人政府”，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有极详密的讨论。在此全球反动政象之中，劳动受资本之侵袭，要求政治上的反抗，非常困难，——因为不但劳动党不能执政，就是自由党尚且不能。若劳资冲突波及政潮，必生倒阁组阁问题。经济斗争中，共产党与各派社会党行统一战线，——政治斗争中

亦可以如此。改良派自命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如今无产阶级受压迫，就可以请他们登台，看他们究竟能不能代表劳动者利益！或者以为共产党在经济斗争上可以行统一战线，在政治上却不能，这却是不然，因为社会运动是活的，从经济斗争始，必以政治斗争终。若是划清界线，经济斗争的范围愈小，愈不能有成效，——“今天企业家答应增加工资，明天就可以逮捕工人，强迫以原价做工，于是涉及法律，立刻可以卷入政潮。”——这不过一个小譬喻。工团主义不谈政治往往吃大亏，就是任凭资产阶级狡猾政策循环不已，劳动界进到经济上的胜利即便退回，直至于前功尽弃，“重新再来”。所以现时劳动对资本之防御，至于经济斗争剧烈时，应当紧接提出政治要求，要求组织纯粹社会党内阁——所谓工人政府。然而何以不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要求呢？何以不怕社会改良派卖阶级呢？须知“工人政府”本是“历史的可能”，并不是“历史的必要”。在防御资本进攻时，工人的要求或暂限于资产阶级政党退出内阁，此与根本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程度大不相同，——这就是“工人政府”与“无产阶级独裁制”相异之点。假使剧烈的政潮，令无产阶级觉悟力陡增，反守为攻，由直接行动以至革命，能自建苏维埃政府，则可径行独裁制，——其间接经“工人政府”，或否，当视现实的环境如何而定；所以说“工人政府”是历史的可能，而非历史的必要。社会党而卖阶级，则“工人政府”受劳资双方的攻击必倒；此时政权若再落于资产阶级之手，则工人群众愈信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不可缓，无产阶级群众的统一组织真可实现，共产派战斗力愈可增加，而

直达目的。社会党而不卖阶级，则更好，他们要求加入共产党(!)那时共产党要积极在政府内政府外督促他们实行社会主义的种种政策；此时若资产阶级起而反抗，则工人群众自当督促“工人政府”，行独裁制，——仍是共产党的目的。

况且“工人政府”无革命运动中假定的“范畴”，在各阶级关系相异的社会里，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形式。此种要求的口号，实是各地所当相机而提出时。譬如：一，英国，在理论上，当改选时或内阁改组时，各方面的政争，很有形成劳动党组织内阁之可能，而成其为“工人政府”，——则必将成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府。此种政府之成立，当加以赞助，——成立之后，在今日之英国，未始不与全国以革命化的空气。英国的共产党投票时亦已赞助劳动党。这是正确的策略。为什么？因为客观上确是前进一步，因为自由主义的政府，在英国现状之下，恰好是预备资本主义破产的好手。正如俄国克伦斯基^①政府时，资本主义自然摇动，——客观上当时的少数派实为毁坏资本主义的出发点。主观上固然对无产阶级而言，少数派是卖阶级的，然而他们若得政权之后不得不行几分“貌似而实非”的进步政策。恰好！此等改良派是“貌似而实非”，已可大有害于资产阶级国家。就此引进一步而至于“实是”，便是资本主义的末日。所以英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赞助劳动党，更可提出劳动党组织内阁之要求。这是一种“工人政府”。二，德国的社会党政府，假使能成立，因历史的关系，当与英国劳动党政府稍异。然而趋势无有不同。现在的时局中，虽已合并的社会民主党各派，所谓“统一社会民主党”，若能组织纯粹的

社会党政府，共产党可与以相当的赞助。这是第二种的“工人政府”。三，至于东欧等国，如南斯拉夫、布加利亚^⑩、罗马尼亚、波兰等，又可以有农工政府之可能。农民政党，或所谓“代表农民利益”的各种政权，在此等国家内占一部分相当的势力。他们与社会党的联合，是一种反抗旧势力的力量，共产党处最左派的地位，可从而赞助之。这是第三种“工人政府”。四，或者更有各左派联立内阁之可能，——社会民主党，职工联合会以至共产党。此种政府虽不能达到无产阶级独裁制，然可为其出发点。假使无产阶级反守为攻的势力能到这一步，那就可以群众的督促，逼改良派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这是第四种的工人政府。五，若是纯粹共产党的政府，经当有的阶段，而出现于今日之欧美，——那亦可以称之为工人政府，然此已为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别号而已。这是第五种的工人政府——真正的工人政府。此等可能，当然不足以尽历史的事变。然形式虽有不同，共产党提出此种要求及赞助，必有一种原则：“社会主义的政党，能勿与资产阶级政党携手，方得为工人政府立基础。”赞助不妨赞助，而唯一条件，乃在右派悔悟四年来的苦经验，与资产阶级决裂。——此一口号之革命性，亦正在于此。资产阶级决不轻易让出地位来；经济斗争的结果，势必卷入政潮，政潮的激厉又非至“国内战争”——阶级间的战争不止，革命于是不得不暴发。自守至攻的进程，自攻而守的退步，顺逆流都是一样的流动不居，决非预拟的和平办法所能从容布置，更无中流砥柱的可能。

共产国际在此劳资战争的时代，——革命的酝酿时代所

取的策略,当“能攻能守,得步进步”,察客观环境之真相,量主观实力之多寡,作相当的运用,努力勇猛精进,——并非是坐待革命的“定命主义”,更不是躁进妄动的“大革命梦”。

一九二三年二月

原载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劳雷乔治,即劳合·乔治,见本书第231页⑳。

② 斯巴达克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组织。一九一六年一月,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中心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曾以古罗马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的名字发表秘密政治通讯《斯巴达克信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这一组织因此被称为“斯巴达克派”。

③ 匈加利,即匈牙利。

④ 葛鲁亚,今译热那亚。热那亚会议,见本书第339页注㉑。

⑤ 罗尔,今译鲁尔。主要部分在德国西部莱茵河右岸、鲁尔河下游,是德国重工业和煤铁中心。

⑥ 莫索黎尼,今译墨索里尼(一八八三——一九四五)。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犯之一。一九四五年四月,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处决。

⑦ 谢腊蒂,见本书第232页注㉒。

⑧ 夏德曼,今译谢德曼(一八六五——一九三九),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谢德曼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后,又支持德帝国主义侵略苏俄,镇压本国工人运动。他是德国工人运动著名的机会主义者。

⑨ 克伦斯基,见本书第120页注㉓。

⑩ 布加利亚,今译保加利亚。

世界社会运动中 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

——世界共产党与世界总工会

(一九二二年六月)

此篇为我所著《俄罗斯革命论》中之一篇，原题为《世界革命之先驱》。那部《俄罗斯革命论》，本是秋白集所作关于十月革命的各方面之论文而成。他的体裁，是社会科学的论文，琐屑的史实不载。所以本篇也是如此。所述至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止(一九二一年)。

一、第三国际(世界共产党)

社会革命，决不能不是国际的，当乌托邦社会主义之时期过后，科学社会主义方兴，劳工运动即成政治上的力量，——那时就已经有社会党国际主义的组织。一八四〇年国际无产阶级初次得此联合组织之觉悟，——马克思就创立共产主义联合会，一八四七年马克思、昂格斯^①受此联合会之委托，遂

* 据作者自编《瞿秋白论文集》的目录所载，本文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写的，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文章写作时间虽然较早，但与前面两篇有关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的文章有关，故编在一起。收入本书时，根据该论文集稿本作了校订。

起草共产党宣言书，于是“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呼声，乃出现于神圣同盟统治之下的欧洲。然而因为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革命之失败，反动潮流汹涌，共产主义联合会竟没能正式成立。直至一八六〇年，英德法工人运动的元气才恢复过来，更觉与资本主义奋斗，非联合不可。于是一八六四年国际劳工协会(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遂成立于伦敦——是为第一国际(注一)。劳工社会党之党纲策略，能根据于科学的社会主义自此始。每年大会之上举出所谓总会(Gerennale Censeil)以任执行。马克思为其领袖；后来因各国经济现象之不同，国际之内自起分裂现象。——巴枯宁派之无政府主义者，法意等罗马民族的代表最多，都反对国际内部之集权者的组织；等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革命失败，于是第一国际亦随之瓦解。然此“国际组织”之宗旨已经借此深种于劳工运动之中；“取得政权”之党纲，更成社会党之标帜。

第一国际正式宣告解散于一八七三年。嗣后十四年中，国际组织虽中断，而各国劳工运动益觉政党组织之必要，先后继起，组织各国国内的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es)，一八八九年为国际劳工“五一运动”之创始，遂于巴黎复联合各国社会民主党而成第二国际。第二国际的组织，基本上已略失第一国际之遗意；——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行动，国际绝不过问；三年开会一次，所讨论者只有大政政纲，议决案可以

(注一)第一国际—l International为后起之名称，大概如今凡简称“国际”即有社会党的国际组织之义。

不必完全遵守，因此仅成一互通消息的机关，而不能负世界革命先驱之责。虽然，在第二国际最初几年，社会主义的精神尚未全失，而且国际间联络之关键，因有此“机体”，始终日跻完美，——总算是第二国际的功绩。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欧战之始，第二国际助战的态度突然明白表示，即此自己宣告死刑。各国社会民主党，受资产阶级的传染，却中了莎凡主义(chauvinism)^②的杨梅毒。法国社会民主党可以公然在战场上枪击德国无产阶级，还有何“国际”可言！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世界的工人阶级才渐渐从“地底下”听见殷殷的雷声，——大梦沉沉，至此方警醒。从此乃能日渐暴露第二国际的妥协政策及其卖阶级之罪状。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俄国的布尔塞维克，自当急起直追，立革命怒潮中之灯塔，——第三国际遂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

共产国际(注一)与俄罗斯革命之意义相切相关。请一论其成立之经过，及其在世界革命中之价值。共产国际之发展可分为四时期：第一期约自第二国际之臻美华德会议(注二)，至一九一七年俄罗斯革命；第二期自一九一七年末经一九一八年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书，以至于一九一九年初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之前；第三期，自第一次大会至第二次大会；第四期，第二次大会至第三次大会。

自臻美华德至俄罗斯革命之一期，可以称之谓共产国际

(注一)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简称为“Comm-intern”。

(注二)臻美华德(Zimmerwald)，瑞士城名(今译齐美瓦尔德——编者)。

胚胎期。当时最重要的职任，仅在于树立思想上之新流派。全欧正溺于帝国主义战争之沉梦中（臻美华德会议召集于一九一五年九月间），虽有孤鹤的唤声，只埋没于枪林硫雾里，很不容易“闻于九皋”^③。所以组织上的问题，仅仅略为提及而已。

一九一四年十月末，俄国布尔塞维克党，已在中央机关提出“第三国际”的口号，然而独力周旋，殊无回响。当时列宁论“社会国际之地位及职任”，就说“第二国际已经死灭，纯为机会主义所吞蚀。推翻机会主义！预祝第三国际万岁！第三国际应当力除机会主义之耻辱。……第二国际总算尽了他一分天责，——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步最速，奴隶制度残忍最极的‘武装和平’时代，聊且为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之筹备而已。第三国际之职任，则当在组织无产阶级之伟力，以侵袭资本主义政府，以实行国内战争，反对各国资产阶级，而求取得政权，进于社会主义的胜利”。

同年十一月季诺维叶夫（Zinovieff）^④之论文《反对流行病》中，亦谓“现今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除‘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外无话可说。我们应当树立国内战争的旗帜。真能名称其实的国际，唯以此标帜方能复活，否则落胎即死。我们的职任，即在于筹备战斗力，自就训练，亦即以训练工人群众，——于此国内战争之标帜下，不胜则败，不生则死。”（见中央机关报）

单从当时第三国际建议者之政策看来，——在臻美华德会议一年之前，已见俄国多数派反抗欧战之热烈。当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时，欧洲各国社会党醉心于机会主义，盲目的爱

国主义，第二国际实际上已经绝不存在，自当有一新国际起而代之。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论点，赞成的当然非常之少。一九一五年召集臻美华德会议，“左派”即提出一草案：“国会中之社会党议员，应对战费案投反对票；资产阶级政府中之社会党阁员，应即辞职；当在议会中竭力攻击帝国主义的战争；当在机关报上暴露此次战争之反乎社会主义，——有公开的社会党机关报最好，如其没有，亦可以在秘密的机关报上宣传。城市中当举行示威运动，反对政府。战场中当宣传无产阶级的团结。当辅助经济的罢工，如有良好机会，立即变之为政治的罢工。非阶级间的和平，乃国内的战争。”臻美华德会议竟否决此一议案。当时到会的，已经都是第二国际中之“国际主义派”，然而正式的议决案中仍言：“无论如何，臻美华德会议，决非为引起分裂，重建新国际而设。”诚然不错，当时的时势还很混淆，要彻底扫清官僚的社会民主党，自非易事。列席的各派社会党仍旧非常之“客气”，谁也不敢说人一句坏话。至于第二国际之“非国际主义派”——社会爱国派，更不必说，既不肯到臻美华德，还在伦敦自开会议，他们所决议的议案，正中当时英法资本家的心怀。此种局面实际上不分裂而自分裂，无产阶级革命之重任，固非客气所能了事。

“臻美华德左派”从此渐渐巩固团结，至一九一六年在经塔尔城 (Kintal) ⑤开会议时左派势力已甚大。俄国二月革命之后，革命党之亡命于外的，都还程归国；俄国之多数派与法、德、瑞士、瑞典等国劳工运动中之左派，曾开临别会议，实际上却成第三国际之筹备会。一九一七年春，第三国际之呼

声，独在俄国渐得同情。第三国际在胚胎中已与俄罗斯革命有密切关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第三国际诞生；此革命之地位愈稳固，世界各国第三国际派之影响亦愈广。

十月革命既成，已入第二期，当着手组织，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遂致通函于德“斯巴达克派”（注一）及奥国共产党，时在一九一八年之末，此通函之动因，乃由于英国劳动党有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召集国际会议之说。俄国一面拒绝到会，一面通函德奥。当在一九一七年时，第二国际之斯托克霍摩会议（Stokholm）^⑥，俄国多数派已经严拒参加。此等会议，充满了“社会爱国主义”的空气，有什么意思，所以布尔塞维克大声疾呼，努力反对。然而一九一八年时，此第三国际派尚寥若晨星，只有俄国、芬兰、埃史笃尼亚^⑦、理德瓦^⑧、白俄、乌克兰、波兰、荷兰诸国之共产党；此外还有瑞典、瑞士、意大利一部分的社会党，英国之马克林（Mac Laine）^⑨、法国之禄利沃（Loriot）^⑩、美国之德白斯（Debs）^⑪ 诸人，及德奥共产党，——如是而已。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俄国共产党就正式建议，请各国共产主义者召集第一次的共产国际大会。此一延请书后，签名的发起人，不过如上述各派，添上一美国劳工社会党及一匈牙利^⑫共产党；此外更加入巴尔干社会民主联盟。人数虽少，然从此之后，“赞成第三国际”之呼声，一日响一日。德奥皇室

（注一）斯巴达（罗马文Spartacus）为罗马奴隶革命之首领，时在基督纪元前七十三年至七十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最左派，以此自名，——今已组成德意志统一共产党。

颠覆，柏林斯巴达克派第一次向资产阶级宣战，欧洲各国革命潮流汹涌，怒涛高涨，看来必将冲倒旧社会民主党的朽屋，然可惜“思想”之入群众未深，组织的能量未足，竟不料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反革命的动力。德国一资产阶级的学者菲斯德尔 (Richard Fester) 所著《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之国际》，曾谓：“德国社会民主派固然未能阻止德意志革命，然却能挫钝此革命之锋芒，并组成反对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力量”，——他著书正在柏林斯巴达克派失败之后。足见旧社会民主党之“勋劳”。一九一九年三月，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于圣彼得城，到会代表人数并不多，而且第一次大会适成其为宣告成立的盛举。俄国通函中所表明之十二“题纲” (Thèses)，完全通过，而“宗旨与策略”乃定。

第一次大会至第二次大会之间，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突然发展，非常之迅速。全世界劳工运动怒潮澎湃，是帝国主义战争后之第一巨波，共产国际大得工人群众同情，赤浪横空亦卷入各国旧社会党。因此“中央派”的首领也有许多渗入共产国际。一九二〇年之春夏，社会党之中央派里，不少受群众之骚动为环境所迫的首领，想到“中央派与左派联络”的意思。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遂发现中央派的代表，如美国社会党之类。共产国际之中不免发生“中央主义”的传染病，却是一种危险。中央派蜂涌蚁聚，几视共产国际为时髦。当时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受各国封锁，外间以讹传讹，不知真相。中央派的代表，暗中“祝祷”愿第三国际变成第二国际式的组织。譬如意大利中央派的首领莫狄黎雅

尼(Modigliani)^⑫，他宣言愿加入共产国际时，却说：“为什么不进第三国际呢！这又没有什么重大的责任。每三个月寄一明信片到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去，又不是什么难事。”共产国际既见此种危险，为自保起见，不得不有相当的办法。于是共决《加入第三国际之二十一条件》。向右的危险既除，向左又生枝节。第二次大会时，德国已有二共产党，（一）德意志统一共产党，（二）德意志共产工党；所谓“工党”乃有无政府的倾向。共产国际当即努力矫正此等伪“左”派的逆流。然仍竭诚吸引到真革命的工团主义派，如美国之“世界工业工人会”(I. W. W.)等。

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即第二次大会与第三次大会之间，欧洲劳工运动渐趋静息。资产阶级政权乃渐得稳定，似有出险之象，社会民主党亦借此而得重整羽毛。一九二〇年二月时，第二国际在伯恩(Bern)^⑬开欧战后第一次会议，总算是死灵复活；同年七月第二国际派见职工运动之潮势与之连逆，急欲贯彻其妥协政策，蒙蔽工人阶级，乃联合世界职工联合会而成所谓“国际职工联盟”于亚摩斯德丹(Amsterdam)^⑭，——是为亚摩斯德丹的黄色职工国际；到一九二〇年时革命怒潮竟未能涌入帝国主义的港口，——况且一切改良派中央派又从而为之壅塞涯岸呢！至第三次大会，而共产国际内部组织完备，已无内生蠹蚀之虞，更以向“群众间去”为口号而组织职工运动；同时各国的幼稚的共产党亦能积极整备组织。第三四期共产国际之发展方向乃在于此，——至今已成一世界政治生活中之伟大动力；人类历史的新世纪中，共产国际必当处一相当的位置呵。

据第三次大会后的统计，世界各国几无一国无共产党的势力；集于共产国际旗帜之下者，共有五十一共产党，加以少年共产国际，全球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者约共二百八十余万人。

二、赤色职工国际(世界总工会)

欧战破坏世界经济，巴黎的分赃和会又从而火上加油，播种不少恶种子。人类文化的希望只在世界劳动阶级。可惜劳工运动中中了爱国主义的毒，内部受伤，无暇旁顾，于是陷全球于新战争的危险。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略示朕兆，此中的缘由，还不尽在职工运动旧政策之谬误，战前社会主义政党与职工联合会的关系不得其当，——大军与参谋部自相隔膜，如何能作战呢？所以职工联合之国际组织，于欧战之后，应对付华盛顿之“劳资协议”，乃有一日不可缓之势；而社会党之于工会，更有重新审定相当关系之必要。

欧战没有促起世界革命，侥幸在于工人组织之弱，社会党战斗力之不足而已。然而欧战始终促起无产阶级的觉悟，为世界革命作进一步的训练。我们只看，战前世界职工联合会会员总数不过九百万人，至一九二〇年中已达二千万人。虽然，数量固然增多，而革命性的联合，较之共产党未免迟缓。第二国际虽宣告破产，仍旧想把持职工运动，而创所谓亚摩斯德丹国际。此等联合组织不但无益于劳工革命运动，反一变而为反动潮流，“宣传阶级间的协作”。——自然非有革命的国际工人组织与之对待不可。

职工运动之国际联合，早已有动机。十月革命之前，俄国职工联合会就有此提议，时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一九一八年全俄职工第一次大会，曾有一议决案通告世界；而爱国派的社会党终不愿与“洪水猛兽”的布尔塞维克派接洽，所以没有能开得成会。等到华盛顿的“劳资协议会”时（一九一九年十月），俄国全国工会中央总会又诚恳忠告世界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独裁制或无产阶级独裁制；国际联盟或第三国际；——‘黄金的中心’是没有的，亦不能有。”此一通告书已经大有回响，然而没有剧烈的阶级斗争，没有尝着阶级妥协的况味，始终还不肯直截痛快，拨转马头向革命的道路上走。一九二〇年中英国几次空前的大罢工，工人运动吃着妥协派的苦头，于是英国工会之爱尔兰会议及伦敦初发现的工厂委员会，方才主张加入第三国际。法国劳工同盟的左派，在里昂大会时得三分之一的票数，西班牙工团派之革命的劳工同盟得五分之四愿加入第三国际，而意大利一部分的工会，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先后有此同等之表示。

于是，一九二〇年七月，革命的职工联合会（工会）之各国代表聚首于莫斯科，讨论的结果，俄国、意大利、法国、布加利亚^⑤、西班牙、南斯拉夫、乔治亚^⑥为发起人，决定一议决案：“（一）革命的先进份子不应当退出现有的职工会，而应当积极参与，扫除其中的机会主义派。（二）于职工联合会范围之中作有系统的共产主义宣传；每一工人组织之中，建立共产主义的支部。（三）组织国际的奋斗委员会，以改造职工运动。此委员会作为国际职工联合之临时总会，派一代表加入第三国际

之执行委员会，以便共同协作……。”亚摩斯德丹国际闻之，大发雷霆，竭力排斥革命份子。然而世界经济现象，工人的革命潮流，双方都相应而起，社会革命的国际怒潮，已非“职工官僚”所能压迫。自一九二〇年七月起，加入此国际职工临时总会的工人，一天多似一天：

一、全俄职工总会。

二、德意志劳工同盟。

三、布加利亚职工中央总会。

四、南斯拉夫职工中央总会。

五、希腊职工中央总会。

六、西班牙劳工同盟。

七、阿根廷劳工同盟。

八、路美尼亚^⑩职工联合总会。

九、挪威^⑪职工中央总会。

十、芬兰职工联合会。

十一、“世界工业工人会”(I.W.W.美国、英国、澳洲。)

十二、赫勒晴克尔亨(Helzenkirchen)^⑫之“总工会”。

十三、德国之“总工会”。

十四、墨西哥之“总工会”。

十五、各国工团主义派。

十六、各国职工联合会之革命派(法国、英国、德国、捷克斯拉夫^⑬、美国等黄色职工联合会内部的各种组织，倾向于第三国际者，亦派代表联络)。

当时的总计，组织于此革命的职工运动之中者，已经有一

千六百三十九万三千工人。虽然，此种联合在当初并无何等责任；联络的关系，可以说仅仅是思想上的。于是遂有组织上的筹备，以巩固此等革命战线。一九二一年七月召集革命派的职工联合会之世界大会于莫斯科，——是为赤色职工国际(The Red International of Trade Unions,简称 Profintern)之第一次成立大会。到会总计有四十一国。

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大会非常之复杂，其中各种份子凡稍倾向于革命者，无不加入，工团主义派尤其多。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赤色职工国际对共产国际之关系及职工运动之策略。虽因倾向相异，辩论非常繁复剧烈，而最终的决定，始终以大多数通过一致的方针，可以约略述叙如下。

人类历史之中，工人运动的活动，群众运动的奋起，至欧战之后而大盛，为向来所未见。劳工之于职工联合会，所以发生此种特异发展的现象，其原因固非常明了。工人已受欧战的打击，生活逸出常轨，失业者异常增多，社会冲突日趋激烈，自然觉着能力薄弱，而有组织的必要。可是，一般“老内行的社会党”，旧式的职工首领，惑于威尔逊的劳资协调政策，令工人阶级不但不能利用其群众组织，循序而进，以达执政的地位，而且反连日常生活中之经济利益都不能保；所以革命的职工联合会应当第一步先有正确的策略：（一）“直接行动”——就是每次发生社会冲突时工人阶级积极的反抗资产阶级；（二）改造职工联合会，去其“行会”性质的半生产式，而立生产式的联合会方法，——即以企业为单位，凡一工厂中的工人，都组织于一工会之中，从此再联合一种生产之各工厂；废除旧时以职

业单位的组织法，或以地方主义为单位的“行会”等；如此不致于发生工人内部互相冲突，绝不接洽的弊病；（三）工人之各种革命组织完全一致行动，职工联合会与共产党之间协定密切的关系；（四）应征取旧式职工联合会，而并不当破坏他。凡此都是赤色职工国际之策略上的重要原则。

至于赤色职工国际对待共产国际之态度及关系，策略之中既有规定，则“当有关系与否”自己不成问题，所当决定者，乃在此关系之形式。当时大会的决定，承认：——当竭尽全力以巩固此革命工会之国际奋斗组织，统一于其中央指导机关之下——赤色职工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又当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先锋，第三国际，结极密切的关系；双方互派代表于执行机关之中，常开联席协议。当令此关系限于实践行动的范围内，于国际间或一国内的实行或筹备一切革命运动时，双方协同工作。大会之上，并明言，凡革命的职工组织，当有真正密切的统一行动，实行共产国际及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之议决案时，各国之赤色职工联合会与共产党应当互相协助，各方接洽。

其次，赤色职工联合会之组织问题。革命的无产阶级，于经济的组织之中，欲进而攻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有内部组织巩固团结的伟力。所以凡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会，都应当承认入会条件：

一、承认革命的阶级斗争之原则。

二、日常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统治斗争之时，实践此等原则。

三、承认须以社会革命颠覆资本主义，而于过渡时期中，

有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必要。

四、承认国际的“无产阶级纪律”而服从之。

五、承认赤色职工国际之议决案，而实行之。

六、与亚摩斯德丹之黄色的职工国际决裂。

七、于反对资产阶级而行自卫的运动时，各职工组织及共产党一致行动。

赤色职工国际，如上所述，发源于一九一九年的莫斯科“国际职工临时总会”，虽此“总会”正式成立于一九二〇年七月，而实际与亚摩斯德丹的职工国际同时共生。世界的各国职工联合会中都发生了新鲜问题，“亚摩斯德丹还是莫斯科？”此中自不少游移不定的份子。一九二一年开大会时，又有共产党及工团派的争执，法国工团及美国的“世界工业工人会”中有一部分表示脱离的态度。然而亦有不少后来重新加入，或有原属于亚摩斯德丹而转入赤色职工国际，所以至今所谓属于“莫斯科”者，实有一千七百万人以上，居全世界无产阶级三分之一而有余。

世界职工运动史中，已新辟一章，暂时虽只见“叙言”，已经可逆料“本文”之中，当有人类文化史上最光荣的一页，——社会革命。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间，欧战的势力，全欧劳工阶级处于革命潮颠，利于进取，而各国社会党的改良派游移踌躇坐失时机。政潮汹涌之中，有伦敦派的双手供奉政权于资产阶级，有维也纳派的徘徊徬徨于“民治”与“独裁”间的犹豫态度——潮流震荡，不向“左”就向“右”，本无中立的可能，——

于是西欧政象，一天一天优势侧重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机运到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已经低落不少，此中世界经济现象也大有关系。时至今日，无产阶级已无进取之可能。世界经济已出战时状态，而入平时的经济恐慌状态，所以世界资本，到处取进攻之势，——同盟休业，工作时间之延长，工资之减少，改良派所盛称的华盛顿八小时工作时间“光荣”的议决案，大概又忘记了！维也纳之第二半国际（注一）碍于革命的招牌，又以为第三国际向来不肯“妥协”，故意提议三个国际协商抵御资本的进攻之会议。第三国际立即应允。于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在柏林开三国际协议会，结果决定“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各党及职工联合会，遇有与资本家起冲突，共同出发，至少当力争最小限度的经济利益。谁知第二国际派处处暗中破坏，无产阶级已经从进攻的阵势退到防御的地位，而改良派更要极力捣乱，以至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世界示威运动都不一致，可叹之至。

虽然，共产国际于柏林协议上既得精神上的胜利，世界的无产阶级确已明见；第三国际并非“死倔强”的不妥协派，确能代表工人实际利益，所以与其他国际相异者，乃是始终不变行向劳工执政的宗旨；——因此第三国际最近的策略（一九二二年）已不注意于第二国际之破坏柏林协议与否，仍努力积极进行，各国共产党与国内其他各社会党之“工人群众”携手共筑

（注一）第二半国际2½ International因第二国际(II International)之承认欧战及其与大资产阶级之妥协而分出；然不加入第三国际，因不赞成革命的斗争方法及无产阶级独裁制。今又并入第二国际。

“劳·工·统·一·战·线”，反抗资本阶级，而绝不理会改良派的“首领”。所谓“今已不用自上至下，而当自下至上”。工人群众必能见三派五国际之中，何者是真正的社会党，能真正代工人阶级，真正为人类文化的社会运动。

* * *

世界人类的文化至欧洲大战而大破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毒症暴露，以后的发展若不改一趋向，非走到绝地不止。“世界的人”负文明之新使命者应当知道：欲救人类文化求光荣的将来，非颠覆资本主义不可，非克服帝国主义不可，非建立“劳动者之苏维埃联邦自治世界”不可，非行世界的民主主义集权制不可，非以有规划的经济代无政府的竞争不可。——总而言之，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制。欧战以来，巴黎之和平会议，华盛顿之“劳资协议”一九二一年之远东会议，最近之葛鲁亚^②会议、海牙会议，世界的资本主义者已经千遍万次宣告社会问题之不能解决，改良主义的破产已经不待赘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家，何苦绞尽脑浆尽想做乌托邦的黄粱梦呢！

“Une guerre plus légitime——

C'est la guerre qui nous opprime,

La seule que nous ne faisons pas.

——（那更合法的战争——却是反抗我们压迫者的战争。独有这一战争，我们却不执行。）”

法国社会党的军歌往年曾发此哀怨之声。现时却不然了，世界的无产阶级现正在继续进行猛烈的阶级斗争，攻守胜败的形势，虽然有一时的转变，而最终目的永永不移。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世界政潮的流域已经转入东欧，我们于上述各篇，可见俄罗斯革命在世界社会运动之中，占何等的势力，有何等的影响。俄国新式的，“斯拉夫派”说：“政潮的激荡令俄国已成苏维埃的国家，莫斯科已成国际的京师，俄罗斯农民已成世界文化运命之负担者”……“历史的运命是如此，俄国民族的使命，已经不能进行于那第三罗马（注一），却在这新兴的第三国际了。”何况十月革命诚然应验了“革命之第三力”的预言呢（注二）。哼，谁知文明的俄国学者，也信此汉学派的符谶——“第三”的奇数。这却不然！不是第三国际为你俄国民族的事业，而是俄国为第三国际，第三国际为世界革命事业。

一九二三年六月

原载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昂格士，今译恩格斯。

② 莎凡，今译沙文。沙文主义是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产生于法国，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而得名。它宣扬本民

（注一）十五世纪时莫斯科王娶东罗马帝公主为妃，克服诸侯，驱逐蒙古人，适值东罗马帝国亡于土耳其，维赞斯城（Byzance）即君士坦丁堡陷落；于是俄国乃移希腊教教主于莫斯科，承用维赞斯帝国之“双头鹰”国徽；因此遂称君士坦丁堡为第二罗马，莫斯科为第三罗马。

（注二）俄国“民粹派”（Narodnitchestvo）向以农民革命为重，而轻视无产阶级，俄国的所谓“社会革命党”承之；“社会革命党”首领赤尔诺夫（Chernoff）曾谓资产阶级为革命第一力，无产阶级为革命第二力，农民阶级为革命第三力。

族利益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时代，沙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其他国家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思想工具。

③ 闻于九皋，语见《诗经·小雅》：“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④ 季诺维叶夫，见本书第232页注⑥。

⑤ 经塔尔，今译昆塔尔。

⑥ 斯托克霍摩，今译斯德哥尔摩。瑞典首都。

⑦ 埃史笃尼亚，今译爱沙尼亚。

⑧ 理德瓦，今译立陶宛。

⑨ 马克林(一八七九——一九二三)，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⑩ 禄利沃，今译洛里欧(一八七〇——一九三〇)，法国社会党人。二十年代初曾参加法共，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二七年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出党。

⑪ 德白斯，今译德布兹(一八五五——一九二六)，美国社会党领袖。

⑫ 莫迪黎雅尼，今译莫迪利扬尼(一八七二——一九四七)，意大利社会党的老党员，改良主义者，曾任意大利众议员。

⑬ 倍恩，今译伯尔尼。瑞士首都。

⑭ 亚摩斯德丹，今译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

⑮ 布加利亚，今译保加利亚。

⑯ 乔治亚，今译格鲁吉亚。

⑰ 路美尼亚，今译罗马尼亚。

⑱ 那威，今译挪威。

⑲ 赫勒晴克尔亨，今译赫尔辛基。芬兰首都。

⑳ 捷克斯拉夫，今译捷克斯洛伐克。

㉑ 葛鲁亚，今译热那亚。热那亚会议见本书第339页注①。

㉒ 维赞斯，今译拜占庭。古希腊殖民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公元前七世纪为希腊人所建。公元三三〇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迁都于此，改名为君士坦丁堡。

㉓ 赤尔诺夫，今译切尔诺夫。

少年共产国际*

(一九二二年六月)

共产国际——成年工人之世界的政治组织之外，还有少年共产国际。各国社会主义的少年组织，于欧洲大战争时，已经有一部分坚持绝不调和的阶级斗争原则。虽第二国际及第二半国际亦各有少年组织，而共产主义的少年国际实为第三国际勇猛的战斗员；他组织上的原则，可以参看予所著之《俄罗斯革命论》第十六篇，与俄国共产少年曾相仿佛；此处只略述其历史上发展。（再，可参看长江书局之《少年共产国际》杂志第一期）

少年工人生活的状况，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处同等的地位，所以少年组织之职任及斗争方法自然相同。一九〇七年第一次少年社会主义组织集会于德国史都迦尔德(Stuttgart)^①，当时尚在第二国际之下，就已经成就少年社会主义联合会之国际的组织。此次大会，嘉尔黎白涅黑德(Karl Libkhechet)^②也曾参与，当即议决国际社会主义教育及反对军国运动之政纲。

* 本文原作为《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一文的附录，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抽出独立成篇。

一九一四年前之“武装和平”时代，实际上此一少年社会国际并无特设机关，若有若无之中，亦没有能辅助各国少年工人的运动。改良主义既已渐渐侵蚀各国社会党，当然也有影响于少年运动，如德、奥、法，因此各国国内的少年劳工会也渐失其政治上的积极性，而变成“市侩”式的文化运动。然有几国内，少年劳工会得免于改良主义的传染，则能竭力赞助社会党中的“左派”，如意大利、瑞典、挪威等。

欧战初起，国际工人组织，以及少年运动大受打击。然则战争开始后之明年，一九一五年四月，虽第二国际少年部正式秘书竭力反对，始终得召集大会于倍恩^③，议决“少年”独立为政治运动，反对阶级间的和平，而号召各国“社会主义少年联合会”反抗战争。倍恩会议之后，各国少年劳工运动大有活动，曾出版一种革命杂志，题目《少年国际》（列宁、杜洛茨基^④等均曾参与）；每年秋九月第一个星期日，依倍恩会议之规定，各国一致举行“少年纪念日”，行少年工人之国际的示威运动；反对战争，反对社会党的爱国派。

俄罗斯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各国社会主义少年联合会大多数赞成俄国的布尔塞维克派，及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国际秘书部及几国少年会提议，遂由少年国际大会于柏林，到会各代表全体通过加入第三国际，组成少年共产国际——是为少年共产国际之第一次大会。重订共产主义的政纲。柏林大会到会者十四国，总计全世界共产主义少年联合会的会员约共二十二万人。

少年共产国际之第二次大会时（一九二一年七月）已有会

员八十万人，总计四十国，欧、亚、非、美无处无共产少年会（C.Y.）。第一次大会与第二次大会之间，最重要的少年运动中的事业，乃为改组以前的社会主义少年会，终成纯粹的共产主义少年会，以及巩固国际间少年运动的关系，建立更坚固的宣传机关。

第二次大会，更决定“共产主义少年联合会”在无产阶级总体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之功能，并及于各国共产运动发展中之少年会的策略。现时少年共产国际之责任，已非以前“创立共产党”之事业，乃在于吸收少年工人群众于会中，加以共产主义的教育。各国共产主义少年联合会的职任，亦是如此。最近，少年共产国际实践上的成绩，正可以证实此种职任之重要。一九二二年九月三日的“国际少年的纪念日”，尤足以表示此种精神。

此外共产国际还有一“国际妇女秘书部”，成立于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在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之前，曾开第二次国际妇女大会。第二国际亦曾有妇女秘书部，然无一致进行的规划。第三国际妇女秘书部，在每国都派有女通信员，与共产党一致行动，而保护女工问题，尤其注重。不但如此，第二国际向来看不起亚洲人的，一九一二年时，讨论殖民地战争问题，改良派竟在第二国际席上赞成侵略，——所以第二国际妇女秘书部中绝无近东远东的代表，第三国际当然不同，妇女部的范围包括五大洲，而且努力行向妇女的群众，令与男子同起而为共产主义奋斗。

郭冷苔女士（Kollontay）^⑤说：“苏维埃俄国已无所谓‘妇

女问题’，——只有社会的革命能达到劳动界之男女平权”。

原载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史都迦尔德，今译斯图加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南部城市。

② 嘉尔黎白涅黑德，今译卡尔·李卜克内西。

③ 倍恩，今译伯尔尼。

④ 杜洛斯基，今译托洛茨基。见本书第232页注③。

⑤ 郭冷苔，今译柯伦泰（一八七二——一九五二）。俄国革命家，苏联政治活动家。一九二〇年领导俄共（布）中央妇女部工作。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任共产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

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

(一九二三年二月)

罗素论先进国之社会主义说：“若大英欲恢复其从前独立之地位，并使其力量有时足以拒绝美国大资本家之要求，则必谋合德俄两国之富力，缓和欧洲列强相互间反抗之态度，于匈牙利、南俄及美索波达美亚^①等处，另辟粮食接济之来源；更须力谋造成‘欧洲之合众国’。凡此均为工党应取之正当政策。要知美国之资本主义，较任何地点均为强盛，故脱离美国之羁绊，实为进化之第一要件。……吾人当考察工业文明之将来时，必视世界之阶级战争为文明之末路，而非新世界之门户也。……苟非美国对于资本主义之信仰动摇，而欲世界免于完全崩坏，直无希望可言。……”

固然，以工党政治上的标语而论，此策未始非在野工党所应取，然而罗素要反对“阶级斗争”。其实“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若客观上既必不可免，则必有国内的阶级斗争，与之对抗，破坏方能较少。罗素不欲工人阶级独立执政，请问欧洲之

* 本文是作者对罗素的《先进国之社会主义观》一文所作的评论。罗素是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曾到中国讲学。他的文章刊载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八日、十日至十三日北京《晨报》。

“社会主义合众国”如何而有？其结果所得，至多是“以大英为中心之欧洲的国际帝国主义”。美国对于资本主义之信仰，尤其非以美国之“国内的阶级斗争”破之不可；既此也至少可截短美国以资本国之资格来攻击“无产的欧洲合众国”之战争；又必美国及各国无产阶级乘机取得政权，方能完全消灭世界之资本主义。并不是无产阶级格外爱斗争，而是资产阶级不容你不斗争。今罗素并国内的阶级斗争而否认之，请问何以出此“末路”？伯讷萧(Bernard Shaw)②说得好：“我怕我们‘白色的私有者’（资产阶级）不经斗争，决不轻让；……就算劳动党在国会之中有六百票也没用。”工会势力如此之弱，劳动党的能力，难道能于未革命前，实行罗素的政策么？即使劳动党能执政，若不经阶级斗争而行无产阶级独裁制，资产阶级也决不容忍你们来从容不迫的行“社会主义政策”，——历史的明证多着呢！你怕牺牲“世界文明”，资本阶级却不怕牺牲你呢。——请放眼看一看现在的国际形势，难道不是如此？

罗素说：“美国之生产制度，大可付以国家资本主义之称，其异于社会主义，只有两点：一则此为贵族的，二则此制度之运用，系为操纵者的私人利益而非社会之利益。其与布尔塞维克派在俄国所欲创造之制，仅于此二点略有所不同而已。”诚然！美国之社会主义的物质的基础，确已成熟，只因有世界殖民地的泄气洞，所以此一蒸气锅，尚未爆裂，“却不在他信仰不信仰”！若世界的经济有理想上之发展，则必先于殖民地上革命的劳动平民振兴其本国实业时，排斥美国资本家之投资势力，总则能作“世界的大翻”令无产阶级执政，而资产阶级受

治。然后有世界经济互助之可能。或则美国的经济生活中，因无产阶级真能得阶级的觉悟，令群众心理变成物质上的能力，积极形成此国内阶级斗争之胜利，——不但美国，且波及各国，以至于殖民地。总之，只有‘革命’，方能缩短此“社会主义婴儿”之难产时间而减少其痛苦。

罗素所论，固然也多精到处。然而他竟以为布尔塞维克所“欲创造之制”仅是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已是一大谬误。况且他既承认俄国现行之国家资本为平民的为社会之利益的。他却又否认革命。不知道，俄国之“平民国家资本主义”正由革命而得来。

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决非贵族的，而是苏维埃的；如知苏维埃之意义，便可以了解此政治上的“突变”之价值。至于社会主义经济上的完成，仍在“潜变”的过程内。故共产主义：（一）自阶级斗争至社会革命——以时、地之经济现象及阶级觉悟为标准，而定其急激之程度——是为革命的原则。试问，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劳动者，真觉悟自己的阶级利益时，当战争之际，资本家何从取得制造杀人工具之“牛马”，又何从取得杀人之“活工具”？那时何来国际间的一切战争？社会革命何至于绝对的破坏工业？（二）以无产阶级独裁制及有规划的经济——为政治上的原则。（三）以民主的集权制及联邦的自治制互相为用——为行政上的原则。（四）以社会活力为社会运动，为振兴一切社会事业之原则。凡此都以各地各时之经济现象及阶级觉悟力为标准，而解决其实行时之一切问题，例如美国，难道还要待共产党来，方行国家资本主义！如中国，难

道能立刻行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来决无死板的乌托邦玄想的梦魔；而有最终的一致不变的目的：——经“社会主义的城乡生产品之正当交易制”，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至于俄国现行之国家资本主义，仅仅是经济上的过渡制度，无产阶级的独裁制，也仅仅是政治上的过渡制度而已。

原载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美索波达美亚，今译美索不达米亚，为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冲积平原。出产石油和小麦。

② 伯纳肖，即肖伯纳（一八五六——一九五〇），爱尔兰作家、文艺评论家。主张用改良、渗透、渐进的方法改造英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主张社会改良主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罪恶。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 瞿秋白文集 第一卷

作者 =

页数 = 511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不签字后之办法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革新的时机到了!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国的劳动问题? 世界的劳动问题?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知识是赃物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小小一个问题 - - 妇女解放的问题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
社会运动的牺牲者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社会与罪恶 (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
文化运动 - - 新社会 (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
将来的社会与现在的逆势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谁的利器? *La grève, Le sabotage*, 谁知道呢?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一日)
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劳动底福音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世界底新劳动节, 中国底新劳动节 (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
哈尔滨四日之闻见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哈埠见闻中之瑛春事件 - - 日本总领事与张使直接交涉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谢军大败后之东俄情形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俄国远东之统一问题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六、七日)
赤塔统一会议与右党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哈尔滨之劳工大学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欧俄最近实况谈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远东统一之将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访问俄国工党联合会会长记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远东统一与日俄商务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哈埠工会联合会会长访问记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哈尔滨俄侨之舆论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
北大三青年赴俄之旅况 - - 愿赴俄者注意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欧俄归客谈 - - 中国军事代表张斯麇及华工总会会长刘绍周之谈话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东俄之近状与华侨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旅俄华侨问题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
访远东交通总长及食粮总长记 (一九二一年一月)
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 (一九二一年一月)
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 (一九二一年二月)
自赤塔至莫斯科的见闻记 (一九二一年二月)
共产主义之人间化 - - 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 - 四月十五日)
 民族问题
 外交问题
 共产党组织问题
 第三国际会
 小结
俄罗斯之工人及协作社问题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之中俄外交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莫斯科之耶稣复活节及五一节 (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
俄都纪闻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二日至六月十五日)
 协作社、货币制度、工钱制度、自由商业
 “苏维埃政府之国家的资本主义” - - 财政改良问题之讨论
 三大会之经济政策决议案
 国民经济苏维埃、职工联合会两大会议中之两大问题
 劳农政府之“农民政策” - - 新经济政策与人民之舆论
致俞颂华信 (一九二一年五月)
劳农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 (一九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 (一九二一年)
赤俄之第四年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九二二年之西欧与苏维埃俄罗斯 - - 俄国经济改造之新气象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传来日诺亚会议情形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二、十九日)
日诺亚会议后之中俄外交 (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
苏维埃俄罗斯之立法 (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
世界劳工之统一战线与莫斯科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反对社会革命的社会革命党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七月三日)
海牙会议与俄罗斯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日)
欧俄新订之劳工保险法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
海牙会议后欧俄经济之前途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苏俄一九二二年之丰收 (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

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三至二十日）

- 一、无产阶级敌党之反动
- 二、无产阶级敌党之反动与共产党之职任
 - （一）资产阶级之新策略
 - （二）老招牌与新货物
 - （三）资产阶级的舆论
 - （四）知识阶级之分化
 - （五）共产协作社之小资产阶级性
 - （六）综观 - - 政治生活之四大区域
 - （七）共产党之职任
 - （八）只诺维叶夫之镇压政策观

最低问题 - - 狗彘食人之中国（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赤俄之归途（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 - - 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一九二三年一月）

- 一、共产国际诞生以来之世界经济现象
- 二、国际政治与共产国际
- 三、共产国际党纲之学理根据及其大纲

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 - - 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一九二三年二月）

- 一、欧战后劳资势力之消长
- 二、共产主义策略之总原则及其运用
- 三、共产国际最近的革命战术

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 - - 世界共产党与世界总工会（一九二二年六月）

- 一、第三国际（世界共产党）
- 二、赤色职工国际（世界总工会）

少年共产国际（一九二二年六月）

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一九二三年二月）

附录页